



釋僧祐撰

釋迦譜

八三叟淨古敬題

釋迦譜序

蓋聞。菩提之為極也。神妙寂通。圓智湛照。道絕於形識之封。理畢於生滅之境。形識久絕。豈實誕於王宮。生滅已畢。寧真謝於堅固哉。但羣萌長寢。同歸大覺。緣來斯化。感至必應。若應而不生。誰與悟俗。化而無名。何以導世。是以標號釋迦。擅種剎利。體域中之尊。冠人天之秀。然後脫屣儲宮。貞觀道樹。捨金輪而御大千。明玉毫而制法界。此其所以垂跡也。爰自降胎。至於分塔。瑋化千條。靈端萬變。並義炳經典。事盈記傳。而羣言參差。首尾散出。事緒舛駁。同異莫齊。散出首尾。宜有貫一之區。莫齊

同異。必資會通之契。故知博訊難該而總集易覽也。祐以不敏業謝多聞。時因疾隙頗存尋翫。遂乃披經按記。原始要終。敬述釋迦譜。記列為十卷。若夫胤裔託生之源。得道度人之要。泥洹塔像之徵。遺法將滅之相。總眾經以正本。綴世記以附末。使聖言與俗說分條。古聞共今跡相證。萬里雖邈有若躬踐。千載誠隱無隔面對。今抄集眾經述而不作。庶脫尋訪力半功倍。敬率丹心略敷誓願。

僧祐前禮最勝尊

稽首清淨無比法

次歸離垢應真僧

三寶慈護永住世

像末少信信不純

邪見迷沒陷眾苦

三藏遐曠難究尋

懈怠障礙令法沒

故集本師源緣記

經律傳證增信根

仰承大士誓願心

敢厝弘意於後世

願同見聞隨喜福

法燈延照盡來際

釋迦譜目錄

第一卷

一

釋迦始祖劫初剎利相承姓緣譜第一

釋迦賢劫初姓瞿曇緣譜第二

釋迦六世祖始姓釋迦氏緣譜第三

釋迦降生釋種成佛緣譜第四之一

第二卷

五五

釋迦降生釋種成佛緣譜第四之二

第三卷

一一一

釋迦降生釋種成佛緣譜第四之三

第四卷

一六九

釋迦降生釋種成佛緣譜第四之四

第五卷

二三一

釋迦降生釋種成佛緣譜第四之五

第六卷

二八九

釋迦在七佛末種姓眾數同異譜第五

釋迦同三千佛緣譜第六

釋迦內外族姓名譜第七

釋迦弟子姓釋緣譜第八

釋迦四部名聞弟子譜第九

釋迦從兄調達出家緣記第十

釋迦從弟阿那律跋提出家緣記第十一

釋迦弟孫陀羅難陀出家緣記第十二

第七卷

三三七

釋迦子羅云出家緣記第十三

釋迦姨母大愛道出家緣記第十四

釋迦父淨飯王泥洹記第十五

釋迦母摩耶夫人記第十六

釋迦姨母大愛道泥洹記第十七

釋迦種滅宿業緣記第十八

第八卷

三九五

釋迦竹園精舍緣記第十九

釋迦祇洹精舍緣記第二十

釋迦髮爪塔緣記第二十一

釋迦天上四塔緣記第二十二

優填王造釋迦栴檀像記第二十三

波斯匿王造釋迦金像記第二十四

阿育王弟出家造釋迦石像記第二十五

釋迦留影在石室記第二十六

第九卷

四三三

釋迦雙樹般涅槃記第二十七

釋迦八國分舍利記第二十八

釋迦天上龍宮舍利寶塔記第二十九

釋迦龍宮佛髭塔記第三十

第十卷

四九一

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塔記第三十一

釋迦獲八萬四千塔宿緣記第三十二

釋迦法滅盡緣記第三十三

釋迦法滅盡相記第三十四

釋迦譜卷第一

蕭齊釋僧祐撰

釋迦始祖劫初剎利相承姓緣譜第一

出長阿含經

劫初天地欲成。大水彌滿。風吹結構以成世界。此世欲成。光音天福行命盡。來生為人。皆悉化生。歡喜為食。身光自在。神足飛行。無有男女尊卑。眾共生故。名曰眾生。有自然地味。猶如醍醐。色如生酥。味甜如蜜。其後眾生以手試嘗。遂生味著。漸成搏食。光明轉滅。無復神通。食地味多者。顏色麤悴。其食少者。顏色光澤。因有勝負。便相是非。地味消歇。咸皆懊惱。咄哉為禍。無復地味。又生

地皮。狀如薄餅。色味香美。後復食之。轉相輕慢。地皮又

滅。又生地膚。因食多少。生諸惡法。地膚復滅。

增一阿含經云。自然地肥。

味如甜葡萄酒。樓炭經云。地肥不生。更生兩枝葡萄。其味亦甘。久久食多。共相形笑。兩枝葡萄不生。更生粳米。

後有自然

粳米。無有糠糲。不加調和。備眾美味。眾生食之。生男女

形。

增一阿含經云。時天子欲情意。欲多者。便成女人。遂行情欲。共相娛樂也。

互相瞻視。遂生欲想。共

在屏處。為不淨行。餘眾生見。咄哉非法。云何眾生有如

是事。男子見他呵責。即自悔過。自身投地。其彼女人。即

送食與之。扶之令起。因此世間便有不善夫主之名。以

送飯與夫。名之為妻。其後眾生遂為姪洸。為自障蔽。遂

造屋舍。以此因緣。世中立家。其後眾生姪洸轉增。遂夫

妻共住。其餘眾生壽福行盡。從光音天來生此間。在母

胎中。因此世間有處胎生。

樓炭經云。後稍有所著。便將童女與夫。歌舞戲笑。稱願言。夫婦常使

安隱也。

爾時先造瞻波城。乃至一切城郭。自然粳米。朝刈暮

熟。暮刈朝熟。刈後隨生。

中阿含云。長四寸。

未有莖榦。時有眾生併

取日糧。如是相效。乃至併取五日。粳米漸生糠粃。刈已

不生。有枯株現。

樓炭經云。後有懶人。取四五日糧。所刈有處。粳米便不復生。祐以為機心一動。則物離其真。精靈所

感。速於風電。嘗聞兩漢之時。東萊加租。而海魚不出。合浦貪珠。而璣蚌遠移。以近代方古。若合符契。粳米不生。未足異也。

爾時眾

生懊惱悲泣。各封田宅以分疆畔。其後眾生自藏己米。

盜他田穀。無能決者。議立一平等主。善護人民。賞善罰

惡。各共減割。以供給之。時彼眾中有一人。形質長大。容

貌端正。甚有威德。請以為主。於是始有民主之名。曇無德律云。古

昔有王。最初出世名大人。眾之所舉。樓炭經云。時彼眾中有一人。最尊端正。威神巍巍。眾人便白。當為我典主作君長。號之曰王。以法取租。是故名為刹利。時閭浮利。天下富樂。熾盛安隱。生青草色如孔雀尾。有八萬郡國。人民聚落。雞鳴相聞。天下無病。無大熱大寒。大王以法治國。奉行十善。哀念人民。如父母愛子。人民敬王。如子敬父。人壽大久。後有他王。不如先王。其壽遂減。至壽十萬歲。稍減至萬歲。至今裁壽百歲。初民主有子。名珍寶。曇無德律名善王。樓炭經云。大王有子名真王。

珍寶有子名好味。律云。名樓夷王。樓炭經闕此王。

好味有子名靜衰。律名齊王。樓炭經云。真王有子名齊王。

靜衰有子名頂生。律同名頂生王。樓炭經云。齊王有子名頂生王。

頂生有子名善行。律云遮羅王。樓炭經云。頂生王有子名遮留。

善行有子名宅行。律名跋遮羅王。樓炭經云。遮留王有子名和行。

宅行有子名妙味

律名微王。樓炭經無。

妙味有子名味帝

律名微麟陀羅王。樓炭經無。

味帝有子名外仙

律名鞞醯梨肆王。樓炭經無。

外仙有子名百智

律名舍迦陀王。樓炭經無。

百智有子名嗜欲

律名樓脂王。樓炭經云。和行王有子名留至。

嗜欲有子名善欲

律名修樓脂王。樓炭經云。留至有子名日王。

善欲有子名斷結

律云波羅那王。樓炭經云。日王有子名波那。

斷結有子名大斷結

律云摩阿波羅那王。樓炭經云。波那王有子名大波那。

大斷結有子名寶藏

律名貴舍王。樓炭經云。大波那王有子名沙竭。

寶藏有子名大寶藏

律名摩訶貴舍王。樓炭經無。

大寶藏有子名善見

律同名善見王。樓炭經無。

善見有子名大善見

律名大善見王。樓炭經云。沙竭王有子名大善見。

大善見有子名無憂

律同名無憂王。樓炭經無。

無憂有子名洲渚

律名光明王。樓炭經云。大善見王有子名提炎。

洲渚有子名殖生

律名梨那王。樓炭經云。提炎王有子名染。

殖生有子名山岳

律名彌羅王。樓炭經云。染王有子名述留。

山岳有子名神天

律名末羅王。樓炭經云。迷留王有子名摩留。

神天有子名進力

律名精進力。樓炭云。摩留王有子名精進力。

進力有子名牢車

律同名牢車王。樓炭云。精進力王有子名堅賤。

牢車有子名十車

律同名十車王。樓炭云。堅賤有子名十車。

十車有子名百車

律同名百車王。樓炭云。十車有子名舍羅。

百車有子名牢弓

律云堅弓王。樓炭無。

牢弓有子名十弓

律同名十弓王。樓炭云。舍羅王有子名十才。

十弓有子名百弓

律同名百弓王。樓炭云。十才王有子名百才。

百弓有子名養枝

律云能師子王。樓炭云。百才王有子名耶和檀。

養枝有子名善思

律云真闍王。樓炭云。耶和檀王有子名真闍。

從善思已來有十族轉輪聖王。相續不絕。

律云。從真闍王已來。有十轉輪聖王

種族。樓炭云。真闍王有子名波延。

後諸王甚眾多。轉輪王有十種。

一名箭。

律云。一名伽菟支。樓炭經云。一者姓迦那車。

伽菟遮王有五轉輪聖王。

律云。伽菟支次第相承五王。樓炭數同。

二名多羅業。

律云。二名多樓毗帝。樓炭云。二者姓多盧提。

多羅業

王有五轉輪聖王

律云。多樓毗帝次第五王。樓炭數同。

三名馬

律云。三名阿濕卑。樓炭云三者阿波。

阿葉摩王有七轉輪聖王

律云。阿濕卑七王。樓炭數同。

四名持地

律云。四名乾陀

羅。樓炭云。四者健陀利。

持地王有七轉輪聖王

律云。乾陀羅七王。樓炭數同。

五名技術

律云。伽陵迦。樓炭云。五者迦陵。

迦陵伽王有九轉輪聖王

律云。迦陵伽九王。樓炭數同。

六名

瞻婆

律云。六名瞻婆。樓炭云。六者遮波。

瞻婆王有十四轉輪聖王

律云。瞻婆十四王。樓

炭數同。

七者拘羅婆

律同云七名拘羅婆。樓炭云。七者拘獵也。

拘羅婆王有三十一轉

輪聖王

律云。拘羅婆三十一王。樓炭數同。

八名般闍羅

律同云八名般闍羅。樓炭云。八者般闍。

閼羅王有三十二轉輪聖王

律云。般闍羅三十二王。樓炭云。有三十。

九名彌私

羅

律云。九名彌悉梨。樓炭云。九者彌尸梨。

彌私羅王有八萬四千轉輪聖王。

律云。彌悉梨次第八萬四千王。樓炭數同。

十名懿摩

律云。十名懿師摩。樓炭云。十者一摩彌。

懿摩王有

百轉輪聖王

律云。懿師摩次第百王。樓炭云。有百一王。

最後有王。名大善生。

律云。從懿

師摩後有王。名大善生。樓炭云。然後有王。名大善生。

從懿摩王有子。名烏婆羅。

律云。大善生王有子。

名懿師摩。樓炭云。人呼為伊摩。

烏婆羅有子。名淚婆羅。

律云。懿師摩王有子。名憂羅陀。樓炭云。伊摩王

有子。字烏獵也。

淚婆羅有子。名尼求羅。

律云。憂羅陀有子。名瞿羅。樓炭無。

尼求羅有

子。名師子頰。

律云。瞿羅有子。名尼浮羅。樓炭云。烏獵有子。字泥不生。

師子頰有子。名淨

飯王。

律云。尼浮羅有子。名師子頰。樓炭云。泥不生有子。名師子。

淨飯王有子。名菩薩。

律云。師子頰

有子。名悅頭檀。樓炭云。師子有子。名悅頭檀。

菩薩有子。名羅睺羅。

律云。悅頭檀有子。名菩薩。樓炭云。悅

頭檀有子。名私達菩薩。私達菩薩有子。名羅云。

由此本緣。名剎利種。

樓炭云。以是因緣。從昔至今。起剎利種中。阿含經云。地主者。謂剎利也。

祐案。劫初草昧。肇建皇極。發源民主。迄于善思父子。繼

業三十三王。自善思以後。云有十族轉輪聖王。第一伽
菟。至第十懿摩。或是兄弟支胤。聖賢遞興。容可異族別
起。應天受命。長源遙緒。難以意量也。總其世數。凡八萬
四千二百一十聖王。仰尋白淨所承。出自懿摩。轉輪相
纂。億業重耀。所以釋迦權應。示現降生。託跡既顯。苗裔
遂彰。然經舉大數。似亦未周。昔義農軒皞。猶莫詳厥歲。
況飛行聖帝。壽踰大椿。其年世邈絕。豈凡識所揆哉。

釋迦賢劫初姓瞿曇緣譜第二

出十二
遊經

昔阿僧祇劫時。有菩薩為國王。其父母早喪。讓國與弟。
捨行求道。遙見一婆羅門。姓曰瞿曇。因從學道。婆羅門

言當解王衣。如吾所服。受瞿曇姓。於是菩薩體瞿曇姓。入於深山。食果飲水。坐禪念道。菩薩乞食。遂還國界。舉國吏民無能識者。謂為小瞿曇。菩薩於城外甘蔗園中。

以為精舍。

佛所行讚經云。甘蔗之苗裔。釋迦無勝王。淨財德純備。故名曰淨飯王。案淨飯遠祖。乃是瞿曇之後身。以其前世居

甘蔗園。故稱甘蔗之苗裔也。

於中獨坐時。五百大賊劫取官物。路由菩薩

廬邊。明日捕賊。蹤迹在菩薩舍下。因收菩薩。前後劫盜。法以木貫身。立為大標。血流於地。是大瞿曇以天眼見之。便以神足飛來。問曰。子有何罪。酷乃爾乎。卿無子。當何係嗣。菩薩答言。命在須臾。何陳子孫。王使左右弩射殺之。大瞿曇悲哀涕泣。下棺斂之。取土中餘血。以泥團

之。持著山中。還其精舍。左血著左器中。其右亦然。大瞿曇言。是道士若其至誠。天神當使血化為人。却後十月。

左即成男。右即成女。於是便姓瞿曇氏。一名舍夷。

舍夷。外國貴姓。

之號也。

仁賢劫來。始為當寶如來釋迦越。

案小瞿曇血化為人。乃是宿世之事也。至賢劫

中當寶如來出世時。瞿曇神識。始生此世界為王耳。釋迦越。此王號也。竊謂當寶如來。即是賢劫七佛之一名。但譯梵為寶。故與七佛名異耳。

壽五百萬歲。

長阿含云。拘樓孫佛時。人壽四萬歲。拘那含佛時。人壽三萬歲。迦葉佛時。人壽二萬歲。今稱釋迦越王壽五

百萬歲。設使在拘樓孫世。比於人壽則過百倍也。准例而求。如似為殊。然一切業報。未易思議也。至釋迦文佛出世。閻浮提人壽百歲。唯鬱單

曰壽千歲也。

自下二十五王。其壽二三百萬歲。文陀竭王壽百萬

歲。頂生王遮迦越左髀右髀王。皆壽十萬歲。從歡喜王

皆壽八萬四千歲。從惡念遮迦越殺一牛。祠祀害命。失

金輪得銀輪。主三天下。壽萬歲。堅念王作鎧。壽五千歲。得銅輪王。主二天下。主西南。喜殺王壽二千五百歲。得鐵輪王。主南天下。其王有一太子。行五惡殺。減壽一千歲。古人有九病。寒熱饑渴。生老病死。婆羅門殺生祠祀。從是生四百四病。從師子念王。人壽轉減。壽百二十歲。從師子念王後。師子意王有八十四王。人命轉減。或壽八十。七十。五十。三十。二十。十歲者。於後師子合車王。師子合車王。即師子頗王也。子名白淨。是菩薩父。計菩薩身終始。并前後八萬四千。遮迦越王。遮迦越。齊言飛行皇帝。即轉輪王也。長阿含及曇無德律。序轉輪世數甚明。已顯於前。此記抄撮難尋。若依全經。宜以阿含為正。名瞿曇氏。純淑之姓。大方便經云。白淨劫初以來。嫡嫡相承。作轉輪

王。近來一世不作轉輪。而作閻浮提王也。

祐觀十二游經。不稱我聞。復無佛言。蓋是羅漢注記之說也。尋瞿曇氏族。乃緣起宿世。越至賢劫。還即本姓。案業因深遠。不可思議也。其所述轉輪。略而不同。世數之緒。難得推校。然瞿曇姓源。頗為詳悉。故撰之云爾。

釋迦六世祖始姓釋迦氏緣譜第三

出長阿含經

乃往過去有王名懿摩

樓炭經云一摩。曇無德律云懿師摩。彌沙塞律云鬱摩。一懿鬱。此三音相近。以音而

推。竊謂懿摩是正。但鼓懿字相似。故傳寫謬為鼓也。

王有四子。一名面光。二名象食。三

名路指。四名莊嚴

案彌沙塞四子名。與此各異。莊嚴是白淨王所承也。

其王四子。少有

所犯。王擯出國。到雪山邊。住直樹林中。其四子母及諸

家屬。皆追念之。即共集議。詣懿摩王所白言。大王當知
我與四子別久。欲往看視。王即告曰。欲往隨意。時母眷
屬聞王聽已。即詣雪山。至直樹林。到四子所。時諸母等
各為其婚。後懿摩王聞其四子生子端正。王即歡喜。而
發此言。此真釋子。能自存立。因此名釋。釋義齊言能。瑞應本
起亦云。釋迦為能。

其解是同。此四子
並因能命氏也。

在直樹林。故名為釋。

梵語呼直亦云釋。天竺
一音兼數義。類多如此。

懿摩王即釋種先也。彌沙塞云。過去有王。名曰鬱摩。王
有庶子四人。一名照目。二名聰目。三名調伏象。四名尼
樓。聰明神武。有大威德。第一夫人有子。名曰長生。頑薄
醜陋。眾人所賤。夫人念言。我子雖長。才不及物。而彼四

子。並有威德。國祚所歸。必鍾此等。當設何計。固子基業。
王見愛念。當設方便。便自嚴飾。承敬備禮。伺王喜悅。意
欲附近。即便白言。恩愛致情。本由歡對。我今憂深。無復
世意。微願若遂。或有餘歡。若不見許。於是盡矣。王言汝
欲何願。理苟可從。誓不相負。便白王言。王四子者。聰明
仁智。並有威德。我子雖長。頑薄醜陋。承嗣大統。必競陵
奪。若王擯斥四子。我情乃安。王言四子仁孝。於國無愆。
云何擯黜。夫人言。我心劬勞。憂兼國家。四子神武。民各
懷歸。樹黨已立。一旦競逐。必相殄滅。大國之祚。翻為他
有。願王圖之。不私一子。王言汝言是矣。吾自知時。即呼

四子而告之曰。汝有過於吾。吾不忍見汝死。各速出國。剋己圖生。勿復鬪鬪。自貽後悔。四子奉命。即便莊嚴。時四子母及同生姊妹。並知無過而被擯黜。不勝枉酷。咸索同去。又諸力士一切人民。多樂隨從。王悉聽之。於是便去。至雪山北。東西遐迤。南北曠大。多諸名果。甚好居處。遂便頓止。數年之中。歸德如市。遂大熾盛。鬱為強國。數年之後。王思見子。具報召之。皆辭過不還。王便三歎。我子有能。因名釋種。別傳云。此國有釋迦樹。甚茂盛。相師云。此處必出國王。因移四子立國。故號釋種。雖非經說。聊附異聞。案此律說四子事緣。與阿含經大同小異。竊謂經變華戎。必譯人斟酌。出經之人。各有所受。故往往不同也。夫以史漢延書。猶分糴相反。沉萬里之外。千歲之表哉。明昔者固宜擇善而從。懸領文外。則可與言正矣。尼樓有子。名烏頭羅。

烏頭羅有子。名瞿頭羅。瞿頭羅有子。名尸休羅。尸休羅

有四子。一名淨飯。

大智論云。昔日種王。名師子頰。有四子。長名淨飯。長阿含與曇無德律並同。而彌沙塞獨云。尸休

羅子淨飯。儻或傳寫脫略也。若斷疑從多聞。則宜以阿含等經為正也。淨飯子名菩薩。祐仰惟定

光授記。表號釋迦。玄符冥契。故託化釋種。名兆於未形之前。跡孚於既生之後。照灼人天。聯綿曠劫。其為源也邃矣乎。

釋迦降生釋種成佛緣譜第四之一

出因
果經

爾時善慧菩薩功德行滿足。位登十地。在一生補處。近一切種智。生兜率天。名聖善白。為諸天主說於一生補處之行。亦於十方國土現種種身。為諸眾生隨宜說法。

期運將至。當下作佛。即觀五事。一者。觀諸眾生熟與未熟。二者。觀時至與未至。三者。觀諸國土何國處中。四者。觀諸種族何族貴盛。五者。觀過去因緣。誰最真正應為父母。觀五事已。即自思惟。今諸眾生。皆是我初發心已來所成熟者。堪能受於清淨妙法。於此三千大千世界。此閻浮提迦毗羅施兜國。最為處中。瑞應本起云。迦維衛者。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處中也。佛之威神。至尊至重。不可生邊地。地為傾邪。故處其中。周化十方。往古諸佛出興於世。皆生於此。諸族種姓。釋迦第一。甘蔗苗裔。聖王之後。觀白淨王過去因緣。夫妻真正。堪為父母。

又見摩耶夫人壽命脩短。懷抱太子。滿足十月。太子便生。生七日已其母命終。既作此觀。又自思惟。我今若便即下生者。不能廣利諸天人眾。仍於天宮現五種相。令諸天子。皆悉覺知菩薩期運。應下作佛。一者。菩薩眼見瞬動。二者。頭上華萎。三者。衣受塵垢。四者。腋下汗出。五者。不樂本座。時諸天眾。忽見菩薩有此異相。心大驚怖。身諸毛孔。血流如雨。自相謂言。菩薩不久捨於我等。爾時菩薩又現五瑞。一者。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二者。大地十八相動。須彌海水。諸天宮殿。皆悉震搖。三者。諸魔宮宅。隱蔽不見。四者。日月星辰。無復光明。五者。

天下八部。皆悉震動。不能自禁。是兜率諸天。見菩薩身。已有五相。又復覩外五希有事。皆悉聚集。到菩薩所。頭面禮足。白言尊者。我等今日見此諸相。舉身震動。不能自安。唯願為我釋此因緣。菩薩即便答諸天言。善男子。當知諸行皆悉無常。我今不久捨此天宮。生閻浮提。于時諸天聞此語已。悲號涕泣。心大憂惱。舉體血現。如波羅奢華。或有不復樂於本座。或有棄其莊嚴之具。或有宛轉迷悶於地。或有深歎無常苦者。爾時有一天子。即說偈言。

菩薩在於此 開我等法眼
今者遠我去

如盲離導師 又如欲渡水 忽然失橋船

亦似嬰孤兒 喪亡其慈母 我等亦如是

失所歸依處 方漂生死流 了無有出緣

我等於長夜 為癡箭所射 既失大醫王

誰當救我者 滯卧無明林 長沒愛欲海

永絕尊者訓 未見超出期

爾時菩薩。見諸天子悲泣懊惱。又復聞說戀慕之偈。即以慈音而告之曰。善男子。凡人受生。無不死者。恩愛合會。必有別離。上至阿迦膩吒天。下至阿鼻地獄。其中一切諸眾生等。無有不為無常大火之所煎炙。是故汝等。

不應於我獨生戀慕。我今與汝。皆悉未離生死熾火。乃至一切貧富貴賤。皆不免脫。於是菩薩即說偈言。

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 寂滅為樂

爾時菩薩語天子言。此偈乃是過去諸佛之所宣說。諸行性相。法皆如是。汝等今日勿生憂惱。我於生死無量劫來。今日唯有此一生在。不久當得離於諸行。汝等當知。今是度脫眾生之時。我應下生閻浮提中。迦毗羅施兜國。甘蔗苗裔釋姓種族。白淨王家。我生彼已。遠離父母。棄捨妻子。及轉輪王位。出家學道。勤修苦行。降伏魔怨。成一切種智。轉於法輪。一切世間天人魔梵。所不能轉。

亦依過去諸佛所行法式。廣利一切諸天人眾。建大法幢。傾倒魔幢。竭煩惱海。淨八正路。以諸法印印眾生心。設大法會請諸天人。汝等爾時亦當皆同在於此會。餐受法食。以是因緣。不應憂惱。爾時菩薩以偈頌曰。

我於此不久	當下閻浮提	迦毗羅施兜
白淨王宮生	辭父母親屬	捨轉輪王位
出家行學道	成一切種智	建立正法幢
能竭煩惱海	閉塞惡趣門	永開八正路
廣利諸天人	其數不可量	以是因緣故
不應生憂惱		

爾時菩薩舉身毛孔。皆放光明。諸天子等聞菩薩言。又復見身出大光明。歡喜踊躍。離諸憂苦。各心念言。菩薩不久。當成正覺。

普耀經云。

一名方等本起

菩薩住兜率天。其諸天子。各六十六億。

咸共講議。當使菩薩現生何種。或有說言。維提種摩竭國。其母真正。其父不真。拘薩大國。父母宗族皆不真正。和沙大國。王無威神。受他節度。維耶離國。喜諍不和。無清淨行。此鏖樹國。舉動虛妄。志性麤獷。不應生彼。有一天子。名曰幢英。詣菩薩所。而前諮問。究竟菩薩。一生補處。所可降神。種姓云何。菩薩報曰。其國種姓。有六十德。

一生補處。乃應降神。

六十德以文多不載。

今此釋種熾盛。五穀豐熟。

快樂無極。人民滋茂。植眾德本。迦維羅衛。眾人和睦。上下相承。一切諸釋。渴仰一乘。其白淨王。性行仁賢。夫人妙姿。性溫貞良。猶天玉女。護身口意。強如金剛。前五百世。為菩薩母。應往降神。受彼胞胎。於時菩薩問諸天子。以何形貌。降神母胎。或言儒童形。或曰釋梵形。或言日月王形。或曰金翅鳥形。彼有梵天。名曰強威。從仙道來。報諸天言。象形第一。六牙白象。威神巍巍。梵典所載。所以者何。世有三獸。一兔二馬三白象。兔之渡水。趣自渡耳。馬雖差猛。猶故不知水之深淺。白象之渡。盡其源底。

聲聞緣覺。其猶兔馬。雖渡生死。不達法本。菩薩大乘。譬如白象。解暢三界十二緣起。了之本無。救護一切。莫不蒙濟。菩薩過冬盛寒。春末夏初。樹始華茂。不寒不暑。適在時宜。沸宿應下。菩薩從兜率天。化作白象。口有六牙。諸根寂定。光色巍巍。現從日光降神母胎。趣於右脅。所以處右。所行不左。王后潔妙。晏寐忽覺。白象王來。處於胞胎。身心安隱。猶如逮禪。瑞應本起修行本起皆云。菩薩初下。化乘白象。冠日之精。爾時菩薩觀降胎時至。即乘六牙白象。發兜率宮。無量諸天作諸妓樂。燒眾名香。散天妙華。隨從菩薩。滿虛空中。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以四月八日明星出時。降神母胎。于

時摩耶夫人於眠寤之際。見菩薩乘六牙白象。騰虛而來。從右脅入。身現於外。如處瑠璃。夫人體安快樂。如服甘露。顧見自身如日月照。心大歡喜。踊躍無量。見此相已。廓然而覺。生希有心。即便往至白淨王所。而白王言。我於向者眠寤之際。其狀如夢。見諸瑞相。極為奇特。王即答言。我向亦見有大光明。又復覺汝顏貌異常。汝可為說所見瑞相。夫人即便具說上事。以偈頌曰。

見有乘白象

皎淨如日月

釋梵諸天眾

皆悉執寶幢

燒香散天華

并作眾妓樂

充滿虛空中

圍繞而來下

來入我右脅

猶如處瑠璃 今以現大王 此為何瑞相

爾時白淨王見摩耶夫人諸瑞相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便遣請善相婆羅門。以妙香華。種種飲食而供養之。供養畢已。示夫人右脅。并說瑞相。白婆羅門言。願為占之。有何等異。時婆羅門即占之曰。大王夫人所懷太子。諸善妙相。不可具說。今當為王略言之耳。大王當知。今此夫人胎中之子。必能光顯釋迦種族。降胎之時。放大光明。諸天釋梵。執侍圍繞。此相必是正覺之瑞。若不出家。為轉輪聖王。王四天下。七寶自至。千子具足。時王聞此婆羅門言。深自慶幸。踊躍無量。即以金銀雜寶。象

馬車乘。及以村邑。而用供給此婆羅門。時摩耶夫人以其姝女。并及珍寶。亦以奉施。瑞應本起經云。王即占問太卜。占其所夢。卦曰。道德所歸。世蒙其福。必懷聖子。自從菩薩處胎已來。摩耶夫人日更修行六波羅蜜。天獻飲食。自然而至。不復樂於人間之味。三千大千世界。常皆大明。其界中間幽冥之處。日月威光所不能照。亦皆朗然。其中眾生各得相見。共相謂言。此中云何忽生眾生。菩薩降胎之時。三千大千世界十八相動。清涼香風。起於四方。諸抱病者。皆悉除愈。貪欲瞋癡。亦皆休息。

爾時兜率天宮有一天子。作是念言。菩薩已生白淨王

宮。我亦當復下生人間。菩薩成佛。我得在先為其眷屬。供養聽法。作此念已。即便下生王舍城中明月種姓旃陀羅。及多王家。復有天子。生舍衛國王家。復有天子。生偷羅厥叉國王家。復有天子。生犢子國王家。復有天子。生跋羅國王家。復有天子。生盧羅國王家。復有天子。生德叉尸羅國王家。復有天子。生拘婆國王家。復有天子。生婆羅門家。復有天子。生長者居士毗舍首陀羅家。復有五百天子。生釋種姓家。有如是等諸天子眾。其數凡有九十九億。下生人間。又從他化自在天。乃至四天王所下生者。不可稱計。復有色界天王。與其眷屬。亦皆下生。

而作仙人。菩薩在胎。行住坐卧。無所妨礙。又不令母有諸苦患。菩薩晨朝。於母胎中。為色界諸天說種種法。至日中時。為欲界諸天亦說諸法。於日晡時。又復為諸鬼神說法。於夜三時。亦復如是。成熟利益無量眾生。

普耀經云。菩薩

在胎十月。開化訓誨三十六載。諸天人民使立聲聞及諸大乘也。

菩薩在胎。夫人嫫女。有來禮

拜而供養者。或復有來作是願言。當令得成轉輪聖王。菩薩聞已。心不喜樂。或復有來作是願言。當令得成一切種智。菩薩聞已。心大歡喜。菩薩處胎。垂滿十月。身諸肢節。及以相好。皆悉具足。亦使其母諸根寂定。樂處園林。不喜憤鬧。時白淨王。心自思惟。夫人懷妊。日月將滿。

而不見其有生產相。作此念時。會遇夫人遣信白王。我
今欲出園林游觀。時王聞此。益懷歡喜。即勅於外。令淨
掃灑藍毗尼園。更使栽植諸妙華果。流泉浴池。悉令清
潔。欄楯堦陛。皆以七寶而為莊嚴。翡翠鴛鴦。鸞鳳鳧鷖。
異類眾鳥。鳴集其中。懸繒幡蓋。散華燒香。作眾妓樂。猶
如帝釋歡喜之園。又勅中間所經行處。皆令嚴淨。種種
莊飾。又勅嚴辦十萬七寶車輦。一一車輦。彫玩殊絕。又
復勅外嚴辦四軍。象兵馬兵。車兵步兵。又復選取後宮
嫔女。顏容端正。不老不少。氣性和調。聰慧明了。其數凡
有八萬四千。以用給侍摩耶夫人。又復擇取八萬四千端

正童女。著妙瓔珞嚴身之具。齎持香華。先往往彼藍毗尼園。王又勅諸羣臣百官。夫人去者。皆悉侍從。於是夫人即昇寶輦。與諸官屬。并及嫫女。前後導從。往藍毗尼園。爾時復有天龍八部。亦皆隨從。充滿虛空。

大華嚴經云。菩薩從兜率陀天降神下時。此林中有十種瑞相。一者。忽然廣博。二者。土石變為金剛。三者。寶樹行列。四者。沈水末香種種莊嚴。五者。華鬘充滿。六者。諸寶流出。七者。池出芙蓉。八者。天龍夜叉合掌而住。九者。天女合掌恭敬。十者。十方一切佛臍中放光。普照此林。現佛受生。爾時夫人既入園已。諸根寂靜。即遣侍女。啟白

淨王。王聞踊躍。到無憂樹。王心念曰。何所屋宅。安於妙
后。時天帝釋及化自在天。各上天宮。香華妓樂。奇異之
類。供養妙后。身輕柔軟。不想三毒。若有諸病身心之疾。
請菩薩母。手摩其頭。病皆除愈。十月滿足。於四月八日。
日初出時。夫人見彼園中有一大樹。名曰無憂。華色香
鮮。枝葉分布。極為茂盛。普耀經云。王后臨產。思入園觀。嚴雲母
寶車。嫫女圍繞。出游憐韓樹下。王后坐
師子牀。六反震動。三千國土。時四天王挽王后車。梵天前
導。適至樹下。樹即屈枝。自歸王后。諸天百千。咸共散華。即舉右手。

欲牽摘之。菩薩漸漸從右脇出。

佛所行讚經云。優留王股生。卑
偷王手生。漫陀王頂生。伽叉王

腋生。菩薩亦如是。從右脅而生。大善權經云。菩薩發意。能從兜率。不由
胞胎。一時之頃。成最正覺。防人有疑。此所從來。變化所為。若懷狐疑。
不聽受法。故現受胎。眾人當謂后生菩薩。必有惱患。欲
現安隱。母適攀樹枝。菩薩誕育。是為菩薩善權方便也。

于時樹下亦生七寶七莖蓮華。大如車輪。菩薩即便墮蓮

華上。無扶侍者。自行七步。

大善權經云。菩薩行地七步。亦不八步。是為正志應七覺意耶。

舉其

右脅而師子吼。我於一切天人之中。最尊最勝。無量生

死。於今盡矣。此生利益一切天人。

大善權經云。舉手而言。吾於世尊。設不現斯。各當自

尊。外道梵志。必墮惡趣。是為菩薩善權方便。

說是言已。時四天王即以天繒。接太

子身。置寶几上。釋提桓因手執寶蓋。大梵天王又持白

拂。侍立左右。難陀龍王。優波難陀龍王。於虛空中。吐清

淨水。一溫一涼。灌太子身。

普曜經云。天帝釋梵雨雜名香。九龍在上而下香水。洗浴菩薩。瑞應本起

云。梵釋下侍。四天大王接菩薩身。置金几上。修行本起云。龍王兄弟左雨溫水。右雨冷泉。釋梵天衣裹菩薩身。

身黃金色。

三十二相。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天龍八部。亦

於虛空作天妓樂。歌唄讚頌。燒眾名香。散諸妙華。又雨
天衣。及以瓔珞。繽紛亂墜。不可稱數。爾時摩耶夫人生
太子已。身安快樂。無所苦患。歡喜踊躍。止於樹下。前後
自然忽生四井。其水香潔。具八功德。爾時摩耶夫人與
其眷屬。隨所欲須。自恣洗漱。復有諸天夜叉。皆悉圍繞。
守護太子及摩耶夫人。當爾之時。閻浮提人乃至阿迦膩
吒天。雖離喜樂。皆亦於此歡喜讚歎。一切種智。今出於
世。無量眾生。皆得利益。惟願速成正覺之道。轉於法輪。
廣度眾生。唯有魔王。獨懷愁惱。不安本坐。當爾之時。所
感瑞應三十有二。普曜經云。一者。十方世界。皆悉大明。二

者。三千大千世界十八相動。邱墟平坦。三者。一切枯木。
悉更敷榮。國界自然生奇特樹。四者。園苑生異甘果。五
者。陸地生寶蓮華。大如車輪。六者。地中伏藏。悉皆發出。
七者。諸藏珍寶。放大光明。八者。諸天妙服。自然來降。九
者。眾川萬流。恬靜澄清。十者。風止雲降。空中明淨。十一
者。香風芬芳。從四方來。細雨潤澤。以歛飛塵。十二者。國
中疾病。皆悉除愈。十三者。國內宮舍。無不明耀。燈燭之
光。不復為用。十四者。日月星辰。停住不行。十五者。毗舍
佉星下現人間。漢名沸星侍太子生。十六者。諸梵天王執素寶
蓋。列覆宮上。十七者。八方諸仙人師奉寶來獻。十八者。

天百味食。自然在前。十九者。無數寶瓶。盛諸甘露。二十者。諸天妙車。載寶而至。二十一者。無數白象子。首戴蓮華。列住殿前。二十二者。天紺寶馬。自然而來。二十三者。五百白師子王。從雪山出。息其惡情。心懷歡喜。羅住城門。二十四者。諸天妓女。於虛空中。作妙音樂。二十五者。諸天玉女。執孔雀拂。現宮牆上。二十六者。諸天玉女。各持金瓶。盛滿香汁。列住空中。二十七者。諸天歌頌。讚太子德。二十八者。地獄休息。毒痛不行。二十九者。毒蟲隱伏。惡鬼善心。三十者。諸惡律儀。一時慈悲。三十一者。國內孕婦。產者悉男。其有百疾。自然除愈。三十二者。一切

樹神。化作人形。悉來禮侍。三十三者。諸餘國王。各齎名寶。同來臣服。三十四者。一切人天。無非時語。爾時諸嫫女眾。見此瑞相。極大歡喜。自相謂言。太子今生。有如此等吉祥之事。惟願長壽。無諸病苦。勿令我等生大憂惱。作此言已。以天繒氎裹抱太子。至夫人所。時四天王在虛空中。恭敬隨從。釋提桓因執蓋來覆。有二十八鬼神。王在園四角。守衛奉護。

爾時有一青衣。聰慧明了。從藍毗尼園還入宮中。到白淨王所。白王言。大王威德。轉更增進。摩耶夫人已生太子。顏貌端正。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墮蓮華上。自行七

步。舉其右手而師子吼。我於一切天人之中。最尊最勝。無量生死。於今盡矣。此生利益一切人天。有如是等諸奇特事。非可具說。時白淨王。聞彼青衣說此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脫身瓔珞而以賜之。

爾時白淨王即嚴四兵。眷屬圍繞。并與一億釋迦種姓。前後導從。入藍毗尼園。見彼園中。天龍八部皆悉充滿。到夫人所。見太子身。相好殊異。歡喜踊躍。猶如江海諸大波浪。慮其短壽。又懷悚惕。譬如須彌山王。難可動搖。大地動時。此乃一動。彼白淨王素性恬靜。常無歡感。今見太子。一喜一懼。亦復如是。摩耶夫人為性調和。既生

太子。見諸奇瑞。倍增柔輒。爾時白淨王叉手合掌。禮諸天神。前抱太子。置於七寶象輦之上。與諸羣臣後宮嫔女。虛空諸天作天妓樂。隨從入城。時白淨王及諸釋子。未識三寶。即將太子往詣天寺。太子既入。梵天形像皆從座起。禮太子足而語王言。大王當知。今此太子。天人中尊。虛空天神。皆悉敬禮。大王豈不見如此耶。云何而今來此禮我。時白淨王及諸釋子。羣臣內外。聞見是已。歎未曾有。即將太子出於天寺。還入後宮。當爾之時。諸釋種姓。亦同一日生五百男。修行本起云。國中八萬四千長者。生子悉男。八萬四千廐馬生駒。其一特異。毛色

純白。駿鬐貫珠。故名爲蹇特。奴名闡特。瑞應本起云。奴名車匿。馬名犍陟。時王廐中。象生白子。馬生白駒。牛羊亦生五色羔犢。如是等類。數各五百。王子青衣。亦生五百蒼頭。普耀經云。五千青衣。各生力士。

爾時宮中五百伏藏。自然發出。一一伏藏。有七寶藏而圍繞之。又有諸大商人。從海採寶。還迦毗施兜國。彼諸商人。各齎奇綵諸珍寶奉貢。王慰諸人。汝等入海。悉皆吉利。無苦惱。不及諸伴侶。無遺落耶。彼諸商人答言。大王所經道路。極自安隱。王聞此言。甚大歡喜。即遣請諸婆羅門等。婆羅門眾皆悉集已。設諸供養。或與象馬。及

以七寶田宅僮僕。供養畢已。抱太子出。即便白諸婆羅門言。當為太子作何等名。諸婆羅門。即共論議而答王言。太子生時。一切寶藏。皆悉發出。所有諸瑞。莫非吉祥。以此義故。當名太子為薩婆悉達。瑞應本起云。五百伏藏。一時發出。海行興利。一時集至。梵志相師。普稱萬歲。即名太子為悉達多。漢言頓吉。說此語時。虛空天神。即擊天鼓。燒香散華。唱言善哉。諸天人民。即便稱曰薩婆悉達。

爾時八王亦於是日。與白淨王同生太子。彼諸國王。各懷歡喜。我今生子。有諸奇異。而不知是薩婆悉達之瑞。

相也。皆集婆羅門。各為太子制好名字。王舍城太子。名曰頻毗婆羅。舍衛國太子。名波斯匿。偷羅拘吒國太子。名拘臘婆。犢子國太子。名優陀延。跋羅國太子。名曰鬱陀羅延。盧羅國太子。名曰疾光。德叉尸羅國太子。名弗迦羅婆羅。拘羅婆國太子。名拘羅婆。爾時白淨王普勅羣臣。令訪聰明多聞智慧。善知占相。為諸世人所知識者。羣臣聞已。四方推覓。時王即便於後園中。乃起一大殿。窗牖欄楯。七寶莊飾。爾時羣臣得五百婆羅門。聰明知相。見諸奇瑞。欲來詣王。會王遣信。疾速而至。諸臣白王。知相婆羅門。今者已到。王聞歡喜。即勅令前。請入殿。

坐。設諸供養。彼婆羅門即白王言。我聞大王新生太子。有諸相好奇特之瑞。願令我等悉得見之。時王即勅抱太子出。諸婆羅門既見太子。相好嚴盛。歎未曾有。王即問言。今占太子其相云何。婆羅門言。一切眾生皆欲好子。大王今者所生太子。是大珍異。勿生憂怖。即又白言。所生太子。大王雖言是王之子。乃是世間之眼。王復問言。云何得知。婆羅門言。我觀太子身色光爛。猶如真金。有諸相好。極為明淨。若當出家。成一切種智。若在家者。為轉輪聖王。領四天下。譬如江河海為第一。眾山之中。須彌最勝。凡諸光暉。日為無上。一切清涼。唯有明月。天人

世間。太子為尊。王聞此語。心大歡喜。離諸悚惕。彼婆羅門。又白王言。有一梵仙。名阿私陀。具足五通。在於香山。彼能為王斷諸疑惑。諸婆羅門說此語已。辭別而去。

爾時白淨王心自思惟。阿私陀仙人。居在香山。塗徑險絕。非人能到。當以何方請求至此。時白淨王作此念時。阿私陀仙遙知其意。又復先見諸奇瑞相。深解菩薩。為破生死。故現受生。以神通力。騰虛而來。到王宮門。時守門者入白王言。阿私陀仙人乘虛空來。今在門外。王聞歡喜。即勅令前。王至門上。自奉迎之。既見仙人。恭敬禮拜。而即問言。尊者既來。住門不進。為守門者。不聽前耶。

仙人答言。無見止者。既來相詣。宜須先白。王便隨從。入於後宮。敬請令坐而問訊言。尊者四大常安和不。仙人答言。蒙大王恩。幸得安樂。時白淨王白仙人言。尊者今日能來下降。我等種族。方大熾盛。從今已去。日就吉祥。為是經過。故來此耶。仙人答言。我在香山。見大光明。諸奇特相。又知大王心之所念。以是因緣。故來到此。我以神力。乘虛而至。聞上諸天說王太子。必當得成一切種智。度脫天人。又王太子從右脅生。墮於七寶蓮華之上。而行七步。舉其右手而師子吼。我於天人之中。最尊最勝。無量生死。於今盡矣。此生利益一切天人。又復諸天

圍繞恭敬。聞有如此大奇特事。快哉大王。宜應欣慶。太子今者可得見不。即將仙人至太子所。王及夫人抱太子出。欲禮仙人。時彼仙人尋止王曰。此是天人三界中尊。云何而令禮於我耶。時彼仙人即起合掌。禮太子足。王及夫人白仙人言。唯願尊者為相太子。仙人言善。即便占相。具見相已。忽然悲泣。不能自勝。王及夫人見彼仙人悲泣流淚。舉身戰怖。生大憂惱。如大波浪。動於小船。問仙人言。我子初生。具諸瑞相。有何不祥。而悲泣耶。爾時仙人歔歔答言。大王。太子相好具足。無有不祥。王又問言。願更為我占視太子。有長壽相不。得轉輪王位。王

四天下不。我年既暮。欲以國土。皆悉付之。當隱山林。出家學道。所可志願。唯在於此。尊者為觀。必定果耶。爾時仙人又答王言。大王。太子具三十二相。一者。足下安平。立如奩底。二者。足下千輻輳轉。輪相具足。三者。手足相指長。勝於餘人。四者。手足柔軟。勝餘身分。五者。足跟廣。具足滿好。六者。足指合縵網。勝於餘人。七者。足趺高平好。與跟相稱。八者。脚腩纖好。如伊泥延鹿王。九者。平住兩手摩膝。十者。陰藏相如象王馬王。十一者。身縱廣等。如泥俱盧樹。十二者。一一孔一毛生。青色。柔軟右旋。十三者。毛上向靡。青色。柔軟右旋。十四者。金色相。其色微。

妙勝閻浮檀金。十五者。身光一丈。十六者。皮薄細滑。不受塵垢。不停蚊虻。十七者。七處滿。兩足下兩腋中兩肩。上項中皆滿。字相分明。十八者。兩腋下滿。如摩尼珠。十九者。身如師子。二十者。身廣端直。二十一者。肩圓好。二十二者。口四十齒。二十三。齒白齊密而根深。二十四者。四牙最白而大。二十五者。方頰車如師子。二十六者。味中得上味。咽中二處。津液流出。二十七者。舌大軟薄。能覆面至耳髮際。二十八者。梵音深遠。如迦陵頻伽聲。二十九者。眼色如金精。三十者。眼睫如牛王。三十一者。眉間白毫相。軟白如毘羅綿。三十二者。頂髻肉成具。有。

如此相好之身。若在家者。年一十九為轉輪聖王。若出家者。成一切種智。廣濟天人。然王太子。必當學道。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久當轉清淨法輪。利益天人。開世間眼。我今年壽已百二十。不久命終。生無想天。不覩佛興。不聞經法。故自悲耳。又問仙人。尊者向占言有二種。一當作王。二成正覺。而今云何言決定成一切種智。時仙人言。我相之法。若有眾生具三十二相。或生非處。文不明顯。此人必為轉輪聖王。若具三十二相。皆得其處。文明顯。此人必成一切種智。我觀大王太子諸相。皆得其所。又極明顯。是以決定成正覺。仙人為王說。

此語已辭別而退。

釋迦譜卷第一

音釋

序

緒

徐呂切
端也

舛駁

舛尺兗切錯亂也
駁北角切不純也

隙

綺戟切
間也

胤裔

胤羊晉切嗣
續也裔余制

切種
族也

厝

倉故切
置也

譜

構

古候切
成也

醞醕

醞杜奚切醕戶吳
切酥之精液也

酥

素姑切

甜

徒兼切
目美也

搏

度官切
挽

聚也

懊

烏皎切
恨也

粳

古行切稻
不粘也

糠糲

糠苦岡切糲苦外
切糠糲穀皮也

頰

古協切

纂

作管切
繼也

皦

胡老切少皦
金天氏也

揆

巨癸切
度也

蔗

之夜切

廬

力居切
舍也

弩

暖五切弓有臂者

斂

力驗切殞斂也

髀

部禮切

鎧

可亥切甲也

祚

存故切位也

闕

闕

闕缺規切闕容朱切闕闕猶覬覦也

貽

盈之切遺也

瞬

輸閏切目動

萎

於為切枯也

腋

羊益切肘脅間也

阿迦膩吒

梵語也此云色究竟膩乃計切吒丑亞切

鑠

普活切

獷

古猛切麤惡貌

沸

方味切

鳧

鷺

鳧音符野鴨也鷺烟奚切鷗也

唄

旁卦切梵音也

續

續紕民切紛數文切續紛雜亂也

佉

邱加切

繒氍

繒慈陵切帛也氍徒協切細毛布也

悚惕

悚息拱切懼也惕他曆切憂也

廐

音救馬舍也

駿

髻

駿子紅切髻渠脂切駿髻並馬鬣也

蹇特

蹇古輦切特徒得切

犍

犍渠焉切陟竹力切

歔歔

歔休居切歔香

衣切歔欷泣咽而抽息也

奩

力鹽切

跟

音根足踵也

腓

市充切腓腸也

纖

思廉切細也

蚊

蝨

蚊音文蝨儒稅切

睞

即涉切目旁毛也

釋迦譜卷第二

蕭齊釋僧祐撰

釋迦降生釋種成佛緣譜第四之二

出因
果經

爾時白淨王既聞仙人決定之說。心懷愁惱。慮恐出家。
即擇五百青衣。賢明多智。為作嫺母。養視太子。其中或
有乳者。或有浴者。或有抱者。或有浣濯者。如是等比。供
給太子。皆悉具足。又復別為起三時殿。溫涼寒暑。各自
異處。其殿皆以七寶莊嚴。衣裳服飾。皆悉隨時。王恐太
子棄家學道。使其城門開閉之聲。聞四十里。又復擇取
五百妓女。形容端正。不肥不瘦。不長不短。不白不黑。才

能巧妙。各兼數技。皆以名寶瓔珞其身。百人一番。迭代宿衛。於其殿前列樹甘果。枝葉蔚映。華實繁茂。又有浴池。清流澄潔。池邊香草。雜色蓮華。猗靡芬敷。不可稱計。異類之鳥數百千種。光麗心目。趣悅太子。太子既生。始滿七日。其母命終。以懷太子。功德大故。上生忉利。封受自然。太子自知福德威重。無有女人堪受禮者。故因將終。託之而生。

普耀經云。菩薩生七日後。其母命終。所以者何。本命應然。菩薩察之。臨母命終。因來下生。懷菩薩時。諸天供養。已服天食。不甘世養。本福應然。去來今佛。皆亦如是。母七日終。受忉利天上功祚。適昇彼天。五萬梵天各執寶瓶。二萬魔妻手執寶縷。侍菩薩母。瑞應本起云。菩薩本知女人之德。不堪受其禮故。因其將終。而從之生。長阿含經云。毗婆尸佛降神母胎。專念不亂。安樂無畏。身壞命終。生忉利天。此是常法。大善權經云。生後七日。其母便薨。福應昇天。非菩薩咎。前處兜率。觀后摩耶大命將終。餘有十月七日之期。故神

變來下。是菩薩權方便。

爾時太子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乳養太子。如母無異。時白淨王勅作七寶天冠。及以瓔珞。而與太子。太子年漸長大。為辦象馬牛羊之車。凡是童子所玩好具。無不給與。爾時舉國人民。皆行仁惠。五穀豐熟。風雨以時。又無盜賊。快樂安隱。皆是太子福德力故。時王又以青衣所生是車匿等五百蒼頭。給侍太子。至年七歲。父王心念太子已大。宜令學書。訪覓國中聰明婆羅門。善諸書藝。請使令來。以教太子。爾時有一婆羅門。名跋陀羅尼。漢言選友與五百婆羅門以為眷屬。來受王請。即白婆羅門言。欲

屈尊者為太子師。此可爾不。婆羅門言。當隨所知以授太子。時白淨王更為太子起大學堂。七寶莊嚴。牀榻學具。極令精麗。卜擇吉日。即以太子與婆羅門。而令教之。爾時婆羅門以四十九書字之本。教令讀之。于時太子見此事已。問其師言。此何等書。閻浮提中一切諸書。凡有幾種。師即默然。不知所答。又復問言。此阿一字。有何等義。師又默然。亦不能答。內懷慚愧。即從座起。禮太子足而讚歎言。太子初生。行七步時。自言天人之中。最尊最勝。此言不虛。唯願為說閻浮提書。凡有幾種。太子答言。閻浮提中。或有梵書。或佉樓書。或蓮華書。有如是等六

十四種。

普耀經云。菩薩手執金筆。栴檀書隸。明珠書牀。問師選友。今師何書而相教乎。其師答曰。以梵佉留而相教耳。菩薩答曰。其異書者。有六十四。今師何言正有二種。師問皆何所名。答曰。梵書。佉留書。護眾書。疾堅書。龍鬼書。捷沓和書。阿須倫書。鹿輪書。天腹書。轉數書。轉眼書。觀空書。攝取書。文多不悉載也此六十四。欲以何書而相教乎。時師歡悅。說偈讚歎。菩薩為諸童子。一一分別諸字本末。勸發無上正直道意。瑞應本起云。時去聖久。書缺二字。以問於師。師不能達。反啟其志。此阿字者。是梵音聲。又此

字義。是不可壞。亦是無上正真道義。凡如此義。無量無邊。爾時婆羅門深生慚愧。還至王所。而白王言。大王。太子是天人中第一之師。云何而欲令我教耶。爾時父王聞婆羅門言。倍生歡喜。歎未曾有。即厚供養彼婆羅門。隨意所之。凡諸技藝。典籍議論。天文地理。算數射御。太子皆悉自然知之。

爾時太子年至十歲。諸釋種中五百童子。皆亦同年。太子從弟提婆達多。次名難陀。次名孫陀羅。難陀等。或有三十相三十一相者。或復雖有三十二相。相不分明。各鬪技藝。有大筋力。時提婆達多等五百童子。既聞太子

諸藝皆通。名徹十方。共相謂言。太子雖復聰明智慧。善解書論。至於筋力。詎勝我等。欲與太子校其勇健。爾時父王又訪國中善知射者。而召之來。令教太子。即往後園。欲射鐵鼓。提婆達多等五百童子。亦悉隨從。時師即便授一小弓而與太子。太子含笑而問之言。以此與我。欲作何事。射師言。欲令太子射此鐵鼓。太子又言。此弓力弱。更求如是七弓將來。師即授與太子。便執七弓。以射一箭。過七鐵鼓。時彼射師往白王言。大王。太子自知射藝。以箭力射過七鼓。閻浮提中無能等者。云何令我為作師也。爾時白淨王聞此語已。心大歡喜。而自念言。

我子聰明。書論算數。四遠悉知。而其射藝。四方人民未有知者。即勅太子。及提婆達多等五百童子。又復擊鼓。唱令國界。太子薩婆悉達。却後七日。當出後園。欲試武藝。諸人民中有勇力者。可悉來此。到第七日。提婆達多與萬眷屬。最先出城。于時有一大象。當城門住。此諸軍眾皆不敢前。提婆達多問諸人言。何故住此而不前也。諸人答言。有一大象。當門而立。舉眾畏之。故不敢前。提婆達多聞此言已。獨前象所。以手搏頭。即便躡地。於是軍眾次第得過。爾時難陀又與眷屬亦欲出城。其諸軍眾。徐步漸前。難陀即問。何故行遲。諸人答言。提婆達多

以手搏一象。躡在城門。妨行者路。以是故遲。難陀即便前至象所。以足指挑象。擲著路傍。無數人眾。聚共視之。爾時太子與十萬眷屬。前後圍繞。始出城門。見於路傍。人眾聚看。即便問曰。此諸人輩。為何所看。從人答言。提婆達多手搏一象。躡在城門。妨人行路。難陀次出。以足指挑。擲著於此。是故行人悉聚看之。於是太子即自念言。今者正是現力之時。太子即便以手執象。擲著城外。還以手接。不令傷損。象又還甦。無所苦痛。時諸人民。歎未曾有。王聞此已。深生奇特。如是太子及提婆達多。并與難陀。四遠人民。皆悉來集。在彼園中。爾時彼園種種。

莊嚴。施列金鼓銀鼓。鍮石之鼓。銅鐵等鼓。各有七枚。爾時提婆達多最先射之。徹三金鼓。次及難陀。亦徹三鼓。諸來人眾。悉皆歎訝。爾時羣臣白太子言。提婆達多及與難陀。皆已射訖。今者次第正在太子。唯願太子射此諸鼓。如三請。太子曰善。而語之言。若欲使我射諸鼓者。此弓力弱。更覓強者。諸臣答言。太子祖王有一良弓。今在王庫。太子語言。便可取來。弓既至已。太子即牽以放一箭。徹過諸鼓。然後入地。泉水流出。又亦穿過大鐵圍山。爾時提婆達多。又與難陀共相撲戲。二人力等。亦無勝者。太子又前。手執二弟。蹠之於地。以慈力故。不令

傷痛。爾時四遠諸人民眾。既見太子有如此力。高聲唱言。白淨王太子。非但識慧勝一切人。其力勇健。亦無等者。莫不歎伏。益生恭敬。

爾時白淨王。即會諸臣而共議言。太子今者。年已長大。智慧勇健。皆悉具足。今宜應以四大海水。灌太子頂。又復勅下餘小國王。却後二月八日。灌太子頂。皆可來集。至二月八日。諸餘國王。并及仙人婆羅門等。皆悉雲集。懸繒旛蓋。燒香散華。鳴鐘擊鼓。作諸妓樂。以七寶器。盛四海水。諸仙人眾。各各頂戴。授婆羅門。如是乃至徧及諸臣。悉已頂戴。轉授與王。時王即以灌太子頂。以七寶

印而用付之。又擊大鼓。高聲唱言。今立薩婆悉達。以為太子。爾時虛空天龍夜叉人非人等。作天妓樂。異口同音。讚言善哉。當於迦毗羅雞兜國立太子時。餘八國王。亦於是日同立太子。

爾時太子啟王出遊。王即聽許。時王即與太子。并諸羣臣。前後導從。案行國界。復次前行。到王田所。即便止息。閻浮樹下。看諸耕人。爾時淨居天化作傷蟲。鳥隨啄之。太子見之。起慈悲心。眾生可愍。互相吞食。即便思惟。離欲界愛。如是乃至得四禪地。日光昕赫。樹為曲枝。陰蔭太子。爾時白淨王四面推求。問覓太子。從人答曰。太子

今在閻浮樹下。時王即便與諸羣臣。往彼樹所。未至之間。遙見太子端坐思惟。又見彼樹曲蔭其軀。深生奇特。時王即前。執太子手。問言。汝今何故。在於此坐。太子答言。觀諸眾生。更相吞食。甚可傷慙。王聞此語。心生憂畏。慮其出家。宜急婚娉。以悅其意。即便呼之。俱共還國。太子答言。願停於此。王聞其語。心即念言。彼阿私陀往日所說。太子今者將如其言。王即流淚。重喚還國。太子既見父王如此。即便隨從。歸於所止。王恐愁憂。不樂在家。更增妓女而娛樂之。

爾時太子年至十七。王集諸臣而共議言。太子今者。年

已長大。宜應為其訪索婚所。諸臣答言。有一釋種婆羅門。名摩訶那摩。其人有女。名耶輸陀羅。顏容端正。聰明智慧。賢才過人。禮儀備舉。有如是德。堪太子妃。王即答言。若如卿語。便為納之。王還宮內。即勅宮中聰明有智舊宿女人。汝可往至摩訶那摩長者之家。瞻看其女容儀體行為何如耶。可停於彼。至滿七日。受王勅已。即便往彼長者之家。於七日中。具觀此女。還答王言。我觀此女。容貌端正。威儀進止。無與等者。王聞其言。極大歎喜。即便遣人語摩訶那摩言。太子年長。欲為納妃。諸臣並言。汝女淑令。宜堪此舉。今欲相屈。時摩訶那摩答王使言。

謹奉勅旨。王即令諸臣擇采吉日。遣車萬乘而往迎之。既至宮已。具足太子婚姻之禮。又復更增諸妓女眾。晝夜娛樂。爾時太子恆與其妃。行住坐卧未曾不俱。初自無有世俗之意。於靜夜中。但修禪觀。時王日日問諸嫀女。太子與妃。相接近不。嫀女答言。不見太子有夫婦道。王聞此語。愁憂不樂。更增妓女而娛樂之。如是經時。猶不接近。時王深疑。恐不能男。

普耀經云。時諸力士。釋種長者。啟白淨王。若太子作佛。斷聖王種。王曰。何所玉女。宜太子妃。菩薩心念。吾不貪欲。棄兜率來。以權方便。今當試之。使上工匠立妙金像。

以書文字。女人德義。如吾所說。能應娉耳。時白淨王告
右梵志。入迦夷衛周徧瞻察。梵志周行。覩一玉女。淨猶
蓮華。類玉女寶。王問誰女。梵志報曰。執杖釋種女。王言
儻不可意。使自擇之。召羅衛好女。會彼講堂。時釋女俱
夷到菩薩所。諦視菩薩。目未曾瞬。菩薩欣笑。執持寶英。
以遺俱夷。俱夷報曰。吾不貪寶。當以功德莊嚴。王遣梵
志往媒此女。執杖釋言。我等本姓。有藝術者。乃嫁與之。
王問菩薩。能現術乎。菩薩曰能。王徧勅國中。椎鐘擊鼓。
却後七日。太子現術。諸有藝術。皆來集會。勝者以釋女
與之。於是調達右手牽象。左手撲殺。難陀出城。即牽移

路側。菩薩出城門曰。是象身大。臭熏城內。即右掌接。擲著城外。時大臣燄光。算術第一。言談算術。亦不能及。樹木藥草。眾水滴數。一一可知。樗蒲六博。天文地理。八萬異術。一切諸會。不及菩薩。調達及難陀。欲手搏菩薩。菩薩愍之。舉調達身。在於空中。三反跳旋。使身不痛。王及釋種。更欲試射。調達豎四十里鼓。唯難陀六十里鼓。菩薩百里。調達射中四十里鼓。不能得過。難陀六十里。亦不得越。菩薩引弓。弓即折破。問有異弓。任吾用不。王曰。吾祖父所執用弓。奇異無雙。無能用者。著於天寺。便可持來。一切諸釋。無能張者。菩薩以手捺張。拚弓之聲。悉

聞城內。注箭放撥。中百里鼓。箭沒地中。涌泉自出。中鐵圍山。三千剎土。六反震動。一切諸釋。怪未曾有。於時執杖釋種。以女俱夷為菩薩妃。隨世習俗。現相娛樂。修行本起云。太子年至十七。王為采擇名女。無可意者。有小國王。名須波弗。漢言善覺。女名裘夷。端正少雙。八國皆求。悉不與之。白淨王召而告之曰。吾為太子娉娶卿女。善覺憂愁。若不許者。恐見誅伐。與者諸國結怨。女言表白淨王。國中勇武技術最勝者。我乃為之。王勅羣臣。悉出戲場。太子舉象。射中鐵圍山。善覺送女詣太子宮。瑞應本起云。太子年十七。王為納妃。簡選數千。最後一女。

名曰裘夷。端正第一。禮義備舉。是則宿命賣華女也。太子雖納。久而不接。婦人情欲。有附近心。太子曰。常得好華。置我中間共視之。甯不好乎。裘夷即具好華。又欲近之。太子曰。却。此華汁汙於床席。久後復曰。得好白氎。置我中間。兩人觀之。不亦好乎。婦即具氎。又有近意。太子曰。却。人有汗垢。必汙此氎。婦不敢近。侍女咸疑太子不能男。太子以手指妃腹曰。却後六年。爾當生男。遂以有娠。

大善權經云。何故菩薩而有室娶。菩薩無欲。所以示現妻息。防人懷疑。菩薩非男。斯黃門耳。故納瞿夷釋氏之

女。羅云於天變沒化生。不由父母合會而育。又是菩薩本願所致。

爾時太子聞諸妓女歌詠園林。華果茂盛。流泉清涼。太子忽便欲出遊觀。即遣妓女往白王言。在宮日久。樂欲暫出園林遊戲。王聞此語。心生歡喜而自念言。太子當是不樂在宮。行夫婦禮。所以求出園林去耳。即便聽之。勅諸羣臣。整治園觀。所經道路。皆令清淨。太子即便往至王所。頭面禮足。辭出而去。時王即便勅一舊臣。聰明智慧。善言辯者。令從太子。

爾時太子與諸官屬。前後導從。出城東門。國中人民聞

太子出。男女盈路。觀者如雲。時淨居天化作老人。頭白背偃。拄杖羸步。太子即便問從者言。此為何人。從者答言。此老人也。太子又問。何謂為老。答曰。此人昔日曾經嬰兒。童子少年。遷謝不住。遂至根熟。形變色衰。飲食不消。氣力虛微。坐起苦極。餘命無幾。故謂為老。太子又問。唯此一人老。一切皆然。從者答言。一切皆悉。應當如此。爾時太子聞是語已。生大苦惱。而自念言。日月流邁。時變歲移。老至如電。身安足恃。我雖富貴。豈獨免耶。云何世人而不怖畏。太子從本已來。不樂處世。又聞此事。益生厭離。即迴車還。愁思不樂。時王聞已。心懷煎憂。恐其

學道。更增妓女。以時娛樂之。

爾時太子復經少時。啟王出遊。王聞此言。心生憂慮。而自念言。太子前出。逢見老人。憂愁不樂。今者云何而復求出。王愛太子。不忍違意。僂俛從之。即集諸臣而共議言。太子前者出城東門。逢見老人。還輒不樂。今者已復求出遊觀。吾不能免。遂復許之。諸臣答言。當更嚴勅外諸官屬。修治道路。懸繒幡蓋。散華燒香。皆使華麗。無令臭穢。諸不淨潔。及以老疾在道側也。爾時迦毗羅雞兜城四門之外。各有一園。樹木華果。浴池樓觀。種種莊嚴。皆悉無異。王問諸臣。外諸園觀何者為勝。諸臣答言。外諸

園觀皆等無異。如忉利天歡喜之園。王又勅言。太子前出。已從東門。今者可令從南門出。爾時太子百官導從。出城南門。時淨居天化作病人。身瘦腹大。喘息呻吟。骨消肉竭。顏貌痿黃。舉身戰掉。不能自持。兩人扶腋。在於路側。太子即問。此為何人。從者答曰。此病人也。太子又問。何謂為病。答曰。夫謂病者。皆由嗜欲。飲食無度。四大不調。轉變成病。百節苦痛。氣力虛微。飲食寡少。眠卧不安。雖有身手。不能自運。要假他力。然後坐起。爾時太子以慈悲心。看彼病人。自生憂愁。又復問言。此人獨爾。餘皆然耶。答曰。一切人民。無有貴賤。同有此病。太子聞已。

心自念言。如此病苦。普應縈之。云何世人。耽樂不畏。作是念已。深生恐怖。身心戰動。譬如月影。現波浪水。語從者言。如此身者。是大苦聚。世人於中。橫生歡樂。愚癡無識。不知覺悟。今者云何。欲往彼園。遊觀嬉戲。即便迴車。還入王宮。坐自思惟。愁憂不樂。王問從者。太子今出甯有樂不。從者答言。始出南門。逢見病人。以此不樂。即迴車還。王聞此語。心大愁憂。慮其出家。時王即便問諸臣言。太子前者出城東門。逢見老人。愁憂不樂。以此事故。吾勅卿等。淨治道路。無令老病在於巷側。云何今出於城南門。而復致有疾病人耶。又令太子逢值見之。諸臣答

言。近受王勅。嚴命外司。勿使有諸臭穢老病。在於前側。互相檢覆。無敢懈怠。不知何緣。忽有病人。非是我等之罪咎也。爾時王問諸從者言。汝等並見病人在路。從何而至。從者答曰。無有蹤跡。不知何來。時王深於太子生猶豫心。恐其學道。更增妓女而悅其意。又復欲使於五欲中。生戀著心。

爾時有一婆羅門子。名憂陀夷。聰明智慧。極有辯才。時王即便請來入宮。而語之言。太子今者。不樂在世。受於五欲。恐其不久出家學道。汝可與之共作朋友。具說世間五欲樂事。令其心動。不樂出家。時憂陀夷便即答言。

太子聰明無與等者。所知書論。皆悉淵博。並是我今所未曾聞。云何見使誘說之也。譬如藕絲。欲懸須彌。我亦如是。終不能迴太子之心。大王既勅令作朋友。要當自竭我所知見。時憂陀夷受王勅已。隨從太子。行住坐卧。不敢遠離。時王又復選諸妓女。聰明智慧。顏容端正。善於歌舞。能惑人者。種種莊飾。光麗悅目。皆悉遣往給侍太子。

爾時太子復經少時。啟王出遊。王聞此語。心自念言。彼憂陀夷。既與太子共為朋友。今若出遊。或勝於前。無復厭俗。樂出家心。作是念言。即便聽許。時王又復集諸大

臣悉語之言。太子今者復求出遊。我不忍違。已復聽之。太子前出東南二門。已見老病。還輒愁憂。今者宜令從西門出。我心慮其還又不樂。憂陀夷是其良友。冀今出還。不復應爾。卿等好令修治道路。園林臺觀。皆使嚴整。香華旛蓋。數倍於前。無令復有老病臭穢。在道側也。臣受勅已。即語外司。嚴治道路。并及園林。光麗倍常。王又先送諸妙妓女。置彼園中。又復勅語憂陀夷言。若當路側有不詳事。可以方便誘說其心。并勅諸臣隨從太子。皆令伺察。若有不吉。遠驅逐之。爾時太子與憂陀夷。百官導從。燒香散華。作眾妓樂。出城西門。時淨居天心自

念言。先現老病於二城門。舉眾皆見。令白淨王瞋責從者。并及外司。太子今出。王制嚴峻。我今現死。若皆見者。增王忿怒。必加罰戮。枉及無辜。我於今日所現之事。唯令太子及憂陀夷二人見耳。使餘官屬不受責也。作此念已。即便來下。化為死人。四人舉舉。以諸香華。布散屍上。室家大小號哭送之。爾時太子與憂陀夷二人獨見。太子問言。此為何人。而以香華莊嚴其上。復有人眾號哭相送。時憂陀夷以王勅故。默然不答。如是三問。淨居天王威神之力。使憂陀夷不覺答言。是死人也。太子又問。何謂為死。憂陀夷言。夫謂死者。刀風解形。神識去矣。四

體諸根。無復所知。此人在世。貪著五欲。愛惜錢財。辛苦經營。唯知積聚。不識無常。今者一旦捨之而死。又為父母親戚屬眷之所愛念。命終之後。猶如草木。恩情好惡。不復相關。如是死者。誠可哀也。太子聞已。心大顫怖。又問憂陀夷言。唯此人死。餘亦當然。即復答言。一切世人。皆應如是。無有貴賤而得免脫。太子素性恬靜難動。既聞此語。不能自安。即以微聲語憂陀夷。世間乃復有此死苦。云何於中而行放逸。心如木石。不知怖畏。即勅御者可迴車還。御者答言。前出二門。未到園所。中路而返。致令大王深見瞋責。今者豈敢復如此也。時憂陀夷與御

者言。如汝所說。不應便歸。即復前行。至彼園中。香華旛蓋。作眾妓樂。眾妓端正。猶如諸天。嫫女無異。於太子前。各競歌舞。冀以姿態。悅動其意。太子心安。不可移轉。即止園中。蔭息樹間。除其侍衛。端坐思惟。憶昔曾在閻浮樹下。遠離欲界。乃至得於第四禪定。爾時憂陀夷到太子所。而作此言。大王見勅。令與太子共為朋友。脫有得失。互相開悟。朋友之法。其要有三。一者。見有過失。轉相諫曉。二者。見有好事。深生隨喜。三者。在於苦厄。不相棄捨。今獻誠言。願不見責。古昔諸王。及今現在。皆悉受於五欲之樂。然後出家。太子云何。永絕不顧。又人生世。宜

順人行。無有棄國而學道者。唯願太子受於五欲。令有子息。不絕王嗣。爾時太子而答之言。誠如所說。但我不以損國故爾。亦復不言五欲無樂。以畏老病生死之苦。故於五欲。不敢愛著。汝向所言古昔諸王。先經五欲。然後出家。此諸王等。今在何許。以愛欲故。或在地獄。或在餓鬼。或在畜生。或在人天。以有如是輪轉苦故。是以我欲離老病苦生死法耳。汝今云何令我受之。時憂陀夷雖竭辯才。勸犇太子。不能令迴。即便退坐。歸於所止。太子仍勅嚴駕還宮。諸妓女眾。及憂陀夷。愁憂慘感。顏貌顰蹙。如人新喪所愛親屬。太子到宮。惻愴倍常。時白淨

王呼憂陀夷而問之言。太子今出。寧有樂不。憂陀夷言。出城不遠。逢見死人。亦不知其從何而來。太子與我同時見之。太子問言。此為何人。我亦不覺答是死人。時王即復問諸從者。汝等皆見城西門外有死人不。從者答言。我等不見。王聞此語。神意豁然。而自念言。太子憂陀夷二人獨見。此是天力。非諸臣咎。必定當如阿私陀言。作此念已。心大苦惱。復增妓女。以娛樂之。日日遣人慰誘太子。而語之言。國是汝有。何故愁憂而不樂也。王又嚴勅諸妓女眾。悅太子意。勿捨晝夜。時白淨王雖知天力。非復人事。愛重太子。不能不言。心自思惟。太子前已

出三城門。今者唯有北門未出。其必不久。更求出遊。當復莊嚴彼外園林。倍令光麗。勿使有諸不可意事。如所思惟。具勅諸臣。時王又復心自願言。太子若出城北門時。唯願諸天。勿復現於不吉祥事。復令我子心生憂惱。既心願已。遂勅御者。太子若出。當令乘馬。使得四望。見諸人民光麗莊飾。是時太子啟王出遊。王不忍違。便與憂陀夷及餘官屬。前後導從。出城北門。到彼園所。太子下馬。止息樹下。除去侍衛。端坐思惟。念於世間老病死苦。時淨居天化作比丘法服持鉢。手執錫杖。視地而行。在於太子前。太子見已。即便問言。汝是何人。比丘答言。

我是比丘。太子又問。何謂比丘。答曰。能破結賊。不受後身。故曰比丘。世間皆悉無常危脆。我所修學無漏聖道。不著色聲香味觸法。永得無為。到解脫岸。作是言已。於太子前。現神通力。騰虛而去。當爾之時。諸從官屬。皆悉覩見。太子既已見此比丘。又聞廣說出家功德。會其宿懷厭欲之情。便自唱言。善哉善哉。天人之中。唯此為勝。我當決定修學是道。作是語已。即便索馬。還歸宮城。於時太子心生歡慶。而自念言。我先見有老病死苦。晝夜常恐為此所逼。今見比丘。開悟我情。示解脫路。作此念已。即自思惟。方便求覓出家因緣。爾時白淨王問憂陀。

夷言。太子今出。寧有樂不。時憂陀夷即答王言。太子向
出。所經道路。無諸不祥。既到園中。太子獨自在於樹下。
遙見一人。剃除鬚髮。著染色衣。來太子前而共語言。語
言既畢。騰虛而去。竟亦不知何所論說。太子因是嚴駕
而歸。當爾之時。顏容歡悅。還至宮中。方生憂愁。時白淨
王既聞此語。心生狐疑。亦復不知是何瑞相。深懷懊惱。
而自念言。太子決定捨家學道。又納其妃。久而無子。我
今當勅耶輸陀羅。當思方便。莫絕國嗣。復應警戒。勿使
太子去而不知。既作是念。如所思惟。即便勅於耶輸陀
羅。耶輸陀羅聞王勅已。心懷慚愧。默然而住。行止坐卧。

不離太子。時王復增諸妙妓女。以娛樂之。

爾時太子年至十九。心自思惟。我今正是出家之時。而便往至於父王所。威儀詳序。猶如帝釋。往詣梵天。傍臣見已。而白王言。太子今者。來大王所。王聞此言。憂喜交集。太子既至。頭面作禮。爾時父王即便抱之。而勅令坐。太子坐已。白父王言。恩愛集會。必有別離。唯願聽我出家學道。一切眾生愛別離苦。皆使解脫。願必垂許。不見留難。時白淨王聞太子語。心大苦痛。猶如金剛摧破於山。舉身顫掉。不安本座。執太子手。不復能言。啼泣流淚。歔歔哽咽。如是良久。微聲而言。汝今宜應息出家意。所

以者何。年既少壯。國未有嗣。而便委我。曾不懷顧。普耀經云。太子白王。欲得四願。一者不老。二者無病。三者不死。四者不別。假使父王與此四願。不復出家。王聞重悲。此四願者。古今無獲。爾時太子既見父王。流淚不許。還歸所止。思惟出家。愁憂不樂。

爾時迦毗羅施兜國諸大相師。並知太子若不出家。過七日後。得轉輪王位。王四天下。七寶自至。各以所知。往白王言。釋迦種姓。於此方興。王聞是語。心生歡喜。即勅諸臣。并釋種子。汝聞相師如此言不。皆應日夜侍衛太子。可於四門。門各千人。周市城外。一踰闍那內。羅置人眾。

而防護之。普耀經云。明日即勅五百諸釋。勇多力者。宿衛菩薩。令城四門。開閉之聲。聞四十里。復勅耶輸陀羅并諸內宮。倍加警戒。過於七日。勿使出家。時王又來至太子所。太子遙見。即往奉迎。頭面禮足。問訊起居。王語太子。我昔既聞阿私陀說。及眾相師。并諸奇瑞。必定知汝不樂處世。國嗣既重。孰當相繼。唯願為我生汝一子。然後絕俗。不復相違。爾時太子聞父王言。心自思惟。大王所以苦留我者。正自為國無紹嗣耳。作是念已。而答王言。善哉如勅。即以左手指其妃腹。時耶輸陀羅便覺體異。自知有娠。王聞太子如勅之言。心大歡喜。當謂太

子七日之內。必未有兒。若過此期。轉輪王位。自然而至。不復出家。爾時太子心自念言。我年已至十九。今又是二月。復是七日。宜應方便。思求出家。所以者何。今正是時。又於父王所願已滿。作此念已。身放光明。照四天王宮。乃至照於淨居天宮。不令人間見此光明。爾時諸天見此光已。皆知太子出家時至。即便來下。到太子所。頭面禮足。合掌白言。無量劫來所修行願。今者正見成熟之時。於是太子答諸天言。如汝等語。今正是時。然父王勅內外官屬。嚴見防衛。欲去無從。諸天白言。我等自當設諸方便。令太子出。使無知者。諸天即便以其神力。令

諸官屬悉皆熟卧。爾時耶輸陀羅眠卧之中。得三大夢。一者夢月墮地。二者夢牙齒落。三者夢失右臂。得此夢已。眠中驚覺。心大怖懼。白太子言。我於眠中得三惡夢。太子問言。汝夢何等。耶輸陀羅即便具說所夢之事。太子語言。月猶在天。齒又不落。臂復尚在。當知諸夢虛假不實。汝今不應橫生怖畏。耶輸陀羅又語太子。如我自忖。所夢之事。必是太子出家之瑞。太子又答。汝但安眠。勿生此慮。要不令汝有不祥事。耶輸陀羅聞此語已。即便還眠。太子即從座起。徧觀妓女及耶輸陀羅。皆如木人。譬如芭蕉。中無堅實。或有倚伏於樂器上。臂脚垂地。

更相枕卧。鼻涕目淚。口中流涎。又復徧觀妻及妓女。見其形體。髮爪髓腦。骨齒髑髏。皮膚肌肉。筋脈肪血。心肺脾腎。肝膽腸胃。屎尿涕唾。外為革囊。中盛臭穢。無一可奇。強熏以香。飾以華綵。譬如假借當還。亦不得久。百年之命。卧消其半。又多憂惱。其樂無幾。世人云何。恆見此事。而不覺悟。又於其中。貪著淫欲。普耀經云。於時菩薩夜觀妓女。百節空中。譬如芭蕉。鼻涕目淚。樂器縱橫。顧視其妻。具見形體。腦髓髑髏。心肺腸胃。外是革囊。中有臭處。猶如假借當還。亦不得久。三界無怙。唯道可恃。欲界諸天住於空中。法行天子遙白菩薩。時已到矣。沸星

適現。即勅車匿起鞞犍陟。適宣此言時。四天王與無數
閱叉龍鬼等。皆被鎧甲。從四方來。稽首菩薩。城中男女
皆疲極寐。孔雀眾鳥亦疲極寐。修行本起云。諸天皆言
太子當去。恐作稽留。召烏蘇慢。此名厭神適來宮國內外厭寐。
我今當學古昔諸佛所修之行。急應遠此大火之聚。

爾時太子思如是已。至於後夜。淨居天王及欲界諸天。
充滿虛空。即共同聲白太子言。內外眷屬皆悉昏卧。今
者正是出家之時。爾時太子即便自往。至車匿所。以天
力故。車匿自覺。而語之言。汝可為我鞞犍陟來。爾時車
匿聞此語已。舉身戰怖。心懷猶豫。一者不欲違太子令。

二者畏王勅旨嚴峻。思惟良久。流淚而言。大王慈勅如是之嚴。且又今日非遊觀時。又非降伏怨敵之日。云何於此後夜之中。而忽索馬。欲何所之。太子又復語車匿言。我今欲為一切眾生。降伏煩惱。結使賊故。汝今不應違我此意。爾時車匿舉聲號泣。欲令耶輸陀羅及諸眷屬。皆悉覺知。太子當去。以天神力。昏卧如故。車匿即便牽馬而來。太子徐前而語車匿。及以犍陟。一切恩愛。會當別離。世間之事。易可果遂。出家因緣。甚難成就。車匿聞已。默然無言。於是犍陟不復噴鳴。爾時太子見明相出。放身光明。徹照十方。師子吼言。過去諸佛出家之法。

我今亦然。於是諸天捧馬四足。并接車匿。釋提桓因執蓋隨從。諸天即便令王北門。自然而開。不使有聲。車匿重悲。門閉下鑰。誰當開者。時諸鬼神阿須倫等。自然開門。太子於是從門而出。虛空諸天讚歎隨從。爾時太子又師子吼。我若不斷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終不還宮。我若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復不能轉於法輪。要不還與父王相見。若當不盡恩愛之情。終不還見摩訶波闍波提。及耶輸陀羅。當於太子說此誓時。虛空諸天讚言善哉。斯言必果。至於天曉。所行道路。已三踰閼那。時諸天眾。既從太子至此處已。所為事畢。忽然不現。

爾時太子次行。至彼跋伽仙人苦行林中。太子見此園林寂靜。無諸誼鬧。心生歡喜。諸根悅豫。即便下馬。撫背而言。所難為事。汝作已畢。又語車匿。馬行駿疾。如金翅鳥王。汝恆隨從。不離我側。世間之人。或有善心而形不隨。或運形力而心不稱。汝今心形皆悉無違。又世間人。處富貴者。競隨奉事。我既捨國。來此林中。唯汝一人。獨能隨我。甚為希有。我今既已至閑靜處。汝便可與犍陟俱還宮也。爾時車匿聞此語已。悲號啼泣。迷悶躒地。不能自勝。於是犍陟既聞被遣。屈膝舐足。淚落如雨。車匿答言。我云何忍聽太子如此言耶。我於宮中違大王勅。

輒鞞捷陟以與太子。令致今日來至於此。父王及摩訶波闍波提。失太子故。必當憂惱。宮中內外。亦應騷動。又復此處多諸險難。猛獸毒蟲。交橫道路。我今云何而捨太子。獨還宮也。太子即答車匿言。世間之法。獨生獨死。豈復有伴。又有生老病死諸苦。我當云何與此作侶。吾今為欲斷諸苦故。而來至此。苦若斷時。然後當與一切眾生。而作伴侶。我於即時。諸苦未離。云何而得為汝作侶。車匿又白。太子生來。長於深宮。身體手足。皆悉柔軟。眠卧床褥。無不細滑。如何一旦履藉荊棘。瓦礫泥土。止宿樹下。太子答言。誠如汝語。設我住宮。乃得免此形荊棘。

之患。老病死苦。會當見侵。車匿既聞太子此語。悲泣垂淚。默然而住。于時太子。即就車匿取七寶劍。而師子吼。過去諸佛。為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捨棄飾好。剃除鬚髮。我今亦當依諸佛法。作此言已。便脫寶冠髻中明珠。以與車匿。而語之曰。以此寶冠及以明珠。致王足下。汝可為我上白大王。我今不為生天樂故。亦復非不孝順父母。亦無忿恨瞋恚之心。但以畏彼生老病死。為除斷故。來至此耳。汝應助我隨喜欣慶。勿於吉祥。更生悲愁。父王若謂我今出家。未是時者。汝以我語。上啟大王。老病死至。豈有定時。人雖少壯。焉得免此。父王若

復而責我言。本要有子。當聽出家。今未有子。云何而去。及出宮時。不啟聞者。汝可為我具啟父王。耶輸陀羅久已有娠。王自聞之。昔勅如此。非為專輒。往古有諸轉輪聖王。厭國位者。入於山林。出家求道。無有中塗還受五欲。我今出家。亦復如是。未成菩提。終不還宮。內外眷屬。皆當於我有恩愛情。可以汝辯為解釋之。勿使於我橫生憂惱。太子又復脫身瓔珞。以授車匿。而語之言。汝可為我持此瓔珞。奉摩訶波闍波提。道我今為斷諸苦本。故出宮城。求滿大願。勿復於我反更生苦。又脫身上餘莊嚴具。以與耶輸陀羅。亦復語言。人生於世。愛別離苦。我今

為欲斷此諸苦。出家學道。勿以我故。恆生愁憂。并諸親屬。皆亦如是。爾時車匿聞此語已。倍增悲絕。不忍違於太子勅令。即便長跪。受取寶冠明珠瓔珞。及嚴飾具。垂淚而言。我聞太子如此志願。舉身顫掉。設令有人。心如木石。聞此語者。亦當悲感。況我生來。奉侍太子。聞此誓言。而不感絕。唯願太子捨於此志。勿令父王及摩訶波闍波提。耶輸陀羅。并餘親屬。生大悲苦。若使決定不迴此意。勿於是處而復棄我。我今歸依太子足下。終不見有違離去理。設當還宮。王必責我。云何獨委太子而歸。欲令何言上答大王。太子答言。汝今不應作如是語。世

皆離別。豈常集聚。我生七日而母命終。母子尚有死生之別。而況餘人。汝勿於我偏生戀慕。可與犍陟俱還宮也。如是再勅。猶不肯去。爾時太子便以利劍。自剃鬚髮。即發願言。今落鬚髮。願與一切斷除煩惱。及以習障。釋提桓因接髮而去。虛空諸天燒香散華。異口同音。讚言善哉善哉。大善權經云。菩薩自剃頭鬢。諸天龍神無不見頂。況能除髮。菩薩念白淨王當起恨意。誰剃子首。故自剃之。王乃默然。是為方便。

爾時太子剃鬚髮已。自見其身所著之衣。猶是七寶。即心念言。過去諸佛出家之法。所著衣服。不當如此。時淨

居天。於太子前。化作獵師。身服袈裟。太子既見。心大歡喜。而語之言。汝所著衣。是寂靜服。往昔諸佛之標式也。云何著此而為罪行。獵者答言。我著袈裟以誘羣鹿。鹿見袈裟。皆來近我。我得殺之。太子又言。若如汝說。著此袈裟。但欲為殺諸鹿故耳。非求解脫而著之也。我今持此七寶之衣。與汝貿易。吾服此衣。為欲攝救一切眾生。斷其煩惱。獵者答言。善哉如告。即脫寶衣而與獵者。自被袈裟。依過去諸佛所服之法。時淨居天還復梵身。上昇虛空。歸其所止。于時空中有異光明。車匿見此。心生奇特。歎未曾有。今此瑞應。非為小緣。車匿既見太子剃

除鬚髮。身著法服。定知太子必不可迴。悶絕於地。倍增
懊惱。爾時太子而語之言。汝今宜應捨此悲愁。便還宮
城。具宣我意。太子於是即徐前行。車匿歔歔。頭面作禮。
乃至遠望不見太子。然後方起。舉身顫掉。不能自勝。顧
看犍陟。及莊嚴具。嗚咽悲哽。涕泗交流。即牽犍陟。執持
寶冠嚴身之具。車匿號咷。犍陟悲鳴。緣路而還。爾時太
子。即便前至跋伽仙人所住之處。時彼林中有諸鳥獸。
既見太子。皆悉矚目。端住不瞬。跋伽仙人遙見太子。而
自念言。此是何神。為日月天。為帝釋也。便與眷屬來迎
太子。深生敬重。而作是言。善來仁者。太子既見諸仙人。

眾。心意柔輒。威儀詳序。太子即便前其住處。諸仙人等無復威光。皆悉同來請太子坐。太子坐已。觀察彼諸仙人之行。或有以草而為衣者。或以樹皮樹葉以為服者。或有唯食草木華果。或有一日一食。或二日一食。或三日一食。如是行於自餓之法。或事水火。或奉日月。或翹一脚。或卧塵土。或有卧於荊棘之上。或有卧於水火之側。太子既見如此苦行。即便問於跋伽仙人。汝等今者。行此苦行。甚為奇特。皆欲求於何等果報。仙人答言。修此苦行。為欲生天。太子又問。諸天雖樂。福盡則窮。輪迴六道。終為苦聚。汝等云何修諸苦因。以求苦報。太子即

便心自歎言。商人為寶。故入大海。王為國土。興師相伐。今諸仙人為生天故。修此苦行。作是歎已。默然而住。跋伽仙人即問太子。仁者何意。默然不言。我等所行。非真正也。太子答言。汝等所行。非不至苦。然求果報。終不離苦。太子與仙人說此議論。言語往復。乃至日暮。太子即便停彼一宿。既至明旦。復更思惟。此諸仙人。雖修苦行。皆非解脫真正之道。我今不應止住於此。即與仙人辭別欲去。時諸仙人白太子言。仁者來此。我皆歡喜。令我人眾。威德增盛。今者何故而忽欲去。為是我等失於威儀。為此眾中相犯觸也。以何因緣。不住於此。太子答言。非

是汝等有如是失。賓主之儀。亦無所少。但汝所修。增長苦因。我今學道。為斷苦本。以此因緣。是故去耳。諸仙人眾。自共議言。其所修道。極為廣大。云何我等而得留之。

爾時有一仙人。善知相法。語眾人言。今此仁者。諸相具足。必當得於一切種智。為天人師。即便俱往詣太子所。而作是言。所修道異。不敢相留。若欲去者。可向北行。彼有大仙。名阿羅邏迦蘭。仁者可往。就其語論。我觀仁者。亦當不必住於彼處。於是太子即便北行。諸仙人眾見太子去。心懷懊惱。合掌隨送。極望絕視。然後乃還。

釋迦譜卷第二

音釋

嫺

女蟹切
乳母也

浣濯

浣合管切濯直
角切洗滌也

猗靡

猗於其切窈窕也
靡母彼切美色也

榻

託合
切牀

狹而
長者

搏

補合切
手擊也

躡

必益切仆
於地也

挑

他凋切
撥取也

甦

素姑切死
而更生也

撲

弼角切
踣也

啄

側角切
鳥食也

昕赫

昕許斤切赫呼格
切昕赫明盛貌

婚娉

婚呼昆切娶婦
也娉匹正切娶

問也

椎

傳追切
擊也

擣蒲

擣五居切蒲薄胡
切擣蒲博戲也

捺

乃曷切
手按也

拼

補耕切
彈也

娠

升人切
妊也

背偃

背補妹切偃於武
切背偃脊不伸也

嬰

於盈切人
始生曰嬰

邁

莫敗切
往也

僂

俛

僂音敏勉也
俛音免強也

喘

昌兗切
疾息也

掉

徒弔切
搖動也

峻

須閏切
嚴急也

顫

之膳切
掉也

漿

子兩切
勸使也

慘感

慘七感切慍也感
倉歷切憂懼也

顰蹙

顰毘賓切蹙子
六切顰蹙愁貌

惻愴

惻初
力切

痛也愴楚
亮切傷也

脆

此芮切物
易斷也

踰闔那

梵語也此云限量
踰容朱切闔音蛇

脾

頻脂切
土藏也

腎

時軫切
水藏也

胃

于貴切
穀府也

鞞

披義切
鞞馬也

噴

普悶切
吒也

鑰

弋約
切

舐

甚爾
切舌

餽

莫候切
市易也

貿

號

號胡刀切吽徒刀
切號吽大哭也

翹

祈堯切
企也

釋迦譜卷第三

蕭齊釋僧祐撰

釋迦降生釋種成佛緣譜第四之三

出因
果經

爾時太子既出宮已。至於天曉。耶輸陀羅及諸嫪女。從眠而覺。不見太子。悲號啼泣。即便往啟摩訶波闍波提。今旦忽失太子。莫知所在。摩訶波闍波提聞是語已。迷悶躒地。如是展轉。乃至達王。王聞此言。屹然無聲。失其精魂。若喪四體。舉宮內外皆亦如是。時諸大臣。即入檢視太子住處。案行宮城。見城北門。自然已開。又復不見車匿犍陟。即問門司。誰開此者。互相推檢。皆云不知。并

問防人亦云不解此門開意。于時大臣心自思惟。北門既開。太子必當從此而出。宜速尋覓太子所在。即勅千乘萬騎。絡繹四出。追求太子。以天力故。迷失道徑。不知所之。即便還歸。白大王言。推尋太子。不知所在。爾時車匿步牽犍陟。及莊嚴具。悲泣鳴咽。隨路而還。舉邑人民見此驚愕。無不懊惱。悉皆競來問車匿言。汝送太子置於何處。今與犍陟而獨還也。車匿既得諸人問此。倍更悲絕。不能答之。此諸人民雖見犍陟。鞞帶鞍勒。七寶莊嚴。不見太子。猶若死人。飾以華綵。於是車匿前入宮城。犍陟悲嘶。諸廐羣馬。一時哀鳴。外諸官屬。白摩訶波闍

波提及耶輸陀羅言。車匿唯與犍陟俱還。聞此言已。宛轉于地。而自念曰。今者唯聞車匿犍陟。相隨俱還。而不聞道太子歸聲。摩訶波闍波提即作是言。我養太子。至年長大。一旦捨我。不知所在。譬如果樹。結華成實。臨熟落地。又如饑人。遇百味饌。臨欲食之。忽然翻倒。耶輸陀羅又自言曰。我與太子。行住坐卧。不相遠離。今者捨我。莫知所趣。古昔諸王。入山修道。皆將妻子。不暫相棄。世間之人。一遇相識。別不相忘。夫妻之情。恩愛之深。而乃反更如是之薄。語車匿言。寧與智者而作怨讐。不共愚人以為親厚。汝癡頑人。盜送太子。置於何處。令此釋族。

不復熾盛。又責犍陟。汝載太子。出此王宮。近去之時。寂然無聲。今者空返。何意悲嘶。爾時車匿即便答言。勿責於我。及以犍陟。所以者何。此是天力。非人所為。當於爾夕。夫人嫪女。皆悉眠卧。太子勅我。令起鞍馬。我於爾時。以大高聲而諫太子。欲使夫人。及諸嫪女。聞此驚寤。及鞍犍陟。都無覺者。城門每開。聞四十里。當爾之時。自然而開。又無一聲。如此之事。豈非天力。出城之時。天令諸神。手捧馬足。并接於我。虛空諸天。隨從無數。我當云何。而能止也。時天既曉。行三踰闍那。至彼跋伽仙人住處。又復有諸奇特異事。願聽我說。太子既至跋伽仙人苦行

林中。即便下馬。手撫馬背。并勅於我。令還宮城。我於此時。隨從太子。永無歸意。太子見遣。終不聽住。又復就我。取七寶劍。而自唱言。過去諸佛。為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捨於飾好。剃除鬚髮。我今亦當依諸佛法。唱此言已。即脫寶冠。及以明珠。悉付我還。置王足下。又以瓔珞與摩訶波闍波提。餘莊嚴具。以與耶輸陀羅。我於爾時。雖聞此誨。猶侍左右。無有歸情。于時太子。便以利劍。自剃鬚髮。天於空中。隨接而去。即便前行。逢於獵者。以身所著七寶妙衣。而與獵人。貿易袈裟。於是虛空有大光明。我見太子形服既變。深知其意。必不可迴。我即悶。

絕心大懊惱。太子前至跋伽仙人所住之處。我便於彼辭別而歸。此諸奇特。皆是天力。非復人事。願勿責我及健陟也。時摩訶波闍波提及耶輸陀羅。既聞車匿說此事已。心小醒悟。默然無聲。

爾時白淨王悶絕始醒。勅喚車匿而語之言。汝云何令諸釋種姓。生大苦惱。我有嚴制。勅內外官屬。守護太子。畏其出家。汝復何意。輒送太子置於何處。車匿怖懼而啟王言。太子出城。實非我咎。唯願大王聽我具說。即以寶冠及髻中明珠。置王足下。太子令我。以所冠珠。置王足下。七寶瓔珞。與摩訶波闍波提。餘莊嚴具。與耶輸陀羅。

王見諸物。倍增悲絕。雖復木石。猶尚有感。況乃父子恩愛之深。車匿具以前事而啟王言。太子勅我。父王若謂本要有子。當聽出家。今未有子。云何而去。臨去之時。又不啟者。汝可為我具答父王。耶輸陀羅久已有娠。王宜問之。昔勅如此。非為專輒。王聞此言。即便遣問耶輸陀羅。太子云。汝久已有娠。實如此不。耶輸陀羅即答信言。當於大王來此宮時。太子指我。即覺有娠。王聞其語。生奇特心。憂惱暫歇。而自念言。我前所以許令有子。聽出家者。七日之中。必無子理。轉輪王位。自然而至。不謂七日未滿。而便有娠。深自咎悼。智慧淺短。所為方便。不能

住之。輕作此約。重增悔恨。太子神略出人。意表今日之事。亦復兼是諸大天力。我今不應責車匿也。時白淨王心自思惟。太子出家。必不可迴。設使更作諸餘方便。亦不能留。雖復棄國。出家學道。然已有子。不絕種嗣。我今應勅耶輸陀羅。好令將護所懷之子。時白淨王愛念情深。語車匿言。我今當往尋求太子。不知即時定在何許。其今既已捨我學道。我復何忍獨生活也。便當追逐。隨其所在。爾時王師及與大臣。聞王欲出尋求太子。二人俱共來諫王言。大王不應自生憂惱。所以者何。我觀太子。見其相貌。過去世中。久已修習出家之業。設復令為

釋提桓因。亦當不樂。況復今者轉輪王位。而能留也。大王不憶太子初生。而行七步。舉手住言。我生已盡。是最後身。諸梵天王釋提桓因。悉來下從。如此奇特。云何樂世。又復白王。阿私陀仙人昔相太子。年至十九。出家學道。必當成就一切種智。今時既到。大王何故而生愁苦。又復大王嚴勅內外。守護太子。慮恐出家。而諸天來導引出城。如是之事。非復人力。唯願大王當生歡喜。勿懷愁惱。不須自出。若憶太子猶不已者。我今當與大臣。尋求所在。王聞此語。心自念言。我知太子雖不可迴。未忍便捨。不復追之。今當試令師與大臣。更一尋求也。即便

答師及大臣言。善哉可去。舉宮內外。心皆苦惱。伫遲速還。於是王師大臣。即便辭出。追尋太子。爾時白淨王發遣王師及大臣已。即以太子瓔珞。與摩訶波闍波提。而語之言。此是太子所服瓔珞。付車匿還。今以與汝。摩訶波闍波提見瓔珞已。倍增悲絕。而自念言。四天下人。極為薄福。失此明智轉輪聖王。又送餘莊嚴具。以與耶輸陀羅。而語之曰。太子以此嚴身之具。令持與汝。耶輸陀羅既見此物。悶絕躃地。王又遣人勅耶輸陀羅。令自愛敬。無使胎子不安隱也。

爾時王師及以大臣。至跋伽仙人苦行林中。除去從人。

及諸儀飾。便前仙人所住之處。仙人請坐。互相問訊。於是王師語仙人言。我是白淨王師。今所以來至於此者。彼白淨王足相太子。厭惡生老病死之苦。出家學道。路由此林。大仙見不跋伽仙人答王師言。我近於此見一童子。顏容端正。相好具足。來入此林。共我議論。遂經一宿。不知乃是王之太子。鄙薄我等所修之道。從此北行。詣彼仙人阿羅邏迦蘭。爾時王師大臣聞此言已。即便疾往彼仙人所。而於中路遙見太子。在於樹下。端坐思惟。相好光明。踰於日月。即便下馬。除却侍衛。脫諸儀服。前太子所。坐於一面。互相問訊。於是王師白太子言。大王

見使尋求太子。欲有所說。太子答曰。父王勅汝。欲何所道。王師答言。大王久知太子深樂出家。此意難迴。然王於太子。恩愛情深。憂愁盛火。常自熾然。須太子歸以滅之耳。願便迴駕。還返宮城。雖有物務。不令太子全棄道業。靜心之處。不必山林。摩訶波闍波提。耶輸陀羅。內外眷屬。皆悉沒於憂惱大海。思太子還而拯救之。

爾時太子聞王師語。以深重聲答王師言。我豈不知父王於我。恩情深也。但畏生老病死之苦。是以來此。為斷除故。若令恩愛終日合會。又無生老病死苦者。我復何為來至於此。我今所以違遠父王。欲為將來和合故耳。

父王憂愁大火。今雖熾然。我與父母。唯餘今生。有此一苦。將來自當永絕斯患。若如汝言。令吾處宮。修道業者。如七寶舍。滿中燄火。當有人能止此室不。如雜毒食。設有饑人。終不食之。我既棄國。出家修道。云何令我復還宮城。修學道也。世間之人。在大苦中。為小樂故。尚復耽湎。不能暫捨。況我在此極寂靜處。無諸患苦。而能棄捐。還就於惡。古昔諸王。入山學道。無有中路還受欲者。父王若欲必令我歸。便是違於先王之法。爾時王師白太子。言誠如太子今之所說。然諸先聖。一言未來定有果報。一言定無。此二先聖。尚不能知未來世中。必定有無。太

子云何欲捨現樂。而求未來不定果報。生死果報。尚不可知。決定有無。云何乃欲求解脫果。唯願太子便還宮也。太子答言。彼二仙人說未來果。一者言有。一者言無。皆是疑心。非決定說。我今終不隨順彼教。不應以此而見難詰。所以者何。我今不為希慕果報。而來至此。以目所見。生老病死。必應經之。故求解脫。免此苦耳。令汝不久見我道成。我此志願終不可回。還啟父王。說如此也。爾時太子作此言已。即從座起。與王師大臣。辭別北行。詣阿羅邏迦蘭仙人。于時王師大臣見太子去。啼泣懊惱。一者念太子情深。二者奉受王使。來太子所。而復不

能移轉其意。徘徊路側。不能自反。互共議言。既被王使。而無力效。今者空歸。云何奉答。我等當留所從五人。聰明智慧。心意柔軟。為性忠直。種族強者。密令伺察。看其進止。作此言已。顧瞻其傍。見憍陳如等五人。而語之言。汝等悉能留止此不。五人答言。善哉如勅。進止去來。當密伺察。即便辭別。趣太子所。王師大臣還歸宮城。

爾時太子往彼阿羅邏迦蘭仙人住處。度於恆河。路由王舍城。既入城已。諸人民眾見太子顏貌。相好殊特。歡喜愛敬。舉國皆悉奔馳瞻視。如是諠譁。徹頻婆娑羅王。王便驚問。此是何聲。諸臣答言。白淨王太子。名薩婆悉達。

昔諸相師。記其應得轉輪王位。王四天下。又復記其若出家者。必當成就一切種智。其人今者。來入此城。外諸人民。馳競來看。以是之故。所以誼鬧。時頻婆娑羅王。既聞此語。心大歡喜。踊躍徧身。即勅一人。令往伺察太子所在。使者受勅。尋求太子。見在般荼婆山。於一石上。端坐思惟。時使即歸。具白大王。王便嚴駕。與諸臣民。詣太子所。至般荼婆山。遙見太子。相好光明。踰於日月。即便下馬。除去儀飾。及諸侍衛。前坐問訊。太子四大。悉調和不。我見太子。心甚歡喜。然有一悲。太子本是日之種姓。累世相承。為轉輪王。太子今者。轉輪王相。皆悉具足。云

何捨之。來入深山。踐藉沙土。遠至此也。我見是故。所以悲耳。太子若以父王今在。故欲不取聖王位者。當以我國分半治之。若謂為少。我當捨國。盡以相奉。臣事太子。若復不取我此國者。當給四兵。可自攻伐。取他國也。太子所欲。甚不相違。爾時太子聞頻婆娑羅王說此語已。深感其意。即答王言。王之種族。本是明月。性自高涼。不為鄙事。所為所作。無不清勝。今發是言。未足為奇。然我觀王。中情懇至。倍於前後。王今便可於身命財。修三堅法。亦不應以不堅之法。勸獎餘人。我今既捨轉輪王位。亦復何緣應取王國。王以善心。捨國與我。猶尚不取。何

緣以兵伐取他國。我今所以辭別父母。剃除鬚髮。捨於國者。為斷生老病死苦故。非為求於五欲樂也。世間五欲。如大火聚。燒諸眾生。不能自出。云何勸我貪著之也。我今所以來至此者。有二仙人阿羅邏迦蘭。是求解脫最上導師。欲往彼處。求解脫道。不宜久停在此也。我既違王初始之言。亦懷喜心哉。勿致嫌恨。王今當以正法治國。勿枉人民。作此言已。太子即起。而與王別。時頻婆娑羅王見太子去。深大惆悵。合掌流淚而作是言。初見太子。心大踊躍。太子既去。倍生悲苦。汝今為於大解脫故。而欲去者。不敢相留。唯願太子所期速果。若道成者。

願先見度。太子於是辭別而去。時王奉送。次於路側。極目觀矚。不見乃還。瑞應本起云。太子自去。踰越名山。經摩竭國界。餅沙王因出遊獵。遙見太子行山澤中。即與諸耆宿大臣俱追見之。王曰。太子生多奇異。形相炳著。當君四天下。為轉輪王。四海顒顒。冀神寶至。何棄天位。自放山藪。必有異見。願聞其志。太子答曰。以吾所見。天地人物。出生有死。劇苦有三。老病死痛。不可得離。計身為苦器。憂畏無量。若在尊寵。則有僇洸。貪求快意。天下被患。此吾所厭。故欲入山以修其志。諸耆宿曰。夫老病死。自世之常。何獨預憂。乃棄美號。隱遁潛居。以勞其形。

不亦難乎。太子答曰。如諸君言。不當預憂。使吾為王。老
到病至。若當死時。甯有代吾受此厄者不。如無有代。胡
可勿憂。天下有慈父孝子。愛徹骨髓。至病死時。不得相
代。若此偽身。苦至之日。雖居高位。六親在側。如為盲人
設燭。何益於無目者乎。吾觀眾行。一切無常。皆化非真。
樂少苦多。身非己有。世間虛無。難得久居。物生有死。事
成有敗。安則有危。得則有亡。萬物紛擾。皆當歸空。精神
無形。躁濁不明。行致死生之厄。非直一受而已。但為貪
愛。蔽在癡網。沒生死河。莫之能覺。故吾欲一心思四空
淨。度色滅恚斷求念空。無所適莫。是將返其源而歸其

本始出其根。如我願得。乃可大安。鉾沙王喜曰。善哉善哉。菩薩志妙。世間難有。必得佛道。願先度我。太子默然而逝。當度尼連禪河。天為止流。令水暫乾。度河行數十里。有二梵志。各與弟子索居溪邊。過問其道。自稱言。吾事梵天。奉於日月。日修火祠。唯水是淨。菩薩答曰。是生死法。非真道也。何以故。水不常滿。火不久熱。日出則移。月滿則虧。道在清虛。水焉能令心清淨。傷之而去。

爾時太子即便前行。向彼阿羅邏仙人所住之處。於時諸天語仙人言。薩婆悉達棄捨國土。辭別父母。為求無上正真之道。欲拔一切眾生苦故。今者已來。垂至於此。時

彼仙人既聞天語。心大歡喜。俄爾之頃。遙見太子。即出奉迎。讚言善來。俱還所住。請太子坐。是時仙人既見太子。顏貌端正。相好具足。諸根恬靜。深生愛敬。即問太子所行道路。得無疲也。太子初生。及以出家。又來至此。我悉知之。能於火聚自覺而出。又如大鳥。於羅索中而自免脫。古昔諸王。盛年之時。恣受五欲。至於根熟。然後方捨國邑樂具。出家學道。此未足奇。太子今者。捨此壯年。能棄五欲。遠來至此。真為殊特。當勤精進。速度彼岸。太子聞已。即答之曰。我聞汝言。極為歡喜。汝可為我說斷生老病死之法。我今樂聞。仙人答言。善哉善哉。即便說

曰。眾生之始。始從於冥初。從於冥初。起於我慢。從於我慢。生於癡心。從於癡心。生於染愛。從於染愛。生五微塵氣。從五微塵氣。生於五大。從於五大。生貪欲瞋恚等諸煩惱。於是流轉生老病死。憂悲苦惱。今為太子略言之耳。爾時太子即便問曰。我今已知汝之所說。生死根本。復何方便而能斷之。仙人答言。若欲斷此生死本者。先當出家。修持戒行。謙卑忍辱。住空閑處。修習禪定。離欲惡不善法。有覺有觀。得初禪。除覺觀定。生入喜心。得第二禪。捨喜心。得正念。具根樂。得第三禪。除苦樂。得淨念。入捨根。得第四禪。獲無想報。別有一師。說如此處名為

解脫。從定覺已。然後方知非解脫處。離色想入空處。滅有對想入識處。滅無量想識。唯觀一識。入無所有處。離於種種相。入非想非非想處。斯處名為究竟解脫。是諸學者之彼岸也。太子若以斷於生老病死患者。應當修學如此之行。爾時太子聞仙人言。心不喜樂。即自思惟。其所知見非究竟處。非是永斷諸結煩惱。即便語言。我今於汝所說法中。有所未解。今欲相問。仙人答言。敬從來意。即問曰。非想非非想處。為有我也。為無我也。若言無我。不應言非想非非想。若言有我。我為有知。我為無知。我若無知。則同木石。我若有知。則有攀緣。既有攀緣。則

有染著。以染著故。則非解脫。汝以盡於麤結。而不自知。細結猶在。以是之故。謂為究竟。細結滋長。復受下生。以此故知非度彼岸。若能除我及以我想。一切盡捨。是則名為真解脫也。仙人默然。心自思惟。太子所說。甚為深妙。爾時太子復問仙人。汝年至幾而出家也。修梵行來。一復幾許年。仙人答言。我年十六而便出家。修梵行來。一百四年。太子聞已。而心念言。出家已來。乃至是久。而所得法。正如此乎。于時太子為求勝法。即從座起。與仙人別。爾時仙人語太子言。我久遠來習此苦行。而所得果。正如此耳。汝是王種。云何而能修苦行也。太子答言。汝

所修法。非為苦也。別有最苦難行之道。仙人既見太子智慧。久觀志意。堅固不虧。知決定成一切種智。白太子言。汝若道成。願先度我。於是太子答言善哉。次至迦蘭所住之處。論議問答。亦復如是。太子即便前路而去。時二仙人見太子去。各心念言。太子智慧深妙奇特。乃爾難測。合掌奉送。絕視方還。爾時太子調伏阿羅邏迦蘭二仙人已。即便前進伽闍山苦行林中。是憍陳如等五人所止住處。即於尼連禪河側靜坐思惟。觀察眾生根。宜應六年苦行。而以度之。思惟是已。便修苦行。於是諸天奉獻麻米。太子為求正真道故。淨心守戒。日食一麻一

米。設有乞者。亦以施之。爾時憍陳如等五人。既見太子端坐思惟。修於苦行。或日食一麻。或日食一米。或復二日。乃至七日。食一麻米。時憍陳如等亦修苦行。供奉太子。不離其側。既見此已。即遣一人還白王師。及以大臣。具說太子所行之事。爾時王師大臣。俱還宮門。顏貌愁悴。身形萎熟。猶如有人喪其所親。殯送既畢。抑忍而歸。時守門者而白王言。師與大臣。今在門外。王既聞已。氣奔聲絕。身首顫動。時守門人解王此意。即呼令前。王與相見。悲不能言。如是良久。微聲而問。太子既是我之性命。卿等今者。獨作此歸。我之性命。云何而存。王師答言。

我奉王勅。尋求太子。便至跋伽仙人住處。訪覓太子。仙人語我太子所在。并說太子所言之事。我便前行。而於中路遇見太子。在於樹下。端坐思惟。相好光明。踰於日月。即向太子具說大王摩訶波闍波提及耶輸陀羅憂苦之情。太子即以深重之聲而見答言。我豈不知父王親戚恩情深也。但畏生死別離之苦。為欲斷除。故來此耳。如是種種言辭所說。志意堅固。如須彌山。不可移動。捨我而去。如棄草芥。爾時即便選擇五人。隨從給侍。伺察所在。所遣人中有一人還。說言太子當至阿羅邏迦蘭仙人之所。路由恆河。以天神力而得度水。至王舍城。時頻婆

娑羅王來詣太子。方便譬說。不應出家。分國共治。及以全與。并欲與兵令伐他國。太子亦復皆悉不受。即又前行。達仙人所而為說法。降伏其心。又至伽闍山苦行林中。尼連禪河側。靜坐思惟。日食一麻一米。爾時白淨王。聞師大臣說使人如此語已。心大悲惱。舉體顫掉。身毛皆豎。即語王師及大臣言。太子遂捨轉輪王位。父母親屬恩愛之樂。遠在深山。修此善行。我今薄福。生失如此珍寶之子。王即復以使人所言。向摩訶波闍波提及耶輸陀羅而為說之。時白淨王即便嚴駕五百乘車。摩訶波闍波提及耶輸陀羅。亦復相與辦五百乘。一切資生。皆悉

具足。即喚車匿而語之言。汝送太子。遠放深山。今復令
汝領此千乘。載致資糧。送與太子。隨時供養。勿使乏少。
盡更來請。車匿受勅。即領千乘。疾速而去。至太子所。見
形消瘦。皮骨相連。血脈悉現。如波羅奢華。頭面禮足。悶
絕於地。良久乃起。銜淚而言。大王憶念太子。不捨日夜。
今故遣我領此千乘。載資生具以餉太子。于時太子答車
匿言。我逆父母。及捨國土。遠來在此。為求至道。云何當
復受此餉也。爾時車匿聞此語已。心自思惟。太子今者。
既不肯受。如是資供。我當別覓一人。領此千乘。還歸王
所。我住於此。奉事太子。即差一人領車而去。於是車匿

密侍太子。不離昏晨。

爾時太子心自念言。我今日食一麻一米。乃至七日食一麻米。身形消瘦。有若枯木。修於苦行。垂滿六年。不得解脫。故知非道。不如昔在閻浮樹下所思惟法。離欲寂靜。是最真正。今我若復以此羸身。而取道者。彼諸外道。當言自餓。是般涅槃因。我今雖復節節有那羅延力。亦不以此而取道果。我當受食。然後成道。作是念已。即從座起。至尼連禪河。入水洗浴。洗浴既畢。身體羸瘦。不能自出。天神來下。為捺樹枝。得攀出池。時彼林外。有一牧牛女人。名難陀波羅。時淨居天來下勸言。太子今者。在於林

中。汝可供養。女人聞已。心大歡喜。于時地中。自然而生。千葉蓮華。上有乳糜。女人見此。生奇特心。即取乳糜。至太子所。頭面禮足。而以奉上。太子即便受彼女施。而呪願之。今所施食。欲令食者得充氣力。當使施家得贍得喜。安樂無病。終保年壽。智慧具足。太子即復作如是言。我為成熟一切眾生。故受此食。呪願訖已。即受食之。身體光悅。氣力充足。堪受菩提。爾時五人既見此事。驚而怪之。謂為退轉。各還所住。菩薩獨行。趣畢波羅樹。自發願言。坐彼樹下。我道不成。要終不起。菩薩德重。地不能勝。于時步步地為震動。出大音聲。爾時盲龍聞地動響。

心大歡喜。兩目開明。曾見先佛有此瑞應。作是念已。從地踊出。禮菩薩足。時有五百青雀。飛騰虛空。右繞菩薩。雜色瑞雲。及以香風。而隨歎佛。爾時盲龍以偈讚曰。

菩薩足踐處 地皆六種動 發大深遠音

我聞眼開明 又見虛空中 青雀繞菩薩

瑞雲極鮮映 香氣甚清涼 此等諸瑞相

悉同過去佛 以是知菩薩 必定成正覺

於是菩薩即自思惟。過去諸佛。以何為座。成無上道。即便自知以草為座。釋提桓因化為凡人。執淨軟草。菩薩問言。汝名何等。答名吉祥。菩薩聞之。心大歡喜。我破不

吉。以成吉祥。菩薩又言。汝手中草。此可得不。於是吉祥。即便授草。以與菩薩。因發願言。菩薩道成。願先度我。菩薩受已。數以為座。而於草上結跏趺坐。如過去佛所坐之法。而自誓言。不成正覺。不起此座。我亦如是。發此誓時。天龍鬼神。皆悉歡喜。清涼好風。從四方來。禽獸息響。樹不鳴條。遊雲飛塵。皆悉澄淨。知是菩薩必成道相。觀佛三昧經云。適施草坐。地則大動。諸天化作八萬佛樹師子之座。或有佛樹高八千里。或四千里。一一天子各自念言。菩薩坐我座上。不在餘座。其下劣眾生本薄福者。見於菩薩身坐草蓐。菩薩坐已。計魔波旬最為豪尊。

今吾當成無上正覺。當感令到而降伏。爾乃發起三界眾生。受胎經云。坐閻浮樹下四十八日。觀樹思惟。感動天地。六反震動。演大光明。覆蔽魔宮。爾時波旬卧寐。夢中見三十二變。宮殿闇冥。宮殿汙泥。入於邪徑。池水枯竭。樂器破壞。閱叉厭鬼。頭皆墮地。諸天捨去。不從其教。

凡三十二夢。文多不載。

從夢而起。恐怖毛豎。召會大臣。及諸兵眾。說夢所見。以何方便而往伏之。并召千子。其五百子導師等。信樂菩薩。其五百子惡目等。隨魔所教。魔王憤亂。告其四女。一名欲妃。二名悅彼。三名快觀。四名見從。汝往詣彼。亂其淨行。女詣菩薩。綺語作姿。三十有二姿。上下

唇口。嫫嫫細視。現其胫脚。露其手臂。作鳬鵲鴛鴦哀鸞之聲。凡三十二態。文多不載。魔女善學女幻迷惑之業。而自言曰。我等年

在盛時。天女端正。莫踰我者。願得晨起夜寐。供事左右。菩薩答曰。汝有宿福。受得天身。形體雖好。而心不端。革囊盛臭。而來何為。去吾不用。其魔王女化成老母。不能自復。即還魔所。觀佛三昧經云。魔有三女。長名悅彼。中名喜心。小名多媚。而白父言。我能往亂。願父莫愁。即自莊飾。過踰魔后百千萬倍。盼目作姿。現諸妖冶。禮敬菩薩。旋繞七帀。白菩薩言。太子生時。萬神侍御。何棄天位。來此樹下。我是天女。六天無雙。今以微身。奉上太子。我

等善能調身按摩。今欲親近。坐樹疲極。宜須偃息。服食
甘露。即以寶器。獻天甘味。太子寂然。身心不動。以白毫
擬令天之三女。自見身內。濃囊涕唾。九孔根本。生熟二
藏。迴伏宛轉。蛹生諸蟲。有八千戶。走入小腸。張口上向。
啖食諸藏。髓脈生蟲。細於秋毫。數甚眾多。其女見此。遂
便嘔吐。即自見身。左生虵頭。右生狐頭。中首狗頭。背負
老母。抱死小兒。諸女驚號。却行而去。低頭視臍。自見女
形。醜狀鄙穢。復有諸蟲。如手釧形。團欒相持。而有眾口。
口生五毒。啖食女根。諸女見已。心極酸苦。如箭入心。匍
匐而去。吁嗟歎息。至魔王所。魔王大怒。徧勅六天。并諸

八部。往瞿曇所。是時諸鬼猶如雲起。或有諸鬼。首如牛頭。頭四十耳。耳生鐵箭。火燄上起。復有諸鬼。首如狐頭。有十千眼。聲如霹靂。曠野鬼神大將軍等。一頸六頭。胸有六面。膝頭兩面。體毛如箭。奮身射人。張眼爛赤。血出流下。疾走而到。魔告諸鬼。瞿曇善人。或能知呪。當興四兵。化作四兵。列狀如林。甚可怖畏。直從空下。至道樹邊。魔復更念。此眾或不能降伏瞿曇。復脫寶冠擬地。當閻羅王宮上。告勅諸鬼。汝等獄卒及閻羅王。阿鼻地獄。刀輪劍戟。火車爐炭。一切都舉向閻浮提。魔王震吼。勅諸兵眾。速害瞿曇。上震大雷。雨熱鐵丸。刀輪武器交橫空。

中。然其火箭不近菩薩。是時菩薩徐舉眉間毫。擬阿鼻地獄。令罪人見。白毫流水。注如車軸。大火暫滅。自憶前世所作諸罪。心得清涼。稱南無佛。以是因緣。受罪畢訖。直生人中。魔見是相。憔悴愁惱。忽然還宮。白毫直至六天。見白毫孔諸寶蓮華。過去七佛在其華上。如是白毫上至無色。徧照一切。如玻璃鏡。八萬四千天女。視波旬身。狀如焦木。但瞻菩薩白毫相光。無數天子天女。皆發無上菩提道意。時魔王自前。與佛相難。菩薩以智慧力。伸手按地。應時地動。魔與官屬顛倒而墮。已降魔怨。成正真覺。爾時菩薩在於樹下。發大誓言。時天龍八部皆

悉歡喜。於虛空中踊躍讚歎。時第六天魔王宮殿。自然動搖。於是魔王心大懊惱。精神躁擾。聲味不御。而自念言。沙門瞿曇今在樹下。捨於五欲。端坐思惟。不久當成正覺之道。其道若成。廣度一切。超越我境。及道未成。往壞亂之。爾時魔子薩陀。見父慘悴而往白言。不審父王何故憂感。魔王答言。沙門瞿曇今坐樹下。其道將成。超越於我。今欲壞之。魔子即便前諫。父言。菩薩清淨。超出三界。神通智慧無不明。了。天龍八部咸共稱讚。此非父王所能摧屈。不煩造惡。自招禍咎。

瑞應本起云。魔王不聽。召三玉女。一名欲妃。二名悅彼。

三名快觀。壞菩薩行。時三玉女。皆被羅縠之衣。服天名香。瓔珞珠璣。極為妖冶。巧媚之辭。欲亂其意。菩薩心淨。如瑠璃珠。不可得汙。三女復曰。仁德至重。諸天所敬。應有供養。故天獻我。我等好潔。年在上時。天女端正。莫有殊我者。願得晨起夜寐。供侍左右。菩薩答曰。汝宿有福。受得天身。不惟無常。而作妖媚。形體雖好。而心不端。譬如畫餅。中盛臭毒。將以自壞。有何等奇。福難久居。姪惡不善。自亡其本。死即當墮三惡道中。受鳥獸身。欲脫致難。汝輩亂人正意。非清淨種。革囊盛屎。而來何為。去吾不用。其三玉女化成老母。不能自復。魔有三女。形容儀

貌極端正。妖冶巧媚。善能惑人。於天女中。最為第一。熏以名香。佩好瓔珞。一名染欲。二名能悅人。三名可樂。三女俱前。白其父言。不審今者何故憂愁。父即寫心而語女言。世間今有沙門瞿曇。身被法鎧。執自在弓。鏃智慧箭。欲伏眾生。壞我境界。我若不如。眾生信彼。皆悉歸依。我土則空。是故愁耳。及未成道。欲往摧挫。壞其橋梁。於是魔王手執強弓。又持五箭。男女眷屬。俱時往彼。畢波羅樹下。見於牟尼。寂然不動。欲度生死三有之海。爾時魔王左手執弓。右手調箭。語菩薩言。汝剎利種。死甚可畏。何不速起。宜應修汝轉輪王業。捨出家法。習於施會。

得生天樂。此道第一。先聖所行。汝是剎利轉輪王種。而為乞士。此非所應。今若不起。但好安坐。勿捨本誓。我試射汝。一放利箭。苦行仙人聞我箭聲。莫不驚怖。昏迷失性。況汝瞿曇。能堪此毒。汝若速起。可得安全。魔說此語。以怖菩薩。菩薩怡然而不驚不動。魔王即便挽弓放箭。并進天女。菩薩爾時眼不視箭。箭停空中。其鏃下向。變成蓮華。時三天女白菩薩言。仁者至德。人天所敬。應有供侍。我等今者。年在盛時。天女端正。無踰我者。天今遣我以相供給。晨昏寢卧。願侍左右。菩薩答言。汝植小善。得為天身。不念無常而作妖媚。形體雖美。而心不端。姪

惑不善。死必當墮三惡道中。受鳥獸身。免之甚難。汝等
今者欲亂定意。非清淨心。今便可去。吾不相須。時三天
女變成老母。頭白面皺。齒落垂涎。肉消骨立。腹大如鼓。
拄杖羸步。不能自復。魔王既見如是堅固。心自思惟。我
昔曾於雪山之中。射摩醯首羅。即便恐懼。退其善心。而
今不能動於瞿曇。既非此箭及我三女所能移轉。令生愛
恚。當復更作他餘方便。即以輒語誘菩薩言。汝若不樂
人間受樂。今者便可上昇天宮。我捨天位及五欲具。悉
持與汝。菩薩答言。汝於先世修少施因。今故得為自在
天王。此福有期。要還下生。沈溺三塗。出濟甚難。此為罪

因。非。我。所。須。魔。語。菩。薩。我。之。果。報。是。汝。所。知。汝。之。果。報。
誰。復。知。者。菩。薩。答。言。我。之。果。報。唯。此。地。知。說。此。語。已。於
時。大。地。六。種。震。動。於。是。地。神。持。七。寶。餅。滿。中。蓮。華。從。地
踊。出。而。語。魔。言。菩。薩。昔。以。頭。目。髓。腦。以。施。於。人。所。出。之
血。浸。潤。大。地。國。城。妻。子。象。馬。珍。寶。而。用。布。施。不。可。稱。計。
為。求。無。上。正。真。之。道。以。是。之。故。汝。今。不。應。惱。亂。菩。薩。魔
聞。是。已。心。生。怖。懼。身。毛。皆。豎。時。彼。地。神。禮。菩。薩。足。以。華
供。養。忽。然。不。現。

雜。寶。藏。經。云。昔。如。來。在。菩。提。樹。下。惡。魔。波。旬。將。八。十。億
眾。欲。來。壞。佛。至。如。來。所。而。作。是。言。瞿。曇。汝。獨。一。身。何。能

坐此。急可起去。若不去者。我捉汝腳。擲著海水。佛言。我觀世間。無能擲我著海水者。汝於前世。但曾作一寺。受一日八戒。施辟支佛一鉢之食。故生六天。為大魔王。而我乃於三阿僧祇劫。廣修功德。初阿僧祇劫。我曾供養無量諸佛。第二第三阿僧祇劫。亦復如是。供養聲聞緣覺之人。不可計數。一切大地。無有鍼許非我身骨。魔言瞿曇。汝道我昔一日持戒。施辟支佛食。信有真實。我亦自知。汝亦知我。汝自道者。誰為證知。佛以手指地言。此地證我。作是證時。一切大地六種震動。地神即從金剛際出。合掌白佛言。我為作證。有此地來。我恆在中。世尊。

所說。真實不虛。佛語波旬。汝今先能動此澡餅。然後可
能擲我海水。爾時波旬及八十億眾。不能令動。魔王軍
眾顛倒自墮。破壞星散。爾時魔王即自思惟。我以強弓
利箭。并及三女。兼以方便和言誘之。不能壞亂此瞿曇
心。今當更設諸種方便。廣集軍眾。以力迫脅。作是念時。
其諸軍眾忽然來至。充滿虛空。形貌各異。或執戟操劍。
頭戴大樹。手執金杵。種種戰具。皆悉備足。或猪魚驢馬
師子龍頭。熊羆虎兕及諸獸頭。或一身多頭。或面各一
目。或眾多目。或大腹長身。或羸瘦無腹。或長脚大膝。或
大脚肥腩。或長牙利爪。或頭在胸前。或兩足多身。或大

面傍面。或色如灰土。或身放煙燄。或象身擔山。或披髮裸形。或復面色半赤半白。或唇垂至地。或上褰覆面。或身著虎皮。或師子蛇皮。或蛇徧纏身。或頭上火然。或瞋目努臂。或傍行跳擲。或空中宛轉。或馳步吼嚇。有如是等諸惡類形。不可稱數。圍繞菩薩。或復有欲裂菩薩身。或四方煙起。炎燄衝天。或狂音奮發。震動山谷。風火煙塵。暗無所見。四大海水。一時涌沸。護法天人諸龍鬼等。悉忿魔眾。瞋恚增盛。毛孔血流。淨居天眾。見此惡魔。惱亂菩薩。以慈悲心而愍傷之。於是來下。側塞虛空。見魔軍眾無量無邊。圍繞菩薩。發大惡聲。震動天地。菩薩心

定。顏無異相。猶如師子處於鹿羣。皆悉歎言。嗚呼奇哉。未曾有也。菩薩決定當成正覺。是諸魔眾互相摧切。各盡威力摧破菩薩。或角目切齒。或橫飛亂擲。菩薩觀之。如童子戲。魔益忿怒。更增戰力。菩薩以慈悲力故。令抱石者不能勝舉。其勝舉者不能得下。飛刀舞劍。停於空中。電雷雨火。成五色華。惡龍吐毒。變成香風。諸惡類形。欲毀菩薩。不能得動。魔有姊妹。一名彌伽。二名迦利。各以手執髑髏器。在菩薩前。作諸異狀。惱亂菩薩。是諸魔眾。種種醜身。欲怖菩薩。終不能動菩薩一毛。魔益憂愁。空中有神。名曰負多。隱身而言。我於今者。見牟尼尊。

心意泰然。無恐怖想。是諸魔眾起於毒心。於無怨處而橫生忿。是癡惡魔。徒自疲勞。永無所得。今日宜應捨恚害心。汝口乃可吹須彌山。令其崩倒。火可令冷。水可令熱。地性堅強。可令柔軟。汝不能壞菩薩歷劫修習善果。正思惟之精勤方便。淨智慧光。此四功德。無能斷截。為作留難。不成正覺。如千日照。必能除暗。鑽木得火。穿地得水。精勤方便。無求不得。世間眾生。沒於三毒。無有救者。菩薩慈悲。求智慧藥。為世除患。汝今云何而惱亂之。世間眾生。癡惑無智。悉著邪見。今設法眼。修習正路。欲導眾生。汝今云何惱亂導師。是則不可。譬如在於曠野。

之中。而欲欺誑商人導師。眾生墮大黑暗之中。茫然不知所止住處。菩薩為然大智慧燈。汝今云何欲吹令滅。眾生今者沒生死海。菩薩為修智慧寶船。汝今云何欲令沈溺。忍辱為芽。堅固為根。無上大法。以為大果。汝今云何而欲攻伐。貪恚癡鎖。縛諸眾生。菩薩苦行。欲為解之。今日決定於此樹下。結跏趺坐。成無上道。此地乃是過去諸佛金剛之座。餘方悉轉。斯處不動。堪受妙定。非汝所摧。汝今宜應生欣慶心。息憍慢意。修知識想而奉事之。是時魔王聞空中聲。又見菩薩恬然不異。魔心慚愧。捨離憍慢。即便復道。還歸本宮。羣魔憂感。悉皆崩散。情

意沮悴。無復威力。諸鬪戰具縱橫林野。當於惡魔退散之時。菩薩心淨湛然不動。天無烟霧。風不搖條。落日停光。倍更明盛。澄月映徹。眾星燦朗。幽隱暗冥。無復障礙。虛空諸天。雨妙華香。作眾妓樂。供養菩薩。瑞應本起云。魔王益忿。更召諸鬼神王。合一億八千萬眾。皆使變為師子熊羆兕虎象龍牛馬犬豕猴猿之形。不可稱言。蟲頭人軀。蜣蛇之身。黿龜之首。而有六目。或一頸而多頭。齒牙爪距。擔山吐火。雷電四繞。攬持戈矛。菩薩慈心。不驚不怖。一毛不動。光顏益好。鬼兵不能得近。魔王自前。與佛相難詰。其辭曰。

比邱何求坐樹下

樂於林藪毒獸間

雲起可畏窈冥冥

天魔圍繞不以驚

菩薩答曰

古正真道佛所行

恬惓為上除不明

其成最勝法滿藏

吾求斯坐快魔王

魔王曰

汝當作王轉金輪

七寶自至典四方

所受五欲最無比

斯處無道起入宮

菩薩曰

吾觀欲盛吞火銅

棄國如唾無所貪

得王亦有老死憂

去此無利勿妄談

魔王曰

何安坐林而大語

委國財位守空閑

不見我興四部兵

象馬步兵億八千

以現猿猴師子面

虎兇毒蛇豕鬼形

皆持刀劍攫戈矛

超躍哮呼滿空中

菩薩曰

設有億姦神武備

為魔如汝來會此

矢刃火攻如風雨

不先得佛終不起

魔有本願令我退

吾亦自誓不虛還

今汝福地何如佛

於是可知誰得勝

魔王曰

吾曾終身快布施

故典六天為魔王

比邱知我宿福行

自稱無量誰為證

菩薩曰

昔吾行願從定光

受剏為佛釋迦文

怒畏想盡故斯坐

意定必解壞汝軍

我所奉事諸佛多

財寶衣食常施人

仁戒積德厚於地

是以脫想無患難

菩薩即以智慧力

伸手按地是知我

應時普地轉大動

魔與官屬顛倒墮

魔王敗績悵失利

昏迷却踞前畫地

其子又曉心乃寤

即時自歸前悔過

吾已不復用兵器

等行慈心却魔怨

世有兵器動人心

而我已等汝眾生

若調象馬雖已調

然後故態會復生

若得最調如佛性

以如佛調無不仁

姦天見佛擒魔眾

忍調無想怨自降

諸天歡喜奉華臻

非法王壞法王勝

本從等意智慧力

慧能即時襍不祥

能使怨家為子弟

當禮四等道之證

面如滿月色從容

名聞十方德如山

求佛相貌難得比

當稽首斯度世仙

釋迦譜卷第三

音釋

屹

魚迄切
山立貌

絡繹

絡歷各切繹夷益切
絡繹連屬不絕也

愕

逆各切
驚遽也

嘶

先齊切
馬鳴也

伫

遲

伫直呂切立也
遲直利切待也

難詰

難乃旦切阻也
詰契吉切問也

誼譁

誼許元切驚呼也
譁胡瓜切謹也

踐藉

踐慈演切踏也藉
慈夜切藉地也

惆悵

惆丑鳩切
悵丑亮切

餅

薄經切

糜

忙皮切
粥也

嫫

嫫

嫫烏莖切嫫莫
耕切嫫嫫好貌

脞

部禮切
股骨也

妖冶

妖伊消切艷也冶
以者切裝飾也

唼

作答切
入口也

釧

音串臂
環也

匍匐

匍薄胡切匍蒲北切
匍匐奔趨而往也

霹靂

霹普擊切靂郎擊
切雷之激者也

樵

悴

憔悴 昨焦切
悴秦醉切

穀

胡谷切
縐紗也

鏃

作木切
矢鏃也

皴

側救切
細起也

迫憎

迫博陌切
憎迄

業切迫憎威
力相恐也

熊羆

熊胡弓切
羆波為切
熊羆並獸名

兕

序姊切
似牛一角者

褰

起虔切
掀舉也

跳

他弔切
越也

援

雨元切

距

其呂切
超距也

攫

屋號切
握也

釋迦譜卷第四

蕭齊釋僧祐撰

釋迦降生釋種成佛緣譜第四之四

出因
果經

爾時菩薩以慈心力。於二月七日夜降伏魔已。放大光明。即便入定。思惟真諦。於諸法中禪定自在。悉知過去所造善惡。從此生彼父母眷屬。貧富貴賤。壽命長短。及名姓字。皆悉明了。即於眾生起大悲心。而自念言。一切眾生。無救濟者。輪迴五道。不知出津。皆悉虛偽。無有真實。而於其中橫生苦樂。作是思惟。至中夜盡。瑞應本起云。是日初夜得一術闇。自知宿命。無數劫已來精神所

更展轉受身。不可計數。皆識知之。至二夜時。得二術闍。悉知眾生心中所念善惡殃福。生死所趣。至三夜時。得三術闍。漏盡結解。自知本昔久所習行四神足念。精進定。欲定。意定。戒定。變化法。所欲如意。不復用思。身能飛行。能分一身作百作千。至億萬無數。復合為一。能徹入地。石壁皆過。從一方現。俯沒仰出。譬如水波。能中出水。履水行虛。身不陷墜。坐卧空中。如飛鳥翔。立能及天。手捫日月。涌身平立。至梵自在。眼能徹視。耳能洞聽。意預知諸天人龍鬼神。蚊行蠕動之類。身行口意言。心所欲念。悉見聞知。諸有貪婬無貪婬者。有瞋恚無瞋恚者。有愚

癡無愚癡者。有愛欲無愛欲者。有大志行無大志行者。有內外行無內外行者。有念善不念善者。有一心無一心者。有解脫意無解脫意者。一切悉知。菩薩觀天上人中。地獄畜生。鬼神五道。先世父母兄弟妻子。中外姓字。一分別。一世十世。百千億萬無數世事。至于知天地一劫。崩壞空荒之時。一劫始成人物興時。能知十劫百劫。至于千萬億無數劫中。內外姓字。衣食苦樂。壽命長短。死此生彼。展轉所趣。從上頭始諸所更身。生長老終。形色好醜。賢愚苦樂。一切三界。皆分別知。見人魂神各自隨行。生五道中。或墮地獄。或墮畜生。或作鬼神。或生天。

上。或入人形。有生豪貴富樂家者。有生卑鄙貧賤家者。知眾生惑。五陰自蔽。一色像。二痛癢。三思想。四行作。五魂識。皆習五欲。眼貪色。耳貪聲。鼻貪香。舌貪味。身貪細滑。為愛欲所牽。惑於財色。思望安樂。從是生諸惡本。從惡致苦。能斷愛習。不隨婬心。大如毛髮。受行八道。則終苦滅。譬如無薪。亦復無火。是謂無為度世之道。菩薩自知已棄惡本。無婬怒癡。生死已除。根種悉斷。無餘栽蘖。所作已成。智慧已了。明星出時。霍然大悟。得無上正真之道。為最正覺。得佛十八法。有十神力。四無所畏。

爾時菩薩既至中夜。即得天眼。觀察世間。皆悉徹見。如

明鏡中自觀面像。見諸眾生種類無量。死此生彼。隨行
善惡。受苦樂報。見地獄中考治眾生。或洋銅灌口。或抱
銅柱。或卧鐵牀。或以鐵鑊而煎煮之。或以火上而加弗
炙。或為虎狼鷹犬所食。或有避火。依於樹下。樹葉墮落。
皆成刀劍。割截其身。或以斧鋸解剝肢體。或擲熱沸灰
河之中。或復擲熱糞屎坑中。受如是等種種諸苦。以業
報故。命終不死。菩薩既見如此事已。而心思惟。此等眾
生。本造惡業。為世樂故。而今得果。極為大苦。若人有見
如此惡報。無復更應作不善想。爾時菩薩復觀畜生。隨
種種行。受雜醜形。或復有為骨肉筋角皮牙毛羽而受殺

者。或復為人負荷重擔。飢渴乏極。人無知者。或穿其鼻。或鉤其首。常以身肉而供於人。還與其類更相食噉。受於如是種種之苦。菩薩既見。生大悲心。即自思惟。斯等眾生。恆以身力而供於人。又加楚撻飢渴之苦。皆是本修惡行果報。爾時菩薩次觀餓鬼。見其恆居黑暗之中。未曾暫覩日月之光。還是其類亦不相見。受形長大。腹如大山。咽喉若鍼。口中恆有大火熾然。常為飢渴之所煎迫。千億萬歲。不聞食聲。設值天雨灑其上者。變成火珠。或時過臨江海河池。水即化為熱銅焦炭。動身舉步。聲如人牽五百乘車。肢體節節皆悉火然。菩薩既見。受如

是等種種諸苦。起大悲心而自思惟。斯等皆為本造慳貪。積財不施。故令今者受斯罪報。若人見彼受此苦痛。宜應惠施。勿生憫惜。設使無財。亦應割肉以用布施。

爾時菩薩次復觀人。見從中陰始欲入胎。父母和合。以顛倒想起於愛心。即以不淨而為己身。既處胎已。在於生熟二藏之間。熏炙身體。如地獄苦。至滿十月。然後方生。初生之時。而為外人之所抱執。麤澀苦痛。如被刀劍。如是不久。復歸老死。更為嬰兒。輪轉五道。不能自悟。菩薩見已。起大悲心而自思惟。眾生皆有如斯之患。云何於中耽著五欲。橫計為樂。而不能斷顛倒根本。

爾時菩薩次觀諸天。見彼天子。其身清淨。不受塵垢。如真琉璃。有大光明。而目不瞬。或有居在須彌山頂。或復居在須彌四領。或復居在虛空之中。心常歡悅。無不適事。奏天美樂。以自娛樂。不識晝夜。四方諸趣。無不絕妙。視東耽著。彌歲忘轉。瞻西流湏。經年不迴。乃至南北。皆亦如是。飲食衣服。應念即至。雖有如此適意之事。猶為欲火之所煎焦。又見彼天福盡之時。五死相現。一者頭上華萎。二者眼瞬。三者身上光滅。四者腋下汗出。五者自然離於本座。其諸眷屬。見天子身五死相現。心生戀慕。天子亦復自見己身有五死相。又見眷屬戀慕於己。

當爾之時。生大苦惱。菩薩既見彼諸天子。有如此事。起大悲心。而自思惟。此諸天子。本修少善。得受天樂。果報將盡。生大苦惱。既命終已。捨彼天身。或有墜於三惡道中。本造善行。為求樂報。而今所得少樂多苦。譬如飢人。噉雜毒食。初雖為美。終成大患。云何智者貪樂此也。色無色界諸天。見壽命長。便謂常樂。既見變壞。生大苦惱。即起邪見。謂無因果。以此事故。輪迴三塗。備受諸苦。菩薩以天眼力。觀察五道。起大悲心。而自思惟。三界之中。無有一樂。如是思惟。至中夜盡。爾時菩薩至第三夜。觀眾生性。以何因緣。而有老死。即知老死以生為本。若離

於生。則無老死。又復此生不從天生。不從自生。非無緣生。從因緣生。因於欲有色。有無色。有業生。又觀三有業從何而生。即知三有業從四取生。又觀四取從何而生。即知四取從愛而生。又復觀愛從何而生。即便知愛從受而生。又復觀受從何而生。即便知受從觸而生。又復觀觸從何而生。即便知觸從六入生。又觀六入從何而生。即知六入從名色生。又觀名色從何而生。即知名色從識而生。又復觀識從何而生。即便知識從行而生。又復觀行從何而生。即便知行從無明生。若滅無明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

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如是逆順觀十二因緣。第三夜分破於無明。明相出時。得智慧光。斷於習障。成一切種智。爾時如來心自思惟。入正聖道。是三世諸佛之所履行。趣般涅槃路。我今已踐。智慧通達。無所罣礙。于時大地十八相動。遊霞飛塵。皆悉澄淨。天鼓自然而發妙聲。香風徐起。柔輦清涼。雜色瑞雲。降甘露雨。園林華果。榮不待時。又雨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曼殊沙華。摩訶曼殊沙華。金華。銀華。琉璃等華。七寶蓮華。繞菩提樹。滿三十六踰闍那。是時諸天作天妓樂。

散華燒香。歌唄讚歎。執天寶蓋。及以幢旛。充塞虛空。供養如來。龍神八部所設供養。亦復如是。當爾之時。一切眾生。皆悉慈愛。無瞋害想。歡喜踊躍。如見聖跡。無怖畏情。其心調柔。離憍慢意。亦無慳嫉諂誑之心。五淨居天。離喜樂根。亦皆歡悅。不能自勝。地獄苦痛。暫得休息。生大歡喜。一切畜生相食噉者。無復惡心。餓鬼飽滿。無飢渴想。世界之中。幽暝之處。日月威光所不能照。而皆大明。其中眾生悉得相見。各作是言。此中云何忽有眾生。大聖法王出興於世。以大法光。破非法暗。故令一切皆悉明朗。甘蔗先王棄國學道。得五通仙。又行十善得生。

天者。皆乘神通。到菩提樹。在虛空中。歡喜合掌。而讚歎。言。於我甘蔗種族之中。能斷諸漏。成一切智。為世間眼。甚為奇特。一切人天。莫不歡喜。踊躍無量。唯有魔王心。獨憂愁。

爾時如來。於七日中。一心思惟。觀於樹王。而自念言。我在此處。盡一切漏。所作已竟。本願成滿。我所得法。甚深難解。唯佛與佛。乃能知之。一切眾生。於五濁世。為貪欲瞋恚。愚癡邪見。憍慢諂曲之所覆障。薄福鈍根。無有智慧。云何能解我所得法。今我若為轉法輪者。彼必迷惑。不能信受。而生誹謗。當墮惡道。受諸苦痛。我寧默然入。

般涅槃。爾時如來以偈頌曰。

聖道甚難登。智慧果難得。我於此難中

皆悉已能辦。我所得智慧。微妙最第一

眾生諸根鈍。著樂癡所盲。順於生死流

不能返其源。如斯之等類。云何而可度

爾時如來作是念已。大梵天王見於如來聖果已成。默然而住。不轉法輪。心懷憂惱。即自念言。世尊昔於無量億劫。為眾生故。久在生死。捨國城妻子。頭目髓腦。備受眾苦。始於今者所願滿足。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云何默然而不說法。眾生長夜。沈沒生死。我今當往請轉法

輪。作是念已。即發天宮。猶如壯士屈伸臂頃。至如來所。頭面禮足。繞百千匝。卻住一面。胡跪合掌。而白佛言。世尊往昔。為眾生故。久住生死。捨身頭目。以用布施。備受諸苦。廣修德本。始於今者。成無上道。云何默然而不說法。眾生長夜。沒溺生死。墮無明暗。出斯甚難。然有眾生。過去世時。親近善友。植諸德本。堪任聞法。受於聖道。唯願世尊。為斯等故。以大悲力。轉妙法輪。釋提桓因。乃至他化自在天。亦復如是。勸請如來。為諸眾生。轉大法輪。爾時世尊。答大梵王及釋提桓因等言。我亦欲為一切眾生。轉於法輪。但所得法。微妙甚深。難解難知。諸眾生等。

不能信受。生誹謗心。墮於地獄。我今為此。故默然耳。時
梵天王等。乃至三請。爾時如來至滿七日。默然受之。梵
天王等知佛受請。頭面禮足。各還所住。賢愚經云。佛在
摩竭國善勝道場。初始得佛。念諸眾生迷網邪倒。難可
教化。若我住世。於事無益。不如遷逝。無餘涅槃。爾時梵
天知佛所念。即從天下。前詣佛所。頭面禮足。長跪合掌。
勸請世尊轉于法輪。佛答梵天。眾生之類。塵垢所蔽。樂
著世樂。無有慧心。若我住世。唐勞其功。如吾所念。唯滅
為快。爾時梵天復更傾側而白佛言。世尊今日。法海已
滿。法幢已立。潤濟開導。今正是時。又諸眾生應可度者。

亦甚眾多。云何世尊欲入涅槃。使此萌類。永失覆護。世尊先昔無數劫時。恆為眾生采集法樂。乃至一偈。以身妻子而用募求。云何不念。便欲孤棄。過去久遠。於閻浮提作大國王。號脩樓婆。領此世界八萬四千諸小國邑。六萬山川。八十億聚落。王有二萬夫人。一萬大臣。時妙色王德力無比。覆育民物。豐樂無極。王心念曰。如我今者。唯以財寶資給一切。無有道教而安立之。此是我咎。何其苦哉。今當推求堅實法財。普令得服。即時宣令閻浮提內。誰能有法與我說者。恣其所得。不敢違逆。募出周徧。無有應者。時王憂愁。酸切懇惻。毗沙門王見其如

是。欲往試之。轉自變身。化作夜叉。色貌青黑。眼赤如血。狗牙上出。頭髮悉豎。火從口出。來詣宮門。口自宣言。誰欲聞法。我當為說。王聞是語。喜不自勝。躬自出迎。前為作禮。敷施高座。請令就坐。即集羣僚。前後圍繞。欲得聽聞。爾時夜叉復告王曰。學法事難。云何直爾欲得聞知。王叉手曰。一切所須。不敢有逆。夜叉報曰。若以大王可愛妻子與我食者。乃可與法。爾時大王以所愛夫人及兒中勝者。供養夜叉。夜叉得已。於高座上眾會之中。取而食之。爾時諸王百官羣臣。見王如是。啼哭懊惱。宛轉在地。勸請大王。令捨此事。王為法故。心堅不迴。時夜叉

鬼食妻子盡。為說一偈。

一切行無常 生者皆有苦 五陰空無相

無有我我所

說是偈已。王大歡喜。心無悔恨。大如毛髮。即使盡寫。遣使頒示閭浮提內。咸使誦習。世尊往昔為於眾生。不顧身命。乃至如是。今者世尊法海已滿。法幢已立。法鼓已建。法炬已照。潤益成立。今正得時。云何欲捨一切眾生。入於涅槃。而不說法。爾時梵王於如來前。合掌讚歎。說於如來先身求法。為於眾生。凡有千百。世尊爾時受梵王請。即便往詣波羅柰國鹿野苑中。轉於法輪。三寶因

是乃現於世。時諸天人諸龍鬼神八部之眾。聞說是已。莫不歡喜。普曜經云。如來具足成正覺已。移坐石室。自念本願。欲度眾生。思惟生死世間道術九十六種。各信所事。孰知其惑。天地無常。皆悉大苦。誰能信者。意欲默然。不為說法。便入定意。時天帝釋知佛不欲說法。悲念三界。即將般遮下。到石室。鼓琴歌佛本願。請說不死之法。佛隨俗心。是法甚深。非心所思。非言可暢。即說偈言。

深奧恬怕

明耀無垢

吾以遂是

甘露無為

今我說之

眾人不解

如吾今日

不如默然

除去言辭

無思無得

如是自然

猶如虛空

時識伽梵王與六萬八千梵。來到佛所。白佛言。天地無
祐。今欲毀壞。佛不說法。眾苦沈滯。沒於三界。願轉法輪。
悉救眾生。佛默可之。時有樹神。名曰法明。又名法樂。又
名法意。又名持法。白佛言。世尊。當於何處而轉法輪。佛
言。在波羅柰仙人住處鹿苑之中。人民雖少。我宿命時。
在中建立法祠。六萬億載。在中供養六萬億諸佛。諸仙人
等游居其中。以佛道眼普觀世間。今當為誰第一說法。
何人易化。姪怒癡薄。鬱曇藍弗三垢尠薄。身故已來。已
經七日。第二學仙。今日壽終。佛復念言。昔父王遣五人
俱侍衛我。經歷勤苦。我今甯可為其先說。

爾時世尊從樹下起。尋時舉聲。告於三千大千世界。皆使知之。至波羅柰。詣五人所。於是五人遙見佛來。轉相謂言。沙門瞿曇。迷失無定。所志不獲。假使來者。慎莫為起。亦勿迎逆。彼時五人遙見佛到。不能堪任。不安所坐。即起歸敬。

爾時地神暢聲告已。即為立座。頒宣廣說十二因緣。

拘鄰者。

知本際也。佛法聖眾。即成三寶。名暢天下。音徹梵天。俱鄰五

人。六十億天。八十億色界天。八萬世人。得法眼淨。

爾時世尊受梵王等請已。又於七日。而以佛眼。觀諸眾生。上中下根。及諸煩惱。亦下中上。滿二七日。爾時世尊

又復思惟。我今當開甘露法門。誰應在先而得聞者。阿羅邏仙人聰慧易悟。又先發願道成度我。作是念時。空中有言。阿羅邏仙人昨夜命終。爾時世尊即便答彼空中聲言。我亦知其昨夜命終。又自思惟。迦蘭仙人利根明了。亦應先聞。空中又言。迦蘭仙人昨夜命終。爾時世尊即以答言。我亦知其昨夜命終。爾時世尊又自思惟。彼王師大臣所遣僑陳如等五人。瞻視我者。皆悉聰明。又過去世於我發願。應先聞法。我今宜當為此五人。先開法門。又自思惟。古昔諸佛轉法輪處。皆悉在於波羅柰國鹿野苑中仙人住處。又此五人所止住處。亦在於彼。

我今應往至其住處。轉大法輪。思惟是已。即從座起。詣波羅柰國。爾時有五百商人。二人為主。一名跋陀羅斯那。二名跋陀羅黎。行過曠野。時有天神而語之言。有如來應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興於世。最上福田。汝今宜應最前設供。時彼商人聞天語已。即答之曰。善哉如告。又問天言。世尊今者。為在何許。天又報言。世尊不久當來至此。於是如來與無量諸天。前後導從。到多謂娑跋利村。時彼村人。既見如來威相莊嚴。又見諸天前後圍繞。倍生歡喜。即以蜜麩而奉上佛。爾時世尊心自思惟。過去諸佛用鉢

多羅而以盛食。時四天王知佛心念。各持一鉢。來至佛所。而以奉上。於是世尊而自念言。我今若受一王鉢者。餘王必當生於恨心。即便普受四王之鉢。累置掌上。按令成一。使四際相現。爾時世尊即便呪願。今所布施。欲令食者得充氣力。當令施者得色得力。得瞻得喜。安快無病。終保年壽。諸善鬼神恆隨守護。開示道地。得利諧偶。吉無不利。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神鬼王。常隨護助。四天大王。賞別善人。飯食布施。斷三毒根。將來當獲三堅法報。聰明智慧。篤信佛法。在在所生。正見不昧。現世之中。父母妻子親戚眷屬。皆悉熾盛。無諸災怪不吉祥。

事門族之中。若有命過墮惡道者。當令以今所施之福。還生人天。不起邪見。增進功德。常得奉近諸佛如來。得聞妙說。見諦得證。所願具足。爾時世尊呪願訖已。即便受食。食既畢竟。澡漱洗鉢。即授商人三歸。一歸依佛。二歸依法。三歸依當來僧。授三歸竟。因與之別。瑞應本起云。佛定意七日。不動不搖。樹神念佛新得道快。坐已七日。未有獻食者。我當求人令獻佛食。時有五百賈人。從山一面過。車牛皆躓礙不行。中有兩大人。一名提謂。二名波利。怖還與眾人俱詣樹神請福。神現光像言。今世有佛。在此優留國界尼連禪水邊。未有獻食者。汝曹幸

先能有善意。必獲大福。賈人聞佛名。皆喜言。佛必獨大尊。天神所敬。非凡品也。即和麩蜜。俱詣樹下。稽首上佛。佛念先古諸佛。哀受人施。法皆持鉢。不宜如餘道人。手受食也。四天王即遙知佛當用鉢。如人屈伸臂頃。俱到額那山上。如意所念。石中自然出四鉢。香潔無穢。四天王各取一鉢。還共上佛。願哀賈人。令得大福。方有鐵鉢。後弟子當用食。佛念取一鉢。不快餘王意。便悉受四鉢。累置左手中。右手按之。合成一鉢。令四際現。而便前行。威儀詳序。步若鷲王。路逢外道。名優波伽。既見如來相。好莊嚴。諸根寂定。歎為奇特。即說偈言。

世間諸眾生 皆為三毒縛 諸根又輕躁
馳蕩於外境 而今見仁者 諸根極寂靜
必到解脫地 決定無有疑 仁者所學師
其姓字何等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我今已超出 一切眾生表 微妙深遠法
我今已具足 三毒五欲境 永斷無餘習
如蓮華在水 不染濁水泥 自悟八正道
無師無等侶 如清淨智慧 降伏大力魔
今得成正覺 堪為天人師 身口意滿足

故號為牟尼 欲趣波羅柰 轉甘露法輪

是天人魔梵 所不能轉

爾時優波伽聞此偈言。心生歡喜。歎未曾有。合掌恭敬。圍繞而去。迴顧瞻矚不見乃去。爾時世尊即復前行。次到阿闍婆羅水側。日暮止宿而便入定。當於爾時。七日風雨。時彼水中有大龍王。名曰真鄰陀。見佛入定。即以其身圍繞七匝。滿七日已。時彼龍王化為人形。頭面禮足。而白佛言。世尊在此七日之中。不至乃甚患風雨也。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諸天及世人 所歡五欲樂 比我禪定樂

不可為譬類

時彼龍王聞佛此偈。歡喜踊躍。頭面禮足。還歸所止。瑞應本起云。起到文鄰盲龍無提水邊。坐定七日。不喘不息。光照水中。龍目得開。即識如來。如前三佛光明。目輒得視。龍王歡喜。沐浴名香栴檀蘇合。出水見佛。相好光影。如樹有華。前繞佛七匝。身離佛圍四十里。龍有七頭。羅覆佛上。欲以障蔽蚊虻寒暑。時雨七日。龍一心不饑不渴。七日雨止。佛從定寤。龍化作年少道人。著好服飾。稽首問佛。佛得無寒得無熱。無為蚊虻所嬈近耶。佛時答言。

久得在屏處	思道其福快	昔所願欲聞
今已悉知快	不為彼所嬈	能安眾生快
度世三毒滅	得佛泥洹快	生世得覩佛
聞受經法快	得與辟支佛	真人會亦快
不與愚從事	得離惡人快	有點別真偽
知信正道快		

佛告龍王。汝當復自歸於佛。自歸於法。自歸於比丘僧。即受三自歸。諸畜生中。是龍為先見佛。

爾時世尊即復前往波羅柰國。至憍陳如摩訶那摩跋波阿捨婆闍跋陀羅闍所止住處。時彼五人遙見佛來。共相

謂言。沙門瞿曇。棄捨苦行。而還退受飲食之樂。無復道心。今既來此。我等不須起迎之也。亦勿作禮。敬問所須。為敷坐處。若欲坐者。自隨其意。作此語竟。而各默然。爾時世尊既來至已。五人不覺各從座起。禮拜奉迎。互為執事。或復有為持衣鉢者。或有取水供盥漱者。或復有為澡洗脚者。各違本誓。猶故稱佛以為瞿曇。爾時世尊語憍陳如言。汝等共約。見我不起。今者何故。違先所誓。而即驚起為我執事。時彼五人聞佛此言。深生慚愧。即前白言。瞿曇行道。得無疲倦。爾時世尊語五人言。汝等云何於無上尊。而以高情稱喚姓也。我心如空。於諸毀

譽。無所分別。但汝憍慢。自招惡報。譬如有子。稱父母名。於世儀中。猶尚不可。況我今是一切父母。時彼五人又聞此語。倍生慚愧。而白佛言。我等愚癡。無有慧識。不知今者。已成正覺。所以者何。往見如來。日食麻米。苦行六年。而今還受飲食之樂。我以是故。謂不得道。爾時世尊語憍陳如言。汝等莫以小智。輕量我道。成與不成。何以故。形在苦者。心則惱亂。身在樂者。情則樂著。是以苦樂。兩非道因。譬如鑽火。澆之以水。則必無有破暗之照。鑽智慧火。亦復如是。有苦樂水。慧光不生。以不生故。不能滅於生死黑障。今者若能棄捨苦樂。行於中道。心則寂

定。堪能修彼八正聖道。離於生老病死之患。我已隨順中道之行。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彼五人。既聞如來如此之言。心大歡喜。踊躍無量。瞻仰尊顏。目不暫捨。爾時世尊觀五人根。堪任為道。而語之言。憍陳如。汝等當觀五盛陰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所求不得苦。失榮樂苦。憍陳如。有形無形。無足。一足。二足。四足。多足。一切眾生。無不悉有如此苦者。譬如以灰覆於火上。若遇乾草。還復燒然。如是諸苦。由我為本。若有眾生起微我想。還復更受如此之苦。貪欲瞋恚。及以愚癡。皆悉緣我根本而生。又此三毒。是諸苦因。猶

如種子。能生於芽。眾生以是。輪迴三有。若滅我想。及貪瞋癡。諸苦亦皆從此而斷。莫不悉由彼八正道。如人以水。澆於盛火。一切眾生不知諸苦之根本者。皆悉輪迴。在於生死。憍陳如。苦應知。集當斷。滅應證。道當修。憍陳如。我已知苦。已斷集。已證滅。已修道。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汝今應當知苦。斷集。證滅。修道。若人不知四聖諦者。當知是人不得解脫。四聖諦者。是真是實。苦實是苦。集實是集。滅實是滅。道實是道。憍陳如。汝等解未。憍陳如言。解已世尊。知已世尊。以於四諦得解知故。故名阿若憍陳如。當三轉四諦十二行法輪時。阿若

憍陳如於諸法中。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時虛空中八萬那由他諸天。亦離塵垢。得法眼淨。

爾時地神見於如來。在其境界而轉法輪。心大歡喜。高聲唱言。如來於此轉妙法輪。虛空天神既聞此言。又生踊躍。展轉唱聲。乃至阿迦膩吒天。諸天聞已。欣悅無量。高聲唱言。如來今日。於波羅柰國鹿野苑中仙人住處。轉大法輪。一切世間天人魔梵沙門婆羅門所不能轉。爾時大地十八相動。天龍八部。於虛空中作眾妓樂。天鼓自鳴。燒眾名香。散諸妙華。寶幢幡蓋。歌唄讚歎。世界之中。自然大明。阿若憍陳如於弟子中。以始悟故。為第

一弟子。時彼摩訶那摩等四人。聞佛轉法輪已。阿若憍陳如獨悟道跡。心自念言。世尊若更為我說法。我等亦當復得悟道。作此念已。瞻仰尊顏。目不暫捨。爾時世尊知四人念。即便重為廣說四諦。于時四人於諸法中。亦離塵垢。得法眼淨。時彼五人見道跡已。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我等五人已見道跡。已證道跡。我等今者。欲於佛法出家修道。唯願世尊慈愍聽許。於時世尊喚彼五人。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爾時世尊問彼五人。汝等比丘。知色受想行識。為是常。為無常也。為是苦。為非苦也。為是空。為非空也。為有我。為無我也。

時五比丘。聞佛說是五陰法已。漏盡意解。成阿羅漢果。即便答言。世尊。色受想行識。實是無常苦空無我。於是世間始有六阿羅漢。佛阿羅漢。是為佛寶。四諦法輪。是為法寶。五阿羅漢。是為僧寶。如是世間三寶具足。為諸天人第一福田。

爾時有長者子。名曰耶舍。聰明利根。極大巨富。閻浮提中。最為第一。服天冠瓔珞。著無價寶屐。其於中夜。與諸妓女相娛樂已。各還寢息。忽從眠覺。見諸妓女。或有伏卧。或有仰眠。頭髮鬢亂。涎唾流出。樂器服玩。顛倒縱橫。既見是已。生厭離心。而自念言。我今在此災怪之內。於

不淨中妄生淨想。作是念時。以天力故。空中光明。門自然開。尋光而去。趣鹿野苑。路由恆河。高聲唱言。苦哉苦哉。佛言。耶舍。汝便可來。我今此有離苦之法。耶舍聞已。所著寶屐。價直閻浮提。即便脫之。度於恆河。往詣佛所。見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顏容挺特。威德具足。心大歡喜。踊躍無量。五體投地。頂禮佛足。唯願世尊。救濟於我。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如來即便隨順其根。而為說法。耶舍。色受想行識。無常苦空無我。汝知之不。是時耶舍聞說此語。即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於是如來重說四諦。漏盡意解。心得自在。成阿羅

漢果。即答佛言。世尊。色受想行識。實是無常苦空無我。
爾時如來猶見耶舍著嚴身具。即說偈言。

雖復處居家 服寶嚴身具 善攝諸情根

厭離於五欲 若能如此者 是為真出家

身雖在曠野 服食於麤澀 意猶貪五欲

是為非出家 一切造善惡 皆從心想生

是故真出家 皆以心為本

爾時耶舍既見如來說此偈已。心自念言。世尊所以說此
偈者。正當以我猶著七寶。我今宜應脫如此服。即便禮
足而白佛言。唯願世尊聽我出家。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

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爾時耶舍父既至天曉。求覓耶舍。不知所在。心大懊惱。悲號涕泣。緣路推尋。到恆河側。見其子履。心自思惟。我子正當從此道去。即尋其跡。至於佛所。爾時世尊知其為子。故來至此。若使即得見耶舍者。必生大苦。或能命終。便以神力隱耶舍身。其父即便前到佛所。頭面禮足。退坐一面。於是如來即隨其根。而為說法。善男子。色受想行識。無常苦空無我。汝知。不。時耶舍父聞說此言。即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而答佛言。世尊。色受想行識。實是無常苦空無我。爾時如來既已知其見於道跡。恩愛漸薄。而問之言。汝何因。

緣而來至此。其即答言。我有一子。名曰耶舍。昨夜之中。忽失所在。今旦推求。見其寶屐在恆河側。追尋之跡。故來至此。爾時世尊攝其神力。其父即便得見耶舍。心大歡喜。語耶舍言。善哉善哉。汝為此事。真實快也。既能自度。又能度他。汝今在此。故令我來得見道跡。即於佛前受三自歸。於是閻浮提中。唯此長者為優婆塞。最初獲得供養三寶。爾時又有耶舍朋類五十長者子。聞佛出世。又聞耶舍。於佛法中出家修道。各自念言。世間今者有無上尊。長者子耶舍。聰慧辯了。才藝兼人。乃能捨其豪族。棄五欲樂。毀形守志。而為沙門。我等今者。復何顧

戀。不出家也。作是念已。共詣佛所。未至之間。遙見如來相好殊特。光明赫奕。心大歡喜。舉體清涼。敬情轉至。即前佛所。合掌圍繞。頭面禮足。諸長者子。宿植德本。聰達易悟。如來即便隨其所應。而為說法。善男子。色受想行識。無常苦空無我。汝知之不。說此語已。諸長者子於諸法中。遠離塵垢。得法眼淨。即答佛言。世尊。色受想行識。實是無常苦空無我。唯願世尊聽我出家。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爾時世尊又為廣說四諦。時五十比丘漏盡意解。得阿羅漢果。爾時始有五十六阿羅漢。是時如來告諸比丘。汝等所作已辦。堪為

世間作上福田。宜各游方教化。以慈悲心度諸眾生。我今亦當獨往摩竭提國王舍城中。度諸人民。諸比丘言。善哉世尊。爾時比丘頭面禮足。各持衣鉢。辭別而去。

爾時世尊即便思惟。我今應度何等眾生。而能廣利一切人天。唯有優樓頻螺迦葉兄弟三人。在摩竭提國。學於仙道。國王臣民皆悉歸信。又其聰明。利根易悟。然其我慢。亦難摧伏。我今當往而度脫之。思惟是已。即發波羅柰。趣摩竭提國。日將昏暮。往優樓頻螺迦葉住處。于時迦葉忽見如來相好莊嚴。心大歡喜。而作是言。年少沙門。從何而來。佛即答言。我從波羅柰國。當詣摩竭提。日

既晚暮。欲寄一宿。迦葉又言。寄宿止者。甚不相違。但諸房舍。悉弟子住。唯有石室。極為潔淨。我事火具。皆在其中。此寂靜處。可得相容。然有惡龍居在其內。恐相害耳。佛又答言。雖有惡龍。但以見借。迦葉又言。其性兇暴。必當相害。非是有惜。佛又答言。但以見借。必無辱也。迦葉又言。若能住者。便自隨意。佛言善哉。即於其夕而入石室。結跏趺坐而入三昧。爾時惡龍毒心轉盛。舉體烟出。世尊即入火光三昧。龍見是已。火燄衝天。焚燒石室。迦葉弟子先見此火。而還白師。彼年少沙門。聰明端嚴。今為龍火之所燒害。迦葉驚起。見彼龍火。心懷悲傷。即勅

弟子以水澆之。水不能滅。火更熾盛。石室融盡。爾時世尊身心不動。容顏怡然。降彼惡龍。使無復毒。授三歸依。置於鉢中。至天明已。迦葉師徒俱往佛所。年少沙門。龍火猛烈。將無為此之所傷也。沙門借室。我昨所以不相與者。正為此耳。佛言。我內清淨。終不為彼外災所害。彼毒龍者。今在鉢中。即便舉鉢。以示迦葉。迦葉師徒見於沙門處。火不燒。降伏惡龍。置於鉢中。歎未曾有。語弟子言。年少沙門。雖復神通。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爾時世尊語迦葉言。我今方欲停止此處。迦葉答言。善哉。隨意。是時如來於第二夜。坐一樹下。時四天王夜來

佛所。而共聽法。各放光明。照踰日月。迦葉夜起。遙見天光在如來側。語弟子言。年少沙門。亦事於火。至明日曉。往詣佛所。問言沙門。汝事火也。佛言不也。有四天王夜來聽法。是其光耳。於是迦葉語弟子言。年少沙門。有大神德。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至第三夜。釋提桓因來下聽法。放大光明。如日初昇。迦葉弟子。遙見天光在如來側。而白師言。年少沙門。定事火也。至於明旦。往詣佛所。問沙門言。汝定事火。佛言不也。釋提桓因來下聽法。是其光耳。于時迦葉語弟子言。年少沙門。神德雖盛。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至第四夜。大梵天王來下聽法。放大光明。

如日正中。迦葉夜起。見有光明在如來側。沙門必定事於火也。明日問佛。汝定事火。佛言不也。大梵天王夜來聽法。是其光耳。於是迦葉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爾時迦葉五百弟子。各事三火。於晨朝時。俱欲然火。火不肯然。皆向迦葉具說此事。迦葉聞已。心自思惟。此必當是沙門所為。即與弟子來至佛所。而白佛言。我諸弟子。各事三火。旦欲然之。而火不然。佛即答言。汝可還去。火自當然。迦葉便還。見火已然。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諸弟子眾供養火畢。而欲滅之。不能令滅。即向迦葉具說。

此事。迦葉聞已。心自思惟。此亦當是沙門所為。即與弟子來至佛所。而白佛言。我諸弟子。朝欲滅火。而火不滅。佛即答言。汝可還去。火自當滅。迦葉便歸。見火已滅。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爾時迦葉自事三火。晨朝欲然。火不肯然。即自思惟。此必復是沙門所為。即往佛所。而白佛言。我朝然火。而不肯然。佛即答言。汝可還去。火自當然。迦葉便歸。見火已然。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於時迦葉供養火畢。而欲滅之。不能令滅。心自思惟。此必當是沙門所為。即往佛所。而白佛言。我朝然火。今欲滅之。

而不肯滅。佛即答言。汝可還去。火自當滅。迦葉便歸。見火已滅。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瑞應本起云。迦葉復念。是大沙門。神則神矣。然未得道。不如我得羅漢。爾時迦葉諸弟子眾。晨朝破薪。斧不肯舉。即向迦葉具說此事。迦葉聞已。心自思惟。此必復是沙門所為。即與弟子來至佛所。而白佛言。我諸弟子晨朝破薪。斧不肯舉。佛即答言。汝可還去。斧自當舉。迦葉便歸。見諸弟子斧皆得舉。而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弟子即得舉斧。復不肯下。還向迦葉具說此事。迦葉聞已。心自思惟。此亦當

是沙門所為。即與弟子往至佛所。而白佛言。我諸弟子。旦欲破薪。斧既得舉。復不肯下。佛即答言。汝可還去。當令斧下。迦葉還歸。見諸弟子斧皆得下。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爾時迦葉於晨朝時。自欲破薪。斧不得舉。心自思惟。此亦當是沙門所為。即詣佛所而白佛言。我旦破薪。斧不肯舉。佛即答言。汝可還去。斧自當舉。迦葉既還。斧即得舉。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斧既舉已。復不肯下。心自思惟。此亦當是沙門所為。即詣佛所而白佛言。我斧已舉。復不肯下。佛即答言。汝可還去。斧自當

下。迦葉即歸。斧即得下。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爾時迦葉即白佛言。年少沙門。夏止住此。共修梵行。房舍衣食。我當相給。于時世尊默然許之。迦葉知佛許已。還其所住。即勅日日辦好飲食。并施牀座。至明食時。自行請佛。佛言汝去。我隨後往。迦葉適去。俄爾之間。世尊即便至閻浮洲界。取閻浮果。滿鉢持來。迦葉未至。佛已先到。迦葉後來。見佛已坐。即便問言。年少沙門。從何道來。而先至此。佛以鉢中取閻浮果。以示迦葉。而語之言。汝今識此鉢中果不。迦葉答言。不識此果。佛言從此南行數萬踰闍那。彼有一洲。其上有

樹名曰閻浮。緣有此樹。故言閻浮提。我此鉢中是彼果也。於一念頃。取此果來。極為香美。汝可噉之。於是迦葉心自思惟。彼道去此。極為長遠。而此沙門。乃能俄爾已得還往。神通變化。殊自迅疾。然故不如我道真也。普耀經云。迦葉適去。佛以神足上忉利天。取晝度果。神足南行數千萬里。極閻浮提界上。取訶梨勒果。餘三天下皆亦如是。文多不載。迦葉曰。從何道來。佛言。卿每去後。吾至四域。及上忉利天中。取此果來。香美可食。卿可食之。瑞應本起云。明日食時。迦葉請佛。佛言便去。今隨後往。佛南行極閻浮提界上數千萬里。取訶梨勒果。盛滿鉢還。迦葉未歸。佛已坐。

其牀。迦葉至問。何緣先到。佛言。卿適去。我即行此地界。取訶梨勒果。亦香且美。便取食之。佛飯已去。迦葉續念。是大沙門。雖神。不如我道真也。迦葉即便下種種食。佛即呪願。

婆羅門法中 奉事火為最 一切眾流中

大海為其最 於諸星宿中 月光為其最

一切光明中 日光為其最 於諸福田中

佛福田為最 若欲求大果 當供佛福田

佛食已訖。還歸所住。洗鉢漱口。坐於樹下。明日食時。復往請佛。佛言。汝去。我隨後往。迦葉適去。俄爾之間。世尊

即便至弗婆提。取菴摩羅果。滿鉢持來。迦葉未至。佛已先到。迦葉後來。見佛已坐。即便問言。年少沙門。從何道來。而先至此。佛以鉢中菴摩羅果。以示迦葉。而語之言。汝今識此鉢中果不。迦葉答言。不識此果。佛言。從此東行。數萬踰闍那。到弗婆提。取此果來。名菴摩羅。極為香美。汝可食之。迦葉聞已。心自念言。彼道去此。極為長遠。而此沙門。乃能俄爾已得往還。覩其神化。所未曾有。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即便下種種食。佛即呪願。

婆羅門法中

奉事火為最

一切眾流中

大海為其最

於諸星宿中

月光為其最

一切光明中 日光為其最 於諸福田中

佛福田為最 若欲求大果 當供佛福田

佛食已畢。還歸所止。洗鉢漱口。坐於樹下。明日食時。復往請佛。佛言。汝去。我隨後往。迦葉適去。俄爾之間。世尊便即至瞿陀尼。取訶梨勒果。滿鉢持來。迦葉未至。佛已先到。迦葉後來。見佛已坐。即便問言。年少沙門。從何道來。而先至此。佛以鉢中訶梨勒果。以示迦葉。而語之言。汝今識此鉢中果不。迦葉答言。不識此果。佛言。從此西行。數萬踰闍那。到瞿陀尼。取此果來。名訶梨勒。極為香美。汝可食之。迦葉聞已。心自念言。彼道去此。極為長遠。

而此沙門。乃能俄爾已得往還。覩其神通。所未曾有。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即便下種種食。佛即呪曰。

婆羅門法中 奉事火為最 一切眾流中

大海為其最 於諸星宿中 月光為其最

一切光明中 日光為其最 於諸福田中

佛福田為最 若欲求大果 當供佛福田

佛食已訖。還歸所止。洗鉢漱口。坐於樹下。明日食時。復往請佛。佛言。汝去。我隨後往。迦葉適去。俄爾之間。世尊即便至鬱單越。取自然粳米飯。滿鉢持來。迦葉未至。佛已先到。迦葉後來。見佛已坐。即便問言。年少沙門。從何

道來。而先至此。佛以鉢中粳米飯。以示迦葉。而語之言。汝今識此鉢中飯不。迦葉答言。不識此飯。佛言。從此北行數萬踰闍那。到鬱單越。取此自然粳米飯來。極為香美。汝可食之。迦葉聞已。心自念言。彼道去此。極為長遠。而此沙門。乃能俄爾已得往還。雖復神通。難可測量。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即便下種種食。佛即呪曰。

婆羅門法中 奉事火為最 一切眾流中

大海為其最 於諸星宿中 月光為其最

一切光明中 日光為其最 於諸福田中

佛福田為最 若欲求大果 當供佛福田

佛食畢已。還歸所止。洗鉢漱口。坐於樹下。明日食時。復往請佛。佛言善哉。即共俱行。既到其舍。下種種食。佛即呪願。

婆羅門法中 奉事火為最 一切眾流中

大海為其最 於諸星宿中 月光為其最

一切光明中 日光為其最 於諸福田中

佛福田為最 若欲求大果 當供佛福田

爾時世尊呪願已畢。即便取食。獨還樹下。食竟。心念須水。釋提桓因即知佛意。如大壯士屈伸臂頃。從天下來。到於佛前。頭面禮足。即便以手指地成池。其水清涼。具

八功德。如來即便得而用之。澡漱既畢。為釋提桓因說種種法。釋提桓因既聞法已。歡喜踊躍。忽然不現。還歸天宮。是時迦葉於中食後。林間經行。心自念言。年少沙門。今日受食。還歸樹下。我當往彼而看視之。即詣佛所。忽見樹側。有一大池。泉水澄淨。具八功德。怪而問佛。此中云何。忽有此池。佛即答言。旦受汝供。還歸此食。食訖須水澡漱。洗鉢。釋提桓因知我此意。從天上來。以手指地而成此池。爾時迦葉既見池水。復聞佛言。心自思惟。年少沙門。有大威德。乃能如此。感致天瑞。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爾時世尊別於他日。林間經行。見糞穢中。有諸弊帛。即便拾取。欲浣濯之。心念須石。釋提桓因即知佛意。如大壯士屈伸臂頃。往香山上。取四方石。安置樹間。即白佛言。可就石上浣濯衣也。佛復心念。今應須水。釋提桓因又往香山。取大石槽。盛清淨水。置方石所。釋提桓因所為事畢。忽然不現。還歸天宮。

爾時世尊浣濯已竟。還坐樹下。是時迦葉來至佛所。忽見樹間有四方石。及大石槽。即自思惟。此中云何有此二物。心懷驚怪。而往問佛。年少沙門。汝此樹間。有四方石。及以石槽。從何而來。於是世尊即答之言。我向經行。

見地弊帛。欲取浣之。心念須此石。釋提桓因知我此意。即往香山而取之來。迦葉聞已。歎未曾有。而自念言。年少沙門。雖有如是。大威神力。能感諸天。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釋迦譜卷第四

音釋

蚊

去鼓切
蟲行貌

蠕

而充切
蟲動也

痛癢

痛他貢切
疼也癢
餘兩切
膚欲搔也

栽藥

栽祖才切
生殖也
藥魚列

切斫木

餘也

鑊

胡郭切

弗灸

弗楚限切
燔肉器也
灸之石切
炮肉也

楚撻

楚創舉切
撻他達切
楚撻杖擊

也

瞬

舒閏切
目動也

募

莫故切
廣求也

尠

息淺切
少也

麴

尺沼切
乾糧也

躓

躓知義切
躓也

礙牛代

切妨也

盥漱

盥古玩切
澡手也
漱蘇奏切
盪口也

髻

薄紅切
髮亂也

屐

竭戟切
木屐也

澀

所立切

釋迦譜卷第五

蕭齊釋僧祐撰

釋迦降生釋種成佛緣譜第四之五

出因
果經

爾時世尊又於他日。入指池而自洗浴。洗浴訖已。心念欲出。無所攀持。池上有樹。名迦羅迦。枝葉蔚映。臨於池上。樹神即便按此樹枝。令佛攀出。還坐樹下。于時迦葉來至佛所。忽然見樹曲枝垂蔭。怪而問佛。此樹何故曲枝垂蔭。佛即答言。我於向者。入池洗浴。出無所攀。樹神致感。為我曲之。於是迦葉見樹曲枝。又聞佛言。歎未曾有。而自心念。年少沙門。乃有如此大威德力。能感樹神。

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爾時迦葉心自念言。明日摩竭提王。及諸臣民婆羅門。長者居士等。當來就我作七日會。年少沙門。若來在此。國王臣民婆羅門長者居士等。見其相好。及以神通威德力者。必當捨我而奉事之。願此沙門。於七日中不來我所。佛知其意。即便往詣北鬱單越。七日七夜。停彼不見。過七日已。集會訖畢。國王辭去。迦葉心念。年少沙門。近於七日不來我所。善哉快哉。我今既有集會餘饌。欲以供之。其若來者。善得時宜。於是世尊即知其意。從鬱單越。譬如壯士屈伸臂頃。來到其前。于時迦葉忽見如來。

心大驚喜。即問佛言。汝近七日游行何處而不相見。佛即答言。摩竭提王及諸臣民婆羅門長者居士。於七日中就汝集會。汝近心念不欲見我。是故我往北鬱單越。以避汝耳。汝今心念欲令我來。所以今者故來詣汝。迦葉聞佛說此言已。心驚毛豎而作此念。年少沙門。乃知我意。甚為奇特。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爾時世尊又於他日。心自思惟。優樓頻螺迦葉根緣漸熟。今日正是調伏其時。思惟是已。即趣尼連禪河。既到河側。是時魔王來詣佛所。而白佛言。世尊。今者宜般涅槃。今者宜般涅槃。何以故。所應度者皆悉解脫。今者正

是般涅槃時。於是三請。世尊爾時答魔王言。我今未是般涅槃時。所以者何。我四部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未具足故。所應度者皆未究竟。諸外道眾悉未降伏。爾時如來亦復三答。魔王聞已。心懷愁惱。即還天宮。世尊即便入尼連禪河。以神通力。令水兩開。佛所行處。步步塵出。使兩面水。皆悉涌起。迦葉遙見。謂佛沒溺。即與弟子乘船而來。既至河側。見佛行處。皆悉塵起。歎其希有。而自念言。年少沙門。雖有如此神通之力。然故不如我道真也。是時迦葉即問佛言。年少沙門。欲上船不。佛言甚善。于時世尊即以神力。從船底入。結加趺坐。迦葉

見佛從船底入。而無穿漏。歎其希有。心自念言。年少沙門。乃有如是自在神力。然故不如我得真羅漢也。

瑞應本起云。如是變化。凡有十八。迦葉復念。是大沙門。神則神矣。然不如我已得羅漢也。佛即語言。迦葉。汝非羅漢。亦復非是阿羅漢道。汝今何故起大我慢。瑞應本起云。佛語迦葉。汝非羅漢。不知道證。胡為強顏。不知羞恥。虛妄自稱。我有道德。於是迦葉心驚毛豎。慚愧無顏。自知無道。即稽首言。今大道人。實妙神聖。乃知我意。迦葉聞說如此語時。心懷愧懼。身毛皆豎。而自念言。年少沙門。善知我心。即白佛言。如是沙門。如是大仙。善知我

心。唯願大仙。攝受於我。佛即答言。汝既年老。百二十歲。又復多有弟子眷屬。又為國王臣民所敬。若欲決定入我法者。先與弟子熟共論詳。迦葉答言。善哉善哉。如大仙勅。然我內心非不決定。為當還與弟子論耳。作此語已。即還本處。集諸弟子而語之言。年少沙門住此以來。見其種種神通變化。極為奇特。智慧深遠。性又安詳。我今便欲歸依其法。汝等云何。弟子答言。我等所知。皆尊者恩。年少沙門。既為尊者之所歸信。豈當有虛。我等亦見有諸奇異。尊者若欲必受其法。我等亦願隨從歸依。于時迦葉聞諸弟子作是言已。即便相與俱詣佛所。而白佛。

言。我及弟子。今定歸依。惟願大仙時攝我等。佛言善來
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爾時世尊即隨所
應廣說四諦。于時迦葉聞說法已。遠塵離垢。得法眼淨。
乃至漸漸成阿羅漢果。爾時迦葉五百弟子。既見其師已
為沙門。心生願樂。亦欲出家。即白佛言。我等大師。已為
大仙之所攝受。今成沙門。我等亦樂隨大師學。唯願大
仙聽我出家。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
沙門。於是世尊即為轉於四諦法輪。時五百弟子遠塵離
垢。得法眼淨。成須陀洹果。漸漸修行。乃至亦得阿羅漢
果。爾時迦葉及五百弟子。以其事火種種之具悉皆捐棄。

尼連禪河。師徒相與隨佛而去。爾時迦葉二弟。一名那提迦葉。二名伽闍迦葉。各有二百五十弟子。在尼連禪河側。居於下流。忽見其兄。并及弟子所事火具。悉逐流來。心大驚愕。而自念言。我兄今者。有何不祥。事火之具。今隨水流。將非惡人之所害也。是時二弟奔競相就。而共議言。我兄今者。若復不為惡人所害。諸物何緣從水而來。苦哉怪哉。我等宜速共至兄所。即便相與逆流而上。至兄住處。空寂無人。心大悲絕。不知其兄及諸弟子之所在處。四向推尋。遇見舊人而問之言。我仙聖兄。及諸弟子。不知所在。汝見之不。舊人答曰。汝仙聖兄與諸

弟子棄事火具。皆悉往於瞿曇之所。出家學道。是時二弟聞此語已。心大懊惱。怪未曾有。又自念言。云何棄於阿羅漢道。而復更求他餘法也。即便馳往。至其兄所。到已見兄。并及眷屬。剃除鬚髮。身被袈裟。即便跪拜而問兄言。兄本既是大阿羅漢。聰明智慧。無與等者。名聞十方。莫不宗仰。何故於今自捨此道。還從人學。此非小事。爾時迦葉答其弟言。我見世尊成就大慈大悲。有三事奇特。一者。神通變化。二者。慧心清徹。決定成就一切種智。三者。善知人根。隨順攝受。以此事故。於佛法中出家修道。我今雖復國王臣民所見宗敬。世論機辯。無能折者。

然非永斷生死之法。唯有如來所可演說。能盡生死。既值如是大聖之尊。而不自勵。師彼高勝。則是無心。亦為無眼。二弟白言。若如兄語。決定是成一切種智。我所知得。皆是兄力。兄今既已從佛出家。我等亦願隨順兄學。即各語其諸弟子言。我今欲同大兄。於佛法中出家修道。汝意云何。時諸弟子即答師言。我等所以得有知見。皆大師恩。大師若欲於佛法中而出家者。亦願隨從。於是那提迦葉迦闍迦葉。各與二百五十弟子。至於佛所。頭面禮足而白佛言。世尊。唯願慈哀。濟度我等。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時那提迦葉伽

闍迦葉又白佛言。我諸弟子。今皆欲於佛法出家。唯願世尊垂愍聽許。佛即答言。善哉善哉。爾時世尊便呼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爾時世尊。即為那提迦葉伽闍迦葉。及諸弟子。現大神變。又應其心。而為說法。語言比丘。當知世間。皆為貪欲瞋恚愚癡猛火之所燒炙。汝等往昔奉事三火。既能絕棄。除此外惑。今三毒火。尚猶在身。宜速滅之。時諸比丘聞佛此語。於諸法中。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世尊又為說四諦。皆得阿羅漢果。

爾時世尊。心自念言。頻婆娑羅王。往昔於我有約誓言。

若道成者。願先見度。今日時至。宜應往彼。滿其本願。作此念已。即與迦葉兄弟。及千比丘。眷屬圍繞。往王舍城。詣頻婆娑羅王所。爾時頻婆娑羅王。昔以聚落給優樓頻螺迦葉者。既見迦葉及其弟子。悉為沙門。即還啟王。說如此事。王與諸臣。既聞此語。心大驚怪。默然無聲。時外人民聞此語已。各相謂言。優樓頻螺迦葉。智慧深遠。無與等者。年又耆老。已得阿羅漢。云何反為瞿曇弟子。終無此理。乃可說言。沙門瞿曇為弟子耳。爾時世尊漸近王舍城。住於杖林。時優樓頻螺迦葉。即便遣其常所使人。白頻婆娑羅王言。我今於佛法中。出家修道。今隨從佛。

來至杖林。大王宜先禮拜供養。王聞來信說此言已。方決定知優樓頻螺迦葉為佛弟子。即勅嚴駕。與諸大臣婆羅門。及人民眾。往詣佛所。至杖林外。王即下輦。除去儀飾。出至佛所。爾時空中有天而語王言。如來今者。在此林中。是諸天人最上福田。大王宜應恭敬供養。又應宣示國中人民。皆悉令其供養如來。時王既聞彼天語已。心大歡喜。倍增踊躍。普曜經云。時餅沙王聞之。欣然大悅。吾本共要得佛相度。勅諸大臣長者梵志。國中吏民。嚴治道路。散華燒香。持諸幢蓋。王乘羽葆之車。大臣百官。前後導從。千乘萬騎。長者梵志萬二千人。欲出城迎。

忽大風起。閉其城門。王怪所以。今行迎佛。當有吉喜快
善瑞應。時城門神即謂王言。快無不利。王往前世。與八
萬四千王治寺起塔。誓言於來世一時見佛。諮受道教。
今有一人閉在刑獄。違其本誓。故城門閉。當放大赦。獄
中人出。同時見佛。諮受訓誨。城門乃開。王聞乃遣速勅。
詔放大赦。境土獄囚得出。一時往迎。時佛入國。有大社
樹。名曰遮越。佛與比丘坐樹下。王遙見佛。如星中月。猶
如日出。天下大明。靡不照耀。亦如帝釋。梵王聖帝。處於
本宮。如樹華茂。晃若金色。威神特顯。光明巍巍。超絕無
侶。王心踊躍。下車步進。五體威儀。除蓋履扇冠幘刀杖。

前稽首佛足。自稱其號。我是國主餅沙王也。久服聖尊。
饑虛積時。如是至三。佛告王曰。實如來言。是王餅沙也。
諸佛天神皆護王身。王曰蒙祐。退坐一面。前者作禮。中
者低頭。後者叉手。皆却坐訖。王及臣民。覩優樓迦葉在
山學仙。耆舊來久。怪之佛邊。心自念言。佛是優樓師。優
樓是佛師乎。佛覩心念。即告優樓。為說偈言。

云何優樓卿 本可所事神 祠祀歸水火

日月眾梵天 事來為幾何 夙夜精進學

心中不懈廢 甯益致神仙

於時迦葉以偈報佛。

自念祠祀來。以歷八十年。奉風水火神。

日月諸山川。夙夜不懈廢。心中無他念。

至竟無所獲。值佛乃安甯。

王及羣臣國中萬民。爾乃別知優樓迦葉。是佛弟子。便進林中。遙見如來相好莊嚴。又見優樓頻螺迦葉兄弟三人。并其弟子。前後圍繞。如盛月滿。處眾星中。行步踊悅。不能自勝。既至佛所。頭面禮足。而白佛言。我是月種摩竭提王。名頻婆娑羅。世尊知不。佛即答言。善哉大王。於是頻婆娑羅王。却坐一面。時婆羅門及以大臣。諸人民眾。皆悉就坐。爾時世尊。既見來眾皆安坐已。即以梵音。

慰問頻婆娑羅王言。大王四大。常安隱不。統理民務。無乃勞耶。王即答言。蒙世尊恩。幸得安隱。爾時頻婆娑羅王。及餘大學婆羅門。長者居士。大臣人民。既見迦葉為佛弟子。自相謂言。嗚呼。如來有大神力。智慧深遠。不可思議。乃能伏於如此之人。以為弟子。爾時復有諸餘人。眾心自念言。優樓頻螺迦葉。有大智慧。普為世人之所歸信。云何當為沙門瞿曇而作弟子。心懷狐疑。爾時世尊。知彼心念。即語迦葉。汝今宜應現諸神變。于時迦葉即昇虛空。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上出火。身下出水。或現大身。滿虛空中。或復現小。或分一身為無量身。或現

入地。還復踊出。於虛空中行住坐卧。舉眾見已。歎未曾有。悉皆稱言。第一大仙。爾時迦葉現此變已。即從空中到於佛前。頭面禮足。而白佛言。世尊實是天人之師。我今實是世尊之弟子。如是三說。佛即答言。如是如是。迦葉。汝於我法。見何等利。棄捨火具而出家也。於是迦葉以偈答言。

我於昔日中	所事火功德	得生天人中
受於五欲樂	恆如是輪轉	沒於生死海
我見此過患	所以棄捨之	又復事火福
得生天人中	增長貪恚癡	是故我遠離

又復事火福	為求將來生	既已有生故
必有老病死	已見如此事	是故棄火法
施會修苦行	乃以事火福	雖得生梵天
此非究竟處	以是因緣故	所以棄事火
我見如來法	離生老病死	究竟解脫處
是故今出家	如來真解脫	為諸天人師
以是因緣故	歸依大聖尊	如來大慈悲
現種種方便	及諸神通力	而以引導我
云何而復應	奉事於火法	

爾時頻婆娑羅王及諸大眾。聞優樓頻螺迦葉說此偈言。

心大歡喜。於如來所。深生敬信。決定得知如來必成一切種智。審知迦葉是佛弟子。爾時諸天於虛空中。雨眾天華。作妙妓樂。異口同音。唱言善哉。優樓頻螺迦葉快說此偈。爾時世尊知諸大眾心意決定。無復狐疑。又觀其根皆已成熟。即為說法。大王。當知此五陰身。以識為本。因於識故。而生意根。以意根故。而生於色。而此色法。生滅不住。大王若能如是觀者。則能於身善知無常。如此觀身。不取身相。即能離我。及於我所。若能觀色。離我所。即知色生。便是苦生。若知色滅。便是苦滅。若人能作如此觀者。是名為解脫。若人不能作斯觀者。是名為

縛。法本無我。及以我所。以倒想故。橫計有我。及以我所。無有實法。若能斷此倒惑想者。即是解脫。爾時頻婆娑羅王心自思惟。若謂眾生言有我者。而名為縛。一切眾生。皆悉無我。既無有我。誰受來報。爾時世尊知彼心念。即語之言。一切眾生所為善惡。及受果報。皆非我造。亦非我受。而今見有造作善惡。受果報者。大王諦聽。當為王說。大王但以情塵識合。於境生染。累想滋繁。以是緣故。馳流生死。備受苦報。若於境無染。息其累想。即得解脫。以情塵識。三事因緣。共起善惡。及受果報。更無別我。譬如鑽火。因手轉燧。得有火生。然彼火性。不從手生。及

以燧出。亦復不離手及燧鑽。彼情塵識。亦復如是。時頻婆娑羅王又自思惟。若以情塵識和合故。而有善惡受果報者。便為常合。不應離絕。若不常合。是即為斷。爾時世尊知王心念。即便答言。此情塵識。不常不斷。何以故。合故不斷。離故不常。譬如緣於地水。因彼種子而生芽葉。種子既謝。不得名常。生芽葉故。不得名斷。離於斷常。故名中道。三事因緣。亦復如是。爾時頻婆娑羅王聞此法已。心開意解。於諸法中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八萬那由他婆羅門。大臣人民。亦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九十六萬那由他諸天人。又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

時頻婆娑羅王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合掌白佛。快哉世尊。能捨轉輪聖王之位。出家學道。成一切種智。我昔愚癡。欲留世尊臨治小國。今觀慈顏。又聞正法。方懷慚愧。追悔昔過。唯願世尊以大慈悲。受我懺悔。我於昔日白世尊言。若得道時。願先度我。今日始蒙宿願成遂。荷世尊恩。得履道跡。我從今日供養世尊。及比丘僧。當令四事。不使有乏。唯願世尊住於竹園。令摩竭提國。長夜獲安。佛即答言。善哉大王。乃能捨於三不堅法。求三堅報。當令王願得滿足也。時頻婆娑羅王知佛受請住竹園已。頂禮佛足。辭退而去。普曜經云。大臣賀王。前時諸王。悉

不見佛。今獨王見。宿福祿厚。故乃爾耳。王益欣踊。亦賀諸臣。卿等大德。值是聖尊。王還宮中。勅宮夫人。嫪女大小。及國吏民。歲三月六。齋守禁法。施戒博聞。王適歸宮。時天帝釋將八萬天。散華佛上。歸命作禮而去。言南無佛。尋皆悉度。得法眼淨。

時摩竭國有一長者。名曰迦陵。見佛入國。天人所奉。而無精舍。我有好園。欲用上佛。往詣佛所。稽首足下。前白佛言。佛愍一切。如親愛子。棄轉輪王。不慕世榮。今無精舍。有一竹園。去城不遠。願以奉佛。可作精舍。佛受祝願。佛及聖眾。游處其中。是故名曰迦陵竹園。王還城已。即

勅諸臣。令於竹園起諸堂舍。種種莊飾。極令嚴麗。懸繒
旛蓋。散華燒香。悉皆辦已。即便嚴駕。往至佛所。頭面禮
足。而白佛言。竹園僧伽藍。修理始畢。唯願世尊與比丘
僧。哀愍我故。往往彼也。爾時世尊與諸比丘。及無量諸
天。前後圍繞。入王舍城。當於如來蹈門闥時。城中樂器。
不鼓自鳴。門狹更廣。門下更高。一切邱墟。皆悉平坦。臭
穢塵垢。自然香淨。聾者得聽。啞者能語。盲者得視。狂者
得正。拘躄疾病。普皆除愈。枯木發華。腐草榮秀。涸池增
瀾。香風清靡。鳳雀孔翠。鳬鴈鴛鴦。異類眾鳥。繽紛翔集。
出和雅音。有如是等種種祥瑞。既入城已。與頻婆娑羅。

王俱往竹園。爾時諸天滿虛空中。時王即便手執寶餅。盛以香水。於如來前而作是言。我今以此竹園。奉上如來。及比丘僧。唯願哀愍。為我納受。作此言已。即便奉捨。爾時世尊默然受之。說偈咒願。

若人能布施 斷除於慳貪 若人能忍辱

永離於瞋恚 若人能造善 則遠於愚癡

能具此三行 速至於涅槃 若有貧窮人

無財可布施 見他修施時 而生隨喜心

隨喜之福報 與施等無異

爾時婆羅門大臣。及餘人民。見王奉施如來僧伽藍。皆

悉踊躍。生隨喜心。爾時頻婆娑羅王施僧伽藍已。心大歡喜。頭面禮足。退還所住。閻浮提中諸王見佛。頻婆娑羅最為其首。諸僧伽藍。竹園僧伽藍最為其始。爾時世尊與諸比丘。住竹園僧伽藍。于時王舍城中。有二婆羅門。聰明利根。有大智慧。於諸書論。無不通達。辯才語議。莫能摧伏。一姓拘栗。名優婆室沙。母名舍利。故舉世喚為舍利弗。二姓目犍連。名目犍羅夜那。各有一百弟子。普為國人之所宗仰。二人互共以為親友。極相愛重。咸共誓言。若先得聞諸妙法者。要相開悟。無得悵惜。

爾時阿捨婆耆比丘。著衣持鉢。入村乞食。善攝諸根。威

儀詳序。路人見者。皆生恭敬。時舍利弗。忽於路次。逢見阿捨婆耆。善攝諸根。威儀詳序。彼舍利弗善根既熟。見阿捨婆耆。心大歡喜。踊躍徧身。停步瞻視。不能暫捨。即便問言。我意觀汝。似新出家。而能如此攝諸情根。欲有所問。唯願見答。汝今大師。其名何等。有所教誡。演說何法。時阿捨婆耆。即便安詳而答。言我之大師。得一切種智。是甘蔗種姓。天人之師。相好智慧。及神通力。無與等者。我既年幼。學道日淺。豈能宣說如來妙法。然以所知。當為汝說。即說偈言。

一切諸法本 因緣生無主 若能解此者

則得真實道

時舍利弗。聞阿捨婆耆說此偈言。即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見道跡已。心大踊躍。身諸情根。皆悉悅豫。而自念言。一切眾生。悉著於我。所以輪迴。在於生死。若除我想。即於我所。亦皆得離。譬如日光。能破於暗。無我之想。亦復如是。悉能破於我見暗障。我從昔來。所可修學。皆為邪見。唯今所得。是真正道。作此念已。禮阿捨婆耆足。歸還所止。時阿捨婆耆至前乞食。訖還竹園。時舍利弗還至住處。時目犍羅夜那善根已熟。見舍利弗諸根寂定。威儀詳序。顏容怡悅。異於常日。即便問言。我今觀汝。

諸根顏貌。與常有異。必當已得甘露妙法。我昔與汝共結誓言。若聞妙法。要相啟悟。汝有所得。願為我說。時舍利弗即便答言。我今實已得甘露法。目犍羅夜那聞已。歡喜無量。歎言善哉。時為我說。舍利弗言。我今出行。逢一比邱。執持衣鉢。入村行乞。諸根寂靜。威儀詳序。我既見已。深生恭敬。既到其所。而問之言。我意觀汝。似新出家。而能如此攝諸情根。欲有所問。唯願見答。汝今大師。其名何等。有所教誡。演說何法。時阿捨婆耆。即便安詳而見答言。我之大師。得一切種智。是甘蔗種。天人之師。相好智慧。及神通力。無與等者。我雖年幼。學道日淺。豈

能宣說如來妙法。然以所知。當為汝說。即說偈言。

一切諸法本 因緣生無主 若能解此者

則得真實道

爾時目犍羅夜那。聞舍利弗說此語已。即於諸法遠離塵垢。得法眼淨。爾時舍利弗與目犍羅夜那。各於佛法得甘露已。共相謂言。我等已於佛法。各得利益。今者宜應共往佛所。求索出家。作此語已。各喚弟子而語之言。我等今者。已於佛法得甘露味。唯有此法。是出世道。我今欲往求佛出家。汝等云何。諸弟子等答其師言。我等今者。有所知見。皆大師力。師若出家。我悉隨從。於是二人

即將二百弟子。往詣竹園。既入門已。遙見如來相好莊嚴。諸比丘眾。前後圍繞。心大歡喜。踊躍徧身。爾時世尊見舍利弗及目犍羅夜那與諸弟子相隨來已。告諸比丘。汝等當知。今此二人將諸弟子來至我所。欲求出家。一名舍利弗。二名目犍羅夜那。當於我法中為上弟子。舍利弗者。於智慧中。最為第一。目犍羅夜那者。於神通中。復為無上。至佛所已。頭面禮足。而白佛言。我於佛法。已得道跡。樂欲出家。願垂聽許。爾時世尊即便呼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時彼二百弟子。既見其師成沙門已。俱白佛言。我等亦欲隨師出家。唯願世

尊垂愍聽許。於是世尊即便喚言。善來比邱。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爾時世尊為舍利弗及目犍羅夜那。廣說四諦。二人即得阿羅漢果。又復為彼二百弟子。廣說四諦。即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乃至亦成阿羅漢果。爾時世尊即與一千二百五十比丘。皆大阿羅漢。於摩竭提國。廣利眾生。諸比丘中。多有人名目犍羅夜那。世尊故名此目犍羅夜那。為大目犍羅夜那。普曜經云。佛有沙門。名曰安陸。遣行宣法。開化未聞。五濁之世。人在荒迷。不達至真。入城分衛。衣服齊整。威儀禮節。不失常法。行步安詳。因是使人見之心悅。時舍利弗。本

字優波替。而遙見之。心中欣然。心自念言。我學來久。未曾覩此沙門。衣服安詳齊整。不失威儀。試往問之。所奉何道。吾常意疑。常有異聞。殊妙之道。未必齊此。往問比丘。所事何道。誰為師主。願聞其志。比丘知意。即說偈曰。

吾師三界尊。有三十二相。等不存有無。

度眾十二門。我年既幼稚。學根近薄。眇。

豈能宣至真。如來無極業。一切諸法本。

從緣悉本無。若能反本源。乃名曰沙門。

安陸沙門答曰。吾所事師。從無數劫。奉行六度。無極之法。四等四恩。行無盡哀。奉無極慈。欲度一切。積功累德。

不可稱載。一生補處。在兜術天。降神現存。寄迦維羅衛國。處夫人胎。如日現水。生行七步。天地大動。瑞三十二。稱已聖音。三界皆苦。吾當度之。釋梵四王。咸來啟受。九龍浴身。其德無量。粗舉其要。非吾螢燭所歎能究。悉非心口之所言思。是吾大師。天人之尊。於是頌曰。

吾師天中天 三界無極尊 相好身丈六

神通游虛空 化訓去五陰 拔斷十二根

不貪天世位 心淨開法門

時舍利弗欣然大悅。如冥覩明。口言善哉。昔來抱疑。又吾好學。八歲從師。至年十六。靡不周宗。行徧天下。十六

大國。自謂已達。今乃聞異。無上正真。得吾本願。今佛所在。答曰。在迦陵竹園。將諸弟子。往詣佛所。稽首足下。問訊至尊。身墮愚冥。迷惑歷載。不得諮受。今乃奉聖無極大道。願聽出家。得為比丘。受成就戒。佛言善哉。呼比丘來。頭髮自墮。袈裟著身。佛為說經。分別諸法。十二根本。亘然意達。漏盡意解。得無著果。前白佛言。吾有同學。俗字拘律陀。今名目連。少小相順。要有至真。以相開示。今已蒙濟。彼沒塵垢。未得拔出。承尊聖旨。往開示之。佛言善哉。宜知是時。勿得稽留。時舍利弗稽首佛足。辭出。入城求目連。遙見目連。與諸弟子。游行城裏。街曲里巷。舍

利弗趣之。目連覩見體改服變。不與常同。問之所以。被服改變。有何異見。答曰。學人無常。唯行大明。吾學積年。不值大聖。今乃遇之。無上大道。欣慶無量。故來相求。同其道味。累劫無窮。目連答曰。此非小事。善共思惟。舍利弗曰。不須重言。吾猷從事。不復欲聞。假喻言之。人有珍妙施。有勝得大寶。如意明珠。及獲寶瑛。復欲反求帛祠偽珠。非身所欲。目連答曰。仁智勝我。常兄事卿。必不相誤。便當同志。將吾受訓。稽首至尊。時舍利弗與目犍連。俱往詣佛。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叉手白佛。違曠侍省。沈沒塵垢。今乃奉覲。願為沙門。啟受法律。佛言善哉。即除。

澡餅。屏鹿衣杖具。佛呼比丘來。頭髮自落。袈裟著身。為說正諦。漏盡意解。所作已辦。成無著果。佛言此二人等。往古世時。誓供養我。待吾道成。侍衛左右。今乃相值。本有千弟子。得舍利弗目連。有二百五十比丘。一時所度。爾時偷羅厥叉國。有一婆羅門。名曰迦葉。有三十二相。聰明智慧。誦四毗陀經。一切書論。無不通達。極為巨富。善能布施。其婦端正。舉國無雙。二人自然無有欲想。乃至亦不同宿一室。久於往昔種善根故。不樂在家受五欲樂。日夜思惟。厭離世間。精勤求訪出家之法。如是推尋。不能得已。即捨家事。入於山林。心念口言。諸佛如來。出

家修道。我今亦當隨佛出家。即便脫去金縷織成珍寶之衣。價值千兩金。而著壞色納衣。自剃鬚髮。爾時諸天於虛空中。既見迦葉自出家已。而語之言。善男子。甘蔗種族白淨王子。其名薩婆悉達。出家學道。成一切種智。舉世號為釋迦牟尼佛。今者與千二百五十阿羅漢。在王舍城竹園中住。爾時迦葉聞天語已。歡喜踊躍。身毛皆豎。即便往趣竹園僧伽藍。爾時世尊知其當來。而自思惟。觀其善根。宜往度之。作此念已。即行逆之。到多子兜婆而逢迦葉。時彼迦葉。既見相好威儀特尊。即便合掌而作此言。世尊實是一切種智。實是慈悲濟眾生者。實

是一切所歸依處。即便五體投地。頂禮佛足。而白佛言。
世尊。今者是我大師。我是弟子。如是三說。佛即答言。如
是迦葉。我是汝師。汝我弟子。佛又語言。迦葉當知。若人
實非一切種智。而欲受汝為弟子者。頭即裂壞。以為七
分。又復告言。善哉迦葉。快哉迦葉。當知五受陰身。是大
苦聚。于時迦葉聞此語已。即便見諦。乃至得於阿羅漢
果。爾時世尊即與迦葉。俱還竹園。以此迦葉有大威德
智慧聰明。是故名之為大迦葉。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言。普光如來出興世時。善慧仙人。
豈異人乎。即我身是。緣路所遇五百外道。所共論議及

隨喜者。今此會中優樓頻螺迦葉兄弟。及其眷屬千比丘。是時賣華女者。今耶輸陀羅是。善慧仙人髮布地時。傍有二人掃佛前地。及二百人隨喜助者。今此會中舍利弗。大目犍羅夜那。并二百弟子比丘。是虛空諸天。見善慧仙人以髮布地。悉皆隨喜而讚歎者。我初得道。鹿野苑中始轉法輪。八萬天子。及頻婆娑羅王所將眷屬八萬那由他人。及九十六萬億那由他天是。汝等當知。過去所種因緣。無量劫終不磨滅。我於往昔。精勤修習一切善業。及發大願。心不退轉。故於今者。而已成就一切種智。汝等宜應勤修道行。無得懈怠。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

喜頂戴。作禮而退。普曜經云。王遙聞子得佛道。已來六年。生念久已。心中悲喜。饑虛欲覩。有一梵志。名優陀耶。聰明智慧。本侍菩薩。常得其意。王告優陀。往請迎佛。別闕已來。十有二年。夙夜愁感。不捨其心。思一相見。如復更生。優陀受教。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具以王意白佛。優陀見佛。諸天釋梵歸化。一切受命。前白佛言。願得出家。以為沙門。佛言。呼比丘來。頭髮自墮。便成沙門。得羅漢道。佛時所度。其餘前後得道所度。不可稱計。佛自念言。本與父王要得佛道。爾乃還國。當度父母。今正應還。設若還國。無所感動。於事不宜。所化尠少。先遣神足弟子。

比邱優陀耶往。顯威神足。知佛欲往。乃解道尊。咸共渴仰。發起道心。所度乃多。爾時世尊。告優陀耶。佛本出家。與父母誓。若得佛道。還度父母。今已得佛。道德已成。必當還國。不違本誓。汝以神足。經行虛空。現其神變。乃知吾身。已成大道。弟子尚爾。況佛威德。巍巍無量。爾乃信受。優陀受教。神足飛行。經游虛空。往到本國。迦維羅衛城上虛空。現無數變。身上出水。身下出火。水不溼身。火無所傷。七現七沒。從東方沒地。出於西方。西沒東出。南沒北出。北沒南出。行空如鳥。沒地如水。履水如地。王及臣民。莫不欣喜。乃知道尊。於是頌曰。

佛從本所行	生死無數度	常念蜎飛類
勤苦無量劫	時坐佛樹下	逮致本宿願
歡喜當聽說	難得數見聞	適成佛道時
輒降魔官屬	即壞生死本	消愛欲無餘
佛念本生地	意欲見親族	今聽王頭檀
所說甚可悲	比邱名優陀	姿性能悅人
佛遣使令行	孚致消息來	還入父王國
以入宣佛意	今王太子顧	意欲還至宮
優陀聞佛教	即聽受奉行	因時於佛前
變化隨地形	其身忽不見	神足來入城

乃至大王殿	父王所坐前	比丘優陀耶
進現悅頭檀	變化若干品	踊出父王殿
淨譬如蓮華	泥土塵不生	父王見恐怖
即問斯何靈	將無是神祇	出地何怪爾
此形姓為誰	本從何得斯	願以開吾意
令心疑結解	從生至於今	未曾覩是變
太子本棄國	求道度眾生	慕勤無數劫
於今乃得成	今王莫恐懼	且寬意悅豫
我以壞眾惡	為王太子使	王聞太子問
淚下如雨星	十二年已來	乃承悉達聲

今從吉祥至	思寤如更生	太子捨國位
成道號何名	出國坐六年	精進現成佛
號曰天中天	三界尊第一	本時在我尊
為作眾寶殿	刻鏤諸妙飾	於今室何如
優陀所答曰	佛之正真微	常坐於樹下
諸天來歸趣	吾子在宮時	茵褥布紈綖
皆以錦繡成	柔軟有光澤	龍妻奉寶牀
天帝貢袈裟	不以好衣喜	其心無增損
在國好美食	甘膳悉其味	今所服食者
安身何等類	執鉢行分衛	福眾無麤細

咒願布施家	世世令安隱	悉達卧寢時
不敢妄呼覺	鼓琴發歌音	爾乃令寢起
如來三昧定	夙夜無眠覺	釋梵來勸助
皆現稽首受	在家雜香浴	若干種眾馨
香香徧室中	今用何所意	八解三脫門
洗浴除心垢	其心淨如空	普安無惱憂
悉達在家時	擣若干雜香	香熏其衣服
清淨無垢障	戒定慧解脫	以為道德香
熏于八難處	世世度十方	四品好牀座
以若干寶成	重疊布眾具	以卧起其上

四禪為牀座 意定無憤亂 清淨如蓮華

不著于泥水 在宮無數兵 諸臣而宿衛

左右常擁護 目不見惡穢 諸弟子眾俱

千二百五十 菩薩無央數 皆來稽首集

本在家未出 有四品好車 象馬牛羊步

游行觀四方 五通以驂駕 徹視洞聽飛

觀本見眾心 游觀度生死 子出行往返

幢旒羽彫飾 前後諸導從 各執諸兵仗

四等慈悲護 恩惠仁愛度 普覆眾危難

以嚴飾眾生 生時雜妓樂 椎鐘及鳴鼓

觀者悉填路	前後不相害	樹下波羅柰
椎鳴不死鼓	拘鄰等得道	八萬四千年
九十六道伏	其音聞三千	眾生莫不悅
啟受心皆明	所領何國土	人民為多少
所化有幾人	悉為歸伏不	領三千大界
化訓諸羣生	十方不可稱	莫不蒙濟度
在國思正法	助吾治萬民	動順禮節訓
莫不承教聞	佛解空本無	捨于四顛倒
靡不歸伏者	神靜天為業	佛與世無雠
博無不備達	汝言何不及	一切皆自歸

正天下滿人 一人頭若干 一頭若干舌

舌解無數義 合集恆沙人 嗟歎佛功德

江沙劫不暢 況我螢燭明

王聞益悲喜。歎曰。善哉善哉。阿夷言不妄。佛當來不。何
日當至乎。優陀報曰。却七日到。王大踊躍。即勅羣臣。國
中萬民。吾往迎佛。導從威儀。法轉輪王。平治道路。掃除
令淨。香汁灑地。懸繒幡綵。豎其幢蓋。周徧國內。其所修
治。光飾盡宜。千乘萬騎。出四十里。往奉迎佛。稽首歸命。
優陀前報王曰。本受佛教。奉命見王。宣其意故。今還宣
命。說王意旨。饑虛無量。欲見至尊。稽首受法。并化萬民。

咸蒙福慶。王曰。宜知是時。勿復稽留。爾時優陀耶還來詣佛。稽首足下。以啟國王。世尊及諸弟子。自期七日。當還本國。王及臣民。莫不欣悅。別來積年。夙夜想念。飲食不甘。寢不能寐。饑虛日久。計日度時。須世尊到。已憶七日。於時大聖告諸弟子。明日當發。至迦維羅衛。見於父王。皆嚴整衣服。護持應鉢。梵釋四王。聞佛還國。皆來送侍。天雨香汁。散華燒香。豎諸幢蓋。四王諸天。皆在前導。梵天侍右。帝釋侍左。諸比邱眾。皆隨佛後。諸天龍神。華香妓樂。追於上侍。佛適進路。先現瑞應。三千國土。六反震動。百歲枯樹。皆生華實。諸枯竭溪澗。自然泉水。王見

此瑞。知佛已來。勅諸釋種。大臣百官。皆行詣佛。散華燒香。豎諸幢幡。鼓眾妓樂。悉出迎佛。王遙見佛。在於大眾。如星中月。如日初出。炤於朝陽。如樹華茂。芬芳熾盛。巨身丈六。相好嚴身。晃如金山。王覩悲喜。前稽首足。惟別彌時。今乃相見。大臣百官。皆稽首禮。即還入城。足蹈門闥。地為大動。天雨眾華。樂器皆鳴。盲者得視。聾者得聽。拘躄得行。病者得愈。啞者能言。狂者得正。僂者得伸。若被毒者。毒為不行。百鳥禽獸。相和悲鳴。婦女珠環。相櫟作聲。當爾之時。見此變化。莫不歡喜。室寶藏者。自然發出。中滿珍琦。懷異心者。皆共和同。等心叉手。自歸命佛。

諸畜生類。蒙其光潤。皆得生天。懷妊母人。蒙斯光明。苦痛微薄。皆得在產。端正姝好。消姪怒癡。無復塵勞。展轉相視。如父如母。如兄如弟。好子如身。地獄休息。餓鬼飽滿。尋光來至。歸命世尊。皆發道意。王見佛巨身丈六。相好光明。體紫金色。諸根寂定。如星中月。晃如金山。天帝梵王。四王所奉。覩諸梵志。久在山中。薄露身形。日炙風飄。身體黑臭。在佛邊侍。猶如黑鳥。在紫金山。不能發起顯佛大德。令一切悅。便勅國中諸豪族釋。端正姝好。顏貌殊異。選五百人。出為沙門。侍佛在左右。猶如鳳凰。在須彌山。亦如摩尼。著水精器。時佛弟難陀亦作沙門。未

下鬚髮。難有典作剃頭師。前白佛言。人身難得。佛世難值。明時叵遇。今我大天及諸尊者。識道至高。不可限量。不慕世榮。捨至尊位。行作沙門。今我小節。下劣靡逮。何所貪樂。不出為道乎。唯佛哀愍。濟救汙泥。沒溺塵埃。拔為沙門。佛言善哉。佛時便呼比丘來。頭髮則墮。袈裟在身。即成沙門。禮諸沙門。因隨次坐。難在後作。次第作禮。到此沙門。即住不禮。心自念言。是我家僕。不能為禮。佛知告難。佛法大通。舉學前後。不在尊卑。猶如大海。悉受萬川四流。不避汙塗。執心如地。四大俱等。地水火風。內外無異。其神空淨。所著為名。宜棄自大。以法自將。乃應

先聖無極道訓。時難見佛教誨切至。事不得止。解了本無。棄捐自大。下意為禮。天地大動。眾會同歎。善哉善哉。為道等心。除自高意。而下卑心。感於天地。為之大動。從是制法。先學為長。後學為小。法之常儀。各無所恨。無所爭訟。佛時入宮。坐於殿上。王及臣民。日日供養。百種甘饌。佛說經法。所度無量。瞿夷攜羅云來。稽首佛足。瞻對問訊。久違侍覲。曠廢供養。時王僚屬皆懷沈疑。太子捐國。十有二年。何從懷妊。生子羅云。佛語父王。告諸羣僚。瞿夷守節。貞潔清淨。無瑕疵也。設王不信。今當現證。於時世尊化諸眾僧。皆使如佛。相好光明。等無差異。於時

羅云。厥年七歲。瞿夷即以指印信環。與羅云言。是汝父者。以此與焉。羅云應時。直前詣佛。以印信環。而授世尊。王及羣臣。咸皆欣躍。稱言善哉。所現無量。真佛子也。佛語父王及諸臣曰。從今已後。無復懷疑。此吾之子。緣吾化生。勿咎瞿夷也。王得道證。瞿夷受戒。淨修梵行。宮人大小。咸受戒法。月六歲三。奉齋弗懈。國內清甯。風雨以節。時不越序。五穀登賤。民安其所。萬邦黎庶。咸來慶賀。道德滋茂。如月之初。

祐尋法身無形。羣有已滅。覺智不起。萬動永寂。而甫現託生。降神胎化者何也。乘大緣以應俗。本誓力以弘慈。

也。故能運般若之權。任首楞之勢。迴靈兜率。耀化赤澤。陶鈞非我。利見由物。豈言像思議。而能語其極哉。是以攝受羣萌。故地居輪皇。摧制剛夸。故才窮藝術。斷拔愛網。故去國入山。顯明法尊。故降魔道樹。凡斯如跡。罔非振俗。應體圓通。隨方變現。法身凝湛。未嘗起滅。然世識習滯。據跡為真。欲觀如來。失道逾遠。故涅槃經云。若言菩薩在白淨王宮。依因父母。生育是身。是魔所說。蓋謂證跡而迷本也。若本跡雙照。權實俱明。則披經無礙。法身可覩。

釋迦譜卷第五

音釋

蔚映

蔚於物切茂也

羽葆

葆補道切羽葆聚采羽為幢也

幘

側革切巾

蹕

彼戟切足不能行也

替

他計切

蛸

隳緣切小飛也

鏤

郎豆切彫刻也

綰

綰於阮切綰于線切坐褥也

膳

時戰切具食也

驂

倉含切駕馬也

幢旌

幢傳江切幡幢也旌子盈切旌旄也

炤

之耀切與照同

樓

力主切曲也

櫟

抽庚切撥也

姝

春朱切美也

叵

普火切不可也

瑕疵

瑕胡加切疵疾移切瑕疵謂過也

夸

苦瓜切奢也

釋迦譜卷第六

蕭齊釋僧祐撰

釋迦在七佛末種姓眾數同異譜第五

出阿含經

佛告諸比丘。過去九十一劫。時世有佛。名毗婆尸。如來至真。出現于世。復次過去三十一劫。有佛名尸棄。如來至真。出現于世。復於彼三十一劫中。有佛名毗舍婆。如來至真。出現于世。復次此賢劫中有佛。名拘樓孫。又名拘那含。又名迦葉。我今亦於賢劫中成最正覺。毗婆尸佛時。人壽八萬歲。尸棄佛時。人壽七萬歲。毗舍婆佛時。人壽六萬歲。拘樓孫佛時。人壽四萬歲。拘那含佛時。人

壽三萬歲。迦葉佛時。人壽二萬歲。我今出世。人壽百歲。少出多減。毗婆尸佛出剎利種。姓拘利若。尸棄佛。毗舍婆佛。種姓亦爾。拘樓孫佛出婆羅門種。姓迦葉。增一阿含云。姓頗羅墮。拘那含佛。迦葉佛。種姓亦爾。我今如來至真。出剎利種。姓曰瞿曇。毗婆尸佛坐波羅樹下。成最正覺。尸棄佛坐分陀利樹下。成最正覺。毗舍婆佛坐娑羅樹下。成最正覺。拘樓孫佛坐尸利沙樹下。成最正覺。拘那含佛坐烏暫樹下。成最正覺。迦葉佛坐尼拘律樹下。成最正覺。我今如來至真。坐鉢多樹下。成最正覺。毗婆尸如來三會說法。初會弟子有十六萬八千人。二會

弟子有十萬人。三會弟子有八萬人。尸棄如來亦三會說法。初會弟子有十萬人。二會弟子有八萬人。三會弟子有七萬人。毗舍婆如來二會說法。初會弟子有七萬人。次會弟子有六萬人。拘樓孫如來一會說法。弟子四萬人。拘那含如來一會說法。弟子三萬人。迦葉如來一會說法。弟子二萬人。我今一會說法。弟子千二百五十人。毗婆尸佛有二弟子。一名騫荼。二名提舍。諸弟子中最為第一。尸棄佛有二弟子。一名阿毗浮。二名三婆婆。諸弟子中最為第一。毗舍婆佛有二弟子。一名扶游。二名鬱多摩。諸弟子中最為第一。拘樓孫佛有二弟子。一名

薩尼。二名毗樓。諸弟子中最為第一。拘那含佛有二弟子。一名舒槃那。二名鬱多樓。諸弟子中最為第一。迦葉佛有二弟子。一名提舍。二名婆羅婆。諸弟子中最為第一。今我二弟子。一名舍利弗。二名目犍連。諸弟子中最為第一。毗婆尸佛有執事弟子。名曰無憂。尸棄佛有執事弟子。名曰忍行。毗舍婆佛有執事弟子。名曰寂滅。拘樓孫佛有執事弟子。名曰善覺。拘那含佛有執事弟子。名曰安和。迦葉佛有執事弟子。名曰善友。我執事弟子。名曰阿難。毗婆尸佛有子。名曰方友。尸棄佛有子。名曰無量。毗舍婆佛有子。名曰妙覺。拘樓孫佛有子。名曰上。

勝。拘那含佛有子。名曰導師。迦葉佛有子。名曰進軍。今
我有子。名曰羅睺羅。毗婆尸佛父名槃頭。剎利王種。母
名槃頭婆提。王所治城。名槃頭波提。尸棄佛父名明相。
剎利王種。母名光曜。王所治城。名曰光相。毗舍婆佛父
名善澄。剎利王種。母名稱戒。王所治城。名曰無喻。拘樓
孫佛父名禮得。婆羅門種。母名善枝。王名安和。隨王名
故。城名安和。拘那含佛父名內德。婆羅門種。母名善勝。
是時王名清淨。隨王名故。城名清淨。迦葉佛父名曰梵
德。婆羅門種。母名財主。是時王名婆毗。王所治城名波
羅柰。釋迦文佛父名淨飯。剎利王種。母名大清淨妙。王

所治城名迦毗羅衛。觀佛三昧經云。毗婆尸佛身長六十由旬。圓光百二十由旬。尸棄佛身長四十二由旬。圓光四十五由旬。通身光一百由旬。毗舍婆佛身長三十二由旬。圓光四十二由旬。通身光六十二由旬。拘留孫佛身長二十五由旬。圓光四十二由旬。通身光五十由旬。拘那含牟尼佛身長二十五由旬。圓光三十由旬。通身光長四十由旬。迦葉佛身長十六丈。釋迦牟尼佛身長丈六。圓光七尺。七佛身並紫金色。

祐尋七佛相次。化跡各殊。夫法身平等。非有優劣。眾生業異。故現應不同耳。是以釋迦出世。身相紫金。而一千

比邱。咸見赭容。十六信士。偏覩灰色。自彼見異。佛恆壹也。類此而言。可無惑矣。

釋迦同三千佛緣譜第六

出藥王藥
上觀經

釋迦牟尼佛告大眾言。我昔無數劫時。於妙光佛末法之中。出家學道。聞五十三佛名。聞已合掌。心生歡喜。復教化人。令得聞持。他人聞已。展轉相教。乃至三千人。此三千人。異口同音。稱諸佛名。一心敬禮。以是因緣功德力故。即得超越無數億劫生死之罪。其千人者。華光佛為首。下至毗舍。於莊嚴劫。得成佛道。過去千佛是也。此中千佛者。拘樓孫佛為首。下至樓至如來。於賢劫中。次第

成佛。後千佛者。日光如來為首。下至須彌相。於星宿劫中。當得成佛。現在十方諸佛善德如來等。亦得聞是五十三佛名。故於十方世界。各得成佛。過去五十三佛名。在藥王藥上觀經。三千佛名。在諸佛集功德華經。千佛名。號國土種姓。父母弟子眷屬眾會年歲。在賢劫經。釋迦在賢劫中。千佛第四成佛。

祐仰惟大覺之緣感也。至矣極矣。夫聞名致敬。則勝業肇於須臾。憑心相化。則妙果成於曠劫。故五十三聖。聲煥微塵之前。三千至真。光鑠恆沙之後。雖合掌之因。似賒。而樹王之報。漸及。禮拜稱讚。豈虛棄哉。

釋迦內外族姓名譜第七 出長阿含經

釋種尸休羅王有四子。此出彌沙塞律。案長阿含經曇無德律大智論。並云。師子頗生淨飯王。

一名淨飯。大智論同。十二游經云。菩薩父名白淨王。

二名白飯。大智論同。十二游經云。菩薩叔父名甘露淨王。

三名斛飯。大智論同。十二游經云。菩薩中叔名穀淨王。

四名甘露飯。大智論同。十二游經云。菩薩小叔名設淨王。

淨飯有二子。一名菩薩。大智論同。十二游經云。白淨王有二子。其太子名悉達。

二名難陀。大智論同。十二游經云。其小子名難陀。

白飯有二子。一名阿難。二名調達。大智論云。白飯二子。跋提提沙。十二游經云。甘露淨

王有二子。長子名調達。小子名阿難。

斛飯有二子。一名摩訶男。二名阿那律。

大智論云斛飯二子。提婆達多阿難。十二

游經云。穀淨王有二子。太子名釋摩納。小子名阿那律。

甘露飯有二子。一名婆婆。二名拔提。

大智論云。甘露飯二子。摩訶男阿泥盧豆。有一

女名甘露味。雜阿含云。提沙比邱是佛姑子兄弟。十二游經云。設淨王有二子。太子名釋迦王。小子名釋少王。尋此四王名號次序。及生子名字。互有同異。正其然否。寄之來哲。其淨飯白淨真淨悅頭檀輪頭檀。眾經名各不同。蓋是譯出致異。即是一人耳。阿泥盧豆即阿那律。推例而求。類多如此。

調達四月七日食時生。身長丈五四寸。

出十二游經。

菩薩四月八日夜半明星出時生。身長丈六。

出十二游經。

佛弟難陀以四月九日生。身長丈五四寸。

出十二游經。

阿難以四月十日生。身長丈五三寸。

出十二游經。

菩薩外家。去迦惟羅閱城。晉言妙德。八百里。姓瞿曇氏。作小

王。主百萬戶。名一億王。出十二游經。釋迦託生王宮譜稱一億王。次釋少王下。又云菩薩母名摩耶。難陀母名僑曇彌。

即大愛道也。

菩薩婦家姓瞿曇氏。舍夷長者名水光。其婦名月女。有

一城居近其邊。生女之時。日將欲沒。餘明照其家。室內

皆明。因字之為瞿夷。瞿夷晉言明女。瞿夷是太子第一夫人。

出十二游經。

太子第二夫人生羅云者。名耶惟檀。其父名移施長者。

祐按瑞應本起善權眾經及大智論並云羅睺羅是瞿夷所生。而十二游獨云是第二夫人子。從多斷則宜以瑞應為正。

第三夫人名鹿野。其父名釋長者。以有三婦故。父王為

立三時殿。殿有二萬嫫女。以太子當作遮迦王。

晉譯飛
行皇帝。故

三殿置六萬嫫女。

出十二
游經。

祐觀大覺俯應。跡均俗典。所以胤裔繼哲。姻婭重明。並緣發曠劫。故能翼讚靈化耳。

釋迦弟子姓釋緣譜第八

出增一
阿含經

佛告諸比丘。有四大河水。從阿耨達泉出。云何為四。所謂恆伽。新頭。婆叉。私陀。彼恆伽水東流。牛頭口出。新頭南流。師子口出。私陀西流。象口中出。婆叉北流。從馬口出。是時四大河水繞阿耨達泉已。恆伽入東海。新頭入南海。婆叉入西海。私陀入北海。爾時四大河入海已。無

復本名字。同名為海。此亦如是。有四姓。云何為四。剎利婆羅門長者居士種。於如來所。剃除鬚髮。著三法衣。出家學道。無復本姓。但言沙門釋迦子。所以然者。如來眾者。其猶大海。四諦其如四大河。除其結使。入於無畏涅槃城。是故諸比丘。諸有四姓。剃除鬚髮。以信堅固。出家學道者。彼當滅本名字。自稱釋迦弟子。所以然者。我今正是釋迦子。從釋種中出家學道。比丘當知。欲論生子之義者。當名沙門釋種子。是所以然者。生皆由我生。從法起。從法成。是故比丘當求方便。得作釋種子。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彌沙塞律云。汝等比丘。雜類出家。皆捨本姓。稱釋子沙門。長阿含經云。彌勒出世。諸比丘弟子皆稱

慈子。如我今
弟子稱為釋子。

祐尋四河入溟。俱名為海。四族歸道。並號曰釋。可謂總
彼殊源。同乎一味者矣。

釋迦四部名聞弟子譜第九

比邱一百人出
增一阿含經。

佛言我聲聞弟子中。第一初受法味。思惟四諦。寬仁博
識。善能勸化。將養聖眾。不失威儀。即阿若拘鄰比邱。善
能勸導。福度人民。即優陀夷比邱。速成神通。中不有悔。
即摩訶男比邱。恆飛虛空。足不蹈地。即善肘比邱。乘虛
教化。意無榮翼。即婆破比邱。居樂天上。不處人中。即牛
跡比邱。恆觀惡露不淨之想。即善勝比邱。將護聖眾。四

事供養。即優留毗迦葉比丘。心意寂然降伏諸結。即江迦葉比丘。觀了諸法。都無所著。即象迦葉比丘。威容端正。行步詳序。即馬師比丘。智慧無窮。決了諸疑。即舍利弗比丘。神足輕舉。飛到十方。即大目犍連比丘。勇猛精勤。堪任苦行。即二十億耳比丘。十二頭陀難得之行。即大迦葉比丘。天眼第一。見十方域。即阿那律比丘。坐禪入定。心不錯亂。即離越比丘。能廣勸率。施立齋講。即陀羅婆摩羅比丘。安造房室。與招提僧。即小陀羅婆摩羅比丘。是貴豪種族。出家學道。即羅吒婆羅比丘。善分別義。敷演道教。即大迦旃延比丘。堪任受籌。不違禁法。即

軍頭婆歎比丘。降伏外道。履行正法。即賓頭盧比丘。四事供養衣被飯食。又瞻視疾病。供給醫藥。即讖比丘。言論辯了。而無疑滯。又能造偈。誦歎如來德。即謂鵬耆舍比丘。得四辯才。觸難答對。即摩訶拘絺羅比丘。清淨閑居。不樂人中。即堅牢比丘。乞食耐辱。不避寒暑。即難提比丘。獨處靜坐。專意念道。即金毗羅比丘。一坐一食。不移於處。即施羅比丘。守持三衣。不離食息。即浮彌比丘。樹下坐禪。意不移轉。即狐疑離越比丘。苦身露坐。不避風雨。即婆蹉比丘。獨樂空閑。專善思惟。即陀素比丘。著五納衣。不著榮飾。即尼婆比丘。常樂塚間。不處人中。即

優多羅比丘。恆坐草蓐。越福度人。即盧醯甯比丘。不與人語。視地而行。即優鉗摩尼江比丘。坐起行步。常入三昧。即那提比丘。好游遠國。教授人民。即曇摩留支比丘。喜集聖眾。論說法味。即伽架比丘。壽命極長。終不中天。常樂閑居。不處眾中。即婆拘羅比丘。能廣說法。分別義理。即滿願子比丘。奉持戒律。無所觸犯。即優波離比丘。得信解脫。意無猶豫。即婆迦利比丘。天體端正。與世殊異。諸根寂靜。心不變易。即難陀比丘。辯才卒起。解人疑滯。即婆陀比丘。能廣說義理。不有違。即斯尼比丘。喜著好衣。行本清淨。即天須菩提比丘。常好教授。諸在後學。

即難陀迦比邱。善誨禁戒比邱尼僧。即須摩那比邱。功德盛滿。所適無矩。即尸婆羅比邱。具足眾行道品之法。即優波先迦蘭陀子比邱。所說和悅。不傷人意。即婆陀先比邱。修行安般。思惟惡露。即摩訶迦延那比邱。計我無常。心無有想。即優頭槃比邱。能雜種論。暢悅心識。即拘摩羅迦葉比邱。著弊惡衣。無所羞恥。即面王比邱。不毀禁戒。誦讀不懈。即羅云比邱。以神足力。能自隱瞠。即般菟比邱。能化形體。作若干變。即周利般菟比邱。豪族富貴。天性柔和。即釋王比邱。乞食無厭。教化無窮。氣力強盛。無所畏難。即婆提婆羅比邱。音響清徹。聲至梵天。

即羅婆那婆提比丘。身體香潔。熏于四方。即鶡迦闍比丘。知時明物。所至無疑。所憶不忘。多聞廣遠。堪任奉上。即阿難比丘。莊嚴服飾。行步顧影。即迦持利比丘。諸王敬待。羣臣所宗。即月光比丘。天人所奉。恆朝侍省。以捨人形。像天之貌。即輸提比丘。諸天師導。指授正法。即天比丘。自憶宿命。無數劫事。即果衣比丘。體性利根。智慧深遠。即鶡掘魔比丘。能降伏魔。外道邪業。即僧迦魔比丘。入水三昧。不以為難。廣有所識。人所敬念。即質多舍利弗比丘。入火三昧。普照十方。即善來比丘。能降伏龍。使奉三尊。即那羅陀比丘。降伏鬼神。改惡修善。即鬼地

比邱。降乾沓和。勤行善行。即毗盧遮比邱。恆樂空定。分別空義。志在空寂。微妙德業。即須菩提比邱。行無想定。除去諸念。即耆利摩難比邱。入無願定。意不起亂。即炎盛比邱。入慈三昧。心無恚怒。即梵摩達比邱。入悲三昧。成就本業。即須彌比邱。得喜行德。無若干相。即婆彌陀比邱。常守護心。意不捨離。即躍波迦比邱。行炎盛三昧。終不解脫。即曇彌比邱。言語麤獷。不避尊貴。入金光三昧。即比利陀婆遮比邱。入金剛三昧。不可沮壞。即無畏比邱。所說決了。不懷怯弱。即須泥多比邱。恆樂寂靜。意不處亂。即陀摩比邱。義不可勝。終不可伏。即須羅他比

邱。曉了星宿。豫知吉凶。即那伽波羅比丘。恆喜三昧。禪
悅為食。即婆私吒比丘。常以法喜為食。即謂須夜奢比
邱。恆行忍辱。對至不起。即滿願盛明比丘。修習日光三
昧。即彌奚比丘。明算術法。無有差錯。即尼拘留比丘。分
別等智。恆不忘失。即鹿頭比丘。得雷電三昧。不懷恐悚。
即地比丘。觀了身本。即頭那比丘。最後取證。獲得漏盡。
即須拔比丘。

名聞比丘尼五十人

久出家學。國王所敬。即大愛道瞿曇彌尼。智慧聰明。即
識摩尼神足第一。感致諸神。即優鉢華色尼。行頭陀法。

無一限礙。即機利舍瞿曇彌尼。天眼第一。所照無礙。即奢拘利尼。坐禪入定。意不散。即奢摩尼。分別義趣。廣演道教。即波頭蘭闍那尼。奉持律教。無所加犯。即波羅遮那尼。得信解脫。不得退還。即迦梅延尼。得四辯才。不懷怯弱。即最勝尼。自識宿命無數劫事。即拔陀迦毗離尼。顏色端正。人所愛敬。即醯摩闍尼。降伏外道。立以正教。即輸那尼。分別義趣。廣說分部。即曇摩提那尼。著麤弊衣。不以為愧。即優多羅尼。諸根寂靜。恆若一心。即光明尼。衣服齊整。常如法教。即禪頭尼。能雜種論。亦無疑滯。即檀多尼。堪任造偈。讚如來德。即天與尼。多聞廣博。

恩惠接下。即瞿卑尼。恆處閑靜。不居人間。即無畏尼。苦
體乞食。不擇貴賤。即毗舍佉尼。一處一坐。終不移易。即
拔陀婆羅尼。徧行乞求。廣度人民。即摩怒訶利尼。速成
道果。中間不滯。即陀摩尼。執持三衣。終不捨離。即須陀
摩尼。恆坐樹下。意不改易。即瑒須那尼。恆居露地。不念
覆蓋。即奢陀尼。樂空閑處。不在人間。即優迦羅尼。長坐
草蓐。不著裝飾。即離那尼。著五納衣。以次分衛。即阿奴
波摩尼。樂空塚間。即優伽摩尼。多游於慈。愍念生類。即
清明尼。悲泣眾生。不及道者。即素摩尼。喜得道者。願及
一切。即摩陀利尼。護守諸行。意不遠離。即迦羅伽尼。守

虛執空。了定無有。即提婆修尼。心樂無想。除去諸著。即日光尼。修習無願。心恆濟物。即末那婆尼。諸法無疑。度人無限。即毗摩達尼。能廣說義。分別深法。即普照尼。心懷忍辱。如地容受。即曇摩提尼。能教化人。使立檀會。辦具牀座。即須夜摩尼。心已永息。不興亂想。即因提闍尼。觀了諸法。而無厭足。即龍尼。意強勇猛。無所染著。即拘羅那尼。入水三昧。普潤一切。即婆須尼。入火光三昧。悉照萌類。即降提尼。觀惡露不淨。分別緣起。即遮波羅尼。育養眾人。施與所乏。即守迦尼。最後取證。即拔陀軍陀羅拘夷國尼。

名聞優婆塞四十人

初聞法藥。成聖賢證。即三果商客。第一智慧。即質多長者。神德第一。即乾提阿藍。降伏外道。即掘多長者。能說深法。即優波掘長者。恆坐禪思。即訶侈阿羅婆。降伏魔宮。即勇健長者。福德盛滿。即闍利長者。大檀越主。即須達長者。門族成就。即泯逸長者。好問義趣。即生漏婆羅門。利根通明。即梵摩喻。諸佛信使。即御馬摩納。計身無我。即喜聞琴婆羅門。論不可勝。即毗裘婆羅門。言語速疾。能造偈頌。即優波離長者。喜施好寶。不有吝心。即殊提長者。建立善本。即優迦毗舍離。能說妙法。即最上無

畏優婆塞。所說無畏。善察人根。即頭摩大將領毗舍離。好喜惠施。即餅沙王。所施狹少。即光明王。建立善本。即波斯匿王。得無根善信。起歡喜心。即阿闍世王。至心向佛。意不變易。即優填王。承事正法。即月光王子。供奉聖眾。意常平等。即造祇洹王子。常喜濟彼。不自為己。即師子王子。顏貌端正。與人殊勝。即鷄頭王子。善恭奉人。無有高下。即無畏王子。恆行慈心。即不尼長者。心恆悲念一切之類。即摩訶納釋種。常行喜心。即拔陀釋種。恆行護心。不失善行。即毗闍先優婆塞。堪任行忍。即師子大將。能雜種論。即毗舍御優婆塞。賢聖默然。即難提波羅

優婆塞。勤修善行。無有休息。即優多羅優婆塞。諸根寂靜。即天優婆塞。最後受證。即拘夷那竭摩羅。

名聞優婆夷三十人

初受道證。即難陀難陀婆羅優婆夷。智慧第一。即久壽多羅優婆夷。恆喜坐禪。即須毗耶女優婆夷。慧根了了。即毗浮優婆夷。堪能說法。即鳶竭闍優婆夷。善演經義。即跋陀婆羅須焰摩優婆夷。降伏外道。即婆修陀優婆夷。音響清徹。即無憂優婆夷。能種種論。即婆羅陀優婆夷。勇猛精勤。即須頭優婆夷。第一供養如來。即摩利夫人。承事正法。即須賴婆夫人。供養聖眾。即捨彌夫人。瞻

視當來過去賢士。即月光夫人。檀越第一。即雷電夫人。
恆行慈三昧。即摩訶先優婆夷。行悲哀愍。即毗提優婆
夷。喜心不絕。即拔陀優婆夷。行守護業。即難陀母優婆
夷。得信解脫。即照曜優婆夷。恆行忍辱。即無憂優婆夷。
行空三昧。即毗讐先優婆夷。行無想三昧。即優那陀優
婆夷。行無願三昧。即無垢優婆夷。好教授彼。即尸利夫
人優婆夷。善能持戒。即鳶竭摩優婆夷。形貌端正。即雷
炎優婆夷。諸根寂靜。即最勝優婆夷。多聞博智。即泥羅
優婆夷。能造頌偈。修摩迦那。無所怯弱。即須達女優婆
夷。最後取證優婆夷者。即藍優婆夷。

祐歷觀學者。業盛則聲流。其在悠悠。未足算也。故十大弟子。以第一為標。四部之眾。以名聞自顯。所謂眾所知識。出于其類者也。嗟夫後進。思自勗焉。

比丘比丘尼優婆夷三眾數中。各

長一人。

釋迦從弟調達出家緣記第十

出中本起經

是時父王往詣佛所。見迦葉千人。形體至陋。每心不平。此等比丘。雖復心精。無表容貌。當勸宗室樂無為者。令作沙門。擇取端正。即令宗族。明日會殿。受命即到。王告宗室曰。阿夷相言。佛不出家。當作聖王。君四方天下。左右侍從。率當端正。今諸弟子。類無姿觀。欲聘有道。儀容

足者。充備僧數。光暉世尊。咸言大善。聽令歡喜。乞退嚴辦。七日乃行。調達便告行者。吾等王者子弟。今棄世榮。出家居道。整頓服飾。極世之妙。象馬車乘。價直萬金。其日嚴出。觀者填路。調達冠幘。自然墮地。衢和離所可乘。象四脚布地。而作鳥鳴。相工占曰。餘皆得道。一人不吉。俱詣佛所。求作沙門。剛強降伏。莫不樂受。調達亦名提婆達多。齊言天熱。以其生時。人天心皆忽驚熱。故因為名。增一阿含經云。提婆達兜白佛言。願聽在道次。佛言。汝宜在家。分檀惠施。夫為沙門。實為不易。復再三白。復告不宜出家。提婆達兜便生惡念。此沙門懷嫉妬心。我

今宜自剃頭。善修梵行。何用是沙門為。提婆達兜後犯五逆罪惡。心欲至如來所。適下足在地。地中有大火風起生。繞提婆達兜身。為火所燒。便發悔心。稱南無佛。然不究竟。適得稱南無。便入地獄中。阿難悲泣言。提婆達在地獄中。為經幾時。佛言。經一大劫。命終生四天王上。展轉至他化自在天。經六十劫。不墮三惡趣。最後受身。成辟支佛。名曰南無。由命終之時。稱南無故。時大目犍連言。我欲至阿鼻獄中。見提婆達。慰勞慶賀。佛言。阿鼻罪人。不解人間音響。目連白言。我解六十四音。當以此音。往語彼人。目連如屈伸臂頃。至阿鼻獄上虛空中曰。

提婆達兜。獄卒曰。此間亦有拘樓秦佛迦葉佛時提婆達兜。今命何者。目連曰。吾命釋迦文佛叔父兒提婆達兜。獄卒燒炙彼身。使令覺悟。曰。汝仰觀空中。見大目連。坐寶蓮華。語目連曰。尊者何由屈此。目連曰。如來記汝。欲害世尊。緣入阿鼻。最後成辟支佛。號名南無。提婆達聞已歡喜。言我今日以右脇卧阿鼻獄中。經歷一劫。終無勞倦。目連復問。苦痛有增損乎。提婆達報。以熱鐵輪轆。我身壞。復以鐵杵咬咀我形。有黑暴象。蹈蹋我體。復有火山。來鎮我面。昔日袈裟。化為銅鑠。極為熾然。今寄頭面。禮世尊足。復禮尊者阿難。目連即攝神足。還世尊所。大

智論稱提婆達弟子俱迦離。謗舍利弗及目犍連。命終墮蓮華地獄中。即衢和離也。祐拾檢調達之歷緣也。亟為戚屬。恆結仇讐。豈以標明善惡。影響秘教乎。是故經言。若言提婆達多造逆罪墮阿鼻者。無有是處。斯乃諸佛境界。非二乘所測也。

釋迦從弟阿那律跋提出家緣記第十一

出曇無德律

釋種兄弟二人。一名摩訶男。一名阿那律。阿那律者。其母愛念。常不離目前。與作三時殿。嫪女娛樂。摩訶男言。諸釋多出家。而我一門獨無。兄營家業。弟當出家。若不能者。弟營家業。兄當出家。那律以家事煩碎。遂欲出家。

往白其母。乞求出家。乃至三反。母不聽許。種種方便斷之。以釋種有跋提。其母愛重。必不聽出家。便言若跋提出家者。當聽汝耳。那律便求跋提。跋提不許。復種種方便云。我今出家。一由汝耳。跋提遂許。還求其母。其母亦不許。復作方便言。若阿那律母許兒者。當聽汝耳。遂兩被許。跋提言。且當七年受五欲樂。然後出家。那律言。人命無常。難可得保。不宜淹留。更求一年。乃至七日。那律許之。過七日已。釋子等八人。及優波離第九。各好莊嚴。乘寶象馬。出迦毗羅衛。齊至其界。脫其寶衣。以象馬付優波離令還。語言汝常依我等以自存活。今者出家。以

此寶衣大象相遺。與自資生。遂便前去。優波離思惟。亦欲隨出家。便即以寶衣等懸著樹上。念言其有來取之者。與之。於是便共至佛所。求索出家。言我父母已許。願聽出家。乞先度優波離。何以故。以除我等憍慢心故。爾時世尊先度優波離。次度那律。次度跋提。次更度難提。次度金毗羅。次度難陀等六人。優波離受大戒。最為上座。時有大上座。名毗羅茶。別度阿難陀。餘次上座度跋難陀。及調達。時跋提獨在樹下塚間思惟。夜分過已。高聲稱言甚樂。其邊比丘白佛。佛呼跋提。問何故自言甚樂耶。跋提言。我本在家時。內外常以刀杖而自衛護。猶有

恐懼。念念憂畏。今獨塚間。無有恐懼。身毛不豎。我念出離之樂。故稱甚樂。佛言善哉。

祐以為俗滯難啟。而法緣易感。二釋鄭道。刻意實深。故始也互塞。終然兩開矣。夫苦逼不生。是謂至樂。林下之唱。豈外適哉。

釋迦從弟孫陀羅難陀出家緣記第十二

出普曜經

佛在迦維羅竭國尼拘類園。將侍者阿難。入城乞食。童子難陀。在高樓上。遙見即下。來至佛所。作禮白言。如來之姓。轉輪聖王。何為自辱。持鉢乞食。自取佛鉢入家。內盛甘美飲食。佛即還尼拘類園。即語侍者。難陀若出。勿

自取鉢。敕語難陀躬自送來。難陀受教。從後送鉢。婦出
語言。速還勿久。須還乃食。前進未久。重更遣信。時還勿
停。所以鄭重。恐出家故。難陀至佛所。手自奉鉢。唯願時
受。今欲還家。佛告難陀。卿已至此。今宜剃除鬚髮。服三
法衣。何為欲還。是時如來以威神力。逼迫難陀。度令出
家。閉在靜室。久久之後。次第當直。難陀歡喜。我今當直
事。因此閑暇。逃走還家。是時難陀隨所應作。事事不闕。
天神侍衛。難陀汲水至滿。自然翻棄淨地之中。草土更
滋。關閉門戶。戶自然開。難陀自念。我家王種。多饒財寶。
設有漏失。即可償之。今當竊隨小徑還家。行大塗者。儻

值如來。即脫三法衣。更被餘衣而去。行未經時。正值如來奔趣大樹。欲自隱身。佛神力故。樹神拔樹。懸在虛空。難陀入樹根處。隱蔽自身。如來尋往問言。何為至此。默然慚愧。佛再三告汝欲何趣。難陀言。暫欲還家。與婦相見。佛告難陀。夫人學道。貪著欲心。不顧後世燒身之禍。我今將汝天上游觀。宜自專心。勿懷恐怖。佛以神力。接至天上。見一宮殿。眾寶莊嚴。玉女營從。不可稱計。唯無夫主。難陀問佛。此何天宮。種種娛樂。快樂昔所未見。而無夫主。唯願說之。佛告難陀。汝可自問。難陀奉教。自往問之。天女答曰。汝不知乎。迦維羅竭國釋迦文佛並兄弟。

難陀。後當生此。為我夫主。難陀聞之。密自歡喜。還至佛所。具以白佛。佛告難陀。快修梵行。如是不久。當來至此。受福自然。是時世尊復以神力。接引難陀。將至地獄路。經鐵圍山表。見瞎獼猴。佛問難陀。汝婦孫陀利。何如瞎獼猴。難陀白佛。止止勿復說此。孫陀利者。女中英妙。百千萬倍。豈得類乎。佛言。以孫陀利。比諸天女。亦億千萬倍。不可為比。於是世尊復接難陀。徧至地獄。見種種苦痛。有一大鑊。獄卒圍繞。湯沸火熾。不見罪人。難陀白佛。是何人獄。不見罪人。佛言。汝自問之。難陀往問。獄卒報言。閻浮利地真淨王家兒。得成佛道。並父弟甘露王兒。

名曰難陀。為人放逸。姪欲情多。自恃豪族。輕忽萬民。彼命終後。當來此中。難陀聞已。衣毛皆豎。顏色變異。往趣世尊。白言。唯然大師。三界大護。今覩此變。倍懷恐懼。求離地獄。願說泥洹。爾時世尊。漸與難陀說微妙法。安處無為。令至道場。

雜寶藏經云。佛在迦毗羅衛國。入城乞食。到難陀舍。會值難陀與婦作妝。香塗眉間。聞佛門中。欲出外看。婦共要言。出看如來。使我額上妝未乾頃。便還入來。難陀即出。見佛作禮。取鉢向舍。盛食奉佛。佛不為取。過與阿難。阿難亦不為取。阿難語言。汝從誰得鉢。還與本處。於是

持鉢詣佛。至尼拘樓精舍。佛即敕剃師。與難陀剃髮。難陀不肯。怒拳而語剃髮人言。迦毗羅衛一切人民。汝今盡可剃其髮也。佛問剃髮者。何以不剃。答言畏故。不敢為剃。佛共阿難自至其邊。難陀畏故。不敢不剃。雖得剃髮。恆欲還家。佛常將行。不能得去。後於一日。次守房舍。而自歡喜。今真得便。可還家去。待佛眾僧都去之後。我當還家。佛入城後。作是念言。當為汲水。令滿澡鉢。然後還歸。尋時汲水。一鉢適滿。一鉢復翻。如是經時。不能滿鉢。便作是言。俱不可滿。使諸比丘來還自汲。我今但著鉢屋中。而棄之去。即閉房門。適一扇閉。一扇復開。適閉

一戶。一戶復開。便作是念。俱不可閉。就置而去。縱使失諸比丘衣物。我饒財寶。足有可償。即出僧房而自思惟。佛必從此來。我則從彼異道而去。佛知其意。亦異道來。遙見佛來。大樹後藏。樹神舉樹在虛空中。露地而立。佛見難陀。將還精舍而問之言。汝念婦也。答言實爾。即將難陀向阿那波山上。又問難陀。汝婦端正不。答言端正。山中有一老瞎獼猴。又復問言。汝婦孫陀利面首端正。何如此獼猴也。難陀懊惱。便作念言。我婦端正。人中少雙。佛今何故。以我之婦。比瞎獼猴。佛復將至忉利天上。徧諸天宮。而共觀看。見諸天子與諸天女。共相娛樂。見

一宮中。有五百天女。無有天子。尋來問佛。佛言。汝自往問。難陀往問。言。諸宮殿中。盡有天子。此中何以獨無天子。諸女答言。閻浮提內。佛弟難陀。佛逼使出家。以出家因緣。命終當生於此天宮。為我天子。難陀答言。即我身是。便欲即住。天女語言。我等是天。汝今是人。還捨人壽。更生此間。便可得住。便還佛所。以如上事。具白世尊。佛語難陀。汝婦端正。何如天女。難陀答言。比彼天女。如瞎獼猴。比於我婦。佛將難陀還閻浮提。難陀為欲生天。故勤加持戒。阿難爾時為說偈言。

譬如羯羊鬪 將前而更却 汝為欲持戒

其事亦如是

佛將難陀復至地獄。見諸鑊湯悉皆煮人。唯見一鑊。炊沸空停。怪其所以而來問佛。佛告之言。汝自往問。難陀即往問獄卒言。諸鑊盡皆煮治罪人。此鑊何故空無所煮。答言。閻浮提內。有如來弟。名為難陀。以出家功德。當得生天。以欲罷道因緣之故。天壽命終。墮此地獄。是故我今炊鑊。而待難陀。難陀恐怖。畏獄卒留。即作是言。南無佛陀。南無佛陀。唯願將我擁護。還至閻浮提內。佛語難陀。汝勤持戒。修汝天福。難陀答言。不用生天。今唯願我不墮此獄。佛為說法。一七日中。成阿羅漢。諸比丘歎

言。世尊出世。甚奇甚特。佛言。非但今日。乃往過去。亦復如是。諸比丘言。過去亦爾。其事云何。請為我說。佛言。昔迦尸國王。名曰滿面。比提希國有一姪女。端正殊妙。爾時二國常相怨嫉。傍有佞臣。向迦尸王歎說。彼國有姪女。端正世所希少。王聞是語。心生惑著。遣使從索。彼國不與。重遣使言。求暫相見。四五日間。還當發遣。時彼國王約敕姪女。汝之姿態。所有伎能。好悉具備。使迦尸王惑著於汝。須臾之間。不能遠離。即遣令去。經四五日。尋復喚言。欲設大祀。須得此女。暫還放來。後當更遣。時迦尸王即遣歸還。大祀已訖。遣使還索。答言。明日當遣。既

至明日亦復不遣。如是妄語。經歷多日。王心惑著。單將數人欲往彼國。諸臣勸諫。不肯受用。時仙人山中有獼猴王。聰明博達。多有所知。其婦適死。取一雌獼猴。諸獼猴眾皆共瞋訶責。此姪獼猴眾所共有。何緣獨當。時獼猴王將雌獼猴走迦尸國。投於王所。諸獼猴眾皆共追逐。既到城內。發屋壞牆。不可料理。迦尸國王語獼猴王言。汝今何不以雌獼猴還諸獼猴。獼猴王言。我婦死去。更復無婦。王今云何欲使我歸。王語之言。今汝獼猴破亂我國。那得不歸。獼猴王言。此事不好耶。王答言不好。如是再三。王故言不好。獼猴王言。汝宮中有八萬四千

夫人。汝不愛樂。欲至敵國追逐姪女。我今無婦。唯取此一。汝言不好。一切萬姓視汝而活。為一姪女。云何捐棄。大王當知。姪欲之事。樂少苦多。猶如逆風而執熾炬。愚者不放。必見燒害。欲為不淨。如彼屎聚。欲現外相。薄皮所覆。欲無反復。如屎塗毒蛇。欲如怨賊。詐親附人。欲如假借。必當還歸。欲為可惡。如廁生華。欲如疥瘡而向於火。把之轉劇。欲如狗嚙枯骨。涎唾共合。謂為有味。唇齒破盡。不知厭足。欲如渴人飲於鹹水。逾增其渴。欲如段肉。眾鳥競逐。欲如魚獸貪味至死。其患甚大。爾時獼猴王者。我身是也。爾時王者。難陀是也。爾時姪女者。孫陀

利是也。我於爾時欲淤泥中。拔出難陀。今亦拔其生死之苦。

釋迦譜卷第六

音釋

騫 邱虔切

赭 止野切
赤色也

讖 楚禁切

鵬 蒲登切

蓐 如欲切
薦也

瑒 郎計切

聘

匹正切
問也

轢 郎擊切
車所踐也

呶咀 呶奉甫切
咀在呂切

銅 徒紅切

鐸 弋涉切
與葉同

蘄

渠希切
求也

佞 乃定切
巧諂也

劇 奇逆切
尤甚也

嚙 五巧切
齧也

釋迦譜卷第七

蕭齊釋僧祐撰

釋迦子羅云出家緣記第十三

出未曾有經

爾時世尊告目犍連。汝今往彼迦毗羅城。問訊我父閱頭檀王。并我姨母波闍波提。及三叔父斛飯王等。因復慰喻羅睺羅母耶輸陀羅。令割恩愛。放羅睺羅令作沙彌。修習聖道。所以者何。母子恩愛。歡樂須臾。死墮地獄。母之與子。各不相知。窈窈冥冥。永相離別。受苦萬端。後悔無及。羅睺得道。當還度母。永絕生老病死根本。得至羅漢。如我今也。目連受命。屈伸臂頃。到迦毗羅淨飯王所。

而白王言。世尊慇懃。致問無量。起居輕利。氣力安不。及太夫人波闍波提。并及三叔斛飯王等。問訊起居。亦復如是。時耶輸陀羅聞佛遣使。來至王所。未知意趣。即遣青衣。令參消息。青衣還白。世尊遣使取羅睺羅。度為沙彌。耶輸陀羅聞是消息。將羅睺羅登上高樓。約敕監官。關閉門閤。悉令堅牢。時大目連既到宮門。不能得入。又無人通。即以神力。飛上高樓。至耶輸陀羅座前而立。耶輸陀羅見目連來。憂喜交集。迫不得已。即起禮拜。敕為敷座。請目連坐。問目連曰。世尊無恙。教化眾生。不勞神也。遣上人來。欲何所為。目連白曰。太子羅睺。年已九歲。

應令出家。修學聖道。所以者何。母子恩愛。少時如意。一旦命終。墮三惡道。恩愛離別。窈窈冥冥。母不知子。子不知母。羅睺得道。當還度母。永度生老病死憂患。得至涅槃。如佛今也。耶輸陀羅答目連曰。釋迦如來為太子時。娶我為妻。奉事太子。如事天神。曾無一失。共為夫婦。未滿三年。捨五欲樂。騰越宮城。逃至王田。王身往迎。違戾不從。返遣車匿白馬令還。自要道成。誓願當歸。被鹿皮衣。譬如狂人。隱居山澤。勤苦六年。得佛還國。都不見親。忍忘舊恩。劇於路人。使我母子。守孤抱窮。今復遣使。欲求我子。為其眷屬。何酷如之。太子成道。自言慈悲。慈悲。

之道。應安樂眾生。今反離別人之母子。苦中之甚。莫若
恩愛離別之苦。以是推之。今別人母子。何慈之有。白目
連曰。還向世尊宣我所陳。時大目連。更以方便種種諫
喻。曉耶輸陀羅。而耶輸陀羅絕無聽意。辭退還到淨飯
王所。具宣上事。王聞是已。即告夫人波闍波提。我子悉
達。遣目連來。迎取羅云。欲令入道。修學聖法。耶輸陀羅
女人愚癡。未解法要。心堅意固。纏著恩愛。情無縱捨。卿
可往彼重陳諫之。令其心悟。時太夫人即便將從五百青
衣。至其宮中。隨宜諫喻。反覆再三。耶輸陀羅猶故未聽。
白夫人曰。我在家時。八國諸王競來見求。父母不許。所

以者何。釋迦太子才藝過人。是故父母以我配之。太子爾時知不住世。出家學道。何故慇懃苦求我耶。夫人取婦。正為恩好。聚集歡樂。萬世相承。子孫相續。紹繼宗嗣。世之正禮。太子既去。復求羅睺。欲令出家。永絕國嗣。有何義哉。爾時夫人聞是語已。默然無言。不知所云。爾時世尊即起化人。空中告言。耶輸陀羅。汝頗憶念往古世時誓願事不。我當爾時。為菩薩道。以五百金錢。從汝買得五莖蓮華。上定光佛。時汝求我。世世所生。共為夫妻。我不欲受。即語汝言。我為菩薩。累劫行願。一切布施。不逆人意。汝能爾者。聽為我妻。汝立誓言。世世所生國城。

妻子。及與我身。隨君施與。誓無悔心。而今何故愛惜羅
睺。不令出家學聖道也。耶輸陀羅聞是語已。霍然還識
宿業因緣。事事明了。如昨所見。愛子之情。自然消歇。遣
喚目連。懺悔辭謝。捉羅睺手。付囑目連。與子離別。涕淚
交流。爾時羅睺見母愁苦。長跪合掌。前白母言。願母莫
愁。羅睺今往定省世尊。尋爾當還。與母相見。時淨飯王
為欲安慰耶輸陀羅。令其喜故。即集國中豪族而告之言。
金輪王子。今當往彼舍婆提國。從佛出家學道。願卿人
人各遣一子。隨從我孫。咸皆奉命。即時合集有五十人。
隨從羅睺。往到佛所。頭面作禮。佛使阿難剃羅睺頭。及

其五十諸公王子。悉令出家。命舍利弗為其和尚。大目犍連作阿闍黎。授十戒法。便為沙彌。爾時佛子羅云等五十沙彌。聞佛說彼扇提羅等罪報因緣。

扇提羅等昔為比丘。宿緣罪報。文

繁不載。

甚大憂懼。即各頭面禮佛。白言世尊。今聞說此扇提

羅等。甚懷怖懼。所以者何。和尚舍利弗大智福德。國中供養最上甘珍。小兒愚癡。無有福德。食人如是妙好飲食。後世當受苦果。如扇提羅。是故我等實懷憂慮。願佛垂哀。賜聽我屬捨道還家。冀免罪咎。爾時世尊告羅睺羅。汝今畏罪還家。求離苦者。是事不然。何以故。譬如二人。乏食饑餓。忽遇主人。為設種種肥濃美味。其人饑餓。

貪食過飽。然此二人。一者有智。一者愚癡。有智之人。自知食過。身體沈重。頻伸欠。呿。即詣明醫。請除苦患。良醫即賜摩檀提藥。令其服之。吐宿食已。令近煖火。禁節消息。得免禍患。終保年壽。其無智者。不知食過。謂是鬼魅。殺生祭祠。欲求濟命。腹中宿食。遂成生風。絞切心痛。因是死亡。生地獄中。佛告羅睺羅。汝畏罪還家。如彼無智愚癡人也。汝先有善根因緣。遭值我時。如彼明醫。能濟苦患而得不死。汝今何為捨明入闇。羅睺白言世尊。諸佛智慧。猶如大海。羅睺等心。猶如毫末。豈能受持如來智慧。佛告羅睺。如天雨滴。後不及前。雖不相及。能滿大

器。修學智慧。亦復如是。從小微起。終成大器。如是展轉。滿無量器。是則自利利人。名為大士。如我今也。羅睺羅等聞佛說已。心開意解。普耀經云。佛還入宮。坐於殿上。俱夷攜羅雲來。稽首佛足。瞻對問訊。時王僚屬皆懷沈疑。太子捐國。十有二年。何從生子。佛語父王。告諸羣僚。俱夷守節貞潔。清無瑕疵。設王不信。今當現證。於時世尊化諸眾僧。皆使如佛。羅云年始七歲。俱夷即以此印信環。與羅睺言。是汝父者。以此與焉。羅云應時直前詣佛。以印信環而授世尊。王及羣臣咸皆欣踊。稱言善哉。真佛子也。佛語父王及諸臣曰。從今已後無復懷疑。此吾

之子。緣吾化生。勿咎俱夷。王得道證。俱夷持戒。淨修梵行。彌沙塞律云。佛往到淨飯王宮。時羅睺羅母。將羅睺羅在高樓上。遙見佛來。語言汝見彼沙門不。答言見。又語言彼是汝父。可往索父餘財。佛既入宮。於中庭露地坐。羅睺羅馳下趣佛。頭面禮足。住佛影中。白言是影甚樂。願佛與我父餘財。佛言汝審欲得不。答言欲得。佛便將還。告舍利弗。汝可度之。舍利弗即度出家。為受沙彌戒。時淨飯王聞已度羅睺羅。便大懊惱。出詣佛所白言。佛昔出家。尚有難陀。不能令我如今懊惱。難陀已復出家。餘情所寄。唯在此子。今當出家。家國大計。永為斷絕。

子孫之愛。徹過骨髓。如何比丘輒度他子。願佛從今敕諸比丘。父母不聽。不得為道。佛即為王說諸法竟。集諸比丘立制。父母不聽。不得出家受戒。祐尋此律所說羅睺羅出家緣。與未曾有經事緣大異者。由於爾時對情不同。故復兩存焉。祐尋釋族為盛。雲布赤澤。雖法俗或殊。而獲道斯同。難陀棄榮。欲以從道。羅云捨輪王位而襲法旃檀圍繞。龍象成羣。靡親靡疏。隨應而度。調御之美。於茲可見。

釋迦姨母大愛道出家緣記第十四

出中本
起經

佛還迦維羅衛國。大愛道瞿曇彌稽首作禮。白佛言。我聞

女人精進。可得沙門四道。願得受佛法律。我以居家有信。欲出家為道。佛言。且止無樂。以女人入我法律。服法衣者。當不盡壽。清淨究暢梵行。瞿曇彌則復求哀。如是至三。佛不聽許。作禮而退。佛於後時。更游迦維羅衛。瞿曇彌如前求出家。佛亦不許。佛又與諸比丘。留止是國。避雨。三月竟。出國而去。大愛道與諸老母等。俱行追佛。頓止河上。大愛道便前作禮。復求出家。佛言。止止。如前不許。便前作禮。繞佛而退。住於門外。被弊敗衣。徒跣而立。顏面垢穢。衣服塵汙。歔歔而啼。阿難見之。即問何以如是。答言。我今以女人故。不得出家。自悲傷耳。阿難言。

止止。且自寬意。待我白佛。阿難即入。稽首白言。我從佛聞。女人精進。可得四道。今大愛道以至心欲受法律。願佛聽之。佛言止止。無樂欲使女人入我法律。為沙門也。所以者何。譬如人家生子。多女少男。當知是家以為衰弱。若聽女人出家。乃令佛法清淨梵行。不得久住。譬如稻田。莠雜禾稼。則令善穀復敗。若使女人入我法律。必令清淨大道。不久興盛。阿難復言。大愛道多有善意。佛初生時。乃自育養。至于長大。佛言如是。大愛道信多善意。於我有恩。今我成佛。於大愛道亦多有恩。大愛道但由我故。得皈依三寶。不疑四諦。立信五根。受持五戒。如

是阿難。正使有人。終身相給衣被飲食卧具。病困醫藥。不及我此恩德也。佛告阿難。假使女人欲作沙門者。八敬之法。不得踰越。當盡壽學行之。譬如防水。善治堤塘。勿令漏失。其能如是。可入律法。阿難諦受。作禮而出。報大愛道言。瞿曇彌何忽憂愁。即為再說佛之言教。若能如是。可得出家。大愛道即歡喜而言。唯諾阿難。聽我一言。譬如四姓家女。沐浴塗香。好衣莊嚴。而人復以好華香珍寶為步搖。持與其女。豈不愛樂。頭首受之。今佛所教。敕八敬法者。我亦歡心。願以首頂受之。爾時大愛道便得出家。尋受大戒。為比丘尼。奉行法律。遂得應真。後

於異時。大愛道與諸長老尼。俱詣阿難所。白言諸長老尼。皆久修梵行。且已見諦。云何當使禮幼少比丘。阿難言且停。我今當問佛。阿難即往白佛。佛言止止。當慎此言。勿得說也。且汝所知。不如我知。若使女人不出家者。外道異學。一切賢者。當以四事種種供養。解髮布地。請令蹈之。如事日月。如事天神。我之正法。當千歲興盛。以度女人故。至五百歲而漸衰微。所以者何。女人有五處不能得作。何謂為五。一不得作如來。二不得作轉輪聖王。三不得作第二忉利天王。四不得作第六天魔王。五不得作第七梵天王。大愛道等聞已。歡喜奉行。

彌沙塞律云。大愛道出家。受行八敬。事事悉同。大愛道因阿難問佛。大愛道受八敬。即得具足戒。不知諸釋女。五百人云何。佛言將往大僧中十眾。大愛道作和尚羯磨。與受具足。三人一受。不得四人。大方便經云。天魔波旬。及諸長夜惡邪見人。毀佛法僧。是故如來不聽女人樂入佛法。佛姨母憍曇彌三請不聽。憂悲苦惱。阿難為請。過去諸佛具四部眾。而如來獨不具耶。佛告阿難。若憍曇彌發大精進。修八敬法。聽入佛法。憍曇彌心大歡喜。佛言未來世中。若有比丘尼。及諸善女人。常當志心念阿難恩。稱名供養。阿難以大威神。應聲護助。祐仰惟

三世諸佛。四部咸備。而憍曇彌祈法。亟於拒塞者。豈非
女人障厚。方為道蠹。故切磋掊擊。以勵將來也。

釋迦父淨飯王泥洹記第十五

出淨飯王
泥洹經

舍夷國王。名曰淨飯。治以正法。化德仁義。常行慈心。時
被重病。身中四大。同時俱作。殘害其體。肢節欲解。喘息
不定。如駛水流。輔相宣令。國中明醫。皆悉來會。種種療
治。無能愈者。時王煩惱。轉側不停。如少水魚。夫人嫫女
見王如是。益更愁惱。時白飯王斛飯王大稱王等。及諸
羣臣。同發聲言。今王設崩。永失覆護。國將虛弱。王身戰
動。脣口乾燥。語聲斷絕。眩目淚下。時諸王等長跪叉手。

同共白言。大王素性。不好作惡。經彈指頃。種德無厭。護養人民。莫不得安。名聞十方。大王今日何故愁惱。時淨飯王語聲趣出。告諸王曰。我命雖斷。不以為苦。但恨不見我子悉達。又恨不見次子難陀。以除貪婬世間諸欲。復恨不見斛飯王子阿難陀者。持佛法藏。一言不失。又恨不見孫子羅云。年雖幼稚。神足純備。戒行無缺。吾設得見是諸子等。我病雖篤。未離生死。不以為苦。諸在王邊。聞如是語。悉苦啼泣。淚下如雨。時白飯王言。我聞世尊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此去懸遠五十由旬。王今轉羸。設遣使者。道路懸邈。遲晚無益。唯願大王莫大愁悵。

懸念諸子。時淨飯王聞是語已。垂淚而言。答白飯王。我子等輩。雖復遼遠。意望不斷。所以者何。我子成佛。以大慈悲。恆以神通。天眼徹視。天耳徹聽。救接眾生。應可度者。如有百千萬億眾生。為水所溺。以慈愍心。為作船筏。而度脫之。終不疲勞。若我今日望見世尊。亦復如是。所以然者。世尊晝夜。常以三昧。恆以天眼。觀於眾生。應受化者。以慈愍心。如母念子。爾時世尊在靈鷲山。天耳遙聞。迦維羅衛大城之中。父王悒遲。及諸王言。即以天眼。遙見父王。病卧著牀。羸困憔悴。命欲向終。知父渴仰。欲見諸子。爾時世尊告難陀曰。父王淨飯。勝世間王。是我

曹父。今得病重。我曹應往。及命存在。得與相見。令王願滿。難陀受教。長跪作禮。唯然世尊。淨飯王者。是我曹父。能生聖子。利益世間。今宜往詣。報育養恩。阿難合掌。前白佛言。淨飯王者。是我伯父。聽我出家。為佛弟子。是故欲往。羅云復前而白佛言。世尊雖是我父。棄國求道。我蒙祖王育養成就。而得出家。是故欲往。覲省祖王。佛言善哉。宜知是時。令王願滿。於時世尊即以神足。猶如鴈王。踊身虛空。忽然而現。在維羅衛。放大光明。國中人民遙見佛來。皆共舉聲。涕淚而言。設大王崩。舍夷國名。必斷滅矣。城中人民向佛啼哭。白世尊言。大王如是。命斷

不久。唯願如來。宜可時往。及共相見。國中人民宛轉自撲。哽咽啼哭。中有自絕瓔珞者。中有取塵土而自塗者。佛見是已。諫國人曰。無常離別。古今有是。汝等諸人。當思念之。生死為苦。唯道是真。於是世尊即以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諸佛之法。放大光明。更復重以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放大光明。以從無量阿僧祇劫所作功德。放大光明。其光照曜。內外通達。周徧國界。光照王身。患得安息。王遂怪言。是何光耶。為是日月之光明耶。諸天光乎。來觸我身。如天旃檀。令我身中患苦得息。脫是我子悉達來也。先現光明。是其常瑞。時大稱王從外入宮。

白大王言。世尊已來。將諸弟子。阿難羅云等乘空來至。
王宜歡喜。捨愁毒心。王聞佛來。敬意踊躍。不覺起坐。須
臾之頃。佛便入宮。王見佛到。遙舉兩手。接足而言。唯願
如來手觸我身。令我得安。為病所困。如壓麻油。痛不可
忍。我命將斷。甯可還返。我今最後得見世尊。痛恨即除。
佛知父王病重羸瘦。色變難識。告難陀言。觀王本時。形
體巍巍。顏色端正。名聲遠聞。今得重病。乃不可識。端正
形容。勇健之名。今何所在。時淨飯王一心合掌。讚歎世
尊德。佛言。唯願父王莫復愁悵。所以然者。道德純備。無
有缺減。佛出金色臂。掌如蓮華光。尋即以手著父王額。

上。王是清淨戒行之人。心垢已離。今應歡喜。不宜憂惱。當諦思念諸經法義。物不牢固。得堅固志。以種善根。是故大王宜當歡喜。命雖欲終。自可寬意。時大稱王以恭敬心。白淨飯王言。佛是王子。神力具足。無與等者。次子難陀。亦是王子。已度生死諸欲之海。四道無礙。斛飯王子阿難陀者。已服法味。佛所說法。猶若淵海。一句不忘。悉總持之。王孫羅云道德純備。逮諸禪定。成四道果。是四子等。已壞魔網。時淨飯王聞是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以自手捉於佛手。著其心上。王於卧處合掌。心禮世尊足下。時佛手掌故在王心上。無常對至。命盡氣

絕。忽就後世。於是諸釋號咷啼哭。舉身自撲。兩手拍地。解髻亂髮。同發聲言。永失覆蓋。王中尊王。今以崩背。國失威神。時諸釋子。以眾香汁洗浴王身。纏以劫貝白氎。及諸繒帛。而以棺斂於師子座。七寶莊校。真珠羅網。垂繞其傍。舉棺置於師子座上。散華燒香。佛共難陀。在喪頭前。肅恭而立。時阿難羅云。住在喪足。難陀長跪白佛。父王養我。願聽難陀擔父王棺。阿難陀長跪白佛言。唯願聽我擔伯父棺。羅云。復前而白佛言。唯願聽我擔祖王棺。爾時世尊念當來世。人皆兇暴。不報父母育養之恩。為是當來不孝眾生。設化法故。如來躬欲擔於父王之

棺。即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一切眾山巔峩涌沒。如水上船。爾時欲界一切諸天。與無數百千眷屬。俱來赴喪。北方天王毗沙門王。將諸夜叉鬼神之等。億百千眾。俱來赴喪。東方天王提頭賴吒。將諸妓樂鬼神之等。億百千眾。俱來赴喪。南方天王毗樓勒叉。將鳩槃荼鬼神之神等。億百千眾。俱來赴喪。西方天王毗留博叉。將諸龍神。億百千眾。俱來赴喪。皆共發哀舉聲啼哭。時四天王竊共思議。瞻望佛為當來世諸不孝父母者故。以大慈悲。親欲自身擔父王棺。時四天王俱共長跪。同時發聲。俱白佛言。我等是佛弟子。從佛聞法。成須陀洹。以是之

故。我曹宜擔父王之棺。佛聽。四天王擔父王棺。四天王各自變身。如人形像。以手擎棺。擔著肩上。舉國人民。一切大小。莫不啼泣。爾時世尊威光益顯。猶萬日並現。如來躬自手執香爐。在前行出。詣於墓所。靈鷲山上有千阿羅漢。以神足力。乘虛而至。稽首佛足。復白佛言。唯願佛敕。使作何事。時佛便告諸羅漢等。汝等疾往大海渚上。取牛頭旃檀種種香木。即受教敕。如彈指頃。各到大海。共取香薪。屈伸臂頃。便已來到。佛與大眾。共積香薪。舉棺置上。以火焚之。一切大眾。見火熾然。皆向佛前。宛轉自撲。益更悲哭。有得道者。皆自慶幸。未獲道者。心戰惶

怖。毛衣為豎。佛告四眾曰。世間無常。苦空非身。無有堅固。如幻如化。如熱時燄。如水中月。命不久居。汝等諸人。但見此火。便以為熱。諸欲之火。恆復過此。是故汝等。當自勸勉。求離生死。乃得大安。時火燄熾。燒王身已。爾時諸王各各皆持五百餅乳。以用滅火。火滅之後。競共收骨。盛置金函。即於其上。便共起塔。懸繒幡蓋。供養塔廟。時諸大眾同時發聲。俱白佛言。大淨飯王。今已命終。神生何所。唯願世尊分別解說。於時佛告眾會曰。父王淨飯。是清淨人。生淨居天。祐觀無常之變甚矣。固有形之類而莫免也。夫以天尊侍疾而不能延齡。金掌在心而無

救理。報盡數終。無常對至。是以聖人修長壽之果。而不養蕉沫之身也。

釋迦母摩訶摩耶夫人記第十六

出佛昇忉利天為母說經

佛在忉利天歡喜園中。波利質多羅樹下。三月安居。爾時如來四眾圍繞。身毛孔中。放千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一一光中。有千葉蓮華。一一華中。皆有化佛。威光照曜。不可譬類。諸天子等。不知何緣而有此事。佛告文殊。汝詣母所。道我在此。願母暫屈。禮敬三寶。文殊即往宣白摩耶。摩耶聞已。乳自流出。而作此言。若審我所生。悉達多者。當令乳汁直至於口。作此語已。兩乳湮出。猶

白蓮華。而便入於如來口中。時摩耶見已。踊躍怡悅。如華開榮。大千世界。普皆震動。諸妙華果。非時敷熟。即語文殊。我從與佛為母子來。歡喜安樂。未曾如今日也。即與文殊俱趣佛所。世尊遙見母來。如須彌山鼓動之相。便以梵音而白母言。身所經處。與苦樂俱。當修涅槃。永離苦樂。摩耶一心五體投地。專精正念。結使消伏。佛為說法。摩耶聞已。即識宿命。善根純熟。破八十億熾然之結。得須陀洹果。即白佛言。生死牢獄。已證解脫。時會大眾聞此語已。異口同音而作是言。願一切眾生皆得解脫。爾時世尊於忉利天。為眾廣說。大有利益。至三月盡。

將欲還下。命鳩摩羅。汝今可下至閻浮提。語言如來不久。當入涅槃。于時眾生聞是語已。極大愁惱。作如是言。我等頃來不知大師所在。今者乃在忉利天上。又復不久欲入涅槃。何其苦哉。世眼將滅。我等罪身。天人殊絕。無由昇天。恭敬勸請。唯願仁者。為宣啟請。唯願愍念閻浮提人。時速還下。時鳩摩羅還至佛所。具以白佛。爾時世尊聞此語已。放五色光明。照耀顯赫。時天帝釋知佛當下。即使鬼神作三道寶塔。中央閻浮檀金。左用瑠璃。右用瑪瑙。欄楯彫鏤。極為嚴麗。佛語摩耶。生死之法。會必有離。我今應下。還閻浮提。不久亦當入於涅槃。摩耶垂

淚說偈。爾時世尊與母辭別。下躡寶塔。梵天執蓋。及四天王侍立左右。四部大眾歌唄讚歎。天作妓樂。充塞虛空。散華燒香。導從來下。閻浮提王波斯匿等。一切大眾集在寶塔。稽首奉迎。佛還祇洹。處師子座。四眾圍繞。歡喜踊躍。

祐敬惟佛生七日。母昇忉利。三世如來。莫不同然。摩耶積因。託化誕聖。是以既為天師。而方味其乳。已入泥洹。而還起致敬。欲報之德。於斯至矣。

釋迦姨母大愛道泥洹記第十七

出佛母
泥洹經

王園精舍大愛道比丘尼。即佛姨母也。將欲滅度曰。吾

不忍見世無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上正覺。及諸應真滅度。吾當先息靈神。還于本無矣。佛一切智。具照其心。即告阿難。大愛道念曰。吾不忍見世尊并諸應真等泥洹。欲先滅度。阿難聞教。即稽首言。今聞尊命。四體萎墮。心塞智索。不識四方之名。佛告阿難。汝謂大愛道滅度。將戒定慧解脫。度知見種四意止。乃至八品道行去耶。對曰。不也。但惟佛生七日。太后薨沒。慈母至有彌恩。在佛所爾。世尊歎曰。如汝所言。慈母於吾。實有哺乳重恩。此恩難報。吾已報之。我亦有難算之恩。在母所也。由我開示歸命三寶。苦集盡。道眼明。盡諸有結。獲無所著。若人

能悟愚者之惑。令入真正苦集盡道者。恩過須彌。是故阿難。吾有重恩於大愛道。為無量也。於是大愛道與除

饑女五百人

除饑女即比邱尼也。康會注法鏡經云。凡夫貪染六塵。猶餓夫夢飯。不知厭足。聖人斷貪除六情饑餓。號出

家為除饑

俱到佛所。皆頭面著佛足。禮退叉手立白佛言。不忍

覩佛及諸應真滅度。欲先泥洹。佛默可之。大愛道以手摩佛足曰。此晚覩如來最上正覺。自今以後不復覩矣。五百除饑陳辭如上。佛可之。為說身患滅度之安。諸除饑女莫不歡喜。繞佛三匝稽首而去。還于精舍。布五百座。皆各就座。大愛道現神足德。於自座沒。從東方來。在虛空中。作十八變。八方上下。亦復如是。放大光明。以照

諸冥。上耀諸天。五百除饑變化俱然。同時泥洹。佛告阿難。汝明旦入城。到耶游理家所。

理家即優婆塞。受戒在家。故曰理家。

告之曰。

佛母及五百耆年除饑。皆已滅度。佛勸理家作五百輦。牀。麻油香華。樟枏梓材。事各五百。真妓正音。當以供養。所以者何。斯諸除饑。皆六通四達。獲空不願。無想淨定。今得泥洹。為佛所歎。一時供養。其福無量。阿難稽首敬諾。平旦入城。至理家門。聞阿難來。心怖毛豎。今來甚早。斯事非恆。將以何故。阿難如教。具為宣說。理家聞之。即躡身于地。抗哀而云。自今惟耶黎精舍。都為空寂。王道四街。不復覩神通除饑。國道為空。其痛何甚乎。阿難答。

曰。佛說乾坤雖久。始必有終。三界無常。如幻如夢。生求不死。會冀不離者。終不可得也。理家心解歡喜。阿難復至。諸梵志理家。值集在講堂。有異論議。即告之曰。佛勸諸賢者。作五百祭具。所以然者。佛母五百除饑。皆以滅度。梵志理家聞阿難言。靡不躋地。宛轉哀號。阿難又說三界如幻。都為非常。身為苦器。惱痛所聚。唯泥洹安。故聖歸之。理家心解。稽首奉辦。阿難還至佛所。如事以聞。梵志理家。即備葬具。馳詣精舍。時王園門閉。理家使人緣入開門。欲入講堂。有女沙彌三人。一人得不還道。次者頻來。小者溝港。告理家曰。吾師坐禪。今得寂定。慎勿

擾動。答曰。師已滅度。非為定也。沙彌聞之。躡身絕息。有頃。乃蘇。哀而答曰。誰當教誨吾等。聖訓絕矣。理家觀之。莫不哀泣。告沙彌曰。佛本說經。恩愛雖會。終必有離。但當建志。力取應真。理家闍維畢。捧舍利詣佛所。佛告阿難。汝東向叉手。下右膝曰。有直信直業。三神六智。道靈已足者來趣斯。所以然者。佛母及諸除穢女五百人。今皆善逝。宜當法會。四方俱然。於是四方各二百五十應真。神足飛來。稽首佛足。佛起至大愛道舍利所。千比丘從。皆就座。佛告阿難。取舍利盛之以鉢。著吾手中。阿難如命。以鉢盛舍利。長跪授佛。佛以兩手受之。告諸比丘。

斯聚舍利。本是穢身。兇愚怒暴。嫉妬陰謀。敗道壞德。今母能拔女人兇愚之穢身。興丈夫行。獲應真道。遷靈本無。何其健哉。告比丘眾。及諸理家。宜共興廟。應修供養。

僉曰唯然。於是四眾天人鬼龍。造廟立剎。種種供養。

摩訶波闍

波提。齊言大愛道也。亦名瞿曇彌。

雜阿含經云。是難陀親母。又增一阿含經

云。佛告阿難難陀羅云。汝等舉大愛道身。我當親自供養。爾時釋提桓因毗沙門王等前白佛言。唯願勿自勞神。我等自當供養。佛言止止。所以然者。父母生子。多有所益。長養恩重。乳哺懷抱。要當報恩。不得不報。過去未來諸佛母。先取滅度。諸佛皆自供養耶維舍利也。時毗

沙門天王使諸鬼神。往旃檀林。取旃檀薪。至曠野之間。
佛躬自舉牀一腳。羅云舉一腳。阿難舉一腳。難陀舉一
腳。飛在虛空。往至塚間。其中四部眾。舉五百比丘尼舍
利。俱至塚間。爾時佛自取旃檀木。著大愛道身上。佛言
有四人。應起塔供養。一者佛。二者辟支佛。三者漏盡羅
漢。四者轉輪聖王。皆以十善化物故。爾時人民即取舍
利。各起塔供養。祐尋姨母為德。恩均所生。是以持舉之
重。爰酬鞠育。所勸報復。勵無恩人也。

釋迦種滅宿業緣記第十八

出長阿
含經

爾時波斯匿王新紹王位。便作是念。我今新紹王位。先

應取釋種家女。即告一臣曰。往迦毗羅衛。至釋種家。持我名字。告彼釋種云。波斯匿王問訊興居輕利。致問無量。又語彼釋。吾欲取釋種女。設與我者。抱德無已。若見違者。當以力相逼。大臣受教。往告迦毗羅衛國。爾時釋種五百人集在一處。是時大臣至釋種所。具宣王言。釋種聞已。極生瞋恚。吾等大姓。何緣當與婢子結親。其眾中或言當與。或言不可與。爾時摩訶男語眾人言。諸賢。勿共瞋恚。所以然者。波斯匿王為人暴惡。或壞我國界。我今躬自當往。與共相見。說此事情。時摩訶男家中。婢生一女。面貌端正。世之希有。沐浴此女。與著好衣。載羽。

葆車。送與波斯匿王。又白王言。此是我女。可共成親。時波斯匿王得此女已。極懷歡喜。即立此女為第一夫人。未經數日而身懷妊。後生一男兒。端正無雙。世之殊特。時波斯匿王集諸相師。與子立字。時相師言。大王當知。求夫人時。諸釋共諍。或言不與。使彼此流離。今當立字。名曰流離。時波斯匿王愛此流離太子。未曾去前。年向八歲。王告之曰。汝今已大。可詣迦毗羅衛。學諸射術。是時波斯匿王給使諸人。乘大白象。往詣釋種。至摩訶男家。而白言曰。波斯匿王使我至此。學諸射術。唯願祖父母事事教授。時摩訶男報言。欲學術者。善可習之。是時

摩訶男釋種。集五百童子。使共學術。時流離太子共學射術。爾時迦毗羅衛城中。新起一講堂。自相謂言。今此講堂。成來未久。畫彩已竟。猶如天宮。我等先應往請。如來。於中供養。及比丘僧。當令我等受福無窮。然後我等當入此堂。時諸釋種。即於堂上敷種種坐具。懸繒幡蓋。香汁灑地。燒眾名香。復儲好水。然諸明燈。是時流離太子往至講堂。即昇師子之座。時諸釋種見之。極懷瞋恚。即前捉臂。逐出門外。各共罵之。此婢生物。敢入中座。撲之著地。是時流離太子即從地起。長歎息而視於後。是時有梵志子。名曰好苦。流離太子語好苦梵志子曰。此

諸釋種。捉我毀辱。乃至於斯。我後紹王位時。汝當告我。此事。是時好苦梵志子報曰。如教。是時波斯匿王命終。便立流離太子為王。時好苦梵志往至王所。而作是說。王當憶本諸釋所毀辱不。時流離王報曰。我憶本事。時流離王興起瞋恚。敕諸羣臣。汝等速嚴駕。集四部兵。吾欲往征釋種。諸臣即受王教令。即雲集四種之兵。往至迦毗羅越。爾時眾多比丘。聞流離王往征釋種。具白世尊。是時世尊聞此語已。即往逆流離王。便在一枯樹下。無有枝葉。於中結加趺坐。時流離王遙見世尊。即下車禮足。在一面立。爾時流離王白世尊言。更有好樹。枝葉

繁茂。何故在此枯樹下坐。世尊告曰。親族之蔭。故勝外人。是時流離王便作是念。今日世尊故為親族。吾不應往征。宜可齊此還歸本土。是時好苦梵志復白王曰。王當憶本釋種所辱。王聞此語已。復更集兵。復詣迦毗羅越。大目犍連聞琉璃王往征釋種。白世尊言。今日流離王往攻釋種。我今堪任使流離王及四部兵。擲著他方世界。世尊告曰。汝豈能取釋種宿緣。著他方世界乎。時目連白佛言。實不堪任使宿因緣。著他方世界。爾時世尊語目連曰。汝還就座。目連復白佛言。我今堪任移此迦毗羅越。著虛空中。世尊告曰。汝今堪能移釋種宿緣。著

虛空中乎。目連報言世尊。我不堪任。佛告目連。汝今還就本位。目連復白佛言。唯願聽許。能以鐵籠覆迦毗羅越城上。世尊告曰。云何目連。能以鐵籠覆釋種宿緣乎。目連白佛。不也世尊。佛告目連。釋種今日宿緣已熟。今當受報。是時流離王往詣迦毗羅越。時諸釋種集四部之眾。一由旬中。往逆流離王。是時諸釋一由旬內。遙射流離王。或射耳孔。不傷其耳。或射頭髮。不傷其頭。或射弓弦。不害其人。或射鎧器。不傷其人。或射牀座。不害其人。或射車壞輪。不害其人。或壞幢麾。不害其人。是時流離王見此事已。便懷恐怖。告羣臣曰。汝等觀此箭為從何

來。羣臣報曰。此諸釋種。去此一由旬中。射箭使來。琉璃王報言。彼設發心欲害我者。並當死盡。宜可於中還歸舍衛。是時好苦梵志前白王言。大王勿懼。此諸釋種。皆共持戒。蟲尚不害。況害人乎。今宜前進。必壞釋種。是時流離王漸漸前進。向彼釋種。是時諸釋退入城中。時流離王在城外住。而告之曰。汝等速開城門。若不爾者。盡當殺汝。時迦毗羅越城有釋童子。年向十五。名曰奢摩。聞流離王今在城外。即著鎧持仗。往至城上。獨與流離王共鬪。是時奢摩童子多殺害人。眾各各馳散。並作是說。此是何人。為是天耶。為是鬼神耶。遙見如似小兒。是

時流離王便懷恐怖。即入地孔避之。時釋種等聞壞流離王眾。是時諸釋即呼奢摩童子而告之曰。汝年幼小。何故辱我等門戶。豈不知諸釋修行善法乎。我等尚不能害一蟲蟻命。況復人耶。我等亦能壞此軍眾。一人敵萬人。然我等復作是念。殺害人命。死入地獄。若生人中。壽命極短。汝速出去。不須住此。是時奢摩童子即出國去。是時流離王復至門中。速開城門。不須稽留。是時諸釋自相謂言。可與開門。為不可乎。爾時弊魔波旬作一釋形。告諸釋言。汝等速開城門。勿共受困。是時諸釋即開城門。時流離王告羣臣曰。今此釋眾。人民極多。非刀劍所

能害盡。悉取埋脚地中。然後使暴象踏殺。爾時羣臣受王教敕。即以象踏殺之。時流離王敕羣臣曰。汝等速選面手釋女。取五百人。時諸臣等受王教令。即選五百端正女人將詣王所。是時摩訶男釋至流離王所而作是說。當從我願。流離王言。欲何等願。摩訶男曰。我今沒在水底。隨我遲疾。使諸釋種並得逃走。若我出水。隨意殺之。流離王曰。此事大佳。是時摩訶男釋即入水底。以頭髮繫樹根而取命終。是時城中諸釋。從東門出。復從南門入。或從南門出。還北門入。是時流離王告羣臣曰。摩訶男父何故隱在水中。如今不出。爾時諸臣聞王教令。即入

水中出之。摩訶男已取命終。爾時流離王以見摩訶男命終。王方生悔心。我今祖父已取命終。皆由愛親族故。設當知者。終不來攻伐此釋種。是時流離王殺九千九百九十萬人。流血成河。繞迦毗羅衛城。往詣尼拘留園中。是時流離王語五百釋女言。汝等慎莫愁憂。我是汝夫。汝是我婦。要當相接。時流離王捉一釋女而欲弄之。時女曰。大王欲何所為。時王報言。欲與汝情通。女曰。我今何故與婢生種情通。是時流離王甚懷瞋恚。敕羣臣曰。速取此女。刖其手足。著深坑中。諸臣受教。刖其手足。擲著坑中。及五百女人皆罵王言。誰持此身。與婢生種共。

交通耶。時王瞋恚。盡取五百釋女。刖其手足。著深坑中。是流離王壞迦毗羅越已。還詣舍衛城。爾時祇陀太子。在深宮中與諸妓女。共相娛樂。王聞作妓聲。即敕御者。汝迴此象。詣太子所。是時守門人遙見王來。而白王言。王小徐行。祇陀太子今在宮中自娛。勿相觸嬈。是時流離王即時拔劍。取守門人殺之。祇陀王子聞流離王在門外。便出與王相見。善來大王。可入小停駕。時流離王報言。豈不知吾與諸釋共鬪乎。祇陀對曰。聞之。流離王報言。汝今何故與妓女遊戲。而不佐我耶。祇陀報言。我不堪任殺害眾生。是時流離王極懷瞋恚。即復拔劍。砍殺

祇陀。爾時世尊以天眼觀。祇陀王子以取命終。生三十天。是時五百釋女自歸。稱喚如來名號。如來於此生。亦從此間出家學道。而後成佛。今受此毒痛極苦。世尊何故而不見憶。爾時世尊以天耳清徹。聞諸釋女稱怨向佛。將諸比丘。往至迦毗羅越。時五百釋女遙見世尊。將諸比丘。來到其邊。皆懷慚愧。爾時世尊語釋提桓因言。此諸釋女。皆懷慚愧。釋提桓因即以天衣。覆諸女上。爾時世尊而語毗沙門王言。此諸女人。饑渴日久。毗沙門王即辦自然天食。與諸釋女。皆自充足。世尊漸與諸女說微妙法。苦集盡道。盡與說之。爾時諸女塵垢即盡。得

法眼淨。各於其所而取命終。皆生天上。爾時世尊詣城東門。見城中烟火洞然。爾時世尊往詣尼拘留園中坐。告諸比丘。我昔在中。與諸比丘說法。如今空虛。無有人民。自今已後。如來皆更不復至此。從座起去。往舍衛祇樹給孤獨園。告諸比丘。今流離王及此兵眾。却後七日。盡當磨滅。是時流離王聞世尊記。聞已恐怖。告羣臣曰。如來今記。却後七日。我及兵眾。盡當滅沒。汝等可觀外境。無有盜賊水火災變來侵國者。何以故。知佛如來語。言無有二。爾時好苦梵志尋白王言。大王勿生恐懼。今外境無難。亦無災變。今日大王快自娛樂。流離王言。梵

志當知。佛言無異。時流離王使人數日。至七日頭。王大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將諸兵眾。及諸嫫女。往阿脂羅河側。而自娛樂。即於彼處。卒大雷震。非時雲起。暴風疾雨。時流離王及諸兵眾。為水所漂。皆悉消滅。身壞命終。入阿鼻地獄。復有天火。燒城內宮殿。爾時世尊以天眼觀。見流離王及四兵眾。悉皆命終。入地獄中。爾時比丘白世尊言。流離王及四部兵。今已命終。為生何處。世尊告曰。流離王者。今入阿鼻獄中。諸比丘白言。今此諸釋。昔日作何因緣。今為流離王所害。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昔日之時。此羅閱城中。有捕魚村。時世饑儉。人食草根。一

升金買一升米。彼村中有大池水。又復饒魚。時羅閱城中人民之類。往至池中。捕魚食之。當於爾時。水中有二種魚。一名拘瓊。二名多舌。是時二魚各相謂言。我等於此眾中。先無過失。我是水性之蟲。不處乾地。此人民之類。皆來食噉我等。設前世時少有福德者。其當報怨。爾時村中有一小兒。年向八歲。亦不捕魚。復非害命。然復收魚在於岸上。小兒見已。極懷歡喜。比邱當知。爾時羅閱城中人民之類。豈異人乎。今釋種是也。時拘瓊魚者。今流離王是。兩舌魚者。今好苦梵志是。小兒見魚笑者。今我身是。爾時釋種坐取魚食。無數劫中受地獄苦。今

受此對。我爾時坐見而笑之。今患頭痛。如似石壓。猶如以頭戴須彌山。所以然者。如來更不受形。已捨眾行。度諸厄難。是諸比丘。由此因緣。今受此報。

釋迦畢罪經。與此大同小異云。流離王滅諸釋種。旋師罷軍。遣使者致敬於佛。佛視使者答言。王自受矣。阿難整法服。稽首白言。佛不虛視。其必有緣。眾祐曰。釋罪畢矣。却後七日。太山鬼神以火逼王。及其臣民。王罪難救。如釋禍難禳也。王行湖邊。軍眾入水浴。神化為毒蟲。螫其王眾。毒行身腫。或於水中死者。或百步一里死者。垂半入國。兇鬼雲集宮中。夜魅鳴聚。居宮相待。日月薄蝕。

星宿失度。怪異首尾。王聞佛戒。災變之異。內如湯灼。會臣議論。或言投山者。或言投川者。王遂乘船入海。強富者得從。貧羸者留國。王內宮人解衣。脫陽燧珠。著船服上。其日雲興。竿絕舟漂。臣民僉曰。弊王行兇。乃致斯禍。向中之時日出。炙陽燧出火。始燒王舟。投水即沒。雷震霹靂。即入太山地獄。留在岸上者。微怖而全。法句譬經云。佛弟子名曰目連。見流離王伐舍夷國。以報宿怨。當殺四輩弟子。念甚可憐。便到佛所白言。流離王征舍夷國。我欲以四方便。救舍夷國人。一者。舉舍夷國人。著虛空中。二者。舉舍夷國中人。著海中。三者。舉舍夷國人。著

兩鐵圍山間。四者。舉舍夷國人。著他方大國中央。令流離王不知其處。佛告目連。雖知汝有是智德。能安處舍夷國人。眾生有七不可避。何謂為七。一者生。二者老。三者病。四者死。五者罪。六者福。七者因緣。此七事意雖欲避。不得自在。如汝威神。可得作此四宿對罪負。不可得離。於是目連禮佛便去。猶意不已。即取舍夷國人知識檀越四五百人。盛著鉢中。舉著虛空。星宿之際。流離王伐舍夷國。殺三億人已。引軍還國。於是目連往到佛所。為佛作禮。自貢高曰。流離王伐舍夷國。弟子承佛威神。救舍夷國四五百人。今在虛空。皆盡得脫。佛告目連。汝

為往看鉢中人。不答曰。未往視之。佛言。卿先往視鉢中人。還。目連以道力下鉢。見鉢中人皆死。於是目連悵然悲泣。還白佛言。鉢中人者。今皆死盡。佛告目連。有業定也。座上無央數人。聞佛說無常法。欣然得道。逮須陀洹果。

祐竊惟大聖垂經。抑揚懲勸。夫以正覺之尊。萬累久絕。經累塵劫。而甫示餘報。明知釋種之滅。非力能免。斯實止殺之深戒。慎業之明規也。

釋迦譜卷第七

音釋

窈窕

伊鳥切
深遠也

恙

餘亮切
憂也

呿

邱伽切
口張貌

絞

古巧切
急也

徒跣

息淺切
徒跣足親地

也

莠

以九切
草似苗者

亟

訖力切
敏疾也

蠹

當故切
木中蟲此謂敗也

掊擊

掊彼口切
擊古歷切

駛

疎吏切
疾也

眩

熒絹切
瞑眩憤亂也

悒遲

悒音邑
不安也遲直利切待也

巖峩

巖滂禾切
峩牛何切巖峩傾側搖動

也

蕉沫

蕉茲消切
芭蕉也沫莫曷切涎沫也

漣

多貢切
乳汁也

躡

尼輒切
踐也

薨

呼肱切
諸侯死曰薨

樟枏梓材

樟之楊切
枏音南梓咨里切材昨來切

膝

息七切
脛頭節也

齊

才詣切

麾

許為切
旗屬

螫

施隻切
蟲行毒也

薄蝕

薄伯各切
蝕乘力切

竿

側格切
編竹相連也

陽燧

燧徐醉切
陽燧取火珠也

懲

持陵切
戒也

釋迦譜卷第八

蕭齊釋僧祐撰

釋迦竹園精舍緣記第十九

出曇無德律

摩竭王餅沙作如是念。世尊若初來。所入處便當布施。作僧伽藍。時王舍城有迦蘭陀竹園。最為第一。時佛知王心之所念。即往竹園。王遙見世尊來。即自下象。取象上褥。製為四重。敷已。白佛言。願坐此座。世尊即就座而坐。時餅沙王捉金澡餅。授水與佛。白言。此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最為第一。今以奉施。願慈納受。佛告王言。汝以此園施佛。及四方僧。何以故。若佛所有。若園若房若衣。

鉢等物。一切天人魔梵沙門婆羅門。無能用者。悉應恭敬。如塔寺法。即如佛言。我今以此竹園施佛。及四方僧。願慈愍故。為我納受。時世尊說偈勸諭。餅沙王即敕巧匠。即日營立堂房樓閣。雕文刻鏤。寶物莊嚴。通水造橋。泉井給施。願常受用。使福無盡。迦蘭陀竹園。冬夏常茂。亦名為寒林也。中本起經云。羅閱祇國長者迦蘭陀心中念言。可惜我園。施與尼犍。佛若先至。奉佛及僧。悔恨前施。永為捐棄。長者至心。卧不安席。先福追逮。福德應全。大鬼將軍名曰半帥。承佛神旨。知其心念。即召閱叉。推逐尼犍。鰥形無恥。不應止此。鬼帥奉敕。搗打尼犍。拖拽。

器物。尼犍驚怖。馳走而言。此何惡人。暴害乃爾。鬼帥答曰。長者迦蘭陀。當持竹園。作佛精舍。大鬼將軍半帥見敕。逐汝輩耳。明日尼犍共詣長者。深責所以。何故改施。令吾等類。被打委頓。不謂長者見困如此。時迦蘭陀心中喜悅。吾願遂矣。佛聖廣覆。照我至心。答尼犍曰。此諸鬼帥。強暴含瞋。懼必作害。不如委去。更求其安。尼犍對曰。心恨深矣。即悉捨去。長者歡喜。修立精舍。僧房牀座。嚴備都畢。行詣樹下。請佛及僧。眾祐受施止頓。一時大化普濟。靡不喜樂。又菩薩藏經云。阿難。我今於此竹園中。轉此菩薩藏經。不退轉輪。斷一切眾生疑。阿難。過去

諸佛。亦皆於此虛空地分。說是菩薩藏經。阿難。所有貪欲瞋恚愚癡眾生。入此竹園。不發貪欲瞋恚愚癡。阿難。如來雖住諸餘精舍。而皆無有如是功德。何以故。阿難。今此迦蘭陀竹林。畜生入者。不發婬欲。眾鳥入者。非時不鳴。摩竭餅沙灌頂大王者。初登於位。與諸娑女。入此園中。共相娛樂。入已自覺。心無戲事。諸娑女眾。亦皆自覺。心無有欲。不樂戲樂。時王欣歡。每作是念。願世有佛。出於我國。當以是園。奉上於佛。佛於中住。我當聞法。何以故。可供養者。應住此園。非五欲人所應得住。是園無有虺蛇蜈蚣蚊虻毒螫。若住其中。無復毒心。亦是竹園。

不共功德。

釋迦祇洹精舍緣記第二十

出賢
愚經

舍衛國王波斯匿。有一大臣。名曰須達。居家巨富。財寶無限。好喜布施。賑濟貧乏。及諸孤老。時人因行為其立號。名給孤獨。爾時長者生七男兒。年各長大。為其納娶。次第至六。其第七兒。端正殊異。偏心愛念。當為娶妻。欲得極妙容姿。端正有相之女。為兒求之。即語諸婆羅門言。誰有好女。相貌備足。當為我兒往求索之。諸婆羅門便為推覓。展轉行乞。到王舍城。王舍城中有一大臣。名曰護彌。財富無量。信敬三寶。時婆羅門到家從乞。國法

施人。要令童女持物布施。護彌長者時有一女。威容端正。顏色殊妙。即持食出。施婆羅門。婆羅門見已。心大歡欣。我所覓者。今日見之。即問女言。叵有人來求索汝未。答言未也。問言女子。汝父在不。其女言在。婆羅門言。語令出外。我欲見之。與共談語。時女入內。白其父言。外有客人。欲得相見。父便出外。時婆羅門問訊起居。安和善吉。舍衛國有一大臣。字曰須達。輔相識不。答言未見。但聞其名。報言知不。是人於彼舍衛國中。第一富貴。如汝於此富貴第一。須達有兒。端正殊妙。卓略多奇。欲求君女為婦。可爾以不。答言可爾。值有估客。欲至舍衛。時婆

羅門作書。因之送與須達。具陳其事。須達歡喜。詣王求假。為兒娶婦。王即聽之。大載珍寶。趣王舍城。於其道次。賑濟貧乏。到王舍城。至護彌家。為兒求妻。護彌長者歡喜迎逆。安置敷具。暮宿其舍。家內騷騷。辦具飲食。須達念言。今此長者大設供具。欲作何等。將請國王太子大臣長者居士。婚姻親戚。設大會耶。思惟所以。不能了知。而問之言。長者今暮躬自執勞。經理事務。施設供具。為欲請王太子大臣。答曰不也。欲設婚姻親戚會耶。答言不也。將何所作。答言請佛。及比丘僧。於時須達聞佛僧名。歛然毛豎。如有所得。心情悅豫。重問之言。云何名佛。

願解其義。長者答言。汝不聞乎。淨飯王子。厥名悉達。其生之日。天降瑞應。三十有二。萬神侍衛。即行七步。舉手而言。天上天下。唯我為尊。身黃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應王金輪。典四天下。見老病死苦。不樂在家。出家修道。六年苦行。得一切智。盡結成佛。降諸魔眾。十八億萬。號曰能仁。十力無畏。十八不共。光明照曜。三達遐鑒。故號曰佛。須達問言。云何名僧。護彌答言。佛成道已。梵天勸請。轉妙法輪。至波羅柰鹿野苑中。為拘鄰五人轉四真諦。漏盡結解。便成沙門。六通具足。四意七覺。八道悉練。上虛空中。八萬諸天。得須陀洹。無量天人。發無上正真道。

意。次度鬱卑羅迦葉兄弟千人。漏盡意解。如是五人次
第得度。舍利弗目連徒眾五百人。亦得應真。如是之等。
神足自在。能為眾生作良祐福田。故名僧也。須達聞說
如此妙事。歡喜踊躍。感念信敬。企望至曉。當往見佛。誠
款神應。見曉尋明。即往羅閱城門夜三時開。初夜中夜
後夜。是謂三時。中夜出門。見有天祠。即為禮拜。忽忘念
佛。心目還闇。便自念言。今夜故闇。若我往者。儻為惡鬼
猛獸見害。且還入城。待曉當往。時有親友終生四天。見
其欲悔。便下語之。居士莫退悔也。我是汝昔日善知識
密肩婆羅門。因聞法得生天。今為大勢神。故相勸耳。汝

往見佛。得利無量。正使今得百車珍寶。不如轉足一步。至趣世尊。所得利深。過踰於彼。居士汝去莫悔。正使今得百象珍寶。不如舉足一步。往趣世尊。利過於彼。居士汝去莫悔。正使今得一閻浮堤。滿中珍寶。不如轉足一步。趣世尊。所得利甚多。居士汝去莫悔。正使今得一四天下。滿中珍寶。不如舉足一步。至世尊所。所得利益。贏踰於彼百千萬倍。須達聞天說如此語。益增歡喜。敬念世尊。閻即得曉。尋路往至。到世尊所。爾時世尊知須達來。出外經行。是時須達遙見世尊。猶如金山。相好威容。儼然昞著。過踰護彌所說萬倍。覩之心悅。不知禮法。直

問世尊。不審瞿曇起居何如。世尊即時命令就坐。時首陀會天遙見須達。雖覩世尊。不知禮拜供養之法。化為四人行列而來。到世尊所。接足作禮。胡跪問訊。起居輕利。右繞三匝。却住一面。是時須達見其如是。乃為愕然。而自念言。恭敬之法。事應如是。即起離座。如彼禮敬。問訊起居。右繞三匝。却住一面。爾時世尊即為說法。四諦微妙。苦空無常。聞法歡喜。便染聖法。成須陀洹。譬如淨潔白氎。易染為色。長跪合掌。問世尊言。舍衛城中。如我等輩。聞法易染。更有如我比不。佛告須達。更無有二。如卿之者。舍衛城中。人多信邪。難染聖教。須達白佛。唯願

如來垂神降屈。臨覆舍衛。使中眾生除邪就正。世尊告曰。出家之法。與俗有別。止住處所。應當有異。彼無精舍。云何得去。須達白佛言。弟子能起。願見聽許。世尊默然。須達辭往。為兒娶婦。竟辭佛還家。因白佛言。還到本國。當立精舍。不知模法。唯願世尊。使一弟子共往敕示。世尊思惟。舍衛城內婆羅門眾。信邪倒見。餘人往者。必不能辦。唯舍利弗是婆羅門種。少小聰明。神足兼備。去必有益。即便命之。共須達往。須達問言。世尊足行。日能幾里。舍利弗言。日半由旬。如轉輪王足行之法。世尊亦爾。是時須達。即於道次二十里。作一亭舍。計校功作。出錢。

雇人安止使人飲食敷具。悉皆令足。從王舍城至舍衛國。還來到舍。共舍利弗案行諸地。何處平博。中起精舍。案行周徧。無可意處。唯王太子祇陀有園。其地平正。其樹鬱茂。不遠不近。正得處所。時舍利弗告須達言。今此園中。宜起精舍。若遠住之。乞食則難。近處憤鬧妨廢行道。須達歡喜。到太子所。白太子言。我今欲為如來起立精舍。太子園好。今欲買之。太子笑言。我無所乏。此園茂盛。當用遊戲。逍遙散志。須達慙懃。乃至再三。太子貪惜。增倍求價。謂呼價貴。當不能買。語須達言。汝若能以黃金布地。令間無空者。便當相與。須達曰諾。聽隨其價。太

子祇陀言。我戲語耳。須達白言。為太子法。不應妄語。妄語欺詐。云何紹繼。撫恤人民。即共太子欲往訟了。時首陀會天。以當為佛起精舍故。恐諸大臣偏為太子。即化作一人。下為評詳。語太子言。夫太子法。不應妄語。已許價決。不宜中悔。遂斷與之。須達歡喜。便敕使人象負金出。八十頃中。須臾欲滿。殘有少地。須達思惟。何藏金足。不多不少。當取滿之。祇陀問言。嫌貴置之。答言不也。自念金藏。何者可足。當補滿之。祇陀念言。佛必大德。能使斯人輕寶。乃爾教齊是止。勿更出金園地屬卿。樹木屬我。自起門屋上佛。共立精舍。須達歡欣。即然可之。即便

歸家當施功作。六師聞之。往白國王。長者須達買祇陀園。欲為瞿曇沙門。興立精舍。聽我徒眾與共摘術。沙門得勝。便聽起立。若其不如。不得起也。瞿曇徒眾住王舍城。我等徒眾。當住於此。王召須達而問之言。今此六師云。卿買祇陀園。欲為瞿曇沙門。起立精舍。求共沙門弟子。摘其技術。若得勝者。得立精舍。苟其不如。便不得起。須達歸家。著垢膩衣。愁惱不樂。時舍利弗明日時到。著衣持鉢。至須達家。見其不樂。即問之曰。何故不樂。須達答言。所立精舍。但恐不成。是故愁耳。舍利弗言。有何事故。畏不成就。答言。今諸六師。詣王求摘。尊人得勝。聽立。

精舍。若其不如。遮不聽起。此六師輩。出家來久。精誠有素。所學技術。無能及者。我今不知尊人技藝。能與掬不。舍利弗言。正使此輩六師之眾。滿閻浮提。數如竹林。不能動吾足上一毛。欲掬何等。自恣聽之。須達歡欣。更著新衣。沐浴香湯。即往白王。我已問之。六師欲掬。恣隨其意。國王是時告諸六師。今聽汝等。共沙門掬。時諸六師宣語國人。却後七日。當於城外寬博之處。與沙門掬。舍衛國中十八億人。時彼國法。擊鼓會眾。若擊銅鼓。十二億人集。若打銀鼓。十四億人集。若震金鼓。一切皆集。七日期滿。至平博處。椎擊金鼓。一切都集。六師徒眾。有三

億萬人。是時人民。悉為國王。及其六師。敷施高座。爾時須達。為舍利弗而施高座。時舍利弗在一樹下。寂然入定。諸根寂默。游諸禪定。通達無礙。而作是念。此會大眾。習邪來久。憍慢自高。草芥羣生。當以何德而降伏之。思惟是已。當以二德。即立誓言。若我無數劫中。慈孝父母。敬尚沙門婆羅門者。我初入會。一切大眾。當為我禮。爾時六師見眾已集。而舍利弗獨未來到。便白王言。瞿曇弟子。自知無術。偽求摘能。眾會既集。怖畏不來。王告須達。汝師弟子。摘時已至。宜來談論。時須達至舍利弗所。長跪白言。大德。大眾已集。願來詣會。時舍利弗從禪定。

起。更整衣服。以尼師壇著左肩上。徐詳而步。如師子王。往詣大眾。是時眾人見其形容法服有異。及諸六師。忽然起立。如風靡草。不覺為禮。時舍利弗。便昇須達所敷之座。六師眾中有一弟子。名勞度差。善知幻術。於大眾前。呪作一樹。自然長大。蔭覆眾會。枝葉鬱茂。華果各異。眾人咸言。此變乃是勞度差作。時舍利弗。便以神力。作旋嵐風。吹拔樹根。倒著於地。碎為微塵。眾人皆言。舍利弗勝。今勞度差。便為不如。又復呪作一池。其池四面。皆以七寶。池水之中。生種種華。眾人咸言。是勞度差之所作也。時舍利弗。化作一大六牙白象。其一牙上。有七蓮。

華。一一華上。有七玉女。其象徐詳。往詣池邊。并吸其水。池即時滅。眾人悉言。舍利弗勝。勞度差不如。復作一山。七寶莊嚴。泉池樹木。華果茂盛。眾人咸言。此是勞度差作。時舍利弗即便化作金剛力士。以金剛杵。遙用指之。山即破壞。無有遺餘。眾會皆言。舍利弗勝。勞度差不如。復作一龍。身有十頭。於虛空中。雨種種寶。雷電震地。驚動大眾。眾人咸言。此亦勞度差作。時舍利弗便化作一金翅鳥王。擘裂噉之。眾人皆言。舍利弗勝。勞度差不如。復作一牛。身體高大。肥壯多力。麤脚利角。跑地大吼。奔突來前。時舍利弗化作一師子。分裂食之。眾人皆言。舍

利弗勝。勞度差不如。復變其身作夜叉鬼。形體長大。頭上火然。目赤如血。四牙長利。口目出火。驚躍奔走。時舍利弗自化身作毗沙門王。夜叉恐怖。即欲退走。四面火起。無有去處。唯舍利弗邊。涼冷無火。即時屈伏。五體投地。求哀脫命。辱心已生。火即還滅。眾咸唱言。舍利弗勝。勞度差不如。時舍利弗身昇虛空。現四威儀。行住坐卧。身上出水。身下出火。東沒西涌。西沒東涌。北沒南涌。南沒北涌。或現大身滿虛空中。而復現小。或分一身作百千萬億身。還合為一。於虛空中。忽然在地。履地如水。履水如地。現是變已。還攝神足。坐其本座。時會大眾見其

神力。咸懷歡喜。時舍利弗即為說法。隨其本行宿福因緣。各得道迹。或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者。六師徒眾三億弟子。於舍利弗所出家學道。捫技已訖。四眾便罷。各還所止。長者須達共舍利弗往圖精舍。須達手自捉繩一頭。時舍利弗自捉一頭。共經精舍。時舍利弗欣然含笑。須達問曰。尊人何笑。答言。汝始於此經地。六欲天中宮殿已成。即借道眼。須達悉見六欲天中嚴淨宮殿。問舍利弗。是六欲天。何處最樂。舍利弗言。下三天中。色欲深厚。上二天中。憍逸自恣。第四天中。少欲知足。恒有一生補處菩薩。來生其中。法訓不絕。須達言曰。我

正當生第四天中。出言已竟。餘宮悉滅。唯第四天宮殿湛然。復更徙繩。時舍利弗慘然憂色。即問尊者。何故憂色。答言。汝今見此地中蟻子不耶。對曰。已見。時舍利弗語須達言。汝於過去毗婆尸佛。亦於此地。為彼世尊起立精舍。而此蟻子在此中生。尸棄佛時。汝為彼佛。亦於是中造立精舍。而此蟻子亦在中生。毗舍浮佛時。汝為世尊。於此地中起立精舍。而此蟻子亦在中生。拘留秦佛時。汝為世尊。在此地中起立精舍。而是蟻子亦於此生。迦那含牟尼佛時。汝為世尊。於此地中起立精舍。而是蟻子亦在中生。迦葉佛時。汝亦為佛於此地中起立精

舍。而此蟻子亦在中生。乃至今日九十一劫。受一種身。不得解脫。生死長遠。唯福為要。不可不種。是時須達悲心憐傷。經地已竟。起立精舍。為佛作窟。以妙旃檀用為香泥。別房住止千二百處。凡百二十處。別打犍椎。施設已竟。欲往請佛。復自思惟。上有國王。應當令知。若不啟白。儻有瞋恨。即往白王。我為世尊已起精舍。唯願大王遣使請佛。時王聞已。即遣使者詣王舍城。請佛及僧。唯願世尊臨覆舍衛。爾時世尊與諸四眾。前後圍繞。放大光明。震動天地。至舍衛國。所經亭舍。悉於中止。道次度人。無有限量。漸漸來近舍衛城邊。一切大集。持諸供具。

迎待世尊。世尊到國。至廣博處。放大光明。徧照三千大千世界。足指案地。地皆震動。城中妓樂。不鼓自鳴。盲視聾聽。瘂語僂伸。癰殘拘躄。皆得具足。一切人民。男女大小。覩斯瑞應。歡喜踊躍。來詣佛所。十八億人。都悉集聚。爾時世尊。隨病投藥。為說妙法。宿緣所應。各得道迹。有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者。有種辟支佛。因緣者。有發無上正真道意者。各各歡喜奉行。佛告阿難。今此園地。須達所買。林樹華果。祇陀所有。二人同心。共立精舍。應當與號太子祇樹給孤獨園。名字流布。傳示後

世。

須達齊
言善溫。

雜阿含經云。給孤獨長者疾病。佛往看疾。記其得阿那含果。乃至命終。生兜率天。為兜率天子。作天子已。念我不應久住於此。當往見世尊。作是念已。如力士屈伸臂頃。於兜率天沒。現於佛前。稽首佛足。退坐一面。時給孤獨天子身放光明。徧照祇樹給孤獨園。而說偈言。即沒不現。增一阿含經云。阿那邠邸天子白世尊言。我是須達。又名阿那邠邸。祐按息心所棲。是曰精舍。竹林祇樹。爰始基構。遺風餘製。扇被于今。至於須達妙果。可謂顯徵者焉。

釋迦髮爪塔緣記第二十一

出十
誦律

佛游行諸國。經久不還。須達思戀。渴仰奉見。白佛言。願
與我少物。得常供養。佛即與髮爪甲。白佛言。願聽起塔。
佛言聽。又白言。聽我作窟。乃出枰頭。作欒栱。安欄楯。雜
彩色畫。種種莊嚴。佛悉聽之。

釋迦天上四塔緣記第二十二

出集
經抄

忉利天城東照明園中。有佛髮塔。忉利城南麤澀園中。
有佛衣塔。忉利城西歡喜園中。有佛鉢塔。忉利城北駕
御園中。有佛牙塔。大智度論云。天帝釋取菩薩髮。於天
上城東門外立髮塔。又持菩薩寶衣。於城東門外立衣
塔。祐按經律。人中有四大塔。生處塔在迦維羅衛國。處

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中。成道塔在摩竭提國善勝道場元吉樹下。轉法輪塔在波羅柰國故仙人住處鹿野苑中。涅槃塔在拘夷那竭國力士生地秀林雙樹間。祐仰惟至人處世。利益弘大。髮爪衣鉢。咸為法事。故能寶剎霞起。廣被人天。造塔之源。非唯散身而已也。

優填王造釋迦梅檀像記第二十三

出增一
阿含經

釋提桓因請佛至三十三天。為母說法。世尊念四部之眾。多有懈怠。皆不聽法。我今使四眾渴仰於法。不告四眾。不將侍者。如屈伸臂頃。至三十三天。是時人間不見如來久。優填王等至阿難所曰。如來今者。為何所在。阿

難報曰。大王。我亦不知如來所在。優填王波斯匿王思
覩如來。遂得苦患。是時王敕國界之內諸奇巧師匠。而
告之曰。我今欲作如來形像。是時優填王即以牛頭栴
檀。作如來形像高五尺。觀佛三昧經云。佛昇忉利天時。
優填王戀慕世尊。鑄金為像。聞佛當下。象載金像。來迎
世尊。爾時鑄金像合掌叉手。為佛作禮。爾時世尊亦復
長跪合掌。時虛空中百千化佛。亦皆合掌。長跪向像。爾
時世尊而語像言。汝於來世。大作佛事。我滅度後。我諸
弟子。以付囑汝。空中化佛。異口同音。咸作是言。若有眾
生。於佛滅後。造立形像。種種供養。是人來世。必得念佛。

清淨三昧。

波斯匿王造釋迦金像記第二十四

出增一
阿含經

爾時波斯匿王。聞優填王。作如來像而供養之。復召國中巧匠。波斯匿王而生此念。當用何寶作如來像耶。如來形體。煌如天金。是時波斯匿王。純以紫磨金作如來像。高五尺。爾時閻浮界內。始有此二如來形像。

阿育王弟出家造釋迦石像記第二十五

出求離
牢獄經

阿育王弟名善容。

亦名違陀首祇

入山游獵。見諸梵志。裸形暴露。

以求神仙。或食樹葉。或吸風服氣。或卧灰阜。或卧荊棘。種種苦行以求梵福。勞形苦體而無所得。王弟見而問。

曰。在此行道。有何患累而無成辦。梵志報曰。坐有羣鹿。數共合會。我見心動。不能自制。王子聞已。尋生惡念。此等梵志。服風食氣。氣力羸瘁。猶有淫欲。過患不除。釋子沙門。飲食甘美。在好牀坐。衣服隨時。香華自熏。豈得無欲。阿育聞弟有此議論。即懷憂感。吾唯有一弟。忽生邪見。恐永迷沒。我當方宜除其惡念。即還宮內。敕諸妓女。各自嚴妝。至善容所。共相娛樂。預敕大臣。吾有所圖。若我敕卿殺善容者。卿等便諫。須待七日。隨王殺之。時諸妓女。即往娛樂。未經時頃。王躬自往。語弟王子。何為將吾妓女妻妾。恣意自娛。奮其威怒。以輪擲空。召諸大臣。

即告之曰。卿等知不吾未衰老。亦無外寇強敵。來侵境者。吾亦曾聞古昔諸賢有此諺言。夫人有福。四海歸伏。福盡德薄。肘腋叛離。如我自察。未有斯變。然吾弟善容。誘吾妓女妻妾。縱情自恣。事露如是。豈有我乎。汝等將去。詣市殺之。諸臣諫曰。唯願大王聽臣微言。王今唯有此一弟。又少息胤。無繼嗣者。願聽七日為王依奉天命。時王默然。聽臣所諫。王復寬恩。敕語諸臣。命聽王子著吾服飾。天冠威容。如吾不異。內吾宮裏。作倡妓樂。共娛樂之。復敕一臣。自今日始。著鎧持仗。拔好利劍。往語善容。王子曰。知期七日終。正爾當到。努力開割。五樂自娛。

今不自適。死後有恨。用悔無益。一日過已。臣復往語。餘有六日。如是次第。乃至一日。臣往白言。王子當知。六日已過。唯明日在。當就於死。努力恣情。五欲自娛。至七日到。王遣使問。云何王子。七日之中。意志自由。快樂不乎。弟報王曰。大王當知。不見不聞。有何快樂。王問弟曰。著吾服飾。入吾宮殿。眾妓自娛。食以甘美。何以面欺。不見不聞。不快樂耶。弟白王言。應死之人。雖未命絕。與死何異。當有何情。著於五欲。王告弟曰。咄。愚所啟。汝今一身。憂慮百端。一身斷滅。在欲不樂。豈況沙門釋子。憂念三世。一身死壞。復受一身。億百千世。身身受苦。無量患惱。

雖出為人。與他走使。或生貧家。衣食窮乏。念此辛酸。故
出家為道。求於無為度世之要。設不精勤。當復更歷劫
數之苦。是時王子心開意解。前白王言。今聞王教。乃得
惺悟。生老病死。實可厭患。愁憂苦惱。流轉不息。唯願大
王見聽為道。謹慎修行。王告弟曰。宜知是時。弟即辭王
出為沙門。奉持禁戒。晝夜精勤。遂得阿羅漢果。六通清
徹。無所罣礙。

阿育王傳云。阿育王聞弟得道。深心歡喜。稽首禮敬。請
長供養。既厭世苦。不樂人間。誓依林野。以養餘命。阿育
王即使鬼神。於自城內。為造山水。山高數十丈。斷絕人

物不得往來。乃應王命。率捨衣資。造石像一軀。身高丈六。即於山龕石室供養。此山及像。今並存焉。祐按畫像源始。出自覺製。於是金石香彩。鑄刻遂滋。皆所以摹慕形影相好。髣髴尊儀。及優填所造。其神力所化乎。

釋迦留影在石室記第二十六

出觀佛三昧經

爾時國王請佛入城。龍王怒曰。汝奪我利。吾滅汝國。佛告大王。王先歸國。佛自知時。於是佛即為龍王及羅剎女。說三歸五戒。心大歡喜。龍王眷屬百千諸龍。更從池出。佛令目連與受戒法。爾時龍王白佛言。唯願如來常住此間。佛若不在。我發惡心。無由成道。唯願留神。慇懃

三請。常住於此。時梵天王及百千諸梵。復來勸請。願為一切諸眾生故。莫獨偏為一龍住此。佛即微笑。口出光明。無量化佛及菩薩。以為侍從。龍王於其池中。出七寶臺。奉上如來。唯願天尊受我此臺。佛言不須此臺。汝但以羅剎石窟施我。諸天聞已。各脫寶衣。以掃佛窟。佛攝神足。獨入石室。自敷坐具。令此石窟。暫為七寶。時羅剎女及以龍王。為四大弟子及阿難等。造五石窟。爾時世尊坐龍王窟。不移坐處。亦受王請。入那乾訶城。及以諸國。處處皆見有佛。虛空華座。滿中化佛。龍王歡喜。發大誓願。我於來世。得佛如此。佛受王請。經七日已。王遣一

人。乘八千里象。持諸供具。徧一切國。供養眾僧。處處見佛。使返白王。釋迦如來。不但此國。餘國亦有。皆說苦空無常。六波羅蜜。王聞廓然意解。得無生法忍。爾時世尊還攝神足。從石窟出。與諸比丘徧游諸處。龍皆隨從。是時龍王聞佛還國。啼哭雨淚。白言願佛常住。云何捨我。我不見佛。當作惡事。墜墮惡道。爾時世尊安慰龍王。我受汝請。當坐汝窟中。經千五百歲。時諸龍王合掌勸請。還入窟中。佛即坐已。窟中作十八變。踊身入石。猶如明鏡。在於石內。映現於外。遠望則見。近則不現。諸天百千。供養佛影。影亦說法。石窟高一丈八尺。深二十四步。石

清白色。窟在那乾訶那國古仙瞻蔔華林毒龍池側。青蓮泉北羅剎穴中阿那斯山巖南面。祐尋法身無形。隨應而現。雖虛影霧曖。即是如來。故撫柔龍鬼。宣法天眾。是以經言。是諸化佛。皆是真實。斯之謂歟。

釋迦譜卷第八

音釋

𡔷音牒

拖拽拖託何切拽羊列切

歔然歔所力切懼也

企望企詰利切企望舉踵而望也

羸

餘輕切餘也

晒著晒補永切明也著陟慮切章也

嵐盧含切

跑蒲交切蹴也

枋房六切梁也

拱古勇切科拱也

𢀓陟劣切憂也

諺魚變切俗言也

叛薄半切背叛也

內奴盍切受也

曖

烏蓋切暗貌

釋迦譜卷第九

蕭齊釋僧祐撰

釋迦雙樹般涅槃記第二十七

出大般
涅槃經

佛在拘尸那城。力士生地。阿夷羅跋提河邊。娑羅雙樹間。與大比丘眾八十億百千人俱。前後圍繞。二月十五日臨涅槃時。以佛神力。出大音聲。乃至有頂。隨其類音。普告眾生。今日如來應供正徧知。憐愍眾生如羅睺羅。為作歸依。大覺世尊將欲涅槃。一切眾生若有所疑。今悉可問。為最後問。長阿含經云。佛於毗耶離。與阿難獨留。於後夏安居中。佛身疾生。舉體皆痛。佛告阿難。諸有

修四神足。多修習行。常念不忘。在意所欲。可得不死。一劫有餘。阿難。佛四神足已多。如來可止一劫有餘。為世除冥。天人獲安。爾時阿難默然不對。如是再三。阿難為魔之所蔽。朦朦不悟。佛告阿難。宜知是時。阿難承旨。禮佛而去。其間未久。時魔波旬來白。佛意無欲。可般涅槃。佛告波旬。且止且止。我自知時。如來今者未取涅槃。波旬復白佛言。佛昔初成正覺。我時勸請如來。可般涅槃。爾時如來報言。須我諸弟子集化。今正是時。何不滅度。佛言止止波旬。佛自知時。不久住也。是後三月。於本生處拘尸那竭娑羅園雙樹間。當取滅度。時魔即念。佛不

虛言。歡喜踴躍。忽然不現。佛即於遮波羅塔。定意三昧。捨命住壽。當此之時。地大震動。人民驚怖。衣毛為豎。佛放大光。幽冥之處。莫不蒙明。各得相見。賢者阿難。心驚毛豎。疾行詣佛。頭面禮足。白言怪哉。地動是何因緣。佛告阿難。凡世地動。有八因緣。夫地在水上。水止於風。風止於空。空中大風。有時自起。則大水撓。普地皆動。是為一。復次有時得道比丘比丘尼。及大神尊天。觀水性多。觀地性少。欲自試力故。則普地動。是為二。菩薩降神母胎。地為大動。是為三。菩薩從右脇生。則普地動。是為四。菩薩初成正覺。則普地動。是為五。初轉無上法輪。則普

地動。是為六。佛教將畢。欲捨性命。則普地動。是為七。如來欲入無餘涅槃界。而般涅槃時。地大震動。是為八也。爾時世尊告阿難。俱詣香塔。現在比丘。普勅令集。如來不久。是後三月。當般泥洹。諸比丘聞已。皆悉愕然。殞絕迷荒。自投於地。舉聲大呼。一何駛哉。佛取滅度。婉轉號咷。不能自勝。佛告諸比丘。汝等且止。勿懷憂悲。天地人物。無生不終。欲使有為不變易者。無有是處。天魔波旬。向來請我。我言是後三月。當般涅槃。爾時賢者阿難。右膝著地。叉手白佛言。惟願世尊留住一劫。勿取滅度。爾時世尊默然不對。如是三請。佛告阿難。汝親從佛聞。佛

四神足已多。習行不忘。可止不死。一劫有餘。多所饒益。天人獲安。汝爾時何不勸請如來。使不滅度。今汝方言。豈不過耶。吾已捨性命。已棄已吐。欲使如來自違言者。無有是處。爾時世尊於晨朝時。從其面門放種種光。徧照三千大千佛之世界。乃至十方。六趣眾生遇斯光者。罪垢煩惱。一切消除。是諸眾生見聞是已。心大憂惱。同時舉聲悲號啼哭。爾時大地諸山大海。皆悉震動。時諸眾生共相謂言。當共疾往詣拘尸城。勸請如來莫般涅槃。住世一劫。若減一劫。諸大弟子尊者摩訶迦旃延等。遇佛光者。其身戰掉。不能自持。發聲大叫。生種種苦惱。

復有八十百千諸比邱。皆阿羅漢。如大龍王。復有六十億比邱尼。亦是大阿羅漢。各於晨朝日初出時。舉身毛豎。徧體血現。如波羅奢華。涕泣盈目。生大苦惱。疾至佛所。稽首佛足。繞百千帀。却坐一面。復有一恆河沙菩薩摩訶薩。位階十地。日初出時。遇佛光明。徧體血現。涕泣盈目。疾至佛所。稽首佛足。繞百千帀。却坐一面。復有二恆河沙諸優婆塞。三恆河沙諸優婆夷。四恆河沙毗舍離城諸離車等。五恆河沙大臣長者。復有閻浮提內所有諸王。復有七恆河沙諸王夫人。唯除阿闍世王夫人。所設供養。七倍於前。復有八恆河沙諸天女等。九恆河沙諸

龍王等。十恆河沙諸鬼神王。所設供具倍於諸龍。復有二十恆河沙金翅鳥王。三十恆河沙乾闥婆王。四十恆河沙緊那羅王。五十恆河沙摩睺羅伽王。六十恆河沙阿修羅王。七十恆河沙陀那婆王。八十恆河沙羅剎王。更不食人。其形醜陋。以佛神力皆悉端正。復有九十恆河沙樹林神王。千恆河沙持呪王。一億恆河沙貪色鬼魅。百億恆河沙天諸婬女。千億恆河沙地諸鬼王。十萬億恆河沙諸天王。及四天王等。復有十萬億恆河沙四方風神。吹諸樹上時。非時華。散雙樹間。十萬億恆河沙主雲雨神。皆作是念。如來涅槃。焚身之時。我當注雨。令火時滅。

復有二十恆河沙大香象王。拔取諸妙蓮華。來至佛所。
二十恆河沙師子獸王。持諸華果。來至佛所。二十恆河
沙諸飛鳥王。鳬鴈鴛鴦孔雀。迦陵頻伽鳥。耆婆鳥。持諸
華果。稽首佛足。二十恆河沙水牛牛王。往到佛所。出妙
香乳。其乳流滿拘尸那城。所有溝坑。色香美味。悉皆具
足。二十恆河沙四天下中諸神仙人。持諸香華甘果。稽
首佛足。閻浮提中一切蜂王。持種種華。來詣佛所。復有
無量世界中間及閻浮提所有諸山神四大海神。及諸河
神。有大威德。所設供養。倍勝於前。以蒼婆華。散尼連河。
稽首佛足。却住一面。爾時拘尸那城娑羅雙樹林。其林

變白。猶如白鵠。於虛空中。自然而有七寶堂閣。雕文刻鏤。流泉浴池。上妙蓮華。亦如忉利歡喜之園。是諸天人阿修羅等。咸覩如來涅槃之相。皆悉悲感。時四天王及三十三天。乃至第六天。所設供養。展轉勝前。大梵天王及餘梵眾。放身光明。徧四天下。欲界人天。日月光明。悉不復現。持諸寶幢。幡極短者。懸於梵宮。至娑羅樹間。稽首佛足。白言。唯願如來。哀受我等最後供養。如來知時。默然不受。爾時毗摩質多阿修羅王。與無量大眷屬。俱身諸光明。勝於梵天。持諸寶幢。其蓋小者。覆千世界。上妙甘饐。來詣佛所。欲界魔王波旬。與其眷屬。諸天姝女。

阿僧祇眾。開地獄門。施清淨水。因而告曰。汝等今者。無所能為。唯當專念如來功德。當令汝等長夜獲安。時魔波旬於地獄中。悉除刀劒無量苦毒。熾然燄火。注雨滅之。以佛神力。令諸眷屬。皆捨刀劒弓弩。矛稍長鉤。鬪輪。羅索。所持供養。倍勝一切人天所設。其蓋小者。覆中千界。來至佛所。稽首佛足。唯願如來。哀受我等最後供養。如是三請。皆亦不受。時魔波旬不果所願。心懷愁惱。却住一面。爾時大自在天王。與其眷屬無量無邊。及諸天眾。所設供具。悉覆梵釋人天八部所有供具。梵釋所設。猶如聚墨在珂貝邊。悉不復現。寶蓋小者。能覆三千大

千世界。來詣佛所。稽首佛足。繞無數帀。爾時東方去此
無數阿僧祇恆河沙微塵世界。彼有佛土。名意樂美音。
佛號虛空等如來。十號具足。爾時彼佛告第一大弟子
言。汝今宜往西方娑婆世界。釋迦牟尼如來。彼佛不久。
當般涅槃。汝可持此世界香飯。奉獻彼佛世尊。食已入
般涅槃。爾時無邊身菩薩即受佛教。稽首佛足。發彼國
來。應時此間三千大千世界大地。六種震動。梵釋四王。
魔王波旬。摩醯首羅。見是地動。舉身毛豎。喉舌枯燥。驚
怖戰慄。各欲四散。自見其身。無復光明。是時文殊師利
即從座起。告諸大眾。汝等勿懼。東方去此無量阿僧祇

恆河沙微塵等世界。有佛號虛空等如來。十號具足。彼有菩薩。名無邊身。與無量菩薩。欲來至此。供養如來。以彼菩薩威德力故。令汝身光。悉不復現。爾時大眾。悉皆遙見彼佛。如明鏡中。自觀己身。見無邊身菩薩。一一毛孔。各各出生一大蓮華。各有七萬八千城邑。七寶雜廁。是中眾生。不聞餘名。純聞無上大乘之聲。書持讀誦大乘經典。一切大眾。悉皆得見。無邊身菩薩。身大無邊。量同虛空。唯除諸佛。更無能見。是菩薩身身量邊際。時無邊身菩薩稽首佛足。合掌白言。世尊。唯願哀愍。受我等食。如來知時。默然不受。南西北方諸佛世界。亦有無量。

無邊身菩薩。所持供養。倍勝於前。時娑羅雙樹吉祥福地縱廣三十二由旬。大眾充滿。間無空缺。爾時四方無邊身菩薩。及其眷屬所坐之處。或如錐頭鉞鋒。十方如微塵世界諸大菩薩。悉來集會。唯除尊者摩訶迦葉阿難二眾。阿闍世王及其眷屬。乃至毒蛇。視能殺人。蝘蜥蝮蠍。及十六種行惡業者。一切來集。陀那婆神阿修羅等。悉捨惡念。皆生慈心。除一闍提。爾時三千大千世界。以佛神力。地皆柔軟。眾寶莊嚴。猶如西方無量壽佛極樂世界。是時大眾悉見十方微塵等諸佛世界。如於明鏡。自觀己身。爾時如來面門所出五色光明。其光明耀。覆

諸大會。令彼身光。悉不復現。所應作已。還從口入。時諸天人阿修羅等。見佛光明。還從口入。皆大恐怖。身毛為豎。復作是言。如來光明出已。還入。必於十方所作已辦。將是最後涅槃之相。嗚呼痛哉。世間大苦。悲號啼哭。不能自持。爾時會中有優婆塞。是拘尸城工巧之子。名曰純陀。與其同類十五人。俱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悲感流淚。頂禮佛足。白佛言。唯願世尊。及比丘僧。哀受我等最後供養。我等從今無主無親。無救無護。貧窮飢困。欲從如來求將來食。唯願哀受我等微供。然後涅槃。爾時世尊一切種智告純陀曰。善哉善哉。

我今為汝除斷貧窮。無上法雨。雨汝身田。令生法芽。乃令汝具足檀波羅蜜。爾時大眾歡喜踊躍。同聲讚言。善哉善哉。希有純陀。佛已受汝最後供養。汝今純陀。真是佛子。佛告純陀。汝所奉施佛及大眾。今正是時。如來正爾當般涅槃。第二第三。亦復如是。爾時純陀聞佛語已。舉聲號哭。復白大眾。我等今者。一切當共五體投地。同聲勸佛。莫般涅槃。佛告純陀。莫大啼哭。自亂其心。我以哀愍汝及一切。是故今日欲入涅槃。何以故。諸佛法爾。有為亦然。速辦所施。不宜久停。爾時世尊從其面門。放種種色青黃赤白紅紫光明。照純陀身。純陀遇已。與諸

眷屬持諸餽饌。疾往佛所。憂悲悵快。重白佛言。唯願如來猶見哀愍。住壽一劫。佛告純陀。汝欲令我久住世者。宜當速奉最後具足檀波羅蜜。爾時一切菩薩。天人雜類。異口同音。唱言奇哉純陀。成大福德。我等無福。所設供具。則為唐捐。爾時世尊。欲令一切眾望滿足。於自身上。一一毛孔。有無量佛。一一諸佛。各有無量諸比丘僧。悉皆示現。受其供養。釋迦如來自受純陀所奉設者。爾時純陀所持粳糧成熟之食。摩伽陀國滿足八斛。以佛神力。皆悉充足一切大會。長阿含經云。世尊與諸大眾。至波婆城闍頭園中。時有工師子。名曰周那。即自嚴服至。

世尊所。頭面禮足。即請世尊。明日舍食。時佛默然受請。明日時到。爾時世尊法服持鉢。大眾圍繞。往詣其舍。周那尋設飯食。供佛及僧。別煮旃檀樹耳。世所奇珍。獨奉世尊。佛漸為說法。示教利喜已。大眾圍繞。侍從而還。中路止一樹下。告阿難言。吾患背痛。汝可敷座。阿難白佛言。周那設供。無有福利。所以者何。如來最後於其舍食。便取涅槃。佛告阿難。勿作是言。周那為獲大利。得壽命。得色得力。所以者何。佛初成道。能施食者。佛臨滅度。能施食者。此二功德。正等無異。雙卷大般泥洹經云。佛語賢者阿難。俱之波旬國。弟子皆行。到止城外禪頭園中。

波旬豪姓。有諸華氏。聞佛來到。皆出作禮。稽首畢。一面坐。有華氏子。涪獨留。長跪白佛。欲設微食。願與聖眾。俱屈威神。佛默然如可之。涪喜為禮而歸。而調作膳美。晨施床座。佛與眾弟子俱到其舍。就高座。涪手自斟酌。奉鉢致漿供養。行澡水畢。佛說法已。涪歡喜。佛語阿難。俱之拘夷邑。行半道所。佛疾生。身背痛。止樹下坐。於是佛語賢者阿難。至熙連河。自澡浴已。告阿難。朝從華子涪飯。夜當減度。天下有二難。一為若施飯食。成無上真道。為至聖佛。二為若施飯食。棄所受餘。無為之情。而減度。今涪飯佛。當得長壽。得受無欲。得大福德。極貴得官屬。

終生天上。獲此五福。語渟勿憂。宜用歡喜。祐尋此二經。與大般涅槃所說純陀最後供養。多有不同。此大小乘經現化之各見殊也。爾時樹林。其地陝小。以佛神力。如針鋒處。皆有無量諸佛世尊。所食之物。亦無差別。是時天人阿脩羅等。啼泣悲歎。如來今日。已受我等最後供養。當般涅槃。我等當復更供養誰。爾時世尊為欲安慰一切大眾。而說偈言。若有不能如是觀了三寶常者。是旃陀羅。若有能知三法常住。實法因緣。離苦安樂。時諸人天大眾阿脩羅等。聞是法已。心生歡喜。踊躍無量。知佛常住。散種種華。鼓天妓樂。爾時世尊與文殊師利迦葉菩

薩。及與純陀受記。荊已。作如是言。諸善男子。自修其心。
慎莫放逸。我今背疾。舉體皆痛。我今欲卧。如彼小兒。及
常患者。文殊。汝等當為四部廣說大法。今以此法付囑
於汝。乃至迦葉阿難等來。當復付囑。爾時如來說是語
已。為欲調伏諸眾生故。現身有疾。右脇而卧。如彼病人。
長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入拘尸城。向本生處娑羅雙樹
間。告阿難曰。汝為如來於雙樹間敷置牀座。使頭北首。
面向西方。所以然者。吾法流布。當久住北方。爾時世尊
自四紮僧伽梨。偃右脇如師子王。累足而卧。時雙樹間
鬼神。以非時華。布散于地。阿難長跪叉手。而白佛言。莫

於此鄙陋小城荒毀之土。取滅度也。更有大國。迦維羅衛國。波羅奈國。民人眾多。必能恭敬供養舍利。佛言止。無謂此土以為鄙陋。昔者此國土有王。名大善見。七寶具足。王有四德。主四天下。善見命終。生第七梵天。其王死七日後。輪寶珠寶。自然不現。象寶。馬寶。居士寶。主兵寶。同日命終。城池法殿。金多羅園。變為土水。有法無常。要歸摩滅。唯得聖道。爾乃知之。我自憶念。曾於此處。六反作轉輪聖王。終厝骨於此。今我成無上正覺。復捨性命。厝身於此。自今以後。生死永終。無有方土厝吾身處。此最後邊。更不受有。爾時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

來已免一切諸病。苦患悉除。無復怖畏。世尊。一切眾生。有四毒箭。則為病因。何等為四。貪欲。嗔恚。愚癡。憍慢。若有病因。則有病生。所謂愛熱肺病。上氣吐逆。膚體癰瘡。其心悶亂。下痢噦噎。小便淋瀝。眼耳疼痛。背滿腹脹。顛狂乾瘠。鬼魅所著。如是種種身心諸病。諸佛世尊。悉無復有。今日如來。何緣顧命文殊師利。而作是言。我今背痛。汝等當為大眾說法。有二因緣。則無病苦。何等為二。一者。憐愍一切眾生。二者。給施病者醫藥。如來往昔。已於無量萬億劫中。修菩薩道。常行愛語。利益眾生。不令苦惱。施疾病者。種種醫藥。何緣於今自言有病。世尊。世

有病人。或坐或起。不安其所。或索飲食。戒勅家屬。修治產業。何故如來默然而卧。不教弟子聲聞人等。尸波羅蜜。諸禪解脫。三摩跋提。修諸正勤。何緣不說如是甚深大乘經典。如來何故不以無量方便。教大迦葉。人中象王。諸天人等。令不退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故不治諸惡比丘。受畜一切不淨物者。世尊實無有病。云何默然。右脇而卧。一切愚人。生滅盡想。當為外道九十五種之所輕慢。沙門瞿曇無常所遷。如來世尊。無上仙人。已拔毒箭。得無所畏。今者何故右脇而卧。令諸人天悲愁苦惱。爾時世尊大悲熏心。知諸眾生各各所念。將欲

隨順畢竟利益。即從卧起。結加趺坐。顏貌熙怡。如融金聚。放大光明。充徧虛空。其光大盛。過百千日。照于東方。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諸佛世界。於其身上。一一毛孔。出一蓮華。各具千葉。純真金色。各出種種雜色光明。皆悉徧至阿鼻地獄。想地獄。黑繩地獄。眾合地獄。叫喚地獄。大叫喚地獄。焦熱地獄。大焦熱地獄。是八地獄。其中眾生。常為諸苦之所逼切。所謂燒煮火炙。斫刺剝剝。乃至八種寒冰地獄。所謂擘裂。身體碎壞。遇斯光已。如是等苦。悉滅無餘。是光明中。言諸眾生皆有佛性。眾生聞已。即便命終。生人天中。此閻浮提及餘世界。所有地獄。皆

悉虛空。無受罪者。除一闡提。餓鬼眾生。飢渴所逼。以髮纏身。於百千歲。未曾得聞漿水之名。遇斯光已。飢渴即除。是光明中。亦說眾生皆有佛性。聞已命終。生天人中。令諸餓鬼。亦悉空虛。除謗大乘。畜生眾生。共相殘食。遇斯光已。恚心悉滅。是光明中。亦說眾生皆有佛性。聞已命終。生人天中。當爾之時。畜生亦盡。除謗正法。是一一華。各有一佛。圓光一尋。端嚴最上。是諸世尊。或震雷音。或注洪雨。或扇大風。或出烟燄。或有示現初生出家。轉妙法輪。入于涅槃。此閻浮提中所有眾生。遇斯光已。盲者見色。聾者聽聲。瘡言蹇行。貧者得財。慳者能施。恚者

慈心。不信者信。無一眾生修行惡法。除一闍提。爾時一切天龍鬼神。乾闥婆。阿脩羅。及人非人等。悉共同聲唱如是言。善哉善哉。無上天尊。多所利益。踴躍歡喜。或歌或舞。或身動轉。以種種華。散佛及僧。諸大妓樂。供養於佛。爾時佛告迦葉菩薩。是諸眾生。不知大乘方等密語。便謂如來真實有疾。如來今於娑羅樹間。示現倚卧師子之牀。欲入涅槃。令諸未得阿羅漢果眾弟子等。及諸力士。生大憂苦。令諸天人阿脩羅等。大設供養。欲使諸人以千端。毼纏裹其身。七寶為棺。盛滿香油。積諸香木。以火焚之。唯除二端。不可得燒。一者襯身。二最在外。為諸

眾生分散舍利以為八分。一切聲聞弟子咸言如來入於涅槃。當知如來亦不畢定入於涅槃。何以故。如來常住。不變易故。長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即記荊千二百弟子所得道果。世尊披鬱多羅僧。出金色臂。告諸比丘。汝等當觀如來時時出現於世。如優曇華。時一現耳。雙卷大般泥洹經云。佛語阿難。甚已願樂如來正化。當棄貪欲。憍慢之心。傳承佛教。以精進受。思惟道行。是為最後佛之遺令。必共慎之。汝諸比丘。觀佛之儀容。難可得覩。却後一億四千餘歲。乃當復有彌勒佛耳。難常遇也。天下有優曇鉢華。不華而實。若其生華。則世有佛。為世間

日。恒除眾暝。自我為聖師。至七十九。所應作者。亦已究暢。汝其勉之。夜已半矣。是故比丘無為放逸。我以不放逸故。自致正覺。無量眾善。亦由不放逸得。一切萬物無常存者。此是如來末後所說。於是世尊即入初禪。從初禪起。入第二禪。從第二禪起。入第三禪。從第三禪起。入第四禪。從四禪起。入空處定。從空處定起。入識處定。從識處定起。入不用定。從不用定起。入有想無想定。從有想無想定起。入滅想定。是時阿難問阿那律。世尊已般涅槃耶。那律言未也。阿難。世尊今者在滅想定。我昔親從佛聞。從四禪起。乃般涅槃。於時世尊從滅想定起。入

有想無想定。從有想無想定起。入不用定。從不用定起。入識處定。從識處定起。入空處定。從空處定起。入第四禪。從第四禪起。入第三禪。從第三禪起。入第二禪。從第二禪起。入第一禪。從第一禪起。入第二禪。從第二禪起。入第三禪。從第三禪起。入第四禪。從第四禪起。佛般涅槃。當於爾時。地大震動。諸天世人皆大驚怖。諸有幽冥。日月光明所不照處。皆蒙大明。各得相見。迭相謂言。彼人生此。其光普徧。過諸天光明。時忉利天於虛空中。以文陀羅華優鉢羅波頭摩華等散如來上。及散眾會。又以天末旃檀雨散佛上。及散大眾。佛滅度已。時梵天王。釋

提桓因。金毗羅神。密迹力士。佛母摩耶。雙樹神。娑羅園
林神。四天王。忉利天王。焰摩天王。兜率陀天王。化自在
天王。他化自在天王。各作偈頌。諸比丘悲慟殞絕。自投
於地。譬如斬蛇宛轉迴遑。莫知所湊。歔歔而言。如來滅
度。何其駛哉。大法淪翳。何其速哉。羣生長衰。世間眼滅。
爾時阿那律告諸比丘。止止勿悲。諸天在上。儻有怪責。
時諸比丘問阿那律。上有幾天。阿那律言。充滿虛空。豈
可計量。皆於空中徘徊搔擾。悲號蹕踊。垂淚而言。如來
滅度。何其駛哉。羣生長衰。世間眼滅。雙卷大般泥洹經說
與長阿含說略同時
諸比丘竟夜達曉。講法語已。阿那律告阿難言。汝可入

城語諸末羅。佛已滅度。所欲施作。宜及時為。是時阿難起禮佛足已。將一比邱。涕泣入城。遙見五百末羅。集在一處。諸末羅奉迎。禮足白言。今來何早。阿難答言。汝等當知。如來昨夜已取滅度。汝欲施作。宜及時為。諸末羅聞是語已。莫不悲慟。捫淚而言。一何駛哉。佛般涅槃。一何疾哉。世間眼滅。時諸末羅各自還家。辦諸香華。及眾妓樂。詣雙樹間。供養舍利。竟一日已。以佛舍利置於牀上。諸末羅童子等來舉舉牀。皆不能勝。時阿那律語末羅。汝等且止。勿空疲勞。今者諸天欲來舉牀。汝等欲使末羅童子。舉牀四角。入東城門。徧諸里巷。使國人民皆

得供養。然後出西城門。詣高顯處而闍維之。而諸天意欲留舍利。七日之中。使國人民皆得供養。然後出城北門。渡熙連禪河。於天冠寺中而闍維之。是上天意。使牀不動。末羅曰諾。快哉斯言。隨諸天意。時諸末羅即共入城。平治道路。掃灑燒香已。出雙樹間。以香華妓樂供養舍利。訖七日已。時日向暮。舉佛舍利。置於牀上。末羅童子捧舉四角。擎持幡蓋。燒香散華。作眾妓樂。前後導從。安詳而行。時忉利諸天。雨文陀羅華。優鉢羅華等。天末旃檀。散舍利上。充滿街路。諸天作樂。鬼神歌詠。供養舍利。於是末羅捧牀漸進。入東城門。止諸街巷。設供養已。

出城北門。渡熙連禪河。到天冠寺。告阿難曰。我等復應
以何供養。阿難報曰。我親從佛聞。欲葬舍利。當如轉輪
聖王葬法。生獲福利。死得上天。時諸末羅即共入城。供
辦葬具已。還到天冠寺。以淨香湯洗浴佛身。以新劫貝
周帀纏身。五百張氎次如纏之。內身金棺。灌以香油。置
於第二大鐵槨中。旃檀木槨重衣其外。以眾名香而積其
上。末羅大臣。名曰路幾。親執炬火。欲然佛積。而火不然。
又諸末羅。次前然積。火又不然。時阿那律語末羅言。止
止諸賢。非汝所能。火滅不然。是諸天意。以大迦葉將五
百弟子。從波波國來。欲見佛身。天知其意。使火不然。爾

時大迦葉。從波波國遇一尼乾子。手執文陀羅華。問言。汝知我師在乎。答曰。滅度已來。已經七日。迦葉聞之。悵然不悅。五百比丘宛轉號咷。不能自勝。迦葉詣拘尸城。渡尼連禪河。到天冠寺。至阿難所。語阿難言。我等欲一面覲舍利。及未闍維。寧可見不。阿難答言。雖未闍維。以劫貝五百張。毳次如纏之。藏於金棺。置鐵槨中。以為佛身難復可覲。迦葉三請。阿難答之如初。時大迦葉適向香積。於時佛身。從重棺內。雙出兩足。足有異色。迦葉見已。怪問阿難。佛身金色。是何故異。阿難報曰。向有一老母悲哀而前。淚墮其上。故色異耳。迦葉即向香積。禮佛。

舍利。時四部眾。及上諸天。同時俱禮。於是佛足忽然不現。時大迦葉繞薪三匝。而作偈頌。時彼佛薪。不燒自然。諸末羅等各相謂言。今火獨熾。燄盛難止。闍維舍利。或能燒盡。當於何所。求水滅之。時有娑羅樹神。尋以神力。滅佛薪火。時諸末羅詣拘尸城側。取諸香華。以用供養。

雙卷大般泥洹經說
與長阿含說略同。

又云。大迦葉至。於是佛薪不燒自然。至

終其夜。佛薪燒盡。自然生四樹。蘇尼禪樹。迦維屠樹。阿世鞞樹。尼拘類樹。菩薩處胎經云。佛在雙樹。欲捨身壽。入般涅槃。二月八日夜半。躬自製僧伽黎。鬱多羅僧。安陀羅跋薩各三條。敷金棺裏。襯身卧上。脚脚相累。以鉢

錫杖手付阿難。八大國王。皆持五百張白氎。旃檀木櫝。盡內金棺裏。大梵天王將諸梵眾。在右面立。釋提桓因將忉利諸天。在左面立。彌勒菩薩十方菩薩當前立。爾時世尊。欲入金剛三昧。碎身舍利。從金棺裏出金色臂。即問阿難。迦葉比丘。今來至不。對曰未至。即復斂氎。入金棺裏。寂然不語。世尊將欲示現識所趣向。道識俗識。有為識無為識。世尊即於胎中現鉤鑱胎骨。徧滿三千大千世界。佛告彌勒。汝觀鉤鑱骸骨。令一切眾所知識所趣。分別決了。彌勒菩薩即從座起。手執金剛七寶神杖。撓鉤鑱骨。聽彼骨聲。即白佛言。此人命終。瞋恚結多。識

墮龍中。此人前身。十跡行具。得生天上。有一全身舍利。無有缺減。彌勒以杖撓之。推尋此識。了不知處。如是三撓。前白佛言。此人神識。了不可知。將非如來入涅槃耶。佛告彌勒。諸佛舍利流布。非汝等境界所能分別。何以故。此舍利者。即是吾舍利。何能尋究如來神識。又世尊還攝威神。在金棺裏。寂然無聲。諸天燒香。散花供養。時大迦葉將五百弟子至。世尊以天耳聞。即從金棺雙出兩足。摩耶經云。佛般涅槃。摩耶夫人天上五衰相現。一者頭上華萎。二者腋下汗出。三者頂中光滅。四者兩目數瞬。五者不樂本座。又於其夜得五大惡夢。一須彌山崩。

四海水竭。二羅剎奔走。挑人眼目。三天失寶冠。身無光明。四寶珠幢倒。失如意珠。五師子嚙身。痛如刀割。得此夢已。即便驚寤。此非吉祥。我昔在於白淨王宮。因晝寢中。得希有夢。見一天子。身黃金色。乘白象王。從諸天子。作妙妓樂。貫日之精。入我右脇。心身安樂。即便懷妊。悉達太子。為世照明。今此五夢。甚可怖畏。必是我子涅槃之相。爾時阿那律棺殯如來身已。即昇忉利天。偈告摩耶。摩耶聞已。悶絕躡地。良久乃甦。自拔頭髮。悲泣而言。昨夜得夢。知有怪異。佛果滅度。不久便當即就闍維。何其苦哉。世間眼滅。即與諸眷屬從空來下。趣雙樹間。遙

見佛棺。便即悶絕。不能自勝。以水灑面。然後方甦。前至棺所。頂禮悲泣。而作是言。共於過去無量劫來。長為母子。未曾捨離。一旦於今。相見無期。嗚呼苦哉。眾生福盡。即以種種天華。布散棺上。摩耶夫人顧見如來僧伽梨衣。及鉢錫杖。右手執之。舉身投地。如太山崩。悲號慟絕。而作是言。我子執者。福度天人。今此諸物。空無有主。嗚呼痛哉。四眾悲感。淚下如雨。帝釋力故。變成河流。爾時世尊以神力故。令諸棺蓋皆自開發。便從棺中合掌而起。如師子王初出窟。已奮迅之勢。身毛孔中。放千光明。一光明。有千化佛。悉皆合掌。向於摩耶。以梵轉音。問訊。

母言。遠屈來下。此閻浮提。諸行法爾。願勿啼泣。爾時阿難見佛起已。又聞說偈。垂淚鳴咽。強自抑忍。即便白佛。後世眾生。必當問我。佛臨滅度。復何所說。云何答之。佛告阿難。汝當答言。世尊已入涅槃。摩耶夫人來下。如來為後不孝諸眾生故。從金棺出。合掌問訊。并說上諸偈。故此經名為佛臨涅槃母子相見經。如是受持。說此語已。與母辭別。即便闔棺。三千世界。普皆震動。八部大眾。悲號懊惱。聲動天地。摩耶夫人問阿難言。我子悉達臨滅度時。有何教勅。阿難白言。世尊中夜。為諸比丘略說教誡。又以所說十二部經。付囑尊者摩訶迦葉。末後勅

我。令助宣布。時摩訶摩耶聞此語已。又增感絕。即問阿難。汝於往昔侍佛已來。聞世尊說。如來正法。幾時當滅。阿難垂淚而便答言。我於往昔。曾聞世尊說於當來法滅之事。云佛涅槃後。摩訶迦葉。共阿難結集法藏。事悉畢已。摩訶迦葉於狼跡山。入滅盡定。我亦當得果證。次第隨後入般涅槃。當以正法付優波掘多。善說法要。如富樓那。廣度人眾。又復勸化阿輸迦王。令於佛法得固正信。以佛舍利。廣起八萬四千諸塔。二百歲已。尸羅難陀。比丘善說法要。於閻浮提。度十二億人。三百歲已。青蓮華眼比丘善說法要。度半億人。四百歲已。牛口比丘善

說法要。度一萬人。五百歲已。寶天比丘善說法要。度二萬人。八萬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正法於此。便就盡滅。六百歲已。九十六種諸外道等。邪見競興。破滅佛法。有一比丘。名曰馬鳴。善說法要。降伏一切諸外道輩。七百歲已。有一比丘。名曰龍樹。善說法要。滅邪見幢。然正法炬。八百歲後。諸比丘等。樂好衣服。縱逸嬉戲。百千人中。或有一兩得道果者。九百歲已。奴為沙門。婢為比丘尼。一千歲已。諸比丘等。聞不淨觀。阿那波那。瞋恚。不欲。無量比丘。若一若兩。思惟正受。千一百歲已。諸比丘等。如世俗人。嫁娶行媒。於大眾中。毀謗毗尼。千二百

歲已。諸比丘及比丘尼。作非梵行。若有子息。男為比丘。女為比丘尼。千三百歲已。袈裟變白。不受染色。千四百歲已。時諸四眾。猶如獵師。好樂殺生。賣三寶物。千五百歲。俱睽彌國有三藏比丘。善說法要。徒眾五百人。有一羅漢比丘。善持戒行。徒眾五百。於十五日布薩之時。羅漢比丘。昇於高座。說清淨法。云此所應作。此不應作。彼三藏比丘弟子答羅漢云。汝今身口自不清淨。云何而反說是麤言。羅漢答言。我久清淨身口意業。無諸過患。三藏弟子聞此語已。倍更恚忿。即於座上。殺彼羅漢。時羅漢弟子而作此言。我師所說。會於法理。云何汝等害我。

和尚。即以利刀殺彼三藏。天龍八部。莫不憂惱。惡魔波旬及外道眾。踊躍歡喜。競破塔寺。殺害比丘。一切經藏。皆悉流移至鳩尸那竭國。阿耨達龍王悉持入海。於是佛法而滅盡也。時摩訶摩耶聞此語已。號哭懊惱。語阿難言。如來遺勅。既以正法付囑尊者。及摩訶迦葉。宜應精勤護持誦讀。我今不忍見於如來闍維之時。即禮佛棺。右繞十匝。涕淚號叫。還歸天上。祐敬惟涅槃義總八味。古今講論。精理已備。妄率愚管。略言其跡。夫常住至寂。畢竟無為。但機感所誘。隨方應俗。既曰現生。焉得無滅。斯則羣萌覩於始終。而法身無出沒也。是以假言背痛。

而方轉甘露。託卧右脇。而還放光明。此無病之跡也。及千艷既纏。而示雙足於迦葉。金棺將闔。而起合掌於摩耶。此無滅之徵也。無病而示病。不滅而現滅。故知灰身顯權。常住真實。月喻妙旨。不其明乎。

釋迦八國分舍利記第二十八

出雙卷
泥洹經

時波波國末羅民眾。聞佛於雙樹滅度。皆自念言。今我宜往求舍利分。起塔供養。時波波國諸末羅等。即下國中。嚴四種兵。象兵馬兵。車兵步兵。到拘尸城。遣使者言。聞佛眾祐。止此滅度。彼亦我師。敬慕之心。來請骨分。當於本國。起塔供養。拘尸王答。如是如是。誠如君言。但世

尊垂降此土。於茲滅度。國內士民當自供養。遠勞諸君。分舍利分。恐不可得。時遮羅頗國諸跋離民眾。及羅摩伽國拘利民眾。毗留提國婆羅門眾。迦維衛國釋種民眾。毗舍離國離車民眾。及摩竭國阿闍世王。聞於如來在拘尸那城婆羅雙樹間而取滅度。皆自念言。今我宜往取舍利分。時諸國王阿闍世等。即下國中。嚴四種兵。進度恒水。即勅婆羅門香姓。汝持我名。入拘尸城。致問諸末羅等。起居輕利。遊步強耶。吾於諸賢。每相宗敬。隣國義和。曾無諍訟。我聞如來。於君國內而取滅度。唯無上尊。實我所天。故從遠來。求請骨分。欲還本土。起塔供

養。設與我者。舉國重寶。與君共之。時香姓婆羅門受王教已。即詣彼城。語諸末羅。時諸末羅報香姓曰。誠如君言。但為世尊垂降此土。於茲滅度。國內士民。自常供養。遠勞諸君分舍利分。定不可得。時諸國王即集羣臣。眾共立議。作頌告曰。吾等和議。遠來拜首。遜言求分。如不見與。四兵在此。不惜身命。義而弗獲。當以力取。時拘尸國。即集臣眾共立議。以偈答曰。遠勞諸君。屈辱拜首。如來遺形。不敢相許。彼欲舉兵。吾斯亦有。畢命相抵。未云有畏。時香姓婆羅門曉眾人曰。諸賢長夜受佛教戒。口誦法言。一切眾生。常念欲安。甯可諍佛舍利。共相殘害。

如來遺形。欲以廣益。舍利現在。但當分耳。眾咸稱善。尋復議言。難堪分者。皆曰。香姓婆羅門。仁智平均。可使分也。時諸國王。即命香姓。汝為我等分佛舍利。均作八分。於時香姓。即詣舍利所。頭面禮畢。徐前取佛上牙。別置一面。尋遣使者。齎佛上牙。詣阿闍世所。語使者言。汝以我聲。上白大王。起居輕利。遊步強耶。舍利未至。傾遲無量耶。今付使者。如來上牙。並可供養。以慰企望。明星出時。分舍利訖。當自奉送。爾時香姓。以一餅受一石許。即分舍利。均為八分已。告眾人言。願以此餅。眾議見與。自欲於舍起塔供養。皆言智哉。是為知時。即共聽與。時有

畢鉢村人白眾人言。乞地焦炭。起塔供養。皆言與之。爾時拘尸國人得舍利分。即於其土起塔供養。波波國。遮羅國。羅摩伽國。毗留提國。迦維衛國。毗舍離國。摩竭國。阿闍世王等。得舍利分。各歸其國。起塔供養。香姓婆羅門持餅歸起塔。畢鉢村人持地焦炭歸起塔。當於爾時。如來舍利起於八塔。第九餅塔。第十炭塔。第十一生時髮塔。何等時佛生。沸星出時生。沸星出出家。沸星出道。沸星出滅度。八日如來生。八日佛出家。八日成菩提。八日取滅度。二月如來生。二月佛出家。二月成菩提。二月取涅槃。雙卷大般涅槃經云。時波旬國諸華氏。可樂

國諸拘鄰。有行國諸滿離。神州國諸梵志。維耶國諸離
昌。聞佛止雙樹般泥洹。各嚴四兵到拘夷。止城外。赤澤
國諸釋氏。亦嚴四兵來到。報言釋聖大雄。出自我親。實
我諸父。敬慕之心。來請骨分。摩竭王阿闍世。又嚴四兵。
度河津來。使梵志屯蹙入問消息。今佛眾祐止此滅度。
實我所天。敬慕之心。來請骨分。王答佛自來此。我當供
養。謝汝大王。分舍利不可得。於是屯蹙聚眾人。作頌告
曰。今各遠來。四兵在此。義言不用。畢命相抵。拘夷國人
亦答頌曰。如欲舉眾。吾斯亦有。俱命相抵。則未為恐。梵
志屯蹙曉眾人言。諸君皆宿夜承佛嚴教。佛大慈故。燒

形遺骨。欲廣祐天下。何宜當為毀本慧意。舍利現在。但當分耳。眾咸稱善。皆詣舍利稽首畢。乃使屯蹙分之。於是屯蹙持一甕。受一石許。蜜塗其裏。分為八分。已白眾言。吾既敬佛。願得著甕舍利。歸起塔廟。皆言智哉。即共聽與。梵志溫達乞地焦炭。歸起塔寺。皆言與之。後有衡國異道士。求得地灰。於是八國得佛八分舍利。各還起塔。有八塔。第九甕塔。第十灰塔。第十一炭塔。既分舍利。又為遠方諸四輩弟子未悉聞故。留九十日。乃去城四十里。於衛致鄉四衢道中作塔寺。拘夷豪姓。共作甗瓠石甕。縱廣三尺。集用作塔。及高縱廣。皆丈五尺。藏黃金甕。

舍利於其中。置立長表。法輪盤蓋懸繒然燈。華香妓樂。禮事供養。祐以為雙樹八枝。義各有明。舍利八分。緣亦有會。故蛻化之體。或全或散。用能留瑞羣剎。降福於人。夫不生而假胎。無形而委骨。其示跡垂教。即不思議之事也。

釋迦天上龍宮舍利寶塔記第二十九

出菩薩處胎經

有一大臣。名優波吉。諫言諸王。莫爭佛舍利。應當分之。普共供養。何為興兵。共相征伐。爾時釋提桓因即現為人。語諸王言。我等諸天。亦當有分。若共爭力。則有勝負。幸可見與。勿足為難。爾時阿耨達龍王。文隣龍王。伊那

鉢龍王。語八王言。我等亦應有舍利分。若不見與。力足相伏。時優波吉言。諸君且止。舍利宜共分之。即分為三分。一分與諸天。一分與龍王。一分與八王。一分甃受石餘。此臣密以蜜塗甃裏。以甃量分舍利。諸天得舍利。還於天上。即起七寶塔。龍得舍利。還於龍宮。亦起七寶塔。八王得舍利。各還本國。亦起七寶塔。臣優波吉得著甃舍利。并甃亦起七寶塔。灰及土四十九斛起四十九寶塔。當耶維處。亦起寶塔高四十九仞。

釋迦龍宮佛髭塔記第三十

出阿育王經

八國王競爭取舍利。各各起兵。天帝釋見之。即遣天邊

自下。曉喻諸王。言佛在世時。諸王皆如兄弟。佛適泥洹。云何相伐。橫殺萬民。當共分之。各還起塔。普皆得福。諸王皆言快哉。持卿作評。為我分之。得無諍也。邊自以金。鬻分之。阿闍世王共數。各得八萬四千舍利。餘有佛口一髭。無敢取者。以阿闍世王初來求舍利時。車中投身著地。氣欲不報。故共持與阿闍世王。阿闍世王得舍利及髭。還大歡喜。作娼妓樂。鼓角動天。難頭和龍王聞佛般泥洹。亦從諸龍化作人身。到泥洹所。道逢阿闍世王。還。語言佛留舍利。非但唯使人間供養。可持一分見與不。阿闍世言。不可得也。龍王言。我是難頭和龍。能舉卿。

國土著八萬里外。摩碎成屑。阿闍世王怖懽故。即舉佛髭與之。更復欲取舍利。龍王便言。我得此髭。足供養也。旋別各去。龍王即還須彌山下。起水高八萬四千里。起水精瑠璃塔。阿闍世王命終後。阿育王得其國土。時有大臣白阿育王言。難頭和龍王。先輕阿闍世。奪佛髭去。阿育王聞便大瞋恚。即勅諸鬼神王。作鐵網鐵藉。縱置須彌山下水中。欲縛取龍王。龍王大怖。共設計言。阿育事佛。當伺其卧。取其宮殿。移著須彌山下水精塔中。自與相見。具說本末。道意降伏。其瞋必息。即便遣龍捧取阿育王宮殿。阿育王卧覺。不知是何處所。見水精塔。高

八萬四千里。喜怖交心。難頭和龍自出謝言。阿闍世王自與我佛髭。我不奪也。釋迦文佛在世。與我要言。般泥洹後劫盡時。所有經戒。及袈裟應器。我皆當取。藏著是塔中。彌勒來下。當復出著。阿育王聞此言大謝。實不知此。難頭和龍王。便使諸龍。還復阿育王宮殿。置於本處。祐以為能供三寶。本在天人。故忉利閻浮。塔廟森列。至於難頭龍王。乃大士應化。所以法滅之時。收藏尊經。其能建刹。不亦宜乎。

釋迦譜卷第九

音釋

髭 即移切口
上須也

矛稍 矛莫浮切稍所
角切皆兵器也

蝓蛻 蝓去吉切蛻去
羊切蝓蛻蟲名

蝮蠍

蝮方六切毒蛇也蠍
香謁切螫人蟲也

陜 轄夾切
隘也

瘠瘠 祥入切
痛也

噦噦 噦於月切嘔也
噦於結切氣窒

不通

淋瀝 淋黎沉切淋瀝也
瀝狼狄切滴瀝也

剝剝 剝匹美切剝北角
切剝剝謂裂割也

襯 初覲切
近也

殞 于敏
切

搔擾 搔蘇遭切括也
擾而沼切煩也

櫛 古博
切

積 資四切與
積同聚也

鞮 都奚
切

撓 泥交切
抓也

闔 轄獵切
閉也

睽 失冉
切

屯 株倫
切

蹙 姑衛
切

甕 久莖切長
頸瓶也

甗 甗音潘甗音胡
甗甗大磚也

甗 蒲歷切
甗也

蛻 輪芮
切

瓮 於貢切
甕也

釋迦譜卷第十

蕭齊釋僧祐撰

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塔記第三十一

出雜阿
含經

爾時世尊與諸比丘。循邑而行。時有二童子。一名闍耶。二名毗闍耶。共在沙中嬉戲。遙見世尊。三十二相莊嚴其體。時闍耶童子心念言。我當以麥麩上佛。仍手捧細沙。著世尊鉢中。時毗闍耶合掌隨喜。時彼童子而發願言。以惠施善根功德。令得一天下一繖蓋王。即於此處生得供養諸佛。爾時世尊發容微笑。阿難合掌白言。世尊何緣微笑。爾時世尊告阿難。當知我滅度百年之後。

此童子於巴連弗邑。統領一天下轉輪王。姓孔雀。名阿育。正法治化。又復廣布我舍利。當造八萬四千塔。阿難取此鉢中所施之沙。捨著如來經行處。當行彼處。阿難受教。即取鉢沙。泥著經行處。阿難當知。於巴連弗邑有王。名日月護。彼王當生子。名曰頻頭婆羅。當治彼國。彼復有子。名曰修師摩。時瞻婆國有一婆羅門女。極為端正。令人樂見。為國所珍。諸相師輩見彼女相。即記彼女當為王妃。必生二子。一當領天下。一當出家學道。得成聖跡。時婆羅門聞相師所說。歡喜無量。即持其女詣巴連弗邑。種種莊嚴。欲嫁與修師摩王子。相師云。應嫁與

頻頭婆羅王。王見此女端正有德。即立為第一夫人。恒相娛樂。仍便懷體。月滿生子。生時安隱。母無憂惱。過七日後。立字名無憂。又復生子。名曰離憂。無憂者。身體羸澀。父不喜見。王欲試諸子。呼婆羅門言。觀我諸子。於我滅後。誰當作王。婆羅門言。將此諸子出城。金殿園館中。當觀其相。時阿育王母語阿育言。今王出金殿園館中。觀諸王子。於我滅後。誰當作王。汝何不去。阿育啟言。既不蒙念。亦復不樂見我。母言。但往即便往去。願母賜送食。母言如是。王先勅大臣。若阿育來者。當使其乘老鈍象來。又復老人以為眷屬。時阿育王即乘老象。至園館。

中地坐。時諸王子各下飲食。阿育母以瓦器盛酪飯。送與阿育。王問師言。此中誰有王相。當紹我位。時彼相師視諸王子。見阿育具有王相。當得紹位。又作是念。此阿育大王所不愛。我若語言當作王者。王必不樂。即語言。我今總記。此中若有好乘者。是人當作王。時諸王子聞彼所說。各自念言。我乘好乘。時阿育言。我乘老宿象。我得作王。時王又復語師言。願更為觀之。師復答言。此中有第一座者。彼當作王。諸王子等各相謂言。我座第一。阿育言。我今坐地。是堅勝座。我當作王。王復語師。更為重觀。師又報言。此中上器上食。此當得王。阿育念言。我

有勝食。我必作王。坐散還宮。時阿育母問阿育。婆羅門定記誰耶。阿育啟言。兒當作王。老象為乘。以地為座。素器盛食。粳米雜酪。是最勝也。時婆羅門知阿育當王。數修敬其母。即便問言。誰當作王。師言。汝生太子阿育。是其人也。時頻頭羅王邊國恒叉尸羅反。王即語阿育。汝將四兵。平伐彼國。及至發引。與少兵甲。時從者白王子言。今往伐彼國。無有軍仗。云何得平。阿育言。我若應王者。兵甲自然來應。發是語時。尋聲地開。兵甲從地而出。即將四兵往伐彼國。時彼諸國民人。聞阿育來。即平治道路。種種供養。奉迎王子。諸天宣令。阿育王子。當王此

天下。汝等勿興逆意。彼國即便降伏。如是乃至平此天下。至於海際。時父王得重疾。諸臣即便莊嚴阿育。將至王所。今且立此子為王。我等後徐徐當立修師摩為王。時王聞此語。憂愁不樂。默然不對。即便命終。時阿育心念口言。我應正得王位者。諸天自然來以水灌我頂。素繒繫首。尋聲諸天即以水灌阿育頂。素繒繫首。受王極位。人神欣慶。又引傳云。阿育拜王。自鐵輪飛降。王閻浮提。虛空地。下各四十里鬼神。咸皆讚善。

阿育王如禮法殯葬父王已。即立阿菟樓陀為大臣。時修師摩王子聞父崩背。立阿育為王。心生不忍。即集諸

兵來伐阿育。時阿窣樓陀大臣機關木象。又作阿育王像。以像騎象。安置東門外。又作無烟火坑。以物覆之。阿窣樓陀大臣語修師摩王子言。欲作王者。阿育在東門。可往伐之。能得之者。自然得作。王子即趣東門。墮火坑。便即死亡。阿育王正法治化。時諸臣輩云。我等共立阿育為王。故輕慢於王。不行君臣之禮。王亦自知諸臣輕慢。時王語諸臣曰。汝等可伐華果之樹。植於刺棘。諸臣答曰。未曾見聞。却除華果而植刺樹。乃至王三勅令伐。彼亦不從。爾時王即持利劍。殺五百大臣。王將姝女出外園遊戲。見一無憂樹。華極敷盛。王見已。此華樹與我。

同名。心懷歡喜。王形體醜陋。皮膚麤澀。諸嫪女輩憎惡王故。以手毀折無憂華樹。王從眠覺。見無憂樹華狼藉在地。心生忿怒。繫諸嫪女。以火燒殺。王行暴惡。故曰暴惡阿育王。時阿菟樓陀大臣白王言。王云何以手自殺諸臣嫪女。王今當立屠殺之人。即宣教立屠殺者。彼有一山。名曰耆耆。中有一織師子。亦名耆耆。兇惡撾打繫縛男女。及捕水陸之生。乃至拒逆父母。是故世人傳云。凶惡耆耆子。時王使語之言。汝能為王斬諸凶人否。彼答曰。一切閻浮提有罪者。我能淨除。況此一方。王即為作屋舍。極為端嚴。唯開一門。於其中間作治罪之法。狀

如地獄。時彼凶人啟王言。今從王乞願。若人來入此中者。不復得出。答言如汝所願。爾時商主之子厭世間苦。出家學道。遊行諸國。次第乞食。誤入屠殺舍中。時彼比丘遙見舍裏有火車鑪炭等。治諸眾生。恐怖毛豎。便欲出門。凶惡即往執比丘言。入此中者。無有得出。於此而死。比丘心生悲悔。泣淚滿目。乞我少時生命。可至一月。彼凶不聽。如是日數漸減。止於七日。彼即聽許。時此比丘知將死不久。勇猛精進。坐禪息心。不能得道。至於七日。時王宮內人有事。送付凶主。將是女人著白中。以杵擣之。令成碎末。時比丘見是事。極厭惡此身。嗚呼苦哉。

我身不久。亦當如是。斷一切結。成阿羅漢。時彼凶惡人語此比丘。期限已盡。比丘以偈答曰。我心得解脫。斷除諸有盡。今此身骸。無復悵惜。爾時彼凶主執彼比丘。著鐵鑊油中。足與薪火。火終不然。或復不熱。凶主見火不然。打拍使者而自然火。火即猛盛。久久開鐵鑊蓋。見彼比丘鐵鑊中蓮華上坐。生希有心。即以啟王。王便嚴駕。將無量眾。來看比丘。時彼比丘調伏時至。即身昇虛空。猶如鴈王。示種種變化。向王說偈。我是佛弟子。逮諸漏已盡。生死大恐怖。我今悉得脫。時阿育王聞彼比丘所說。於佛法所。生大敬信。傳云。王訪諸臣民。頗有及見佛

者不。唯有波斯匿王妹。作比丘尼。年百三十餘。見佛在世。王即往問。佛何功德耶。尼答曰。世尊威神。備於經說。我時年十歲。佛來入宮。殿內地皆作金色。我即作禮。金釵墮地。面與光合。去後光歇。尋之方得。又云。佛有八種音聲。今海邊有鳥。名曰羯隨。其音哀亮。頗似萬一。王求得此鳥。旬日不鳴。時青衣映鏡嚴妝。鳥見其像。驚翥欲鳴。青衣轉鏡。還便輟響。王曰。若能使鳥鳴者。以為夫人。青衣即取諸鏡懸於四壁。鳥見影顧盼迴惶。悲鳴震迅。清暢和雅。王聞之乃悟。起正真道。即拜青衣為第二夫人。嫫女七千人。咸皆歡喜。

又白比丘言。佛未滅度時。何所記說。比丘答言。佛記大王。於我滅後。過百歲時。於巴連弗邑。有三億家。彼國有王。名曰阿育。當王此閻浮提。為轉輪王。正法治化。又復宣布我舍利。於閻浮提。立八萬四千塔。佛如是記。然大王。今造此大地獄。殺害無量。王今宜應慈念一切眾生。佛之所記大王者。王當如法修行。阿育王於佛所。極生敬信。合掌向比丘作禮。我得大罪。今向比丘懺悔。我之所作。甚為不善。唯願佛子。受我懺悔。捨心勿復責我。

愚人譬喻經云。時王宮內。常以四事供養二萬沙門。有外道梵志。門徒甚盛。忌害沙門。欲加凌毀。乃選其眾中能幻

化者。變為異道所奉神。名夷摩亘羅。一頭四面。八目八臂。強猛凶壯。多從醜類。先巡邑里。次到城門。國中男女。亡走失魄。王下輦却蓋。迎之於城門。問所欲得。鬼曰。吾欲噉人。若惜民者。諸沙門悉不耕而食。費耗滋甚。幸可見付。以充厨膳。王大恐懼。遣使報僧。時有一沙彌。名端正。年十三。白諸比丘。我能降化之。即到鬼所而告之曰。諸大比丘。尋次當來。汝欲顯奇。可待食竟。時從鬼梵志二萬餘人。王大設供。沙彌斂肴吸饌。搖牙而盡。尚未充飽。因取從鬼以次吞之。並隨神足。時在祇洹作幻梵志。稽首謝過。求欲出家。悉成沙門。後多得羅漢。王因此倍。

加信伏。時彼比邱度阿育王已。乘空而化。時王從彼地獄欲出。凶主白王言。王不復得去。王曰。汝今欲殺我耶。彼曰如是。王曰。誰先入此中。答曰。我是。王曰。若然者。汝先應取死。王即勅人將此凶主。著作膠舍裏。以火燒之。又勅壞此地獄。施眾生無畏。

傳云。王得信心。問道。人曰。我從來殺害。不必以理。今修何善。得免斯殃。答曰。唯有起塔。供養眾僧。赦諸徒囚。賑濟貧乏。王曰。何處可起塔。道人即以神力。左手掩日。日光作八萬四千道。散照閻浮提。所照之處。皆可起塔。今諸塔處是也。

時王欲建舍利塔。將四兵眾至王舍城。取阿闍世王佛塔中舍利。還復修治此塔。與本無異。如是取七佛塔中舍利。至羅摩村中。時中諸龍王將王入龍宮中。王從龍索舍利供養。龍即分與之。時王作八萬四千金銀瑠璃玻瓈篋。盛佛舍利。又作八萬四千四寶餅。以盛此篋。又作無量百千幡幢繖蓋。使諸鬼神各持舍利供養之具。勅諸鬼神。言於閻浮提。至於海際。城邑聚落滿一億家者。為世尊立塔。時有國名著叉尸羅。三十六億家。彼國人語鬼神言。三十六億篋舍利。與我等起立佛塔。王作方便。國中人多者。令分與彼。令滿家數而立為塔。時巴連弗邑

有上座名曰耶舍。王詣彼所。白上座曰。我欲一日之中。立八萬四千佛塔。遍此閻浮提。意願如是。時彼上座白言。善哉大王。尅後十五日月蝕時。令此閻浮提起諸佛塔。如是乃至一日之中。立八萬四千塔。世間民人。興慶無量。共號曰法阿育王。

大阿育王經云。八國共分舍利。阿闍世王分數。得八萬四千。又別得佛口二髭。還國道中。逢難頭禾龍王。從其求舍利分。阿闍世王不與。便語言。我是龍王。力能壞汝國土。阿闍世王怖畏。即以佛髭與之。龍王還。於須彌山下起水高八萬四千里。於下起水精塔。阿闍世還國。以

紫金函盛舍利。作千歲燈火。於五恒河沙水中塔葬埋之。後阿育王得其國土。王娶夫人身長八尺。髮亦同等。眾相具足。王令相師觀之。師言。當為王生金色之子。王即拜為第二夫人。後遂有身。足滿十月。王有緣事。宜出外行。王后妬嫉。便作方便。共欲除之。募覓猪母。即應產者。語第二夫人言。卿是年少甫爾始產。不可露面視天。以被覆面。即生金子。光照宮中。盜持兒去殺之。即以猪子著其邊。便罵言。汝云當為王生金色之子。何故生猪。便取輪頭拍囚。內後園中伏菜。王還聞之不悅。久久之後。王出後園。見之。憶念迎取歸宮。第二夫人漸得親近。

具說情狀。王聞驚怪。即殺八萬四千夫人。阿育王後於城外造立地獄。治諸罪人。佛知王殺諸夫人。應墮地獄。即遣消散比丘化王。王發信悟。問比丘言。殺八萬四千夫人。罪可得贖不。道人言。各為人造一塔。塔下著一舍利。當得脫罪耳。王即尋覓阿闍世王舍利。有國相父。年百二十。將五萬人。取本舍利。王得大喜。即分與鬼神。各還所部。令一日一時。同戴八萬四千剎。諸鬼神言。多隔山障。不得相知。王言。汝曹但還。治槃護剎安鈴。我當使阿修輪。以手摸日月。四天下亦同時震鼓。便舉戴之。二經不同。故復兩存。及迦葉語阿難經云。塔成造千二百

織成旛及雜華。未得懸旛。王身有疾。牀枕慷慨曰。若威靈有感。願察我至誠。諸塔並列于坐隅。俯臨王前。王手自繫旛。以次而去。各還其所。王體羸弊。取旛不贍。有諸比丘行助王取之。故今上旛先令比丘將之也。由是病愈。增算十二。故因名為續命旛。

王已建八萬四千塔。歡喜踊躍。將諸羣臣往詣鷄雀精舍。白耶舍上座曰。更有比丘。佛所受記。當作佛事不。我當往詣彼所。供養恭敬。上座答曰。佛般涅槃時。詣摩偷羅國。告阿難曰。於我般涅槃後百歲之後。當有長者子。名優婆崛多。當出家學道。號無相佛。王問上座曰。優婆

崛多今已出世。不上座。答曰。已出世。出家學道。是阿羅漢。住在優留蔓荼山中。王聞已歡喜踊躍。即勅羣臣速辦嚴駕。將無量眷屬。往詣彼所。尊者思惟。若王來者。無量將從受諸大苦。殺害微蟲。答使者曰。我當自往詣王所。時王聞尊者自來。歡喜踊躍。從摩偷羅至巴連弗邑。於其中間。開安舟桁。於桁懸諸幡蓋。時尊者優婆崛多。將一萬八千阿羅漢眾。徑至王國。王大歡喜踊躍。即脫瓔珞。價直十萬。而授與之。王將諸大臣眷屬。即出往尊者所。即為下食。五體投地。向彼作禮。長跪合掌而作是言。我今領此閻浮提。受於王位。不以為喜。今覩尊者。踊

躍無量。如來弟子。乃能如是。如覩於佛。時王請尊者優婆崛多入城。設種種座。請尊者就坐。眾僧令往鷄雀精舍。白尊者曰。尊者顏貌端正。身體柔軟。而我形體醜陋。肌膚麤澀。尊者而說偈曰。

我行布施時

淨心好財物

不如王布施

以沙施於佛

時阿育王告諸大臣。我以沙布施於佛。獲其果報如是。云何而不修敬於世尊。王復白優婆崛多言。尊者示我佛所說法遊行處所。當往供養禮拜。時王將四兵軍眾。及持種種供養。香華幡幢。及諸妓樂。便將尊者發去。尊

者至隆頻林。此是如來生處。時王五體投地。供養禮拜。即立佛塔。此處菩薩六年苦行。此處二女奉菩薩乳糜。時尊者將王至道場樹下。語王曰。此樹菩薩以慈悲三昧力。破魔兵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處。時王捨無量珍寶。種種供養。及起大塔廟。尊者將王至鳩尸那竭國。言此處如來具足作佛事畢。於無餘般涅槃而般涅槃。時王聞是語。憂惱迷悶。躡地啼泣涕零。如是乃至興種種供養。立大塔廟。時王復白尊者曰。我意願欲得見佛諸大弟子。佛之所記者。欲供養彼舍利。願為示之。時尊者白王言。善哉善哉。大王能發如是妙心。時尊者將

王至舍衛國入祇洹精舍。以手指塔。此是尊者舍利弗塔。王當供養。王曰。彼有何功德。尊者答曰。第二法王。隨轉法輪。時王生大歡喜。捨十萬兩珍寶。供養其塔。次復示大目犍連塔。王應供養此塔。王復問曰。彼有何功德。尊者答曰。是神足第一。以足指踐地。地即震動。至於天宮。降伏難陀跋難陀龍王。時王捨十萬兩珍寶。供養此塔。次復示摩訶迦葉塔。語王言。此是摩訶迦葉禪窟。應當供養。王問曰。彼有何功德。答曰。彼少欲知足頭陀第一。如來施以半座。及僧伽梨衣。愍念眾生。興立正法。時王捨十萬兩珍寶。供養是塔。次復示尊者薄拘羅塔。應

當供養。王問曰。彼有何功德。尊者答曰。彼無病第一。乃至不為人說一句法。寂默無言。王曰。以一錢供養。諸臣白王言。功德既等。何故於此供養一錢。王告之曰。聽吾所說。

雖除無明癡

智慧能鑒察

雖有薄拘句

於世何所益

時彼一錢還來至王所。時大臣輩見是希有事。異口同音讚彼。嗚呼尊者。少欲知足。乃至不須一錢。

復示阿難塔。語王言。此是阿難塔。應當供養。王曰。彼有何功德。答曰。此人是佛侍者。多聞第一。撰集佛經。王即

捨百億兩珍寶。而供養其塔。時臣白王言。何故於此布施供養。皆悉勝前。王白諸臣。聽吾所說。

如來之體身

法身性清淨

彼悉能奉持

是故供養勝

法燈常存世

滅此愚癡冥

皆由從彼來

是故供養勝

爾時王供養上種種事。恒徧至菩提道場樹。此樹下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世間希有珍寶供養之事。供養菩提樹。時王夫人名曰低舍羅絺多。夫人作是念。王極愛念於我。我亦念王。王今捨我諸珍寶至菩提樹間。我今當作方便。殺菩提樹。樹既枯死。葉便彫落。王當不

復往彼。可得與我常相娛樂。夫人即遣人以熱乳澆之。樹即枯燥。時諸使人輩白王言。菩提樹忽然枯死。葉葉變落。時王聞是語。即迷悶躡地。時彼夫人見王憂愁不樂。而白王言。王勿憂惱。我當喜悅王心。王曰。若無彼樹。我命亦無。如來於彼樹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彼樹既無。我何用活耶。夫人聞王決定語。還復令以冷乳灌之。彼樹尋更生。王聞歡喜。詣菩提樹下。覩於菩提樹。目不暫捨。時王各辦四寶瓮。金銀瑠璃玻瓈盛諸香乳。及諸香湯。持種種飲食。幡幢寶蓋。各有千種。及種種華香妓樂。受持八支齋。布薩。著白淨衣服。執持香鑪。在於殿上。

向四方作禮。心念口言。如來賢聖弟子在諸方者。憐愍我故受我供養。時王如是語時。三十萬比丘悉來集彼。大眾中十萬是阿羅漢。二十萬是學人及凡夫。比丘上座之座無人坐。時王問諸比丘。上座云何而無人坐。時彼大眾中有一比丘。名曰耶舍。是大阿羅漢。具足六通。白王言。此座上座之座。餘者豈敢於中而坐。王復問曰。於尊者所。更有上座耶。尊者答曰。大王。佛之所說。名曰賓頭盧。是上座。應坐此處。王大歡喜而作是言。於中有比丘見佛者不。尊者答曰。有也。大王。賓頭盧者。猶故存世。王復白曰。可得見彼比丘不。尊者曰。大王。不久當見。

尋當來至。王大歡喜。時尊者賓頭盧。將無量阿羅漢。次第相隨。譬如鴈王。乘虛而來。在於上座。諸比丘僧各修禮敬。次第而坐。時王見尊者賓頭盧。頭鬚皓白。辟支佛體。頭面禮足。長跪合掌。白尊者言。見世尊耶。時尊者賓頭盧以手舉眉毛。視王而言。昔如來將五百阿羅漢俱。初在王舍城安居。我爾時亦復在中。又復世尊住舍衛國時。給孤獨長者女請佛及比丘僧。時諸比丘各乘空而往。彼我於爾時以神力合大山。往彼受請。時世尊責我。汝那得現神足如是。我今罰汝常在於世。不得取涅槃。護持我正法。勿令滅也。又復如來將諸比丘僧。入城乞食。

時王共二童子沙土中戲。遙見佛來。捧於塵沙。奉上於佛。時世尊記彼童子。於我滅度百歲之後。此童子於巴連弗邑。當受王位。領閭浮提。名曰阿育。當廣布我舍利。一日之中。當造八萬四千塔。今王身是也。我爾時亦在於中。時王白尊者曰。尊者今住在何處。尊者答王曰。在於北山。山名犍陀摩羅。共諸同梵行僧俱。王復問曰。有幾眷屬。尊者答曰。六萬阿羅漢。尊者曰。王何須多問。今當施設。供養於僧。食竟使王歡喜。王言如是尊者。然我今先當供養佛。念所覺菩提之樹。然後香美飲食。施設於僧。勅諸羣臣。唱令國界。王今捨十萬兩金。布施眾僧。

千甕香湯。溉灌菩提樹。集諸兵眾。時王子名曰拘那羅。在王右邊。舉二指而不言說。意欲二倍供養。大眾見之。皆盡發笑。王亦發笑而語言。嗚呼王子。乃有增益功德。王復言。我復以三十萬兩金。供養眾僧。復加千甕香湯。洗浴菩提樹。時王子復舉四指。意在四倍。時王瞋恚。語臣曰。誰教王子作是事。與我興競。臣啟王言。誰敢與王興競。然王子聰慧利根。增益功德。故作是事耳。時王右顧視王子。白上座曰。除我庫藏之物。餘一切物。及閻浮提。夫人姝女。諸臣眷屬。及我拘那羅子。皆悉布施賢聖眾僧。唱令國界。時王上座。及比丘僧。以千甕香湯。洗浴。

菩提樹。時菩提樹倍復嚴好。增長茂盛。時王及諸羣臣。生大歡喜。時王洗浴菩提樹已。次復供養眾僧。時彼上座耶舍語王言。大王。今大有比丘僧集。當發淳信心供養。時王從上至下自手供養。彼有二沙彌得食已。各以麩團粳歡喜丸更互相分。王見即笑而言。此沙彌作小兒戲。供養訖已。王還上座前立。上座語王言。王莫生不信敬心。王答上座。無有不信敬心。王答上座。見二沙彌作小兒戲。如世間小兒。以土團更互相擲。如是二沙彌以麩團粳歡喜丸更互相擲。上座白王言。彼二沙彌是俱解脫阿羅漢。更相奉食。王聞是已。增其信心。而作是

念。此二沙彌能展轉相施。我今亦當於一切僧人。施絹劫貝。時二沙彌知王心所念。二沙彌共相謂言。令王倍增敬信。一沙彌持鑊授與王。一沙彌授以染草。王問彼沙彌。用作何等。二沙彌白王言。王因我故。施與眾僧絹及劫貝。我欲令大王染成其色。施與眾僧。時王作是念。我雖心念。口未發言。此二達士。得他心智。而知我心。王即稽首。敬禮眾僧。語沙彌言。我因汝等施僧衣。施僧衣已。復以三衣並四億萬兩珍寶。覲五部眾。覲願已。復以四十億萬兩珍寶。贖取閻浮提宮人綵女。及太子羣臣。阿育王所作功德無量如是。

雜阿含經云。阿育王得大敬信。問諸比丘言。誰於佛法中能行大布施。諸比丘言。給孤獨長者最行大施。王復問曰。彼施幾許。比丘答曰。以億千金。王聞已如是思惟。彼長者尚能捨億千金。我今為王。何緣復以億千金施。當以億百千金施。時王起八萬四千佛塔。於彼一一塔中。復施百千金。復作五歲大會。會有三百千比丘。用三百億金。供養於彼。彼眾中第一分是阿羅漢。第二分是學人。第三分是實實凡夫。除私庫藏。此閻浮提夫人嫫女太子大臣。施與聖僧四十億金。還復贖取。如是計校。用九十六億千金。乃至王得重病。自知命盡。王言我常

所願。欲以滿億百千金作功德。今願不得滿足。便就後世。時計校前後所施金寶。唯減四億未滿。王即辦諸珍寶。送與雞雀寺中。法益之子。名三波提。為太子。諸臣等啟太子言。大王將終不久。今復以此珍寶。送與寺中。國藏財寶已竭。諸國法以物為尊。太子今宜斷之。勿使用盡。時太子即勅典藏者。勿復出與。時王自知索物不復能得。所食金器送與寺中。太子令斷金器。以銀器與王食。食已復送與寺中。太子又斷銀器。給以銅器。王亦送與寺中。又斷銅器。給以瓦器。時王手中有半阿摩勒果。悲淚問諸大臣。今誰為地主。時諸臣啟王。王為地主。時

阿育王呼侍者言。汝今憶我恩養。汝持此半阿摩勒果。送雞雀寺中。作我意禮拜諸僧足。白言。阿育王問訊諸大聖眾。我領此閻浮提。閻浮提是我所有。今者頓盡。不得自在。唯此半阿摩勒果。我得自由。此是最後檀波羅蜜。哀愍我故。納受此施。令我得福。時彼上座告諸大眾。誰聞是語而不厭世。如佛經說。見他衰事。應生厭離。時彼上座作是念言。云何令此半阿摩勒果。一切眾僧。得其分食。即教令研磨。著石榴羹中行之。一切皆得周徧。時王復問傍臣曰。誰是閻浮提主。臣啟王言。大王是也。時王從卧起而坐。顧望四方。合掌作禮。念諸佛德。心念

口言。我今復以此閻浮提。施與三寶。時王盡書紙上。而封緘之。以齒印印之。作如是事畢。即便無常。爾時太子及諸人民。興種種供養。葬送如王之法。而闍維之。

法益經云。王有太子。名達摩跋檀那。齊言法益。是起八萬四千塔日所生也。眼可愛。如似鳩那羅鳥眼。即以為名焉。風姿明雅。有文武稱。善彈一絃琴。王有一別房夫人。見而愛之。欲與私通。太子固辭不從。夫人懷恨既深。又恐事泄。密欲棄之。因白王曰。當今華裔一化。四海同風。太子年德俱美。文武備通。宜可鎮撫邊要。以取百姓之心。王從其志。即分部兵眾以送。太子在鎮甚有治能。

歲餘。王忽徧身患臭。天下師藥皆不能治。夫人密使人
訊訪國內與王病同者。破腹看之。得一黑蟲長數寸。臭
不可近。即取眾藥灌之。其臭彌甚。又以大蒜薰之。蟲死
而臭歇。於是白王曰。妾能治王。必使得差。願聽我七日
為王。王喜而許之。曰何有哉。夫人即以大蒜與王。令服
之便愈。於是宮中嫒女。上酒稱慶。令王醉卧。無所覺知。
夫人既嫌恨太子。即矯勅挑其兩眼。令餘人代之。國法
以王齒為印。乃以蠟模王齒而印之。太子奉勅。歡喜無
怨。先挑一眼置掌中。看之良久。乃悟及苦空無我。得須
陀洹道。然後以一眼與之。於是與其妃相携。步行出城。

行人為之流涕。悉仰頭呼天。太子有何罪。乃致此耶。辭拜鳴咽。並不能復起。亦有感激致死者。乞食流迸。過還本國。猶持一絃琴。在所而彈之。時有大臣。識是太子。亦知夫人所為。不敢以聞。乃因餘人啟王。外有一盲人。能彈琴。備六十四技。變弄殊絕。不可不聞。王即召之。乃見其子。子父悶絕墜地。良久乃甦。即問其故。方悟是夫人所為。王先受五戒。不復殺生。唯宐刑之。棄於深林。太子聞夫人被刑。結氣發病而死。王年耆昏耄。病卧牀褥。無復威力。半年之中。諸臣行事。王卒後。立位法益之子。名三波提。紹位也。

爾時諸臣欲立太子。以紹王位。中有一大臣。名曰阿菟羅陀。語諸臣曰。不得即立太子。所以者何。大王阿育在時。本誓願滿十萬億金。作諸功德。猶減四億。不滿十萬億。以是故。今捨閻浮提。施與三寶。欲令滿足。今是大地屬於三寶。云何而立太子為王。諸臣聞已。議出四億金。送與寺中。即便立法益之子為王。名三波提。

阿育王息法益。壞目因緣經云。夫人善容及大臣耶奢。盜取王印。詐為王勅。挑王子兩目。王後發誓。使得眼根。神感之應。更生淨眼。王見瑞應。不可稱記。脫己寶冠。授與法益。紹轉輪王。治化六年。法益治化。已經六年。白父王

曰。乞聽出家。王即聽許。令出家學。祐按阿含所說。不言法益紹位。蓋略之耳。然則法益出家之後。其子三波提乃為太子。阿育還領王位者也。

復次太子名毗梨訶西那。以紹王位。毗梨訶西那太子名曰沸沙須摩。次紹王位。沸沙須摩太子名曰沸沙蜜多羅。次紹王位。時沸沙蜜多羅次紹王位時。沸沙蜜多羅問諸臣。我當作何等。令我名德久存於世。時賢善諸臣信三寶者。啟王言。阿育祖王在世。造八萬四千塔。復興種種供養。此之名德。相傳至今。王欲求此名者。當造立八萬四千塔。及諸供養。王言。大王阿育。有重威德。能

辦此事。我不能作。更思餘事。中有惡臣不信向者。啟王言。世間有二種法。傳世不滅。一者作善。二者作惡。大王阿育作諸善行。今王當作惡行。打壞八萬四千塔。此名不滅。時王用佞臣語。欲壞諸塔寺。先往雞雀寺中。門前有石獅子即吼。王聞之驚怖。即還入城。如是再三。欲壞彼寺。時王問諸比丘。使我壞塔。甯壞僧坊。比丘答曰。二不應行。王其欲壞者。甯壞僧房。殺害比丘。如是漸漸至婆伽羅國。又復唱令。若有人能得沙門頭者。賞之百金。爾時彼國中有一阿羅漢。化作眾多比丘頭。與諸百姓。令送與王。令王庫藏財寶竭盡。時彼王聞羅漢作如是。

事。倍復瞋恚。欲殺羅漢。時彼羅漢入滅盡定。王作無量方便。殺彼聖人。終不能得。三昧力故。不傷其體。如是漸進。至佛塔門。有一鬼神。止住其中。守護佛塔。名曰牙齒。作是念。我受持禁戒。不殺眾生。不能害王。又復作念。有一神名曰為蟲。凶暴勇健。求索我女。我不與之。今為護法。當嫁與彼。令其守護佛法。時彼蟲神排攬大山。推竿王上。及四兵眾。無不死盡。彼王終亡。孔雀苗裔於此永終。

祐尋八萬塔緣。乃懸記後事。廣長所說。其驗已徵。撰譜之始。本述釋種。但塔興阿育。故備記孔雀。雖於文為繁。

而塔事備矣。

釋迦獲八萬四千塔宿緣記第三十二

出賢
愚經

爾時佛與阿難。入舍衛城乞食。見羣小兒。於道中戲。各聚地土。用作舍宅倉庫。財寶五穀。有一小兒。遙見佛來。敬心內發。歡喜踊躍。即取倉中土為穀者。便以手探。欲用施佛。身小不及。語一小兒。我登汝上。以穀布施。小兒歡喜報言可爾。即躡肩上。以土奉佛。佛下鉢低頭受土。受已授與阿難。持此土以塗我房。阿難食後。以土塗佛房地。齊得一徧。其土便盡。佛告阿難。向小兒緣施此土。我般涅槃百歲之後。當作國王。字阿輸迦。

阿育之
別名也。

其次小

兒。當作大臣。共領閻浮提一切國土。興顯三寶。廣設供養。分布舍利。徧閻浮提。起八萬四千塔。阿難歡喜。重白佛言。如來先昔。造何功德。而乃有此多塔之報。佛言。過去有國王名波塞奇。典閻浮提八萬四千國。時世有佛。名曰沸沙。波塞奇王與諸臣民。供養於佛。及比丘僧。四事供養。時王心念。邊小諸國。皆悉偏僻。人民之類。無由修福。今當圖畫佛之形像。分布諸國。咸得供養。作是念已。即召畫師。勅使圖畫。時諸畫師來至佛所。看佛相好。欲得畫之。適畫一處。忘失餘處。重復觀看。復次下手。畫一忘一。不能使成。時波塞奇調和眾彩。手自為畫一像。以

為模法。於是畫師乃依圖畫八萬四千像。布與諸國。諸小國王皆得供養。時波塞奇。我今身是。以此緣故。當得三十二相殊特之身。般涅槃後。得此八萬四千諸塔。祐觀波塞畫像。克果法身。塔廟之數。有若符契。法華所謂刻畫作像。皆成佛道。斯其驗矣。

釋迦法滅盡緣記第三十三

出雜阿
含經

佛言此摩偷羅國。將來世當有商人子。名曰掘多。掘多有子。名優波掘多。我滅度百歲後。當作佛事。於教授師。最為第一。百歲之後。優留曼荼山有那吒跋置迦阿蘭若處。最為第一。佛作是念。我以正法付囑人及天者。我之

教法。則千歲不動。即告帝釋及四天大王。我涅槃後。各於方土護持正法。過千歲後。有非法出。閻浮提中。惡風暴雨。多諸災患。人民饑饉。觸物磨滅。飲食失味。珍寶沈沒。西方有王。名鉢羅婆。北方有王。名耶婆那。南方有王。名釋迦。東方有王。名兜沙羅。此四王皆多眷屬。殺害比丘。破壞塔寺。四方盡亂。時諸比丘來集中國。拘睒彌國王。名摩因陀羅西那。生子手似血塗。身似甲冑。有大勇力。又五百大臣同日生子。皆血手冑身。時拘睒彌國一日雨血。王見惡相。即大恐怖。請問相師。相師答言。王今生子。當王閻浮提。多殺害人。即因為名難當。年漸長大。

時四惡王從四方來。王大憂怖。有天神告言。大王且立難當為王。足能降伏彼四惡王。便依神言。捨位與子。以髻中明珠。冠其子首。集五百大臣。香水灌頂。令往征伐。諸臣之子。身被甲冑。從王俱征。與四惡王共戰。殺之都盡。王閻浮提。治在拘睢彌鞞國。佛告四大天王。巴連弗國。當有婆羅門。名曰阿耆尼達多。通達比陀經論。彼婆羅門當納妻。其妻有娠。便欲與人論議。即問諸相師。答云。是胎中兒。當了達一切經論。故令母如是。月滿生子。了達一切經論及醫方。教授五百弟子。有眾多弟子。故名弟子。於我法中。出家學道。達三藏。善能說法。辯才巧。

妙。攝多眷屬。又復世尊告四大天王。即此巴連弗邑。當有大商主。名曰須陀那。其妻有娠。便質直柔和。無諸邪想。諸根寂靜。時彼商主即問相師。相師答曰。胎中兒極為良善。故令母如是。月滿生童子。名曰修羅陀。年紀漸長。於我法中。出家學道。勤行精進。便得漏盡。證羅漢果。然其寡聞。少欲知足。及少知。舊居在犍陀摩羅山。恒來為難當王說法。難當見父王過世。兩手抱父屍。悲號啼哭。憂惱傷心。時彼三藏。將多眷屬。為王說法。王聞法已。憂惱即止。於佛法中生大敬信。而發聲唱言。自今已後。我施諸比丘。無恐懼。適意為樂。而問比丘。前四惡王毀。

滅佛法。有幾年歲。諸比丘答云。經十二年。王心念言。作師子吼。我當十二年中。供養五眾。種種豐足。供施之日。天當降雨。香澤之雨。徧閭浮提。一切實種。皆得增長。諸方人眾。皆持供具。來詣拘睒彌國。供養眾僧。時諸比丘。大得供養。諸比丘輩。不修三業。戲論過日。貪著利養。好自嚴飾。身著妙服。離出家法。形類比丘。是法中大賊。壞正法幢。建惡魔旛。滅正法炬。然煩惱火。消正法海。壞正法山。破正法船。拔正法樹。時天龍鬼神等。於諸比丘。皆生惡意。厭惡遠離。不復衛護。而同聲唱言。却後七日。佛法滅盡。號咷悲泣。共相謂言。至說戒日。比丘鬪爭。如來

正法。於此而滅。諸優婆塞聞諸天言。共詣眾中。諫諸比丘鬪諍。至十五日說戒時。犍陀摩羅山阿羅漢修羅他。觀閻浮提。今日何處有眾僧。欲往說戒。即詣拘睢彌。時彼僧眾乃有百千人。唯有此阿羅漢修羅他來。又復有一三藏。名曰弟子。此是如來最後大眾聚集。爾時維那行舍羅籌。白三藏言。眾僧已集。今為說波羅提木叉。時彼上座答言。閻浮提如來弟子。皆來集此。數有百千。如是眾中。我為上首。了達三藏。尚不學戒律。況復餘者。而有所學。今當為誰而說戒律。爾時彼阿羅漢修羅他。立上座前。合掌白上座言。上座但說波羅提木叉。如佛在世。

時。舍利弗目犍連等大比丘眾所學法。我今已悉學。如來雖滅度。今已出千歲。彼所制律威儀。我悉已備足。上座弟子聞修羅他比丘自言。如來所制戒律。我悉備持。起不忍心。有一弟子。名曰安伽陀。極生忿恨。從坐起罵辱彼聖。汝是下座比丘。愚癡無智。而毀辱我師。即持利刀。殺彼聖人。爾時有一鬼。名曰大提木佉。作是念言。世間唯有此一羅漢。而為惡比丘弟子所害。執持金剛杵。以打破彼頭。即便命終。爾時阿羅漢弟子見殺其師。忿恨不忍。即殺三藏。爾時諸天世人。悲哀啼泣。嗚呼苦哉。如來正法。今便都盡。即此大地六種震動。無量眾生。號咷

啼泣。各各離散。爾時拘睠彌王。聞諸比丘殺阿羅漢。及三藏法師。心生惋惱。諸邪見輩競破塔廟。及害比丘。從是佛法索然頓滅。爾時人天聞佛所說。莫不揮淚。

釋迦法滅盡相記第三十四

出法滅
盡經

佛告阿難。吾般泥洹。法欲滅時。五逆濁世。魔道興盛。諸魔沙門。壞亂吾道。著俗衣裳。樂好袈裟五色之服。飲酒炙肉。殺生貪味。無有慈心。更相憎嫉。時有菩薩。精進修德。一切敬侍。人所宗向。教化平等。憐貧念老。救育窮厄。恒以經像。令人奉事。作諸福德。志性溫善。不侵害人。損身濟物。不自惜己。忍辱仁和。設有是人。眾魔比丘咸共

嫉之。誹謗揚惡。擯黜驅遣。不令得住。自共於後。不修道。寺廟空荒。不復修理。轉就毀壞。但貪財物。積聚不散。不作福德。販買奴婢。耕田種植。焚燒山林。傷害眾生。無有慈心。奴為比丘。婢為比丘尼。無有道德。姪洿濁亂。男女不別。令道薄淡。皆由斯輩。或避縣官。依倚吾道。求作比丘。不修戒律。月半月盡。結名講戒。厭倦懈怠。不欲聽聞。抄略前後。不肯盡說。經不誦讀。設有讀者。不識字句。為強言是。不咨明者。貢高求名。噓天推步。以為榮貴。望人供養。諸魔比丘。命終之後。精神當墮。無擇地獄。五逆罪中。餓鬼畜生。靡不更歷。無邊恒沙劫。罪竟乃出。生在

邊國無三寶處。法欲滅時。女人精勤。恒作功德。男子懈慢。不用法語。眼見沙門。如視糞土。無有信心。法輪殄沒。當爾之時。諸天泣淚。水旱不調。五穀不熟。災疫流行。死亡者眾。人民勤苦。縣官侵剋。不循道理。皆思樂亂。惡人轉多。善者甚少。日月轉促。人命轉短。四十頭白。裁壽六十。男子壽短。女人命長。七八九十。或至百歲。大水忽起。卒至無期。世人不信。故謂有常。眾生雜類。無有豪賤。沒溺浮漂。魚鼈噉食。菩薩比丘。眾魔驅逐。不豫眾會。菩薩入山。福德之處。憐怕自守。以為忻快。壽命延長。諸天衛護。月光出世。得相遭值。共興吾道。五十二歲。首楞嚴經。

般舟三昧。先滅化去。十二部經。尋復化滅。盡不復現。不見文字。沙門袈裟。自然變白。聖王去後。吾法滅盡。譬如油燈。臨欲滅時。光更猛盛。於是便滅。吾法盡時。亦如燈滅。自此之後。難可縷記。如是久後。彌勒下世間作佛。天下太平。毒氣消除。雨潤和適。五穀滋茂。樹木長大。人長八丈。皆壽八萬四千歲。眾生得度。不可稱計。

祐定以方等。固知三寶常住。常住之法。理無興滅。興滅之來。乃世緣業耳。晨離夕隱。不害千光之恒明也。

釋迦譜卷第十

音釋

繖 蘇旱切
蓋也

翥 章恕切
飛舉也

輟 陟劣切
止也

摸 音莫
捫也

蔓荼 蔓母官切
荼同都切

桁

合浪切
竹竿也

𦉳 初覲切

緘 古咸切
束篋也

泄 先結切
漏泄也

迸 北諍切
斥逐也

穴 音肉

攬

他朗切
推也

笮 側革切

擯黜 擯必刃切
斥也
黜敕律切
貶也

※本書係依據《龍藏》、《大正藏》，及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八六年元月

再版之《釋迦譜》重新排版印製。

《釋迦譜》經文對照表

頁	行	新文豐	《龍藏》、《大正藏》	頁	行	新文豐	《龍藏》、《大正藏》
三	七	「東」萊加粗	「東」萊加粗	二四三	五	又應「宜」示	又應「宣」示
二三	八	白「浮」王家	白「淨」王家	二五四	三	施「戎」博聞	施「戒」博聞
二七	八	無「最」諸天	無「量」諸天	二五九	九	還至「往」處	還至「住」處
五九	八	諸字本「未」	諸字本「末」	二六七	一	舍利「佛」趣之	舍利「弗」趣之
六五	八	懸「繪」檐蓋	懸「繒」檐蓋	二七九	二	拘鄰等「待」道	拘鄰等「得」道
七七	三	身瘦「肥」大	身瘦「腹」大	三三四	十	「於」是再三	「如」是再三
九三	六	見「於」光已	見「此」光已	三七一	五	「摩」不躋地	「靡」不躋地
一〇一	十	人雖少「肚」	人雖少「壯」	四〇九	二	與共「擯」術	與共「摎」術
一一七	三	「于」何而去	「云」何而去	四〇九	六	「擯」其技術	「摎」其技術
一三一	五	吾事「」天	吾事「梵」天	四一五	三	「擯」技已訖	「摎」技已訖
一五二	六	我「上」則空	我「土」則空	四三〇	十	影「不」說法	影「亦」說法
二三四	八	不「知」我道真也	不「如」我道真也	四九六	七	王閻「淨」提	王閻「浮」提
二三八	三	在尼連禪河「測」	在尼連禪河「側」	五二八	九	立「」法益之子	立「位」法益之子

右列用字，經查《龍藏》、《大正藏》，並依文義，採《龍藏》、《大正藏》用字。

頁	行	新文豐	《大正藏》	《龍藏》
一一〇	六	人始生「日」嬰	《大正藏》無音釋	人始生「日」嬰

右列用字，經查《龍藏》、《大正藏》，並依文義，採《龍藏》用字。